

## 词苑萃编 清 冯金伯辑

自古词章之炳著，不必一出於己也。尼山删诗，昭明选文，夫人知之矣。墨香冯君手一编示西楼，则词苑之萃编也。曰：“是非余之词，而无不可谓余之词也。斐然成章，信诸古人，即信诸今人可也。萃集君言，信诸子大夫，即信之余也。”於是西楼寓客忻然而笑曰：“夫子良是。譬诸上林，楼台之丽也，百卉之鲜也，鱼鸟之乐也，天下之大观，孰有加於上林哉。然而洞庭之乐，钧天之春天，霓裳之舞，亦不可指屈矣。今夫子不倦於编摩，是欲使人间闻天上之曲也。是欲使闾里知上林之华也。将见喜者笑，思者慕，恍见夫子手是编於圣人之居，而纵目於文选之楼也。夫寓客与冯君交三世矣，览泖峰之湖山，采勾曲之丹砂，访王谢之旧宅，觴焉咏焉，历有年矣。乃谓冯君，如怀兹编而秘焉，是不欲今人及古人也，是不信夫仆且不能信诸己也。奚可哉。夫兴观怨，匪独诗也。诗馀为词，凡幽人迁客，春女秋士，抚今思古，唱予和汝，其致一焉。是必出斯编以示天下後世，则词不必一出於己，而词苑之萃，其信今而传後无疑也。”於是冯君作而言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嘉庆十有一年，岁在丙寅清和，香岩愚弟许兆桂拜序。吴江徐虹亭太史，著有词苑丛谈一书，尤西堂序之，谓其撮前人之标，而搜新剔异，更有闻所未闻者，洵倚声之董狐矣。朱竹尝语太史，摭摭书目，必须备注其下，方不似世儒剽取前人之语，以为己出者。太史亦深韪其言，惜已付梓，无从一一追补。予向读兹书，更惜其序次错综，屡欲重加排纂，匆匆未果。甲子入秋後，枯坐於小舟，萧然无事，思了此愿。第家中书籍，未能捆载而来，此间又无书可借。惟先将原书细为整理，复就案头所有，再为补缀。因陋就简，仍复不免，然比原书删者十之一，增者已十之三四矣。原书分体制、音韵、品藻、纪事、辨证，谐谑、外编七部，予於体制下增旨趣一部，一以溯其渊源，一以穷其阃奥也。於品藻外增指摘一部，一以见欣赏之情，一以寓别裁之意也。至音韵则移於纪事後。外编原载神仙鬼怪之事，但大半已散见於纪事门中，兹惟就各部难於附丽及可附丽而偶尔失载者，改为馀编二卷。手自缮写，逾年而脱稿。订正原书，并无创获。然引书必注，隶事有序，厘然秩然，俾观者快然有当於心，亦庶几为徐氏功臣云尔。嘉庆十年，岁次乙丑中秋後一日，海曲冯金伯识。

### ●卷一体制

#### ◎体制

○依永和声舜典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诗序曰：“在心为志，发方言为诗，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”乐记曰：“诗，言其志也。歌，咏其声也。舞，动其容也。王者本於心，而乐器从之。”故有心则

有诗，有声则有律，先定其音节然後制词，亦依永和声之意也。〔碧鸡漫志〕  
○三百篇为词祖屈子离骚亦名辞，汉武秋风亦名辞，词者，诗之馀也。然则词果有合於诗乎。曰：“按其词而知之也。”殷雷之诗曰：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。”此三五言调也。鱼丽之诗曰：“鱼丽于，尝鲨。”此二四言调也。还之诗曰：“遭我乎豸之间兮，并驱从两肩兮。”此六七言调也。江泛之诗曰：“不我以，不我以。”此叠句调也。东山之诗曰：“我来自东，零雨其。鸛鸣於垤，妇叹於室。”此换韵调也。行露之诗曰：“厌行露。”其二章曰：“谁谓雀无角。”此换头调也。凡此烦促相宣，短长互用，以启後人协律之原，岂非三百篇实祖祢哉。〔药园闲话〕

○词与古诗同义词有与古诗同义者，“潇潇雨歇”，易水之歌也。“同是天涯”，麦蘄之诗也。“又是羊车过也”，团扇之辞也。“夜夜岳阳楼中”，日出当心之志也。“已失了春风一半”，鮀居之讽也。“琼楼玉宇”，天问之遗也。词有与古诗同妙者，如“问甚时，同赋三十六陂秋色”，即灞岸之兴也。“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，即敕勒之歌也。“危楼云雨上，其下水扶天”，即明月积雪之句也。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”，即平生少年之篇也。〔词绎〕

○诗馀直接乐府古诗者，风之遗，乐府者，雅之遗。苏李变而为黄初，建安变而为选体，流至齐梁及唐之近体而古诗亡。乐府变为吴趋越艳，杂以捉搦、企喻、子夜、读曲之属，以下逮於词焉，而乐府亦衰。然子夜、懊侬，善言情者也。唐人小令尚得其意，则诗馀之作，不谓之直接乐府不可。〔徐巨源〕

○词在六代已滥觞词起於唐人，而六代已滥觞矣。梁武帝有江南弄，陈後主有玉树後庭花，隋断帝有夜饮朝眠曲，岂独五代之主，蜀之王衍、孟昶，南唐之李煜，吴越之钱俶，以工小词为能文哉。〔曲洧旧闻〕

○填词必溯六朝填词必溯六朝者，亦昔人探河穷源之意。如梁武帝江南弄云：“众花杂色满上林。舒芳耀采垂轻阴。连手躑躅舞春心。舞春心。临岁腴。中人望，独踟蹰。”梁僧法云三洲歌一解云：“三洲。断江口。水从窈窕河旁流。啼将别共来，长相思。”三解曰：“三洲。断江口。水从窈窕河旁流。欢将乐共来，长相思。”梁臣徐勉迎客曲云：“丝管列，舞曲陈。含羞未春天待佳宾。罗丝管，陈舞席。敛袖嘿唇迎上客。”送客曲云：“袖缤纷，声委咽。歌曲未终高驾别。爵无算，景已流。空纤长袖客不留。”隋炀帝夜饮朝眠曲云：“忆睡时，待来刚不来。卸妆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结梦，沈水未成灰。忆起时，投签初报晓。被惹香黛残，枕隐金钗袅。笑动上林中，除却司晨鸟。”王睿迎神歌云：“?草头花柳叶君。蒲葵树下舞蛮云。引领望江遥滴泪，白风起水生纹。”送神歌云：“枳枳山响答琵琶。酒湿青沙肉饲鸦。树叶无

声神去後，纸钱飞出木棉花。”此六代风华磨丽之语，後来词家之所本也。

[杨升庵]

○六忆诗开炀帝之先沈约有六忆诗。其三云：“忆眠时，人眠独未眠。解罗不待劝，就枕更须牵。复恐旁人见，娇羞在烛前。”已开炀帝之先矣。[词苑]

○兰陵王兰陵王，齐文襄之子长恭封兰陵王，与周师战，尝著假面对敌，击周师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。武士共歌谣之，曰兰陵王入阵曲。今越调兰陵王，凡三段二十四拍，或曰遗声也。[隋唐嘉话]

○皇甫松竹枝所祖玉台新咏载乌夜啼。徐陵云：“绣帐罗帏镫影独。一夜千年犹不足。惟憎无赖汝南鸡。天河未落已争啼。”王建云：“章华宫人夜上楼。君王望月西山头。夜深宫殿门不锁，白露满山山叶堕。”一首转韵，平仄各叶，此商调曲也。皇甫松竹枝祖之。[杨升庵]

○昔昔盐梁乐府有夜夜曲，或名昔昔盐，昔即夜也，盐即曲之别名。张祜诗：“村俗犹吹阿滥堆。”贺铸词：“塞管孤吹新阿滥。”又，戴式之有乌盐角行。元人月泉吟社诗：“山歌聒耳乌盐角，村酒柔情玉练捶。”阿滥堆、乌盐角，皆曲名也。李郢诗：“谢公留赏山公醉，知入笙歌阿那朋。”刘禹锡竹枝词：“今朝北客思归去，回入纆那披绿罗。”阿那、纆那、阿滥，亦当时曲名。李诗方言变梵呗为艳歌，刘词言变南调为北曲也。[同上]

○安公子安公子，通典及乐府杂录称炀帝将幸江都，乐工王令言者妙达音律，其子弹胡琵琶，作安公子曲。令言惊问那得此，对曰：“宫中新翻。”令言流涕曰：“慎毋从行，宫，君也，宫声往而不返，大驾不复回矣。”据理道要诀，唐时安公子在太簇角，今已不传。其见於世者，中吕调有近，般涉调有令，然尾声声皆无所归宿，亦异矣。[碧鸡漫志]

○隋有柳枝杨柳枝，鉴戒录云：“柳枝歌，亡隋之曲也。前辈诗云：‘万里长江一旦开。岸边杨柳几千栽。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’又云：‘梁苑隋堤事已空。万条犹舞旧春风。’皆指汴渠事。而张祜折杨柳枝两绝句，其一云：‘莫折宫中杨柳枝。当时曾向笛中吹。伤心日暮烟霞起，无限春愁生翠眉。’则知隋有此曲，传至开元。”[同上]

○侯夫人一点春侯夫人有一点春词云：“砌雪消无日，卷帘时自颦。庭梅对我有怜意，先露枝头一点春。”此隋宫看梅曲也。[词律]

○林檎唐永徽中，王方言於河滩拾得小树载之，及长，乃林檎也。进於高宗，以为朱柰，又名五色林檎，教坊以为曲名。[洽闻记]

○瑶台第一层武才人色冠後庭，裕陵得之，会教坊献新声，因为制词，号瑶台第一层。[後山诗话]

○桃花行景云初，设宴於桃花园，君臣毕集，学士李峤等各献桃花诗，令宫女

歌之。辞既清婉，歌复妙绝，献诗者舞蹈称万岁。敕太常简二十入篇乐府，号曰桃花行。〔武平一文馆记〕

○好时光明皇谳音律，善度曲。尝临轩纵击，制一曲曰春光好。方奏时，桃李俱发。又制一曲曰秋风高，奏之，风雨飒然。帝曰：“此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。”词俱失传。惟好时光一阙云：“宝髻偏宜宫样，莲脸嫩，体犹香。眉黛不须张敞画，天教入鬓长。莫倚倾城貌，嫁取个、有情郎。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。”〔开元轶事〕

○阿滥堆骊山多飞鸟，名阿滥堆。明皇御玉笛，采其声，翻为曲子。当时左右皆传唱之，一作滥堆。〔中朝故事〕

○紫云回明皇尝坐朝，以手指上下按其腹。朝退，高力士进曰：“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腹，岂非圣体小有不安耶。”明皇曰：“非也，吾昨夜梦游月宫，诸仙娱以上清之乐，寥亮清越，非人间所闻。酣醉久之，合奏诸乐，以送吾归。其曲凄楚动人，杳杳在耳。吾回，以玉笛寻之，尽得之矣。坐朝之际，虑忽遗忘，故怀玉笛於衣中，时以手指上下寻按，非有不安。”力士再拜贺曰：“非常之事也，愿陛下为臣一春天之。”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。力士又再拜，且请其名。明皇笑曰：“此曲名紫云回。”遂载於乐章。〔郑传信录〕

○大开元中，大於勤政楼，观者喧聚，莫辨鱼龙百戏之音。高力士请命宫人许永新出歌，可以止喧。永新出奏曼声，广场寂然若无一人，大之曲始此矣。

〔太平乐府〕

○一斛珠江采九岁诵二南诗，开元中，选侍明皇见宠，所居悉植梅花，故号梅妃。为太真逼迁上阳，明皇於花萼楼念之。会夷使珠，命封一斛赐妃。妃谢以诗云：“柳叶双眉久不描。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”明皇以新声度曲，曰一斛珠。〔梅妃传〕

○荔枝香太真好食荔枝，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，五日至都。天宝四年夏，荔枝滋盛，开笼时香满一室，供奉李龟年撰荔枝香一曲进之，宣赐甚厚。〔脞说〕

○解语花与念奴娇荔枝香出唐书，贵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，未有名，适进荔枝，即以名曲。解语花出天宝遗事。念奴娇，明皇宫人念奴也。〔词品〕

○李龟年兄弟三人开元中，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盛名。彭年善舞，鹤年、龟年善歌。制渭州、六么，亦奏霓裳羽衣，特承顾遇。〔明皇杂录〕

○菩萨蛮开元时，南诏入贡，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，号菩萨蛮，因以制曲。

〔胡应麟笔丛〕裴按：唐大中初，女蛮国双龙犀、明霞锦，其人危髻金冠，璎珞被体，当时号为菩萨蛮侯者，作女王曲，文人往往谱为词。大中系宣宗年号，则又在开元後矣。〔案：裴指裴畅芝，此本为裴畅芝参订，下同。〕

○杨太真阿那曲杨太真亦有一词赠善舞张云容者，词云：“罗袖动香香不已。

红渠袅袅秋烟里。轻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边初拂水。”此阿那曲也。〔词统〕

○雨霖铃曲帝幸蜀，初入斜谷，霖雨弥日，栈道中闻铃声，帝方悼念贵妃，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。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，善箏篥，因吹之，遂传於世。〔杨妃外传〕

○双调雨霖铃慢元微之琵琶歌云：“泪垂捍拔朱弦湿。冰泉呜咽流莺涩。因兹弹作雨淋铃，风雨萧条鬼神泣。”今双调雨淋铃慢，颇极哀怨，真本曲遗声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忆秦娥忆秦娥，商调曲也。凤楼春即其遗意。李白之箫声咽用仄韵，孙夫人之花深深用平韵，张宗瑞复立新名曰碧云深。〔唐词纪〕

○唐绝句定为歌曲唐诗古意犹未失，竹枝、浪淘沙、抛球乐、杨柳枝，乃诗中绝句，而定为歌曲。故李白清平调皆绝句。元白诸诗多为知音者协律。白居易守杭，元稹赠诗云：“休遣玲珑唱我诗。我诗多是别君辞。”自注云：“乐人高玲珑能歌余数十诗。”又白居易自有诗云：“席上争飞使君酒，歌中君唱舍人诗。”又元稹见人歌韩合人新律诗，戏赠云：“轻新便妓唱，凝妙入僧禅。”沈亚之云：“故人李贺，善撰南北朝乐府，多怨郁凄艳之句，诚能盖古排今，使为词者莫能偶矣。”唐诗称李贺乐章数十篇，诸工皆合之管弦。又称李益诗每一篇成，乐工慕名者争以赂取之，被诸声歌，供奉天子。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，好事者传之，往往见於乐部。开元中，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旗亭画壁，伶官招妓聚宴，以此知唐之伶妓以当时名士诗词入歌曲，皆常事也。

〔碧鸡漫志〕

○词非诗馀当开元盛日，王之涣、高适、王昌龄词句流播旗亭，而李白菩萨蛮等词，亦被之歌曲。逮及花间、兰畹、香奁、金荃，作者日盛，古诗之於乐府，律诗之於词，分镳并辔，非有後先。有谓诗降而词，以词为诗之馀者，殆非通论。〔汤玉茗花间集序〕

○阳关曲阳关曲，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七言绝句，後用为送行之歌。观刘禹锡之“更与殷勤唱渭城”，白居易之“听唱阳关第四声”，唐人多已用之。阳关三叠，按歌法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六州歌头岑参六州歌头云：“西去轮台万里馀。也知音信日应疏。陇山鹦鹉能言语，为报家人数寄书。”注云“六州：伊、渭、梁、氏、甘、凉也。”王维伊州歌云：“秋风明月独离居。荡子从军十载馀。征人去日殷勤嘱，归雁来时好寄书。”张仲素渭州词云：“亭亭孤月照行舟。寂寂长江万里流。乡国不知何处是，云山漫漫使人愁。”王之涣梁州歌云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。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张祜氏州第一云：“十指纤

纤玉笋红。雁行轻度翠弦中。分明自说长城苦，水阔云寒一夜风。”符载甘州歌云：“月里嫦娥不画眉。只将云雾作罗衣。不知梦逐青鸾去，犹把花枝盖面归。”无名氏州歌云：“一去辽阳系梦魂。忽传征骑到中门。纱窗不肯施红粉，图遣萧郎问泪痕。”此皆商调曲也。乐府所收六州歌头，则一百四十三字，长短句之三叠者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宋人大祀大血卍用六州歌头六州歌头，本鼓吹曲也，音调悲壮。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间之，使人慷慨，良不与艳词同科，诚可喜也。六州得名，盖唐人西边之州，伊州，梁州、石州、甘州、渭州、氐州也。宋人大祀大血卍则用应天长云。〔词苑〕

○渔歌子唐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，常作渔歌子一词，极能道渔家之事。词云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。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、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得归。”今乐章一名渔父，即此调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孟浩然春词王士源襄阳集序云：孟浩然骨貌清淑，风神散朗，文不按古，师心独妙。其春词有云：“青楼晓日珠帘映，红粉春妆宝镜催。已厌交欢怜枕席，相将游戏绕池台。坐时衣带萦纤草，行即裙裾扫落梅。更道明朝不当作，私邀共斗管弦来。”论者以为有诗词之别。〔唐诗解〕

○元结卍乃曲元结於大历中为道州刺史，以军事诣都，还洛日，春水涨溢，不得前，作卍乃曲数首，使舟子歌之，以取适於道路云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韦应物三台韦应物三台词云：“冰泮寒塘水绿，雨馀百草皆生。朝来衡门无事，晚下高斋有情。”平仄不拘，所赋不论何事。咏宫闱者曰宫中三台，亦名翠华引，亦名开元乐。咏江南者即曰江南三台。其长调则为宋人所撰，而袭取其名。〔词律〕

○乐工制三台以悦蔡邕乐部中有促拍催酒，谓之三台。唐士云：蔡邕自御史累迁尚书，不数日间，历遍三台。乐工以邕洞晓音律，故制词以悦之。又始作乐，必曰丝抹将来，盖丝竹在上，钟鼓在下，丝以起之，乐乃作。亦唐以来如是。〔珊瑚钩诗话〕

○元稹樱桃花元稹歌曰：“樱桃花，一枝两枝千万朵。花砖曾立采花人，破罗裙红似火。”此亦长短句，比章台柳少叠三字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刘白杨柳枝白传作杨柳枝，予考乐天晓年与刘梦得唱和此词曲。白云：“古歌旧曲君休听，听取新翻杨柳枝。”又杨柳枝二十韵云：“乐童翻怨调，才子与妍词。”注云：“洛下新声也。”刘梦得亦云：“请君莫有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”盖後来始变新声，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，其别创词也。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，仍是七方言四句，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。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，此乃唐诗和声，如竹枝渔父，今皆有和声也。旧词多侧字起头，平

字起头者十之一二，今词尽皆侧字起头，第三句亦复侧字起，声度差稳耳。

[乐府杂录]

○白居易霓裳羽衣歌白乐天元和微之霓裳羽衣歌曰：“磬箫箏笛递相横，击虫吹弹声迤邐。”注云：“凡曲之初，众音不齐，金石丝竹，次第发声，霓裳序之初亦复如此。”又曰：“散序六奏未动衣。阳台宿云慵不飞。中序劈砑初入拍。秋竹吹裂春冰拆。”注云：“散序六遍无拍，故不舞。中序始有拍，乃舞。”又曰：“繁音急节十二遍，跳珠撼玉何车从铮。翔鸾舞罢却收翅，唳鹤曲终长引声。”注云：“霓裳十二遍而曲终，凡曲将终，皆声拍促速，惟霓裳之末，长引一声。通计霓裳曲凡十二叠，前六叠无拍，至第七叠谓之叠遍，自此始有拍而舞矣。沈存中笔谈指霓裳为遗调法曲，未尝见旧谱，岂亦得於乐天诗乎。”[碧鸡漫志]

○柳枝为边词别调柳枝，乐府作折杨柳，为汉饶歌横吹曲。“上马不捉鞭，反拗杨柳枝。蹀坐吹长笛，怨煞行客儿。”盖边词别调也。旧词如刘禹锡云：“清江一曲柳千条。二十年前旧板桥。曾与美人桥上别，更无消息到今朝。”一曰寿杯词。如“千门万户喧歌吹，富贵人间只此声。年年织作升平字，高映南山献寿觞。”语意自别。[古今词谱]

○刘禹锡潇湘神刘禹锡别有潇湘神词云：“斑竹枝。斑竹枝。泪痕点点寄相思。楚客欲听瑶瑟怨，潇湘深夜月明时。”亦竹枝之流也。[草堂笺]

○张祜孟才人叹张祜作孟才人叹云：“偶因歌态咏娇。传唱宫中十二春。却为一声何满子，下泉须吊孟才人。”其序称武宗疾笃，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，密侍左右。上目之曰：“吾当不讳，尔何为哉。”指笙囊泣曰：“请以此就缢。”上悯然。复曰：“妾尝艺歌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愤。”许之，乃歌一声何满子，气亟立殒。上令医候之，曰：“肌尚温，而肠已断。”上崩，将徙柩，举之愈重。议者曰：“非俟才人乎。”命其槨至，乃举。伪蜀孙光宪何满子一章云：“冠剑不随君去，江河还共恩深。”似为孟才人发。祜又有宫词云：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。”[乐府杂录]

○望江南望江南，此调本李德裕为亡妓谢秋娘作，原名谢秋娘。温庭筠作为望江南，又名梦江口。白居易思吴宫钱塘之胜，作江南忆。刘禹锡作春去也。李煜作望江梅。冯延巳作忆江南。又名曰归塞北、梦游仙，皆一调异名也。[古今词谱]

○麦秀两歧麦秀两歧，文酒清话云：“唐封舜臣性轻佻，德宗时，使湖南，道经金州，守张乐燕之，执杯，索麦秀两歧曲，乐工不能。封谓乐工曰：‘汝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。’守为杖乐工，复行酒，封又索此曲。乐工前乞侍郎举一遍，封为唱彻，众已尽记，於是终席歌此曲。封既行，守密写曲谱，方言封燕

席事，邮筒中送与潭州牧。封至潭，牧亦张乐燕之，倡优作褴褛数人，抱男女筐，歌麦秀两歧之曲，叙其拾麦勤苦之由。封面如死灰，归过金州，不复言矣。”今世所传麦秀两歧在黄钟宫，唐尊前集载和凝一曲，与今曲不类。〔乐府杂录〕

○长命西河女长命西河女，羽调曲，亦名薄命女。唐五言体云：“云送关西雨，风传渭北秋。孤灯燃客梦，寒杵捣乡愁。”和凝有长短句云：“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。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沉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”力崇词格者当不取诗体也。〔乐府解题〕

○吴二娘长相思吴二娘长相思云：“深画眉。浅画眉。蝉鬓{髟曾}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巫山高，巫山低。暮雨萧萧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”白乐天诗：“吴娘暮雨潇潇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。”盖指此也。〔词苑〕

○刘采春罗曲罗曲作於唐妓刘采春，一名望夫歌。词云：“借问东园柳，枯来得几年。自无枝叶分，莫怨太阳偏。亦即五言绝句。元稹赠刘诗云：“更有恼人肠断处，选词能唱望夫歌。”即指罗曲也。〔古今词谱〕

○姚月华阿那曲仄韵绝句，唐人以入乐府，谓之阿那曲。女郎姚月华歌二首，即“手拂银瓶秋水冷，烟柳胧鹞飞去”也。其夫北游，感其词而归。〔同上〕

○字字双唐中涓宿宫妓馆，见童子捧酒，导三人至，皆古衣冠。相谓曰：“崔常侍来何迟。”俄一人至，有离别意，共联四句为字字双曲。“床头锦衾斑复斑。架上朱衣殷复殷。空庭明月闲复闲。夜长路远山复山。”〔才鬼录〕

○采莲曲清商曲有采莲子，即江南弄中采莲曲。如李白“耶溪采莲女，见客棹歌回。笑入荷花里，佯羞不出来。”刘方平“落日晴江曲，荆歌艳楚腰。采莲从小惯，十五即乘潮”。又王昌龄“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”。张潮“赖逢邻女曾相识，并著莲舟不畏风”。殊有风致。然必以皇甫松、孙光宪之排调有衬字者为词体。〔乐府解题〕

○采莲竹枝采莲子亦七言绝句，其举棹、年少字，乃歌时相和之声。竹枝词则句中用“竹枝”二字，句尾声用“女儿”二字，此则一句一换。然观枝儿棹少皆以两字为叶，则知为和歌之声矣。〔古今词谱〕

○南歌子南歌子一名春宵曲，一名水晶帘。隋唐以来曲多以子名。张衡南都赋云：“坐南歌兮起郑舞。”或作柯，取淳于棼事。〔乐府杂录〕

○唐初无长短句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，初无长短句。自中叶以後至五代，渐变成长短句。及本朝则尽为此体，今所存者止瑞鹧鸪、小秦王二阙，是七言八句诗，并七言绝句诗而已。瑞鹧鸪犹依字依歌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。〔渔隐丛话〕



○唐词皆七言而异其调唐人歌词皆七言而异其调，渭城曲为阳关三叠，杨柳枝复为添声，采莲、竹枝，当日遂有侑调，如竹枝、女儿、举棹，同声附和，用韵接拍，不仅杂以虚声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词调多五七言诗词之纡那曲、长相思，五言绝句也。柳枝、竹枝、清平调引、小秦王、阳关曲、八拍蛮、浪淘沙，七言绝句也。阿那曲、鸡叫子，仄韵七言绝句也。瑞鹧鸪，七言律诗也。款残红，五言古诗也。体裁易混，徵选实繁，故当稍别之，以存诗词之辨。〔俞少卿〕

○隋炀帝李白词调始生昔昔盐、阿滥堆、乌盐角、阿那朋之类，皆歌曲名也。自昔昔盐排律外，馀多七言绝句，有其名而无其调。隋炀帝、李白，调始生矣。然望江南、忆秦娥，则以词起调者也。菩萨蛮则以词按调者也。〔艺苑卮言〕

○唐词有调无题唐词多述本意，有调无题。如临江仙赋水媛江妃也。天仙子赋天台仙子也。河渚神赋祠庙也。小重山赋宫词也。思越人赋西子也。有谓此亦词之末端者，唐人因调以制词，故命名多属本意。後人填词以从调，故赋咏可离原唱也。〔沈际飞〕

○六么六么一名绿腰，一名绿要。唐史吐蕃传云：“奏凉州、渭州、录腰、杂曲。”段安节琵琶录云：“绿腰本录要也，乐工进曲，必令录其要者。”青箱杂记云：“曲有绿腰，乃霓裳羽衣之要拍也。”〔古今词谱〕

○天净沙天净沙，长短句平仄互叶，一名塞上秋，以词中有“塞上清秋早寒”之句也。〔同上〕

○舞马词舞马词，平仄不拘叶，首句可不用韵。此与回波、三台等皆六言绝句。用以按叠入歌，如七言之清平调、小秦王等，虽字数相同，而体制自别。

〔同上〕

○庄宗自度曲庄宗尝制小词云：“曾宴桃源深洞。一曲舞鸾歌凤。长记别伊时，和泪出门相送。如梦。如梦。残月落花烟重。”盖其自度曲也。〔词统〕

○一叶落及阳台梦一叶落、阳台梦，皆後唐庄宗所制。一叶落云：“一叶落。褰珠箔。此时景物正萧索。画楼月影寒，西风吹罗幕。往事思量著。”阳台梦云：“薄罗衫子金泥凤。困纤腰怯铉衣重。笑迎移步小兰丛，金瓯翠凤。娇多情脉脉，羞把同心弄。楚天云雨却相和，又入阳台梦。”旧本有改金泥凤，凤字为缝字者。〔北梦琐言〕

○相见欢相见欢调，始於唐，宋人则名为乌夜啼，又名忆真妃，又名月上瓜洲。其名上西楼，西楼，秋夜月者，皆取南唐後主词中字名调也。〔同上〕

○捣练子捣练子，一名深夜月。李煜秋闺词有“断续寒砧断续风”之句，遂以捣练名其词。〔同上〕

○南乡子李、欧阳炯辈俱蜀人，各制南乡子数首，以志风土，亦竹枝体也。

[周草窗]

○摘红英政和中，京师有姥入内教歌，传得禁中撷芳词，一名摘红英。张尚书帅成都日，人竞歌之。[太平乐府]

○後庭宴宋宣和间，掘地得石刻一词，唐人作也。本无题，後人名之为後庭宴。词云：“千里故乡，十年华屋。乱魂飞过屏山簇。眼重眉褪不胜春，菱花知我消香玉。双双燕子归来，应解笑人幽独。断歌零舞，遗恨清江曲。万树绿低迷，一庭红扑簌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醉翁操琅邪山水奇丽，泉鸣空涧，若中音会。六一居士作醉翁亭其上，欣然忘归。既去十馀年，好奇之士沈遵往游，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。节奏疏宕，音韵和畅，知琴者以为绝伦。然有声无词，醉翁为之作歌，而与琴声不合。又依楚词作醉翁引，好事者亦倚其词以制曲，而琴声为词所缚，非大成也。後三十馀年，公既捐馆舍，遵亦殒久矣。有庐山玉涧道人，特妙於琴，恨其曲之无传，乃谱其声，请於轼以补之为醉翁操云。[东坡醉翁操序]

○贺铸雁後归方回有雁後归云：“巧剪合欢罗胜子，钗头春意翩翩。艳歌浅笑拜嫣然。愿郎宜此酒，行乐驻华年。未至文园多病客，幽襟凄断堪怜。旧游梦挂碧云边。人归落雁後，思发在花前。”山谷守当涂，方回过焉。人日席上作也。调本临江仙，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诗，故易以雁後归云。[复斋漫录]

○张先师师令师师令，因张子野所新制词赠妓李师师得名也。词云：“香钿宝珥。拂菱花如水。学妆皆道称时宜，粉色有天然春意。蜀采衣裳胜未起。纵乱霞垂地。都城池苑夸桃李。问东风何似。不须回扇障清歌，唇一点、小於花蕊。正直残英和月坠。寄此情千里。”[词苑]

○陆游江月晃重山陆放翁江月晃重山词云：“芳草洲前道路，夕阳楼上阑干。碧云何处望归鞍。从军客，耽乐不思远。洞里仙人种玉，江边楚客滋兰。鸳鸯沙暖鸽寒。菱花晚，不禁鬓毛斑。”用西江月、小重山，故名江月晃重山。此後世曲中用犯之嚆矢也。词中题名犯字者有二义，一则犯调，如以宫犯商角之类。梦窗云：“十二宫住字不同，惟道调与双调俱上字住可犯。”是也。一则犯词，句法若玲珑四犯、八犯玉交枝等，所犯竟不止一词，但将未所犯何调著於题名，故无可考。如四犯剪梅花下著小字，则易明。此题明用两调串合，更为易晓耳。[词律]

○满江红满江红，仙吕宫曲，教坊记有此名。唐人冥音录所载上江虹是也。彭芳远有平声词。[古今词谱]

○平韵满江红满江红旧调用仄韵，多不协律，如末句云“无心扑”三字，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，方谐音律。予欲以平韵为之，久不能成。因泛巢湖，闻远岸

箫彭声，问之，舟师云：“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。”予因祝曰：“得一席风，径至居巢，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。”言讫，风与笔俱驶，顷刻而成。末句云“闻环”，则协律矣。书以绿笺，沉於白浪，辛亥正月晦也。〔姜白石〕

○姜夔醉吟商石湖老人谓予云：“琵琶有四曲，今不传矣。曰索〔一曰弦〕梁州、转关绿腰、醉吟商胡渭州、历弦薄媚也。”予每念之。辛亥之夏，予谒杨廷秀丈於金陵邸中，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、胡渭州，因求得品弦法，译成此谱，实双声耳。词曰：“又正是春归，细柳暗黄千缕。暮鸦啼处，梦逐金鞍去。一点芳心休诉，琵琶解语。”〔同上 裴按：是曲题曰醉吟商小品，见白石道人歌曲。诸集既未选入，词律中亦并未载此调名。〕

○姜夔霓裳中序丙午岁，留长沙，登祝融，因得其祀神之曲曰黄帝盐、苏合香。又於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阙，皆虚谱无词。按沈氏乐律，霓裳道调，此乃商调。乐天地诗云“散序六阙”，此特两阙，未知孰是。然音节闲雅，不类今曲。予不暇尽作，作中序一阙传於世。予方羁游，感此古音，不自知辞之怨抑也。〔同上〕

○姜夔徵招越中山水幽远，予数上下西兴钱清间，襟抱旷清。越人善为舟，卷篷方底，舟师行歌，徐徐曳之，如偃卧榻上，无动摇突兀势，以故得尽情骋望。予欲家焉而未得，作徵招以寄兴。徵招、角招者，政和间大晟府尝制数十曲，音节驳矣。予尝考唐田畸声律要诀云：“徵与二变之词，咸非流美，故自古少徵调曲也。”徵为去母调，与黄钟之徵，以黄钟为母，不用黄钟乃谐。故隋唐旧谱不用母声。琴家无媒调、商调之类，皆徵也。亦皆具母弦而不用。其说详於予所作琴书。然黄钟以林钟为徵，住声於林钟，若不用黄钟声，便自成林钟宫矣。故大晟府徵调兼母声，一句似黄钟均，一句似林钟均，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。予尝使人吹而听之，寄君声於臣民事物之中，清者高而亢，浊者下而遗，万宝常所谓宫离而不附者是已。因再三推寻唐谱，并琴弦法，而得其意。黄钟徵虽不用母声，亦不可多用变徵蕤宾，变宫应钟声，若不用黄钟而用蕤宾应钟，即是林钟宫矣。馀十一均徵调仿此。其法可谓善矣。然无清声，可施之琴瑟，难入燕乐，故燕乐阙徵调，不必补可也。此一曲乃予昔所制，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，故足成之。虽兼用母声，较大晟曲为无病矣。此曲依晋史名曰黄钟下徵调，角招曰黄钟清角调。〔同上〕

○姜夔凄凉犯合肥巷陌皆种柳，秋夕风起，骚骚然。予客居阖户，时闻马嘶，出城四顾，则荒烟野草，不胜凄黯，乃著此解。琴有凄凉调，假以为名。凡曲言犯者，谓以宫犯商、商犯宫之类。如道调宫上字住，双调亦上字住，所住字同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，或於双调曲中犯道调，其他准此。唐人乐书云

：“犯有正旁偏侧，宫犯宫为正，宫犯商为旁，宫犯角为偏，宫犯羽为侧。”此说非也。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，不容相犯，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。予归行都，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，使以哑栗吹之，其韵极美。亦曰瑞鹤仙影。〔同上〕

○红情绿意疏影、暗香，姜白石为梅著语，因易之为红情、绿意，以荷花、荷叶咏之。〔张玉田〕

○周密采绿吟甲子夏，霞翁会吟社诸友，逃暑於丁湖之环碧。琴尊笔砚，短葛练巾，放舟於荷深柳密间，舞影歌尘，远谢耳。酒酣，采莲叶，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，翁为翻谱数字，短箫按之，音极谐婉，因易为采绿吟云。〔周草窗〕

○周密羽调解语花羽调解语花，音韵婉丽，有谱而亡其词。连日春晴，风景韶媚，芳思撩人，醉花枝，倚声成句。〔同上〕

○周密明月引明月引，赵白云初赋此词，以为自度腔，其实即梅花引也。陈君衡、刘养源，皆再和之，会余有西州之恨，因用韵以写幽怀。〔同上〕

○杨缵被花恼杨守斋被花恼词云：“疏疏宿雨酿轻寒，帘幕静垂清晓。宝鸭微温睡烟少。檐声不动，春禽对语，梦怯频警觉。欹珀枕倚银床，半窗花影明东照。惆怅夜来风生，怕娇香混瑶草。披衣便起，小径回郎，处处都行到。千红万紫竞芳妍，又还似年时被花恼。蓦忽地、省得而今双鬓老。”此守斋自度腔也。以词中语名题，亦因山谷水仙诗“坐对真成被花恼”，故取其三字耳。

〔万红友〕

○法驾导引绍兴间，都下有布衣椎髻女子歌云：“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驾玉华车。千乘载花红一色，人间遥指是祥云。回望海光新。”“东风起，东风起，海上百花摇。十八风鬟云半动，飞花和雨著轻绡。归路碧迢迢。”“烟漠漠，烟漠漠，天淡一帘秋。自洗玉舟斟白酒，月华微映是空舟。歌罢海西流。”凡九阙，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，以问一道士，道士惊曰：“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人法驾道引也。”乌衣女子疑龙云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三奠子三奠子，唐宋未有是曲。元遗山锦机集中有三阙，传是奠酒、奠、奠璧也。崔令钦教坊记有奠璧子。元词云：“怅韶华流转，无计流连。行乐地，一凄然。笙歌寒食後，桃李恶风前。连环玉、回文锦、两缠绵。芳尘未远，幽意谁传。千古恨，再生缘。闲衾香易冷，孤枕梦难圆。西窗雨、南楼月、夜如年。”

○唐曲有词有声唐人曲调皆有词有声，而曲又有艳、有趋、有乱。词者，其大歌词也。声者，若羊、吾夷、伊那何之类也。艳在曲之前，趋与乱在曲後，亦犹吴声西曲，前有和，後有送也。〔词品〕

○孙处秀好作犯声正行之声，所司为正，所欹为傍，所斜为偏，所下为侧。正

宫之调，正犯黄钟宫，傍犯越调，偏犯中吕宫，侧犯越角之类。乐府诸曲，自昔不用犯声。唐自天后末年，剑器入浑脱，始为犯声。明皇时，乐人孙处秀善吹笛，好作犯声，亦郑、卫之变也。〔陈乐书〕

○小令演为中调长调唐人长短句皆小令耳。後演为中调为长调。一名而有小令，复有中调，有长调。或系之以犯、以近、以慢别之，如南北剧，名犯、名赚、名破之类。又有字数多寡同，而所入之宫调异，名亦因之异者，如玉楼春与木兰花同，而以木兰花歌之，即入大石调之类。又有名异而字数多寡则同，如蝶恋花，一名凤栖梧、鹊桥枝。如念奴娇，一名百字令、酹江月、大江东去之类，不能殫述矣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隐括体与回文体词有隐括体，有回文体。回文之就句回者，自东坡、晦庵始也。其通体回者，自义仍始也。近来公阮、文友有一首回作两调者，文人慧笔，曲生狡狴，此中故有三昧，非徒乞灵窈家馀巧也。〔俞少卿〕

○菩萨蛮回文有二体菩萨蛮回文有二体：有首尾声回环者，如邱琼山秋思、汤临川织锦是也。有逐句转换者，如苏子瞻闺思王元美别思是也。然逐句难於通首，近时惟丁药园擅此体。今录其一篇云：“下帘低唤郎知也。也知郎唤低帘下。来到莫疑猜。猜疑莫到来。道依随处好。好处随依道。书寄待何如。如何待寄书。”〔王西樵〕

## ●卷二旨趣

### ◎旨趣

○崇宁立大晟府粤自隋唐以来，声诗间为长短句，至唐人则有尊前、花间集。迄於崇宁，立大晟府，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，审之古调，沦落之後，少得存者。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。美成诸人，增演慢曲引近，或移宫换羽，为三犯四犯之曲，按月令为之，其曲遂繁。美成负一代词名，所作词浑厚和雅，善於融化诗句，而於音谱且间有未谐，可见难矣。作词多效其体制，失之软媚，而无所取。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吴梦窗，格调不凡，句法挺异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删削磨曼之词，自成一家。作词能取诸人之所长，去其所短，精加玩味，像而为之，岂不与美成辈争雄长哉。〔词源〕

○姜夔词醇雅自古诗变为近体，而五、七言绝句传於伶官乐部。长短句无所依，则不得不更为词。当开元盛时，王之涣、高适、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。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。古诗之於乐府，近体之於词，分镳并骋，非有先後。谓诗降为词，以词为诗之馀者，殆非通论矣。西蜀、南唐而後，作者日盛。宣和君臣，转相矜尚，曲调愈多，流派因之亦别，短长互见。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。鄱阳姜夔出，句琢字炼，归於醇雅。於是史达祖、高观国羽翼之，张辑、吴文英师之於前，赵以夫、蒋捷、周密、陈允平、王沂孙、张

炎、张翥效之於後，譬之於乐，舞Ω至於九变，而词之能事毕矣。〔词综叙略裴按：词非诗之馀，意本汤玉茗，见卷首体制部中，竹特引用其语耳。〕

○词宜谨严《艺苑卮言》云：“填词小技，尤为谨严。”夫词宜可自放，而元美乃云谨严，知词故难，作词亦未易也。柴虎臣云：“旨取温柔，词归蕴藉。昵而闺帷，勿浸而巷曲。浸而巷曲，勿堕而村鄙。”又云：“语境则咸阳古道，汴水长流。语事则赤壁周郎，江州司马。语景则岸草平沙，晓风残月。语情则红雨飞愁，黄花比瘦。可谓雅畅。”〔毛稚黄〕

○太白词无事修饰王介甫问黄鲁直，李後主词何句最佳。鲁直举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介甫以为未若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。介甫之言是了以专论後主之词可耳，尚非词之至也。若总统诸家而求其极致，於不食烟火，不落言诠，如女中之有国色，无事矜庄修饰，使当之者忽然自失，而未由仿佛其皎好，其惟太白之“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”乎。惜乎今之才人，动而不静，往而不返，识此宗趣者盖寡。〔词洁〕

○词宜洗粉泽韵小乘也，艳下驷也，词之工绝处乃不主此。今人多以是二者言词，未免失之浅矣。盖韵则近於佻薄，艳则流於褻，往而不返，其去吴骚市曲无几。必先洗粉泽，後除周纒，灵气勃发，古色黯然而以情兴经纬其间。虽豪宕震激而不失於粗，缠绵轻婉而不入於靡，即宋名家不一种，亦不能操一律以求。美成之集，自标清真，白石之词，无一凡近，况尘土垢秽乎。〔同上〕

○宋词所造独工宋人欢愉愁苦之致，动於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於诗馀，故其所造独工。盖以沈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，使读之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，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，则用意难也。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必工炼，使篇无累句，句无累字，圆润明密，方言如贯珠，则铸词难也。其为体也纤弱，明珠翠羽，犹嫌其重，何况龙鸾。必有鲜新之姿，而不藉粉泽，则设色难也。其为境也婉媚，虽以警露取妍，实贵含蓄不尽，时在低徊唱叹之际，则命篇难也。宋人专事之篇什既富，触景皆会，虽高谈大雅，而亦觉其不可废也。〔陈卧子〕

○词宜有弦外之响淡而弥永，清而不肤，渲染而多姿，雕刻而不病格，节春天精微，辄多弦外之响，是谓以无累之神，合有道之器。诂止有井水饮处必歌柳七词，令市伶按拍称好乎。〔赵意林〕

○词别自为体词者古乐府之遗，原本於诗，而别自为体。夫惟思通於苍茫之中，而句得於索之後，如孤云淡月，如倩女离魂，如春花将堕，馀香袭人，斯词词之正法眼藏耳。〔沈沃田〕

○南宋词极其亦极其变夫词南唐为最艳，至宋而华实异趣。大抵皆格於倚声，有叠有拍有换，不失铢黍，非不咀宫嚼商，而才气终为法缚。临安以降，词不必尽歌，明庭净几，陶咏不性灵，其或指称时事，博徵典故，不竭其才不止

。且其间名辈斐出，敛其精神，镂心雕肝，切切讲求於字句之间。其思泠然，其色荧然，其音铮然，其态亭亭然，至是而极其工，亦极其变。〔吴尺鳧〕  
○南宋诸公极妍尽致词以少游、易安为宗，固也。然竹屋、梅溪、白石诸公，极妍尽致处，反有秦、李所未到者。譬如绝句，至刘宾客、杜京兆，时出青莲、龙标一头地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词宜清空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。清空则古雅峭拔，质实则凝涩晦昧。姜白石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吴梦窗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此清空质实之说。又如声声慢云：“檀乐金碧，婀娜蓬莱，浮云不蘸芳洲。”前八字恐亦太涩。如唐多令云：“何处合成愁。离人心上秋。纵芭蕉不雨也飕飕。”此词疏快不质实。白石如疏影、暗香、扬州慢、一萼红、琵琶仙、探春慢、淡黄柳等曲，不惟清虚，且又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〔词源〕

○作词要诀词要不亢不卑，不触不悖，蓦然而来，悠然而逝。立意贵新，设色贵雅，构局贵变，言情贵含蓄。如骏马弄衔而欲行，粲女窥帘而未出，得之矣。〔沈东江〕

○词宜开宕尝论词贵开宕，不欲沾滞。忽悲忽喜，乍远乍近，所为妙耳。如游乐词，须微著愁思，方不痴肥。李春情词本闺怨，结云：“多少游春意，更看今日晴未。”忽尔开拓，不但不为题束，并不为本意所苦，直如行云，舒卷自如，人不觉耳。〔毛稚黄〕

○词宜本色语词虽以险丽为工，实不及本色语之妙。如李易安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，萧淑兰“去也不教知，怕人留恋伊”，魏夫人“为报归期须及早，休误妾、一春闲”，孙光宪“留不得，留得也应无益”，严次山“一春忍上高楼，为怕见、分携处”，观此种句，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尚书，安排一个字，费许大气力。〔词筌〕

○白描与修饰白描不可近俗，修饰不可太文。生香真色，在离即之间。不特难知，亦难言。〔沈东江〕

○刘过别妾词词有如张融危膝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者。如刘改之天仙子别妾词云：“别酒醺醺浑易醉。回过头来三十里。马儿不住去如飞，行一憩。牵一憩。断送杀人山共水。是则功名真可喜。不道恩情抛得未。梅村雪店酒旗斜，去也是。住也是。烦恼自家烦恼你。”至无名氏青玉案曰：“落日解鞍芳草岸。花无人载，酒无人劝。醉也无人管。”语淡而情浓，事浅而言深，真得词家三昧。〔词筌〕

○词中妙语诗中所无“花无人戴，酒无人劝。醉也无人管”，与晁补之忆少年起句“无穷官柳，无情画舸，无根行客”，同一警绝。唐以後特地有词，正以有如许妙语，诗家收拾不尽耳。〔词洁〕

○宋词不主一辙词之初起，事不出於闺帷时序，其後有赠送、有写怀、有咏物，其途遂宽。即宋人亦觉所长，不主一辙。而今之治词者，惟以鄙秽褻为极则，抑何谬欤。〔同上〕

○词宜用虚字呼唤词与诗不同，词之句语有两字、三字、四字至七八字者，若惟叠实字，读之且不通，况付雪儿乎。合用虚字呼唤，一字如正、但、任、况之类，两字如莫是、又还之类，三字如更能消、最能端之类，却要用之得其所。〔词源〕

○诗词曲分界或问诗词曲分界，予曰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定非香奁诗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定非草堂词也。

〔渔洋山人〕

○诗与词分疆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叔原则云：“今宵把银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此诗与词之分疆也。〔词绎〕

○诗词意同王逐客送鲍浩然游浙东，作长短句云：“水似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。才始送春归，又送人归去。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韩子苍在海陵送葛亚卿云：“今日一杯愁送春。明日一杯愁送君。君应万里随春去。若到桃源问归路。”诗词意同。〔吴虎臣漫录〕

○宋词用沈约诗体文“梦中不识路，何以慰相思”，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：“重门不锁相思梦，随意绕天涯。”各自佳。〔词苑〕

○诗词曲语袭愈工诗语入词，词语入曲，善用之，即是出处袭而愈工。阮亭极持此论。尝评金粟花心动秋思词有云：太白傅“吴襄暮雨萧萧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”，虞山“东风谁唱吴襄曲，暮雨萧萧暗禁城”，又自作“年来惯听吴襄曲，暮雨萧萧水阁头”。金粟乃云：“惊秋客到伤心处，江南梦、一曲萧萧暮雨。”总收“暮雨萧萧郎不归”，生人如许心想，使拙笔为之，便如刍狗再梦，数见不鲜矣。〔词矣〕

○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词家多翻诗意入词，虽名流不免。吾尝爱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：“绣床闲凭娇无那。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”杨孟载春绣绝句云：“闲情正在停车处，笑嚼红绒唾碧窗。”此却翻词入诗，弥子瑕竟效顰於南子。〔词筌〕

○诗馀似曲严给事与仆论词云：“近日诗馀，好亦似曲。”仆谓词与诗曲界限甚分明，似曲不可，似诗仍复不佳，譬如拟六朝文，落唐音固卑，侵汉调亦觉伧父。〔蓉渡词话〕

○词承诗启曲承诗启曲者，词也。上不可似诗，下不可似曲，然诗与曲又俱可入词，贵人自运。〔沈东江〕

○诗词无理而妙唐李益诗云：“嫁得瞿塘贾，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与



弄潮儿。”子野一丛花末句云：“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。”此皆无理而妙。

[贺黄公]

○彭羡门词袭张先张子野“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”，词筌谓其无理而妙。羡门“落花一夜嫁东风，无情蜂蝶轻相许”，愈无理而愈妙，试与解人参之。

[邹程村]

○词无长调中调之名词无长调、中调之名，不过曰令曰慢而已。前人有言铅汞交炼而丹成，情景交炼而词成。苟情景融洽则披文得貌，可探其蕴，亦不必一一有题。[词洁]

○各调作法小调要言短意长，忌尖弱。中调要骨肉停匀，忌平板。长调要操纵自如，忌粗率。能於豪爽中著一二精致语，绵婉中著一二激厉语，尤见错索。

[沈东江]

○小令须有有馀不尽之意词之难於小令，如诗之难於绝句。不过十数句，一句一字闲不得，末最当留意，有有馀不尽之意乃佳。当以花间集中韦庄、温飞卿为则，至若陈简斋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真是自然而然。[词源]

○小词之能事轻而不浮，浅而不露，美而不艳，动而不流，字外盘旋，句中吞吐，小词之能事毕矣。[词洁]

○小令须神韵悠长词之小令，犹诗之绝句，字句虽少，音节虽短，而风情神韵，正自悠长。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，淡而艳，浅而深，近而远，方是胜场。且词体中长调每一韵到底，而小令反用转韵，故层折多端，姿态百出，索解正自不易。[顾宋梅]

○小词不宜徒求色泽小词之妙，如汉魏五言诗，其风骨、意味与气象迥乎不同。苟徒求之色泽字句间，斯末矣。然入崇宣以後，虽情事较新，而体气已薄，亦风气为之，要不可以强也。[同上]

○辛词本色南渡以後，名家长词极意雕镌，外调不能不敛手。以其工出意外，无可著力也。稼轩本色自见，亦足赏心。[同上]

○小词作决绝语小词以含蓄为佳，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。如韦庄“谁家年少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”之类是也。牛峤“须作一生拚，尽君今日欢”，抑亦其次。柳耆卿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亦即韦意，而气加婉矣。[词筌]

○小令如绝句宋梅以小令仿绝句，则中调者犹诗近体乎。修短中程，浅深合度，有和鸾节春天之音焉。其间如临江仙、蝶恋花、渔家傲、青玉案诸调，风神谐畅，作者易於得手，读者易於上口。他若红林擒、爪茉莉之属，佶偻聱牙，殆亦律中拗体也。

○中调长调须一气呵成中调长调转换处，不欲全脱，不欲明粘，如画家开合之

法，须一气而成，则神味自足，以有意求之不得也。又曰，长调最难工，芜累与痴重同忌。衬字不可少，又忌浅熟。〔词绎〕

○词须修改作慢词看是甚题目，先择曲名，然後用意。命意既了，思其头何如起，尾声何如结，然後选韵，然後述曲。最是过变，不要断了曲意，须要承上接下。如姜白石词云：“曲曲屏山，夜凉独自甚情绪。”於过变则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”，此则曲之意不断矣。词既成，恐前後不相应，或有重叠句意，又恐字面粗疏，既为修改。改毕净写一本，展之几案，或贴於壁，少顷再观，必有未稳处，改之又改，方成无瑕之玉。急於脱稿，倦事修择，岂能无病。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协音声。作诗犹且旬锻日炼，况词乎。〔词源〕

○长调须沈雄悲壮词虽贵柔情曼声，然第宜於小令，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，则失之弱矣。故须慷慨淋漓，沈雄悲壮，乃为合作。其不转韵，以调长，恐势散而气不贯也。〔李国西雯〕

○长调须不冗不复长调之妙，在於不冗不复，顿接处有游丝空之意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偷声变律之妙小令中调有排荡之势者，吴彦高之“南朝千古伤心事”，范希文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是也。长调极狎昵之情者，周美成之“衣染莺黄”，柳耆卿之“晚晴初”是也。於此足悟偷声变律之妙。〔沈东江〕

○秦柳周康词协律长调推秦、柳、周、康为协律。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，可称禁脔，馀多应酬铺叙，非芳旨也。周清真虽未高出，大致匀净，有柳欹花之致，沁人肌骨，视淮海不徒姊姒而已。王州谓其能入丽字，不能入雅字，诚确。谓能作景语，不能作情语，则不尽然。但平生景胜处为多耳。要此数字，正是王右厨中物，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，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、史邦卿、方千里、洪叔诸家。〔词苑〕

○清初长调作者长调之难於小调者，难於语气贯串，不冗不复，徘徊宛转，自然成文。今人作词，中小调独多，长调寥寥不概见，当由寄兴所成，非专诣耳。唯龚中丞芊绵温丽，无美不臻，直夺宋人之席。恽侍郎之清绮，吴祭酒之高旷，曹学士之恬雅，皆卓然名家，照耀一代。长调之妙，斯叹观止矣。〔彭羨门〕

○词起结最难词起结最难，而结尤难於起，盖不欲转入别调也。“呼翠袖、为君舞”，“倩盈盈翠袖，英雄泪”，正是一法。然又须结得有“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”书妙乃得。〔词绎〕

○填词结句填词结句，或以动荡见奇，或以迷离称胜，著一实语，败矣。康伯可“正是销魂时候也，撩乱花飞”，晏叔原“紫骝认得旧游踪，嘶过画桥东畔路”，秦少游“放花无语对斜晖，此恨谁知”深得此法。〔沈东江〕

○词有三法词有三法：章法、句法、字法。有此三长，方可称词。噫，难言矣。  
〔袁箴庵〕

○不可不留意字面句法中有字面，盖词中有生硬字用不得，须是深加锻炼，字字推敲响亮，歌诵妥溜，方为本色语。如贺方回、吴梦窗皆精於炼字者，多从李长吉、温庭筠诗中取法来。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，不可不留也。〔词源〕

○押乍字“隙月窥人小”，又“天涯一点青山小”，又“一夜青山老”，俱妙在押字。“乍雨乍晴天易老”，却不在押字，而妙在乍字。〔词苑〕

○押瘦字康与之“人瘦也，比梅花瘦几分”，又“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”，又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又“应是绿肥红瘦”，又“人共博山烟瘦”，瘦字俱妙。〔王州〕

○词语不宜太宽与太工词之语句，太宽则容易，太工则苦涩。如起头八字相对，中间八字相对，却须用工，著一字眼，与诗眼相同。若八字既工，下句便合少宽，庶不窒塞。约莫太宽易，又著一句工致者便精粹。此词中之关键也。

〔词源〕

○花间字法花间字法最著意设色，异纹细艳，非後人纂组所及。如“泪沾红袖マ”，“犹结同心苣”，“豆蔻花间<走坐>晚日”，“画梁尘マ”，“洞庭波浪晴天”，山谷所谓古蕃锦者，其殆是耶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词中对句难词中对句正是难处，莫认作衬句，至五言对句、七言对句，使观者不作对疑尤妙。〔词绎〕

○李清照连下十四叠字李清照声声慢秋闺词云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”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，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。〔词苑〕

○葛立方用十八叠字葛立方卜算子词，用十八叠字，妙手无痕，堪侔李清照声声慢并绝千古。其词曰：“袅袅水芝红，脉脉蒹葭浦。淅淅西风淡淡烟，几点疏疏雨。草草展杯觞，对此盈盈女。叶叶红衣当酒船，细细流霞举。”〔草窗词评〕

○一句中连三字一句中连三字者，如“夜夜夜深闻子规”，又“日日日斜空醉归”，又“更更更漏月明中”，又“树树树梢啼晓莺”，皆善用叠字也。〔升庵 裴按：看上三段可知作词用叠字之法。〕

○词句分合词有二句合作一句，一句分作二句者，字数不差，妙在歌者上下纵横所协，此是确论。〔词衷〕

○词中用事词中用事最难，要紧著题融化不涩。如东坡永遇乐云：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。”用张建封事。白石疏影云：“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”用寿阳事。又云：“昭群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江南江北。想佩环月下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”用少陵诗。此皆用事不为所使。〔词

源]

○作词必先选料作词必先选料，大约用古人之事，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。用古人之语，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。用古人之字，则取其鲜丽而去其浅俗。

○韩驹论诗法“门外一儿吠，知是萧郎至。划袜下香阶，冤家今夜醉。扶得入罗帏，不肯脱罗衣。醉则从他醉，还胜独睡时。”此唐人词也。前辈谓读此可悟诗法。或以问韩子苍，子苍曰：“只是转折多耳。且如喜其至，是一转也。而苦其今夜醉，又是一转。入罗帏，是一转矣，而不肯脱罗衣，又是一转。後二句自家开释，又是一转，直是赋尽醉公子也。”[怀古录]

○李易安用世说填词於文为末，而非自选诗乐府来，不能入妙。李易安词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乃全用世说语。[词品]

○坡谷翻龙山事东坡“破帽多情却恋头”，翻龙山事特新。山谷“风前横笛斜吹雨”，“醉里簪花倒著冠”，尤用得幻。[沈东江]

○词咏节序昔人咏节序付之歌喉者，类是率俗，不过为应时纳祐之作。所谓清明“拆桐花烂漫”，端午“梅霖乍歇”，七夕“炎光谢”，若律以词家调度，则皆未然。岂如美成解语花咏元夕，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，不独措辞精粹，又且见时节风物之感，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：“不如向帘儿下，听人笑语。”此亦自不恶，而以俚词歌於坐醉月之际，良可叹也。[词源]

○入神之句写景之工者，如尹鹖“尽日醉寻春，归来月满身”，李重光“酒恶时拈花蕊嗅”，李易安“独抱浓愁无好梦，夜阑犹剪灯花弄”，刘潜夫“贪与萧郎眉语，不知舞错伊州”，皆入神之句。[词筌]

○闺怨词老卿“残蝉向晚，聒得人心欲碎”，是写兰中秋怨也。梁棠村“疏灯薄暮，又一声归雁，飞来平楚”，是写闺中春怨也。各自极其情致。[王西樵]

○康与之满庭芳词虽宜於艳冶，亦不可流於秽褻。吾极喜康与之满庭芳寒夜一阕，真所谓乐而不淫。且填词虽小技，亦兼词令、议论、叙事三者之妙。首云：“霜幕风帘，闲斋小户，素蟾初上雕笼。”写其节序景物也。继云：“玉杯，还与人同。古鼎沈烟篆细，玉笋破、橙橘香浓。梳妆懒、脂轻粉薄，约略淡眉峰。”则陈设之济楚，肴核之精良，与夫手爪颜色，一一如见矣。换头云：“清新歌几许，低随慢唱，笑语相供。道文书年咸线，今夜休攻。莫厌兰膏更继，明朝又纷冗忽忽。”则不惟以色艺见长，宛然慧心女子，小窗中喁喁口角。末云：“酩酊也，冠儿未卸，先把被见烘。”一段温柔旖旎之致，咄咄逼人。[词筌]

○景中含情凡写迷离之况者，只须述景。如“小窗斜日到芭蕉”，“半床斜月疏钟後”，不言愁而愁自见。因思韩致光“空楼雁一声，还屏灯半灭”，已足

色悲凉，何必又赘“眉山正愁绝”耶。觉首篇“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”，如此结句，更自含情无限。〔同上〕

○词难於咏物诗难於咏物，词为尤难。体认稍真，则拘而不畅。摹写差远，则晦而不明。要须收纵联密，用事合题，一段意思，全在结尾声，斯为绝妙。如史邦卿东风第一枝咏春雪，双双燕咏燕，白石齐天乐赋促织，皆全章精粹，所咏了然在目，且不留滞於物。至於刘改之沁园春咏指甲，又咏小脚，亦工丽，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。〔词源〕

○咏物宜取神咏物固不可不似，尤忌刻意太似，取形不如取神，用事不如用意。〔俞少卿〕

○姜夔暗香疏影词之赋梅，惟白石暗香、疏影二曲，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，自立新意，真为绝唱。太白云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诚哉是言也。〔词源〕

○史达祖咏燕史邦卿咏燕曰：“差池欲住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。又软语商量不定。”可谓极形容之妙。〔词苑〕

○姜张咏蟋蟀词稗史韩画马，人人其斋，见身作马形。凝思之极，理或然也。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。如史邦卿咏燕，几於形神俱似矣。次则姜白石咏蟋蟀：“露湿铜铺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听伊处。哀音似诉。正思妇无眠，起寻机杼。”又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。为谁频断续，相和砧杵。”数语刻划亦工。蟋蟀无可言而言听蟋蟀者，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，而方言水之前後左右也。然尚不如张功甫满庭芳云：“月洗高梧，露溥幽草，宝钗楼外秋深。玉花铅翠，萤火坠墙阴。静听寒声断续，微韵转、凄咽悲沈。争求侣，殷勤劝织，促破晓机心。儿时曾记得，呼灯灌穴，敛步随音。任满身花影，犹自追寻。携向华堂戏斗，亭台小、笼巧妆金。今休说，从渠床下，凉夜听孤吟。”不惟曼声胜其高调，兼形容处心细如丝，皆姜词之所未发。〔词筌〕

○音质夫咏杨花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，其用事命意，清丽可喜。东坡和之，若豪放不入律吕，徐而衫之，声韵谐婉，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。晁叔用云：“东坡如毛嫱、西施，净洗却面，与天下妇人斗巧。质夫未免膏泽。”〔曲洧有纪闻〕

○咏物词最难遒丽咏物词最难遒丽，昔人谓史梅溪“柳昏花暝”，栩栩然燕也。若阮亭“水明沙碧，参横月落”，非肃肃然雁乎。〔程村〕

○陈允平词平正近代陈丁麓所作平正，亦有佳者。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。一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、伯可不必论，虽美成亦有所不免。如“最苦梦魂，今宵不到伊行”，如“天便教人，霎时厮见何妨”，如“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、一饷留情”，所谓淳朴变浇风矣。〔词源〕

○宋词非愈变愈下唐诗三变愈下，宋词殊不然。欧、苏、秦、黄，足当高、岑、王、李。南渡以後，矫矫陡健，即不得称中宋、晚宋也。惟辛稼轩自度梁肉不胜前哲，特出奇为珍错供，与刘後村辈俱曹洞旁出，学者正可钦佩，不必反唇并捧心也。〔爰园词话〕

○花间草堂之妙或问花间之妙，曰：“蹙金结绣，而无痕迹。”问草堂之妙，曰：“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。”〔渔洋山人〕

○苏词在浓淡之间“子瞻与谁同坐，明月清风我”，“明月机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快语也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”，壮语也。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爽语也。其词在浓与淡之间耳。〔词苑〕

○词句工拙“载不动许多愁”，与“载取暮愁归去，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”，正可互观。“双桨别离船，驾起一天烦恼”，不免径落矣。“东风无气力”五字妖甚。如“落花无可飞”，便不佳。〔同上〕

○古人语不相袭徐师川“门外重重叠叠山，庶不断来时路”。欧阳永叔“强将离恨倚江楼，江水不能流恨去”。古人语不相袭，又能各见所长。〔沈东江〕

○秦词直抒本色秦少游“一向沈吟久”，铲尽浮词，直抒本色。而浅人常以雕绘傲之。此等词极难作，然亦不可多作。〔同上〕

○韩铸学词蕲王孙韩铸，字亦颜，学词於乐笑翁。一日与周公谨买舟西湖，泊荷花而饮。酒杯半，公谨举似亦颜学词之意，公指花云：“莲子结成花自落。”〔词源〕

○无名氏眉峰碧宋无名氏眉峰碧词云：“蹙损峰碧。纤手还重执。镇日相看未足时，忍使鸳鸯只。薄暮投村驿。风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里人，分明叶上心头滴。”真州柳永，少读书时，遂以此词题壁，后悟作词章法。一妓向人道之，永曰：“某於此颇变化多方也。”然遂成屯田蹊径。〔古今词语〕

○同能不如独胜温李齐名，然温实不及李。李不作词，而温为花间鼻祖，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。古人学书不胜，去而学画，学画不胜，去而学塑，其善於用长如此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词不可强和词不可强和人韵，若倡者曲韵宽平，庶可赓和。倘韵险又为人所先，而必欲牵强赓和，则句意安能融贯。吾辈倘遇险韵，不若祖其元韵，随意换易答之。

○僻词常调作法僻词作者少，宜浑脱乃近自然。常调作者多，宜生新斯能振动。〔沈东江〕

○作艳词宜近自然词以艳丽为工，然艳丽中须近自然本色。若流为浅薄一路，则鄙俚不堪入调矣。近日词家极盛，其卓然命世者，真如百宝流苏，千丝铁网。世人不解，谓其使事太多，相率交诃，此何足怪。盖寻常菽粟者，不知石

去海月为何物耳。〔宗梅岑〕

●卷三品藻一

◎品藻一

○百代词曲之祖李白草堂集，自蜀人，草堂在蜀，怀故国也。菩萨蛮、忆秦娥二首，为百代词曲之祖。〔邓樵通志〕

○李白桂殿秋“河汉女、玉链颜。云往往在人间。九霄有路去无迹，袅袅香风生环。”此太白桂殿秋词也。得於石刻而无腔，刘无方言倚其声歌之，音极清雅。〔能改齐漫录〕

○李白菩萨蛮“平林漠漠烟如织。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。有人楼上愁。玉阶空伫立。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。长亭更短亭。”此词写於鼎州沧水驿，不知何人所作。魏道辅泰见而爱之。后至长沙，得古风集於曾子宣内翰家，乃知李白所撰。〔湘山野录〕

○张志和渔歌张志和性高迈，自为渔歌，便画之，甚有逸思。〔名画记〕

○韦应物小词韦苏州性高洁，所在焚香扫地。惟顾况、皎然辈得与倡酬。其小词不多见，惟三台令、转应曲流传耳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戴叔伦转应曲金坛戴叔伦有转应曲云：“边草。边草。边草尽来兵老。山南山北雪晴。千里万里月明。明月。明月。哀笳一声愁绝。”即调笑令也。笔意回环，音调宛转，与韦苏州一阕同妙。韦词云：“河汉。河汉。晓挂秋城漫漫。愁人起望相思。塞北江南别离。离别。离别。河汉虽同路绝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刘禹锡竹枝刘梦得在沅湘日，以里歌俚鄙，乃依骚人九歌，作竹枝九章，教里中，由是盛於贞元、元和之间。每岁正月，里中联歌竹枝，吹笛击鼓以应节。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贵。聆其声音，中黄钟之羽，卒章许激如吴俞，虽伧伧不可分，而含思宛转，有淇濮之艳。〔刘禹锡竹枝词序〕

○武陵人歌竹枝过桃源，想复一访遗踪，鼎泮间故多佳处耶。新唐书言刘梦得竹枝词，至今武陵俚人歌之，亦复信否。梦得言竹枝声含思宛转，有淇濮之艳。若果尔，独不可令苏秀二君传其声耶。〔东披尺牍〕

○刘禹锡春去也曲“春去也，多谢洛城人。弱柳从风疑举袂，丛兰露似沾巾。独坐亦含颦。”刘宾客词也。一时传唱，乃名为春去也曲。〔古今词话 裴按：此即望江南词也。〕

○王建词王仲初以宫词百首著名，三台令、转应曲，其馀技也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李益征人歌李益诗名早著，征人歌一篇，好事者画为图障，“回乐峰前沙似雪”，天下唱为歌曲。〔唐语林〕

○白居易自度曲白乐天词云：“花非花，雾非雾。夜半来，天明去。来如克梦

不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盖其自度之曲，因情生文，虽高唐、洛神，奇丽不及也。〔杨升庵 裴按：此本长庆长短句，而後人名之为词者。〕

○白居易花非花白居易相思、望江南，缛丽可爱，非後世作者可及。“花非花”一首，尤缠绵无尽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元白齐名稊长於诗词，与白居易名相埒，天下传讽，往往播於乐府。穆宗在东宫日，妃嫔近习皆歌之，宫中呼为元才子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无名氏柳枝唐无名氏柳枝云：“万里长江一带开。岸边杨柳是谁栽。锦帆落尽丁风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”尽推此曲为第一。然不若薛能杨柳枝云：“汴水高悬百万条。清风两岸一时摇。隋家力尽虚栽得，无限春风属圣朝。”更得大体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温词香软温庭筠旧名岐，以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句知名。才思敏捷，入试日，凡八叉手而八韵成。多为邻铺假手。沈询知举，别施一席试之，或曰：“潜救八人矣。”词有金荃集，盖取其香而软也。〔北梦琐言 裴按：唐自大中後，诗衰而倚声作，至庭筠始有专集，名握兰、金荃，与诗集并传於世。〕

○温词流丽温飞卿词极流丽，宜为花间集之冠。〔黄叔〕

○温庭筠工於造语温更漏子云：“玉炉香，红蜡泪。偏照画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鬓云残。夜长衾枕寒。梧桐树。三更雨。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、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”庭筠工於造语，极为奇丽，此词尤佳。〔胡元任〕

○韩生查子韩小字冬郎，父瞻，李义山同门也。尝即席为诗相送，义山喜赠之，有“十岁裁诗走马成”及“杂凤清於老凤声”句。其生查子二首，风致过人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韩浣溪沙韩冬郎浣溪沙，绝非和鲁公之嫁名者，亦以香奁名词。〔全芳备祖〕

○皇甫松天仙子皇甫松为牛僧孺甥，以天仙子词著名，终不若摘得新二首，为有达观之见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皇甫松梦江南皇甫松以天仙子摘得新著名，然总不如梦江南二阙为尤胜也。其词曰：“兰炉落，屏上暗红蕉。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潇潇。人语驿边桥。”“楼上寝，残月下帘旌。梦见秣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。双髻坐吹笙。”〔词彙 裴按：松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睦州人，工部侍郎之子。〕

○徐昌图木兰花徐昌图，唐人。冬景木兰花一词，缛丽可爱。今入草堂之选，然莫知为唐人也。〔词品〕

○徐昌图临江仙尊前集有徐昌图临江仙、河传二首，俱唐音也。其临江尤佳，词云：“饮散离亭西去，浮生长恨飘蓬。回头烟柳渐重重。淡云孤雁远，寒



日暮天红。今夜画船何处，潮平淮月朦胧。酒醒人静奈愁浓。残灯孤枕梦，轻浪五更风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景德寺题壁词京师景德寺东郎三学院壁间题云：“明月斜，秋风冷。今夜故人来不来，教人立尽梧桐影。”相传吕洞宾题也。 [庚溪诗话 裴按：吕岩字洞宾，关右人，咸通中举进士不第，携家隐终南。]

○鱼游春水东都防河卒於於 睿汴日得一石刻，有词无调，摭词中四字名之曰鱼游春水，教坊倚声歌之。词云：“秦楼东风里。燕子还来寻旧垒。馀寒犹峭，红日薄侵罗绮。嫩草方抽碧玉簪，媚柳轻拂黄金蕊。莺啭上林，鱼游春水。几曲阑干遍倚。又是一番新桃李。佳人应怪归迟，梅妆泪洗。风箫声绝无归雁，望断清波无双鲤。云山万里，寸心千里。”凡八十九字，而风花莺燕动植之物曲尽，此唐人语也。 [词苑]

○庄宗善度曲後唐庄宗名存勳，小字亚子。天五年嗣立为晋王，破燕灭梁，遂袭尊号，改元同光，在位三年。性知音，善度曲，世传其一叶落、宴桃源等词。 [词苑裴按：庄宗一叶落、宴桃源二词，已见首卷体制部中。]

○和凝红叶稿和凝举唐进士，仕後唐，为翰林学士。晋天福中，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归後汉，拜太子太傅，封鲁国公。其长短句名红叶稿。 [同上]

○和凝嫁名韩和凝艳词每嫁名於韩，因政府讳之也。 [乐府纪闻]

○和凝河满子词和凝河满子词“写得鱼笺无限，其如花锁春辉。目断巫山云雨，空教残梦依依。却爱薰香小鸭，羡他长在屏帟”。末二语为世所传咏。

[词苑]

○李词南唐中主张，字伯玉，嗣父僭号江南，改元保大。有长短句数首。元宗春恨浣溪纱词及帝台春词，称为绝伦。 [十国春秋注]

○李煜词荆公问山谷云：“作小词曾看李後主词否。”云：“曾看。”荆公云：“何处最好。”山谷以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为对。荆公云：“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’，又‘细雨湿流光’最妙。”词苑云：“细雨梦回二句，元宗词，荆公误以为後主也。” [雪浪斋日记]

○南唐二主词後主李煜，之第六子。建隆二年嗣位。开宝八年国入於宋。煜妙於音律，能自谱乐府，後人合中主所作，刻之为南唐二主词。 [同上]

○李煜临江仙後主临江仙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轻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玉钩罗幕，惆怅暮烟垂。别巷寂寥人散後，望残烟草低迷。炉香闲袅凤凰儿。空持罗带，回首恨依依。”苏子由云：“凄凉怨慕，真亡国之音也。” [耆旧续闻裴按：竹垞云：“是词相传後主在围城中，赋未就而城破，阙後三句。刘延仲补之云：何时重听玉骢嘶，扑帘柳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而耆旧续

闻所载固是全什，当从之。]

○嵇康曲舞薛九，江南富家子，得侍李後主宫中，善歌嵇康曲，曲为後主所制。江南平，流落江北，尝一歌之，座人皆泣，後易为嵇康曲舞。词云：“薛九三十侍中郎。兰香花媚生春堂。龙蟠王气变秋雾，淮声泗水浮秋霜。宜城酒烟生雾服。与君试舞当时曲。玉树遣词悔重听，黄尘染鬓无前绿。”[客座赘语]

○李煜归宋後词後主归宋後，与故宫人书云：“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泪洗面。”每怀故国，词调愈工。其赋浪淘沙有云：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”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其赋虞美人有云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旧臣闻之，有泣下者。[乐府纪闻]

○李煜乌夜啼李後主重光作乌夜啼一词，最为凄惋。其词曰：“无言独上西楼。月如钩。寂寥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。理还乱。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所谓其音哀以思也。[词苑]

○致语情语“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”，致语也。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及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情语也。後主是一词手。[州四部稿]

○李玉箫爱唱王衍词蜀宫人李玉箫，爱唱王衍宫词“月华如水浸宫殿，有酒不醉真痴人”。後有以诗纪之者云：“云散江城玉漏遥。月华浮动可怜宵。停歌不饮将何待，试问当年李玉箫。”[五代轶事]

○王衍甘州曲王衍词，惟以甘州曲中“画罗裙，能结束，称腰身”三句为最。[古今词话]

○孟昶工声曲後蜀主孟昶好学，为文皆本於理。居恒谓李昊、徐光溥曰：“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词，朕不为也。”然昶亦工声曲，有相见欢词。[十国春秋]

○孟昶玉楼春蜀主孟昶有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词云：“冰肌玉骨清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月窥人，欹枕钗横云鬓乱。起来琼户启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只恐流年暗中换。”苏子瞻洞仙歌本沈括此词，然未免反有点金之憾。[词综]

○张泌江城子张泌仕南唐，为内史舍人，工小词。有江城子二阙云：“碧阑干外小中庭。雨初晴。晓莺声。飞絮落花时节，近清明。睡起卷帘无一事，匀面了，没心情。”“浣花溪上见卿卿。脸波明。黛眉轻。高绾绿云，金簇小蜻蜓。好是问他来得么，和笑道，莫多情。”[词彙]

○张泌时有幽艳语张子澄时有幽艳语，“露浓香泛小庭花”是也。时遂有以浣溪沙为小庭花者。[花间集]

○冯延巳乐章冯延巳著乐章百馀阙，其鹤冲天词云：“晓月坠，宿云披。银烛锦屏帟。建章钟动玉绳低。宫漏出花迟。”又归国谣词云：“江水碧。江上何人吹玉笛。扁舟远送潇湘客。芦花千里霜月白。伤行色。明朝便是关山隔。

”见称於世。〔南唐书〕

○冯延巳语警策元宗乐府云：“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”延巳有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。

”延巳对曰：“未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’”元宗悦。〔同上〕

○冯延巳词多至百首冯正中乐府思深语丽，韵逸调新，多至百首，有杂人六一集中者。黄山谷、陈後山虽以庸滥目之，然诸家骈金俪玉，而阳春词特为言情之作。〔柳塘词话〕

○冯延巳阳春词“宫瓦数行晓日，龙百尺春风。”殊有元和气象。阳春词尚饶蕴藉，堪与李氏齐驱。〔蓉城集〕

○牛峤善制小词牛峤字松卿，唐相僧孺之後。乾符五年进士，仕蜀为给事中。尝自言窃慕李贺长歌，举笔辄效之，尤善制小词。女冠子云：“绣带芙蓉帐，金钗芍药花。”菩萨蛮云：“山月照山花。梦回灯影斜。”皆峤佳句也。

〔十国春秋〕

○牛峤杨柳枝词牛峤杨柳枝词：“不忿钱塘苏小小，引郎松下结同心。”见推於时。〔古今词话〕牛峤杨柳枝词：“不忿钱塘苏小小，引郎松下结同心。

”见推於时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牛峤望江南词牛松卿望江南词，一咏燕，一咏鸳鸯，是咏物而不滞於物者也，词家当法此。〔姜白石〕

○牛峤词刻细似晚唐牛峤定西番为塞下曲，望江怨为闺中曲，是盛唐遗音。及读其“翠娥愁，不抬头”，“莫信彩笺书里，赚人肠断字”，则又刻细似晚唐矣。〔陆放翁〕

○李浣溪沙词李字德润，梓州人，昭仪李舜弦兄也。以小词为後主所赏，尝制浣溪纱词，有“早为不逢巫峡梦，那堪虚度锦江春”，词家互相传诵。有琼瑶集若干卷。〔十国春秋〕

○李巫山一段云李巫山一段云词：“古庙依青嶂，行宫枕碧流。水声山色琐妆楼。往事思悠悠。云雨朝远暮，烟花春复秋。啼猿何必近孤舟。行客自多愁。”唐词多缘题所赋，临江仙则言仙事，女冠子则述道情，河渚神则咏词庙，大概不失本题之意，後渐变失题远矣，如此作，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。〔黄叔〕

○尹鹖词明浅动人後唐尹鹖，官参卿，其词以明浅动人，以简净成句者也。

〔张玉田〕

○尹鹖开屯田俳调尹鹖杏园芳第二句“教人见了关情”，末句“何时休遣梦相

萦”，遂开柳屯田俳调。至其临江仙云：“西窗乡梦等闲成。逡巡觉後，特地恨难平。”又“昔年於此伴萧囊。相偎伫立，牵惹叙衷肠”。流递於後，令读者不能为怀，岂必曰花间、尊前，句皆婉丽也。〔柳塘词话〕

○尹鹖满宫花花间集称鹖为参卿，是鹖累官不止翰林校书矣。有满宫花词云：“月沉沉，人悄悄。一炷後庭香袅。风流帝子不归来，满地禁花慵扫。离恨多，相见少。何处醉迷三岛。漏清宫树子规啼，愁锁碧窗春晓。”疑亦有所寄慨而作。〔周少霞〕

○毛文锡纱窗恨毛文锡词，大致匀净，不及熙震，其所撰纱窗恨可歌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毛文锡巫山一段云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，殊不知流於率露，诸人评庸陋词者，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。逮览其全集，有巫山一段云词，细心微诣，直造蓬莱顶上。词云：“雨霁巫山上，云罢映碧天。远风吹散又吹连。十二晚峰前。暗湿啼猿树，高笼过客船。朝朝暮暮楚江边。几度降神仙。”〔叶石林 裴按：毛文锡，字平，南阳人，唐进士。事蜀官至司徒，随衍降後唐，以词章供奉内庭。〕

○顾醉公子曲顾太尉醉公子曲有二阕，其一道本事者：“岸柳垂金线。雨晴莺百啭。家住绿杨边。往来多少年。马嘶芳草远。高楼帘半卷。敛袖翠娥攒。相逢尔许难。”其一似秋闺，并录於此：“漠漠秋云淡。红藕香侵槛。枕倚小山屏。金铺向晚扃。睡起横波慢。独望情何限。衰柳数声蝉。魂销似去年。”〔周少霞〕

○鹿虔工小词鹿虔历官至检校太尉，与欧阳炯、韩琮、阎选、毛文锡等，以工小词供奉後主。

○鹿虔思越人虔思越人词有“双带绣窠盘锦荐，泪侵花暗香消”之句，词家推为绝唱。〔十国春秋〕

○鹿虔国亡不仕鹿虔事蜀，为永泰军节度使。初读书古祠，见画壁有周公辅成王图，期以此见志，国亡不仕，词多感慨之音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鹿词有无限感慨鹿公高节，偶尔寄情倚声，而曲折尽变，有无限感慨淋漓处。〔倪云林〕

○魏承班词明净魏承班词俱为言情之作，大旨明净，不更苦心刻意以竞胜者。〔元遗山〕

○人人喜效魏承班词承班词较南唐诸公更淡而近，更宽而尽，人人喜效之。如“相见绮筵时。深情黯共知。难话此时心，梁燕双来去”。亦为弄姿无限。〔柳塘词话〕

○毛熙震词多新警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馀调，中多新警，而不为儂薄。〔齐东

野语]

○毛熙震警句毛秘监词其後庭花云：“伤心一片如月。闲锁宫阙。”清平乐云：“正是销魂时候，东风满院花飞。”南歌子云：“娇羞爱问曲中名。杨柳杏花时节，几多情。”试问今人弄笔，能出一头地否。[柳塘词话]

○牛希济以诗词擅名希济素以诗词擅名，所撰临江仙二阙，特为词家之隽。又次牛峤女冠子四阙，时辈啧啧称道。[十国春秋]

○牛希济临江仙牛希济临江仙芊绵温丽极矣，自有凭吊凄怆之意，得咏史体裁。[仇山村]

○孙光宪善小词光宪素以文学自负，处荆南，怏怏不得志。尝慕史氏之作，恨居诸侯幕府，不足展其才力。每谓知交曰：“宁知获麟之笔，反为倚马之用。”又雅善小词，蜀人辑花间集，采其词至六十馀篇。[十国春秋]

○孙光宪浣溪沙小词有绝无含蓄自尔入妙者，孙葆光之浣溪沙也。[孙巨源]

○孙光宪佳句孙葆光“一庭花雨湿春愁”，佳句也。[花庵翁 裴按：孙光宪遭兵戈之际，以金帛购书数万卷，所著北梦琐言，亦多采词家逸事。]

○欧阳炯词婉约轻和欧阳炯即首序花间集者，每言愁苦之音易好，欢愉之语难工。其词大抵婉约轻和，不欲强作愁思。[蓉蓉城集]

○欧阳炯有小词十七章欧阳炯善文章，尤工诗，又有小词十七章，人亦时时称道之。渔父歌尤为词家所倡和。[十国春秋]

○阎选善小词阎选，故布衣也，酷善小词。有临江仙词云：“画帘深殿，香雾冷风残。”又云：“猿啼明月照空滩。”时人目为阎处士。[同上 裴按：前蜀有韦庄、牛峤、毛文锡、薛昭蕴、李、尹鹖、魏承班、牛希济，後蜀有顾、鹿虔、毛熙震、欧阳彬、欧阳炯、阎选，西蜀词人之盛，胜於他国多矣。]

○无名氏扑蝴蝶词无名氏有扑蝴蝶词云：“烟条雨叶，绿遍江南岸。思归倦客，寻春来较晚。岫边红日初斜，陌上花飞正满。凄凉数声，羌管怨春短。玉人应在，明月楼中画眉懒。鸾笺锦字，多少鱼雁断。恨随去水东流，事与行云共远。罗衾旧香犹暖。”一篇情景周挚，换头句，逼真周、秦之先声也。[词统]

○晚唐词精巧高丽诗至晚唐五季，气格卑陋，千家一律。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，後世莫之及，此事之不可晓者。[陆放翁]

●卷四品藻二

◎品藻二

○徽宗工长短句徽宗天才甚高，诗文而外，尤工长短句。尝作探春令云：“帘旌微动，峭寒天气，龙池冰泮。杏花笑吐香犹浅。又还是，春将半。清歌妙舞从头按。等芳时开宴。记去年对着东风，曾许不负莺花愿。”又有聒龙谣、临

江仙、燕山亭等篇，皆清丽凄惋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黄河清慢宣和初，雅乐新成，八音告备，因作徵招、角招。有曲名黄河清慢者，词曰：“晴景初升，风细细。云收天淡如洗。望外凤凰城阙，葱葱佳气。朝罢香烟满袖，侍臣报、天颜有喜。夜来频得封章，大河彻底清。君王寿与天齐，馨香动，上穹频降祥瑞。大晟奏功，六乐初调宫徵。合殿薰风乍转，万花覆、千官尽醉。内家传诏，重开宴、未央宫里。”此词音调极韶美，入大晟乐府。天下无问遐迩大小，虽男髻女，皆争唱之。〔铁园山丛谈〕

○徽宗燕山亭徽宗北辕後，赋燕山亭杏花一阙，哀情哽咽。仿佛南唐李後主，令人不忍多听。词曰：“裁翦冰绡，轻叠数重，冷淡胭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闲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。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有时不做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潘阆忆余杭潘逍遥狂逸不羁，往往有出尘之语。自制忆余杭词三首，一时盛传。东坡爱之，书於玉堂屏风，石曼卿使画工绘之作图。〔同上 裴按：潘词三首，见後辨证门。〕

○潘阆忆孤山潘阆忆孤山词，句法清古，语带烟霞，近时罕及。〔陆雪窗〕

○寇准江南春寇莱公诗才思融远，年十九成太平兴国进士。初知巴东县，有诗云：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。”又尝为江南春诗云：“波渺渺，柳依依。孤村芳草远，斜日杏花飞。江南春尽离肠断，满汀洲人未归。”一时脍炙。〔温公诗话〕

○寇准夜度娘寇莱公夜度娘曲云：“烟波渺渺一千里。白香散东风起。惆怅汀洲日暮时，柔情不断如春水。”升庵举似大复，认为唐音。〔词苑〕

○晏殊木兰花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，其所自作，亦不减延巳乐府。木兰花云：“重头歌咏响璁，入破舞腰红乱旋。”重头、入破，皆管弦家语也。〔刘父诗话〕

○钱惟演玉楼春钱惟演，吴越王叀之子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坐擅议宗庙，且与后家通，落职为崇信军节度使。其玉楼春词云：“城上风光莺语乱。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。情怀渐觉成衰晚。莺镜朱颜惊暗换。昔年多病厌芳尊，今日芳尊惟恐浅。”此公暮年之作，词极凄惋。〔黄叔〕

○苏易简与王禹词宋初以词章上著名者，梓州苏易简作越江吟，载百明珠，蜀之大魁自此始。钜野王禹作点绛唇，见小畜集，其文章亦重於当世。〔升庵词话〕

○王禹点绛唇王元之有小畜集，其点绛唇词“小村渔市，一缕孤烟细”之句，清丽可爱，岂止以诗擅名。〔词苑〕

○林逮咏草林和靖不特工於诗，且工於词。如咏草一首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”，终篇不露一“草”字，与觉范咏一首“风吹平野，一点香随马”，终篇不露一“梅”字同一雅洁。〔诗话总龟〕

○林逋长相思林处士妻梅子鹤，可称千古高风矣。乃其长相思惜别词曰：“吴山青。越山青。两岸青山相送迎。谁知离别情。君泪盈。妾泪盈。罗带同心结未成。江头潮已平。”何等风致，闲情一赋，讵必玉瑕珠耶。〔词苑〕

○韩琦安阳好韩魏公皇初镇扬州，本事集载公亲撰维扬好词四章，所谓“二十四桥千步柳，春风十里上珠帘”者是也。其後熙宁初，公罢相出镇安阳，复作安阳好词十章，人多传之。今录其一云：“安阳好，形势魏西州。曼衍山河环故国，升平歌吹沸南楼。和气镇飞浮。笼画陌，乔木几春秋。花外轩窗排远岫，竹闲门巷带长流。风物更清幽。”〔吴虎臣漫录〕

○韩琦点绛唇韩稚圭点绛唇词云：“愁无限。武陵凝睇。人远波空翠。”公经国大手，而小词乃以情韵胜人。〔词苑〕

○范仲淹渔家傲范希文渔家傲边愁云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。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。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。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笛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。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词旨苍凉，多道边镇之苦。欧阳永叔每呼为穷塞主，诗非穷不工，乃於词亦云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范仲淹苏幕遮范文正公苏幕遮词云：“碧云天，红叶地。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。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黯乡魂，追旅思。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。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”公之正气塞天地，而情语入妙至此。〔词苑〕

○范仲淹御街行范文正公、司马温公、韩魏公，皆一时名德重望。范御街行云：“纷纷堕叶飘香砌。夜寂静，寒声碎。珍珠帘卷玉楼空，天淡银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华如练，长是人千里。愁肠已断无由醉。酒未到，先成泪。残灯明灭枕头欹。谖尽孤眠滋味。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。”韩点绛唇词曰：“病起恹恹，向庭前、花树添憔悴。乱红飘砌。滴尽珍珠泪。惆怅前春，谁向花前醉。愁无际。武陵凝睇。人远波空翠。”温公西江月云：“宝髻松松绾就，铅华淡淡妆成。红云翠雾罩轻盈。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。笙歌散後酒微醒。深院月明人静。”人非太上，未免有情，当不以此其白璧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范韩词有情致范文正公、韩魏公、勋德重望，而范有御街行词，韩有点绛唇词，皆极情致。予友朱良规尝云：“天之风月，地之花柳，与人之歌舞，无此

不成三才。”虽戏语亦有理也。〔升庵词话〕

○不以人废言贤如寇准、晏殊、范仲淹，勋名重臣，不少艳词。即丁谓、贾昌朝、夏竦，亦有绮语流传，当不以人废言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贾昌朝木兰花令贾昌朝木兰花令词：“都城水绿嬉游处。仙棹往来人笑语。红随远浪泛桃花，雪散平沙飞柳絮。东君欲共春归去。一阵狂风和骤雨。碧油红旆锦障泥，斜日画桥芳草路。”黄叔云：“文元公生平惟赋此一词，极有风味。”〔同上〕

○王琪望江南王君玉有望江南词十首，自谓谪仙。王荆公酷爱其“红绡香润入梅天”句。〔陈辅之〕

○王琪燕词欧阳文忠爱王君玉燕词云：“烟径掠花飞远远，晓窗惊梦语匆匆。”梅圣俞以为不若李尧夫燕诗云：“花前语涩春犹冷，江上飞高雨乍晴。”君玉全阙云：“江南燕，轻绣帘风。二月池塘新社过，六朝宫殿旧巢空。颀颀恣西东。王谢宅，曾入绮堂中。烟径掠花飞远远，晓窗惊梦语匆匆。偏占杏园红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欧阳修咏草词“阑干十二独凭春。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。更特地、忆王孙。”此欧阳公少年咏草词也。不惟君复、圣俞二词不及，求诸唐人温、李集中，殆与之为一矣。〔吴虎臣〕

○欧阳修蝶恋花“庭院深深深几许。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金勒雕鞍游冶处。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梨花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。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欧阳修蝶恋花词也。李易安酷爱其语，遂用作“庭院深深”数阙。〔词苑〕

○欧苏有丽语永叔、东坡，极不能作丽语，而亦有之。永叔如“当路游丝牵醉客，隔花啼鸟唤行人”。东坡如“采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”。胜人百倍。〔王凤洲〕

○宋采侯宋子京为天圣中翰林，以赋采侯，中博学宏词科第一。有“色唤珊瑚烂，声连羽月迟”之句。时呼为宋采侯。每夕临文，必使丽姝燃双椽烛，即张子野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宋祁以余力为词宋景文以余力游戏为词，而风流闲雅，超出意表。〔李之仪〕

○聂冠卿多丽聂冠卿词不多见，其多丽一首，有“露洗华桐，烟霏丝柳”四句。所谓玉中之拱璧，珠中之夜光，每一观之，抚玩无ル。〔黄叔 裴按：万红友云：荡春一色，不成文理，一字乃羨字耳，且多丽词亦从未有四字四句者。〕

○梅圣俞苏幕遮梅圣俞在欧阳公座，有以林逋草词“金谷年年，乱生芳色谁为



主”为美者。圣俞因别为苏幕遮词云：“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萋，雨後江天晓。独有庾郎年最少。地青袍，嫩色宜相照。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计归期早。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欧公击节赏之。

[古今词话]

○石曼卿词少流传石曼卿真宗朝学士，生平遗世事，死後有见之者，曰：“我今为仙，主芙蓉城。”其扞虱庵长短句，少有流传者。[古今仙鉴]

○石曼卿词对李长吉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人以为奇绝无对。石曼卿对以词曰：“月如无恨月长圆”，足为敌。[温叟诗话]

○司马光阮郎归司马温公词云：“渔舟容易入深山。仙家日日闲。绮窗纱幌映朱颜。相逢醉梦间。松露冷，海霞斑。匆匆整棹还。落花寂寂水潺潺。重寻此路难。”盖阮郎归本意也。[古今词话]

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，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馀家，惟王介甫为绝唱。东坡见之叹曰：“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”其词云：“登临送目。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、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鹭起，画图难足。念自昔豪华竞逐。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，对此漫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後庭遗曲。”[同上]

○王安石词不多王荆公长短句不多，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。[碧鸡漫志]

○晏几道乐府动摇人心晏叔原乐府寓以诗人句法，精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。合者高唐、洛神之流，下者亦不减桃叶、团扇云。[黄山谷]

○晏几道不蹈袭人语叔原不蹈袭人语，风度闲雅，自是一家。如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乃知此人必不生於三家村中者。[晁补之]

○晏几道词如王谢子弟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，秀气胜韵，得之天然，殆不可学。[碧鸡漫志]

○程颐颇赏小晏词伊川闻诵叔原词“梦魂惯得无拘检，又踏杨花过谢桥”。笑曰：“鬼语也。”意颇赏之。[程叔彻]

○晏词可追逼花间频原词在诸名胜中，独可追逼花间，高处或过之。[陈质斋]

○苏养直清江曲苏养直名伯固，与东坡同族。坡集中有送伯固兄还吴之诗。其清江曲有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句，当时盛传。调亦工，如“醉眠小坞黄茅店，梦倚高城赤叶楼”，鹧鸪天之佳句也。[词品]

○张三影客谓张子野曰：“人咸目公为张三中。谓公词有心中事，眼中泪，意中人也。”子野曰：“何不谓之张三影。”客不喻。子野曰：“云破月来花弄影。娇柔懒起，帘压卷花影。柳径无人，坠絮轻无影。”此生平得意者。[乐

府纪闻]

○张先谢池春慢子野於玉仙观道中，逢谢媚卿，作谢池春慢云：“缭墙重院，间有流莺到。绣被掩馀寒，画阁明新晓。朱槛连空阔，飞絮无多少。径莎平，池水渺。日长风静，花影闲相照。尘香拂马，逢谢女，城南道。秀艳过施粉，多媚生轻笑。斗色鲜衣薄，碾玉双蝉小。欢难偶，春过了。琵琶流怨，都入相思调。”一时传唱几遍。[古今词话]

○张先柳永齐名子野、耆卿齐名，而时论有以子野为不及耆卿者。然子野韵高，是耆卿所乏处。[晁补之]

○柳词工於羁旅行役柳词风格不高，而音律谐缓，词意妥贴，承平气象，形容曲尽，尤工於羁旅行役。[陈质斋]

○柳词有唐人佳处人皆言柳耆卿词俗，无如“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，唐人佳处，不过如此。[苏东坡]

○有井水处能歌柳词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：“世间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。”[叶石林]

○王安石弟及子词介甫弟和甫，名安礼，有潇湘逢故人慢云：“引多少梦魂归绪，洞庭烟棹渔蓑。”弟平甫，名安国，有减字木兰花云：“月破黄昏。帘里馀香马上闻。”子仿，字元泽，有心疾，妻独居小楼事佛，介甫怜而嫁之。佛作眼儿媚词，有“相思只在，丁香枝上，豆蔻梢头”之句。更有倦寻芳云：“恨被榆钱，买断两眉长斗。”皆人所不能及。[古今词话]

○苏轼以文章馀事作诗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。高处出神入天，平处当临镜笑春，不顾侪辈。[碧鸡漫志]

○苏轼词提出向上一路长短句虽至本朝而盛，然前人自立，与真情衰矣。东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，偶尔作歌，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。[同上]

○苏轼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词至东坡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浩歌，超乎尘盖之外，於是花间为早隶，柳氏为舆台矣。[胡致堂]

○苏轼自歌阳关曲世言东坡不能歌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。晁以道谓绍圣初，与东坡别於汴上，东坡酒酣，自歌阳关曲。则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翦裁以就声律耳。试取东坡诸词歌之，曲终，觉天风海雨逼人。[陆放翁]

○苏轼词哀而不伤居士词岂无去国怀乡之感，殊觉哀而不伤。[周]

○苏轼中秋词胜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，馀词尽废。[苕溪渔隐]

○苏轼水调歌头“明月几时有”一词，画家大劈斧窠体也。[词统]

○苏轼卜算子东坡在黄州作卜算子词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枫落吴

江冷。”语意高妙，似非吃烟火食人语。〔黄山谷〕

○苏轼词雅丽舒徐东坡词极雅丽舒徐，高出人表，周、秦诸人所不能到。〔张玉田〕

○苏轼杨花东坡和章质夫杨花一首，後段愈出愈奇，压倒古今。〔同上〕

○苏轼咏笛词东坡水龙吟咏笛词，传有八字溢，“楚山修竹如云，异材秀出千林表”，此笛之质也。“龙须半翦，风膺微涨，玉肌匀绕”，此笛之状也。

“木落淮南，雨晴云梦，月明风弱”，此笛之时也。“自中郎不见，将军去後，知孤负、秋多少”，此笛之事也。“闻道岭南太守，後堂深、绿珠娇小”，此笛之人也。“绮窗学弄，凉州初试，霓裳未了”，此笛之曲也。“嚼徵含宫，泛商流羽，一声云杪”，此笛之音也。“为使君洗尽，蛮烟瘴雨，作霜天晓”，此笛之功也。嚼徵含宫，泛商流羽，五音已用其四，惟少一角字，末句“作霜天晓”，歇後一角字。〔贵耳录〕

○苏轼贬惠州时词东坡贬惠州日，晁以道见公词有“海仙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么凤”，优云：“此老须过海，只为古今人不能道及，应罚教去”。〔太平乐府〕

○苏轼浣溪沙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，然浣溪沙春闺词曰：“彩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。”如此风调，令十七八女郎歌之，岂在“晓风残月”之下。〔贺黄公〕

○苏轼沈括归去来词东坡沈括归去来词，山谷沈括醉翁亭记，两人固是词家好手。〔本事纪〕

○今代词手今代词手，惟秦七、黄九耳。馀人不逮也。〔陈师道〕

○黄词峭健词家以秦、黄并称，秦能为曼声以合律，形容处亦少刻肌入骨语。黄时出俚浅，可称伧父。然黄如“春未透。花枝瘦。正是愁时候”。峭健亦非秦所能作。〔同上〕

○秦观小词奇丽少游小词奇丽，咏歌之下，思想其神情，在绛阙道山之间。〔释觉范〕

○秦观好语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，如“斜阳外、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”。虽不识字人，亦知是天生好语。〔晁补之〕

○秦观辞情相称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辞，辞情相称者，惟少游而已。〔蔡伯世〕

○苏轼悼秦观少游踏莎行後结云：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子瞻绝爱此两句，自书於扇曰：“少游已矣，虽万身莫赎。”〔冷斋夜话〕

○秦观踏莎行秦少游踏莎行云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。砌成此恨无重数。

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东坡绝爱尾二句。余谓不如“杜鹃声里斜阳暮”尤堪断肠。〔词苑〕

○秦观千秋岁後结精采秦少游千秋岁後结“春去也”三字，要占胜前面许多攒簇，在此收煞。“落红万点愁如海”七字，衔接得力，异样出精采。〔词洁〕

○济北词人晁补之字无咎，自称济北词人，有鸡肋词、逃禅词。近代词家，自秦七、黄九外，无咎未必多逊。〔陈质斋〕

○张耒少年游秋蕊香文潜官许州，喜营妓刘氏，为作少年游云：“含羞倚醉不成歌。纤手掩香罗。偎花映竹，偷传深意，酒思入横波。看朱成碧心迷乱，翻脉脉，敛双蛾。相见时稀隔别多。又春尽，奈愁何。”其後去任，又为秋蕊香寓意云：“帘幕疏疏风透。一线香飘金兽。朱阑倚遍黄昏後。廊下月华如昼。别离滋味浓如酒。令人瘦。此情不及墙东柳。春色年年依旧。”元诸公皆有乐府，惟张仅见风流子及此二词，味其句意，不在诸公之下矣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贺梅子方回少为武弁，以定力寺一绝句见赏王荆公，知名当世。小词有“梅子黄时雨”之句，人呼为贺梅子。方回寡发，郭功甫指其髻曰：“此真贺梅子也。”〔周紫芝〕

○贺铸青玉案方回小筑在苏之横塘，有青玉案词云：“凌波不过横塘路。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年华谁与度。月台花榭，琐窗珠户，惟有春知处。碧云冉冉蘅皋暮。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试问闲愁都几许。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。梅子黄时雨。”黄山谷赠以诗曰：“解道江南肠断句，只今惟有贺方回。”其为前辈推重如此。〔吴中纪闻〕

○贺铸青玉案词工妙之至方回青玉案词工妙之至，无迹可寻，语句思路，亦在目前，而千人万人不能凑泊。〔词洁〕

○贺铸长调胜晏张方回长调便有美成意，殊胜晏、张。〔同上〕

○毛滂惜分飞毛泽民惜分飞词，语尽而意不尽，意尽而情不尽。陈质斋云：“滂他词虽工，未有能及此者。”〔周〕

○程垓文过於词程正伯东坡中表之戚，其酷相思、四代好、折红英俱佳，故盛以词名。独尤尚书以为正这文过於词。〔词品〕

○程垓佳句“沈水熨香年似日，薄云垂帐夏如秋。”书舟佳句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章咏杨花资政殿学士章，字质夫，以功名显，诗词尤见称於世。尝作水龙吟咏杨花，东坡与之贴云：“柳花词妙绝，使来者何以措词。”〔词苑〕

○王驹马乐府驹王晋卿乐府，清丽幽远，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。〔黄涪翁〕

○舒词舒信道名，神宗朝御史与李定同陷东坡於罪者。尝作菩萨蛮词云：“江

梅未放枝头结。江楼已见山头雪。待得此花开。知君来未来。风帆双画。小雨随行色。空得郁金香。酒痕和泪痕。”王阮亭极赏此词，尝曰：“钟退谷评闻邱晓诗，谓具此手段，方能杀王龙标，此等语乃出渠辈手，岂不可惜。仆每读严分宜钤山堂诗，至佳处，辄作此叹。”[词苑丛谈]

○朱服司乌程朱行中，历官祀部侍郎，坐与苏轼游，贬海州团练副使。至东阳郡斋，作渔家傲以寄意支：“小雨纤纤风细细。万家杨柳青烟里。恋树湿花飞不起。愁无际。和春付与东流水。九十春光能有几，金龟解尽留无计。寄语东阳沽酒市。拚一醉。而今乐事他年泪。”读其词想见其人，不愧为苏轼党也。

[乌程旧志]

○元祐时宗室词元时，宗室能词者众，如嗣濮王仲御瑶台第一层词有云：“《管声催，人报道，嫦娥步月来。风灯鸾炬，寒轻珠箔，光泛楼台。欢陪千官万骑，九霄人在五云堆。赭袍光里，星球宛转，花影徘徊。”又安定郡王令畦，尝夜过东坡家，饮梅花下，曾有题会真记凤栖语云：“锦额重帘深几许。只是低头，怕受他人顾。强出娇嗔无一语。绛绡频掩酥胸素。”见聊复集。[古今词话]

○赵德麟蝶恋花赵德麟，元中知行在太宗正事，有蝶恋花词云：“欲减罗衣寒未去。不卷珠帘，人在深深处。残杏枝头花几许。啼红止恨清明雨。尽日水沉香一缕。宿酒醒迟，恼破春愁绪。飞燕又将归信误。小屏风上西江路。”[词苑]

○王冠柳王通叟观作庆清朝慢踏青词，风流楚楚，世以为高於屯田，集遂名冠柳。词云：“调水为酥，催冰做水，东君分付春还。何人便将轻暖，点破残寒。结伴踏青去好，平头鞋子小双鸾。烟郊外、望中秀色，如有无间。晴则个，阴则个，钉得天气有许多般。须教镂花拨柳，争要先看。不道吴绫绣袜，香泥斜沁几行斑。东风巧、尽收翠绿，吹在眉山。”[黄叔]

○王逐客冬景王逐客冬景天香词云：“霜瓦鸳鸯，珠帘翡翠，今年又是寒早。矮钉明窗，乍开朱户，切莫乱教人到。重阴不解，云共雪、商量未了。青帐垂毯要密，锦缝放帟宜小。呵梅弄妆试巧。绣罗襦、瑞云芝草。共我语时同语，笑时同笑。已被金尊劝倒。更唱个新词故相恼。尽道穷冬，元来恁好。”涪翁见而赏之，且曰：“此曲一处所一物色，无一不是严冬萧索之境，但仔细详味之，略无半点寒酸憔悴之意，亦善於造语者矣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王逐客夏词古乐府诗云：“今世不能戴者，触热向人家。”不能戴，集韵解之曰：不晓事。予素畏热，乃触热入人家，其谓不晓事，宜矣。尝爱王逐客作夏词雨中花，不用浮瓜沈李等事，而天然有尘外凉思。其词曰：“百尺清泉声陆续。映潇洒、碧梧翠竹。面千步回廊，重重帘幕，小枕欹寒玉。试展蛟

绡看画轴。见一片、潇湘凝绿。待玉漏穿花，银河垂地，月上阑干曲。”此语非触热者之所知也。〔漫叟诗话 裴按：尤悔庵曰：衲能衲戴乃暑衣也。〕

○王逐客才豪王逐客才豪，其新丽处与轻狂处，皆足惊人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米芾茶词米元章与周熟仁试赐茶於甘露寺，作满庭芳词，墨迹为世所重。其警句云：“轻涛起，香生玉尘，雪溅紫瓿圆。”推为独绝。〔襄阳书画考〕

○谢逸题壁谢无逸尝於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，词云：“杏花村店酒旗风。水溶溶。残红。野渡舟横，杨柳绿阴浓。望断江南山色远，人不见、草连空。夕阳楼下晚龙。粉香融。淡眉峰。记得年时，相见画屏中。只有关山今夜月，千里外、素光同。”过者抄誉，必索笔旅伴於馆卒，卒颇以为苦，因以泥涂之，其为人赏重可知。〔复斋漫录〕

○谢蝴蝶临川谢无逸尝作咏蝶诗三百首，其警句云：“飞随柳絮有时见，舞入梨花何处寻。”人盛称之，因呼为谢蝴蝶。有卜算子词云：“烟雨幕横塘，绀色涵清浅。谁把并州快剪刀，翦取吴江半。隐几岸乌巾，细葛含风软。不见柴桑避俗翁，心共孤云远。”标致隽永，全无香泽，可称逸调。〔词苑 裴按：徐菊庄太史云：谢蝴蝶可配郑鹧鸪。〕

○谢逸词轻倩可人溪堂词六十阕，皆小令，轻倩可人。〕汲古阁词跋〕

○谢逸花心动句句比方谢无逸花心动一词，句句比方，用小雅鹤鸣篇体也。〔沈际飞〕

○谢词无逸弟，字幼，有竹友词。其减字木兰花赠弈妓宋瑶云：“风篁度曲。倦倚银屏初睡足。清簟疏帘。金鸭香消懒去添。纤纤露玉。风雹纵横飞钿局。频敛双蛾。凝伫无言密意多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苏过秦湛词苏叔党名过，坡仙季子。作点疑唇词云：“新月娟娟，夜寒江静山衔斗。起来搔首。梅影横窗瘦。好个霜天，间却传杯手。君知否。乱鸦啼後。归兴浓於酒。”秦处度名湛者，少游子也。亦作卜算子词云：“春透水波明，寒悄花枝瘦。极目烟中百尺楼，四和袅金毳，双陆思纤手。拟倩东风浣此情，情更浓於酒。”合两词观之，二公可谓有子。〔词苑〕

○秦湛多好词少游子处度亦多好词，山谷极称赏之。如“藉叶清香胜花气”，一时盛传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李冠蝶恋花李冠蝶恋花词云：“遥夜亭皋闲信步。才过清明，渐觉伤春暮。数点雨声风约住。朦胧淡月云来去。”张子野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不如冠之“朦胧淡月云来去”也。〔王介甫〕

○三英集周邦彦以进汴都赋得官，徽庙时提举大晟乐府，每制一词，名流辄为赓和。东楚方千里、乐安杨泽民，全和之，或合为三英集行世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顾曲堂美成词摹写物态，曲尽其妙，自题所居曰顾曲堂。〔强焕〕

○周邦彦词多用唐诗美成词多用唐人诗句沈括入律，浑然天成，长调尤善铺叙，富艳精工，词人之甲乙也。〔陈质斋〕

○作词当以周词为主作词当以清真集为主，盖美成最为知音，故下字用韵，皆有法度。〔沈际飞〕

○周邦彦咏梅周美成咏梅，调寄花犯云：“粉墙低，梅花照眼，依然旧风味。露痕轻缀，拟净洗铅华，无限清丽。去年胜赏曾孤倚。冰盘共宴喜。更可惜、雪中高士，香篝薰素被。今年对花太匆匆，相逢似有恨，依依憔悴。凝望久、青苔上，旋看飞坠。相将见、脆圆荐酒，人正在空波烟浪里。但梦想、一潇洒，黄昏斜照水。”此只咏梅花，而纾徐反复，道尽三年间事。其词尤圆美流转如弹丸。〔黄叔〕

○周邦彦浪淘沙慢美成浪淘沙慢，精绽悠扬，为千古绝调。〔万红友〕

○周词有味美成词乍近之，觉疏朴苦涩，不甚悦口，含咀之久，则舌本生津。〔词洁〕

○周邦彦应天长慢美成应天长慢，空淡深远，石专得此种笔意。〔同上〕

○徐伸二郎神徐伸，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，所著青山乐府多难词，惟二郎神一曲，天下称之。〔花庵词客 裴按：二郎神全阙见後纪事门。〕

○曹组咏梅曹组咏梅词皆有佳句。其蓦山溪云：“竹外一枝斜，想佳人天寒日暮。”用东坡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句，可谓入神。其好事近云：“一阵暗香飘处，已不胜愁绝。”亦何减孤山风致。〔词品〕

○曹组词元宠六举不第，著铁砚篇自励。宣和中成进士，有宠於徽宗。曾尝其如梦令“风弄一枝花影”，及点绛唇“暮山无数，归雁愁边度”句。〔松窗录〕

○万俟咏清明应制万俟雅言自号词隐，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，与晁次膺按月律进词，其清明应制一首尤佳。即“见梨花初带夜月，海棠半含朝雨”之词也。

〔古今词话〕

○万俟咏词平而工和而雅雅方言之词，发妙音於律吕之中，运巧思於斧凿之外，平而工，和而雅，比之刻琢句意以求精丽者多矣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陈克赤城词天台陈子高，元丰间名士，吕安老师建康，辟为参议。有赤城词。〔耆旧续闻〕

○陈克词香倩子高萨蛮云：“几处簸钱声。绿窗春梦轻。”谒金门云：“檀炷绕窗灯背壁。画檐残雨滴。”殊觉其香倩。〔处申之〕

○陈克词格高丽子高词格高丽，晏、周之流亚也。〔陈质夫〕

○李持正上元词李持正上元明月逐人来词云：“星河明淡，春来深浅红莲，正满城开遍。禁街行乐，暗尘香拂面。皓月随人近远。天半鳌山，光动风楼西观

。东风静，珠帘不卷。玉辇待归，云外闻弦管。认得宫花影转。”苏子瞻见之曰：“好个皓月随人远近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吕渭老词极工吕圣求在宋不甚著名，而词极工。词选载有望海、醉蓬莱、扑蝴蝶近、惜分钗、薄倖、选冠子、百宜娇、豆叶黄，鼓笛慢诸调，佳处不让少游，即东风第一枝咏梅亦何减东坡之绿毛么凤也，但疑中兴後不复有此等词。[升庵词话]

○吕渭老词婉媚深窈圣求词婉媚深窈，视美成、耆卿伯仲。[花庵词客]

○宋齐愈梅词宣和中，宋齐愈为太学官，徽宗召对曰：“卿文章新奇，可作梅词进呈，须是不经人道语。”齐愈立进眼儿媚云：“霏霏疏影转征鸿。人语暗香中。小桥斜渡，曲屏深院，水月。人间不是藏春处，玉笛晓霜空。江南处处，黄垂密雨，绿涨薰风。”徽宗称善。次日谕近臣曰：“宋齐愈梅词，非惟不经人道，且自开花说至结子黄熟，并天气亦言之，可谓尽致矣。”[宣和遗事]

○何大圭小重山何大圭小重山有“玉船风动酒鳞红”句，如云锦月钩，夺造化之巧。[高耻庵]

○王辅道词“日月无根天不老。浮生总被消磨了。陌上红尘常扰扰。昏复晓。一场大梦谁先觉。离水东流山四绕。路傍飞个新华表。尽说在时官职好。争信道。冷烟寒雨埋荒草。”王辅道侍郎渔家傲词，歌之使人有遗世之意。[词苑丛谈]

○向子词向子有梅花引戏代李师明作，即所谓“花如颊，眉如叶。小时笑弄阶前月”是也。又有席上赠侍儿轻轻人娇词云曰：“似雪花，柔於柳絮。蝴蝶儿镇长一处。春风骀荡，蓦然吹去。争得倩游丝，半空惹住。波上精神，掌中态度。分明是彩云团做。当年飞燕从，今不数。只恐是、高唐梦中神女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向子步趋苏堂苏林居士步趋苏堂，而诘其者也。[胡致堂]

○李邴咏美人字李汉老有咏美人书字一阙，为云龔集中之最纤丽者。调寄玉楼春云：“沉吟不语晴窗畔。小字银钩题欲遍。云情散乱未成篇。花骨欹斜终带软。重重说尽情和怨。珍重提携常在眼。暂时得近玉纤纤。翻羨镂金红象管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刘晓行刘一止有晓行喜迁莺一阙，即“晓光催角，听宿鸟未惊，邻鸡先觉”之词也。一时盛传，号刘晓行。[陈质斋]

○谢克家忆君王谢克家作忆君王词云：“依依宫柳拂宫墙。楼殿无人春昼长。燕子归来依旧忙。忆君王。月照黄昏人断肠。”语意悲凉，真忧群忧国之语，读之使人垂泪。[鼠璞]



○胡浩然元夕胡浩然在北宋时代，氏籍俱未详。然如元夕传言玉女云：“艳妆初试，把珠帘半揭。娇羞向人，手玉梅低说。相逢长是，上元佳节。”情致斐，亦人所不易到。〔草堂笺〕

○仲殊小令僧仲殊本安州进士，妻以药毒之，遂为僧。时食蜜以解其毒，东坡呼为蜜殊。每於禁烟时置酒待宾客，谓之看花局。其填词甚多，小令为最，小令中诉衷情为最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惠洪小令洪觉范善作小词，情思婉约似少游。仲殊、参寥皆不能及。〔许夔〕

○祖可工词僧祖可，字正平，苏伯固子。与陈师道、谢逸结江西诗社，其小重山词是工。吴虎臣曰：“正平工诗，长短句尤佳，何世徒称其诗也。”〔东溪词话〕

○祖可萨蛮释可正平工诗之外，长短句尤佳。尝见其有菩萨蛮词云：“谁能画取沙边雨。和烟淡扫蒹葭渚。别岸却斜晖。采莲人未归。鸳鸯如解语。对浴红衣去。去了更回头。教侬特地愁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延安夫人词延安夫人苏丞相子容之妹，长於文翰，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词云：“小阑干，深院宇。依旧当时别处。朱户锁，玉楼空。一帘红日红。弄珠江，何处是，望断碧云无际。凝泪眼，出重城。隔溪羌笛声。”〔侯鯖录〕

○魏夫人词魏夫人，曾子宣丞相内子，有江城子、卷珠帘诸曲，脍炙人口。其尤雅正者，则有萨蛮云：“溪山掩映斜阳里。楼台影动鸳鸯起。隔岸两三家。出墙红杏花。绿杨是下路。早晚溪边去。三见柳绵飞。离人犹未归。”深得国风卷之遗。〔乐府雅词〕

○李清照魏夫人能词朱晦庵曰：“本朝妇人能词者，惟李易安、魏夫人二人而已。”黄玉林曰：“李易安、魏夫人，使在衣冠之列，当与秦七、黄九争雄，不徒擅名闺阁也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李清照永遇乐声声慢李易安元宵永遇乐云：“落日金，暮云合璧。”词已自工致。至於“染柳烟轻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”。气象更好。後段云：“於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是夜间出去。”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，愈平淡愈精巧。其声声慢云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”乃公孙大娘舞剑手，本朝非无能词之士，从未有一气下十四个叠字者。後叠又云：“到黄昏点点滴滴。”又使叠字，俱无斧凿痕。“守著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，“黑”字不许第二人押。妇人中有此奇笔，真间气也。〔张正夫〕

○李清照醉花阴李易安作重阳醉花阴词，寄其夫赵明诚云：“薄雾浓愁永昼。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。宝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後。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似黄花瘦。”明诚自愧不如，乃忘寝食，三

日夜得十五阙，杂易安作以示陆德夫。德夫玩之再三曰：“有莫道不销魂三句绝佳。”正易安作也。[郎记]

○李清照如梦令李又有春晚如梦令云：“昨夜雨疏风骤。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。应是绿肥红瘦。”极为人所脍炙。[同上]

○李清照佳句前辈称易安“绿肥红瘦”为佳句，余谓“宠柳娇花”，语亦甚奇俊，前此未有能道之者。[花庵词客 裴按：“宠柳娇花寒食近，种种恼人天气”，此易安壶中天词中句也。]

○吴淑姬词不减李清照吴淑姬嫁士人杨子治，有阳春白雪词五卷。其词佳处，不减李易安。[同上]

### ●卷五品藻三

#### ◎品藻三

○高宗渔父词绍兴二十八年，将郊祀，有司以太常乐章篇序次文义未协，请遵真宗、仁宗朝故事，亲制祭享乐章，诏从之。自郊社宗庙等共十四章，肆笔而成，睿思雅正，宸文典贍。至於一时闲适寓景而作，则有渔父词十五章，又清新简远，备骚雅之体。其词有曰：“薄晚烟林淡翠微。江边秋月已明辉。纵远柁，适天机。水底闲云片段飞。”又曰：“青草开时已过船。锦鳞跃去浪痕圆。竹叶酒，柳花毡。有意沙鸥伴我眠。”又曰：“水涵微影淡虚明。小笠轻蓑未要晴。明镜里，纹生。白鹭飞来空外声。”观此数篇，虽古之骚人词客，老於江湖，擅名一时者，不能企及。[缪莹中江行杂录]

○赵鼎词婉媚赵鼎中兴名相，而词章婉媚，不减花间。其点绛唇云：“梦回鸳帐馀香软。更无人问，一枕江南恨。”醉桃源泉云：“青春不与花为主。花正开时春暮。有一尊芳醕。留得青春住。”较花间更饶情思。[古今词话]

○赵鼎满江红忠简丁未九月南渡，泊真州作满江红词最佳。其词曰：“惨结秋阴，西风送、丝丝雨湿。凝望眼，征鸿几字，暮投沙碛。欲问乡关何处是，水云浩荡连南北。但修眉一抹有无中，遥山色。江上路，天涯客。肠已断，头应白。空搔首兴叹，暮年离隔。欲待忘忧除是酒，柰酒行有尽愁无极。便挽将，江水入金，浇胸臆。”[百明珠]

○岳飞小重山岳候，忠孝人也。其小重山词，梦想旧山，悲凉悱恻之至。词云：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白首为功名。故山松菊老，阻归程。欲将心事付瑶筝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”[古今词话]

○叶梦得词婉丽叶少蕴妙龄词甚婉丽，晚岁落其华而实之，能於简淡中时出雄杰，合处不减东坡。[关子东]

○陈与义桂花词陈去非，蜀人季常之孙也，为高宗所眷注。词品极佳，语意超绝，识者谓可摩坡仙之垒。有桂花词云：“黄衫相倚。翠葆层层底。八月江南风日美。弄影山腰水尾声。楚人未识孤妍。离骚遗恨千年。无住庵中新梦，一枝唤起幽禅。”〔词苑〕

○陈与义临江仙张叔夏云：“去非临江仙一阕，真是自然而然。”其词云：“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都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二十馀年成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小阁眺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清婉奇丽，集中惟此最优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胡铨词胡铨以上书论王伦、秦桧，谪吉阳军，又贬新州。张棣曰：“铨何故未过海。”铨偶为词云：“欲驾巾车归去，有豺狼当辙。”棣即迎桧意，春天铨怨望。於是送南海编管，流几二十年。愁饥蛟，涛波诡，有非人世所堪者。寿皇即位，首复官，即日召对，留侍经筵。杨万里称其骚词，抉天之幽，泄神之腴，灵均以来，一人而已。〔宋名臣言行录〕

○张元词张元以送胡铨及寄李纲词坐罪，皆金缕曲也。元以此得名，其送铨词云：“梦绕神州路。怅秋风连画角，故宫禾黍。底事昆仑倾砥柱。九曲黄流乱注。聚万落、千村狐兔。天意从来高莫问，况人情易老悲难诉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凉生岸柳催残暑。耿斜河、疏星淡月，断云微度。万里江山知何处。回首对床夜语。雁不到、画成谁与。日尽青天怀今古。肯儿曹恩怨相尔汝。举大白，听金缕。”〔百明珠〕

○王庭词王庭送胡铨远谪，有句曰：“痴儿不解公家事，男子要为天下奇。”又曰：“百辟动容观谏草，几人回首愧朝班。亦贬辰州。”其留别感皇恩云：“无情江水，断送扁舟何处。”其感旧点绛唇云：“白发相逢，犹唱当时曲。”皆可歌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王庭上元鼓子词王卢溪先生知时事陆危，无宦游意，学道著书，若将终身焉。寿皇之代，与朱庵同以诗人荐。敦召再三，逾年始至。寿皇一见契合，优诏奖之，曰：“粹然纯儒。”凛有直节，命直敷文阁。年九十有三。其诗词格力雅健，兴寄高远，不知其齿之宿也。尝作上元鼓子词云：“玉漏春迟，铁关金锁星桥夜。暗尘随马。明月应无价。天半朱楼，银汉波光射，更深也。翠娥如画。犹在凉檐下。”盖寄点绛唇云。〔同上 裴按：王庭，庐陵人，登政和八年进士，调衡州茶丞，不就，筑草堂於卢溪，因以自号，以送胡铨触秦桧怒，流夜郎，後召还。〕

○朱熹九日词晦庵先生回文词，几於家弦户诵矣。其沈括杜牧之九日齐山登高诗，水高速歌头一阕，气骨豪迈，则俯视辛苏，音韵谐和，则仆命秦柳，洗尽千古头巾俗态。词云：“江水浸云影，鸿雁欲南飞。携壶结客何处，空翠渺烟

霏。尘世难逢一笑，况有紫萸黄菊，堪插满头归。风景今朝是，身世昔人非。酬佳节，须酩酊，莫相违。人生如寄，何用辛苦怨斜晖。不尽今来古往，多少春花秋月，那更有危机。与问牛山客，何必泪沾衣。” [读书续录]

○朱翌梅词朱新仲南渡後待制填词，尝雪中至西湖看梅，作点绛唇词云：“流水泠泠，断桥横路梅枝亚。雪花飞下。浑似江南画。白璧青钱，欲买春无价。归来也。风吹平野。一点香随马。”西湖咏梅者多矣，而不为雕琢，自然大雅，首推此词。 [词苑]

○赵师侠词赵师侠词章，摹写风景，体状物态，俱极精巧，初不知其得之之易也。其坦庵集中有谒金门词云：“沙畔路。记得旧时行处。蔼蔼疏烟迷远树。野航横不渡。竹里疏梅花吐。照眼一川鸥鹭。家在清江江上住。水流愁不去。”师侠，燕王德昭七世孙。 [尹先之]

○洪皓梅花引浩浩为通问使，途间作梅花引，即“天涯池馆忆江梅。几枝开。使南来。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”之词也。终以忤秦桧谪官，则梅花引何减广平梅花赋乎。 [宋名家词评]

○吕居仁柳花词吕居仁有咏柳花词云：“柳塘新涨。艇子摇双桨。闲倚曲阑成怅望。是处春愁一样。傍人几点飞花。夕阳又送栖鸦。试问画楼天畔，暮云恐近天涯。”盖清平乐也。

○吕居仁小词工稳居仁直忤柄臣，深居讲道，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。 [啸翁词评]

○张抡应制张材甫，南渡故老，及见太平之盛者。集中多应制词，如蝶恋花、朝中措、霜天晓角，杰作也。 [莲社词选]

○朱敦儒西江月朱希真东都名士，天资旷逸，有神仙风臻。西江月二首，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。 [花庵词客]

○朱敦儒赋月希真赋月词：“插天翠柳，被何人推上，一轮明月。”赋梅词：“横枝消瘦一如无，但空里疏花数点。”词意奇绝，似不食烟火人语。 [张正夫]

○康与之瑞鹤仙康伯可有声乐府，凡中兴以来，粉饰治具，及慈宁归养，两宫欢集，必假其应制。尝於上元节进瑞鹤仙云：“瑞烟浮禁苑。正疑阙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轮桂华满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开遍。龙楼两观。见银烛、星球光烂。卷珠帘、尽日笙歌，盛集宝钗金钏。堪羨，绮罗丛里，兰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风柔夜晚，花影乱，笑声喧。闹蛾儿、满路成围打块，簇著冠儿斗转。喜皇都、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”高宗览之，极称赏“风柔夜暖”以下数语，赐金甚厚。 [花庵词客]

○康与之长相思康伯可长相思词云：“南高峰。北高峰。一片湖光烟霭中。春

来愁杀侬。郎意浓。妾意浓。油壁车轻郎马骢。相逢九里松。”词意婉约，当与林和靖并佳。〔词苑〕

○康与之诉衷情康与之长安怀古诉衷情云：“阿房废址汉荒邱。狐兔又群游。豪华尽成春梦，留下古今愁。君莫上、古原头。泪难收。夕阳西下，塞雁南来，渭水东流。”如此等词居然不俗，今有晏叔原，亦不得独擅。〔王性之〕

○康李词同妙康伯可“人瘦也，比梅药瘦几分”，与李清照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同妙。〔王凤洲〕

○曾觌词曾海野，东都故老，及见中兴之盛。尝侍宴上苑，进阮郎归咏燕、柳梢青咏柳，一时推重。其奉使旧京，作上西平，重到临安，作感皇恩，感慨淋漓，甚得大体，人所不及也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扬无咎词扬补之有赠妓周三五词，调寄明月棹孤舟云：“宝髻双垂烟缕缕。年纪小、未周三五。压众精神，出群标格，偏向众中翘楚。记得谯门初见处。禁不定、乱红飞去。掌托鞋儿，肩拖裙子，悔不做闲男女。补之在高宗朝累徵不起，自号清夷长者，而词之艳如此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阮阅词阮阅休赠宜春官妓赵佛奴，寄调洞仙歌云：“赵家姊妹，合在昭阳殿。因甚人间有飞燕。见伊底，尽道独步江南，便江北，也何曾惯见。怜伊情性好，不解嗔人，长带桃花笑时脸。向尊前酒底，见了须归，似恁地、能得几回细看。待不眨眼儿看著伊，将眨眼工夫，看伊几遍。”按阅休，建炎初知袁州，即致仕寓居宜春，著诗话总龟，而词复排协律如此，然已为元曲开山矣。

〔宜春遗事〕

○曾卞造咏梅曾卞造、曾，故相之孙，皆以词章擅名。而端伯编乐府雅词尤有功词学，其咏梅调笑令云：“清友。群芳右。万缟纷披蕊独秀。天寒月薄黄昏後。缟袂亭亭招手。故山千里云迷岫，借问如今安否。”〔古今诗话〕

○赵彦端赋西湖赵介庵名彦端，宗室之秀，有赋西湖词“波底夕阳红湿”。阜陵问谁作，左右云：“彦端。”曰：“我家里人，也会作此等语。”喜甚。彦端有谒金门词云：“休相忆。明夜远如今日。楼外绿烟村幂幂。花飞如许急。柳外晚来船集。波底夕阳结湿。送尽去云成独立。酒醒愁又人。”〔贵耳集〕

○辛弃疾以词名蔡光陷北，辛弃疾以所业谒之。蔡曰：“诗则未也，他日当以词名。”〔宋史本传〕

○辛词以激扬奋厉为主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主，至“宝钗分，桃叶渡”一曲，昵狎温柔，魂销意尽，才人伎俩，真不可测。〔沈东江〕

○辛词横绝六合公所作词大声镗，小声铿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。其稼轩绵密者，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〔後村集〕

○辛弃疾负管乐之才辛稼轩当弱宋末造，负管乐之才，不能尽展其用，一腔忠

愤，无处发泄。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，是何等人物。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，一寄之於其词。今欲与搔首传粉者比，是岂知稼轩者。〔黄梨庄〕

○辛词使用经子百家词至稼轩，经子百家，行间笔下，驱策如意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辛词用晋人语“天气殊未佳，汝定成行否。寒食近，且住为佳耳。”此晋无名氏贴中语也。稼轩融化作霜天晓角词云：“吴头楚尾声。一棹人千里。休说旧愁新恨，长亭树、今如此。宦游吾倦矣。玉人留我醉。明日落花寒食，得且住、为佳尔。”晋人语本入妙，而词又否则化之如此，可谓珠璧相照耳。〔同上〕

○辛词以永遇乐为第一辛词当以京口北固怀古永遇乐为第一。〔升庵词话〕

○辛弃疾筑偃湖词辛稼轩筑偃湖词云：“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众山欲东。正惊湍直下，跳珠倒溅，小桥横截，新月初弓。老合投闲，天教多事，检校长身十万松。吾庐小，在龙蛇影外，风雨声中。争先见面重重。看爽气朝来三四峰。似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，相如庭户，车骑从容。我觉其间，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。新是路，问偃湖何日，烟水。”说松而及谢家、相如、太史公，自非脱落故常者，未易闯其堂奥。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、姜尧章，而以东坡为词诗，稼轩为词论。此说固当，盖曲者曲也，固当以委曲为体。然徒狃於风情婉变，则亦易厌，回视稼轩所作，自觉豪爽。〔陈子宏〕

○陈亮水龙吟陈同父开拓万古之心胸，推倒一世之豪杰，而作词乃复幽秀。其水龙吟云：“闹花深处层楼，画帘半卷东风软。春归翠陌，平消茸嫩，绿杨金浅。迟日催花，淡云阁雨，轻寒轻暖。恨芳菲世界，游人未赏，都付与，莺和燕。寂寞赁高念远。向南楼一声归雁。金钗斗草，青丝勒马，风流云散。罗袖分香，翠绡封泪，几多幽怨。正销凝，又是疏帘淡月，子规声断。”〔词苑〕

○陈亮虞美人“东风荡漾轻云缕。时送潇潇雨。水边台榭燕新归。一点香泥湿带落花飞。海棠糝径铺香绣。依旧成春瘦。黄昏庭院柳啼鸦。记得那人和月折梅花。”盖虞美人词也。陈龙川好谈天下大略，以气节自居，而词亦疏宕有致。〔周草窗〕

○刘过词多壮语改之，稼轩之客，词多壮语，盖学稼轩者也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刘过词淡逸有思致刘改之造词淡逸有思致，沁园春二首，尤纤刻奇丽可爱。〔陶南村〕

○张孝祥六州歌头张孝祥紫微雅词，汤衡称其平昔未尝著稿，笔酣兴健，顷刻即成，却无一字无来处。一日，在建康留守席上，作六州歌头，张魏公读之，罢席而入。〔朝野遣事〕

○张孝祥赋洞庭张于湖有英姿奇气，著之湖湘间，未为不遇。洞庭所赋，在集

中最为杰特。方其吸江酌斗，宾客万象，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。〔魏了翁 裴案：于湖曾为湖南、湖北安抚使。〕

○王十朋咏茶 王十朋以忠谏著称，与胡淡庵同为孝宗所拔。其梅溪集中有咏茶 词云：“野态芳姿，枝头占得春长久。怕钩衣袖。不放攀花手。试问东风，花似当时否。还依旧。谪仙去後。风月今谁有。”盖点绛唇也。〔词苑〕

○真德秀咏红梅 真德秀咏红梅词云：“两岸月桥花半吐。红透肌香，暗把游人误。尽道武陵溪上路。不知迷入江南去。先是冰霜真态度。何事枝头，点点胭脂沈。莫是东群嫌淡素。问花花又娇无语。”盖蝶恋花也。作大学衍义人，又有此等词笔。〔宋名臣词评〕

○杨万里词有奇致 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，即词亦有奇致。其好事近云：“月未到诚斋，先到万花川谷。不是诚斋无月，隔一庭修竹。如今才是十三夜，月色已如玉。未是秋光奇绝，看十五十六。”昔人谓东坡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，廷秀词又何多让。乃知有气节人，笔墨自然不同。〔续清方言〕

○尤袤咏落梅 尤袤潜心理蕴，所著梁溪集长短句尤工。其咏落梅瑞鹧鸪云：“清溪西畔小桥东。落月纷纷水映空。五夜客愁花片里，一年春事角声中。歌残玉树人何在，舞破山香曲未终。却忆孤山醉归路，马蹄香雪衫东风。”〔同上〕

○周文璞诗词奇怪 周文璞诗词奇怪，人以方李贺。有钟山诗云：“往在秦淮问六朝。江南只有女吹箫。昭阳太极无行路，几岁鹅黄上柳条。”又言花间集，只得“丝雨湿流光”五字微妙。其题酒家壁词云：“还了酒家钱。便好安眠。大槐宫里著貂蝉。行到江南知是梦，雪压渔船。盘薄古梅边。也是前缘。鹅黄雪白又醒然。一事最奇君记取，明日新年。”词旨飘逸，迥出尘表。〔词苑〕

○陆游词 陆务观，农师之孙，有诗名，恃酒颓放，因自号放翁。作词云：“桥如虹。水如空。一叶飘然烟雨中。天教称放翁。”晚年和平粹美，有中原承平时气象，朱文公称美之。〔鹤林玉露〕

○陆游鹊桥仙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，雄快处似东坡。其感奋鹊桥仙一首：“华灯纵博，雕鞍驰射，谁记当年豪举。酒徒一半取封侯，独去作、江边渔父。轻舟八尺，低篷三扇，占断州烟雨。镜湖元自属闲人，又何必、官家赐与。”英气可掬，流落亦可惜矣。〔同上〕

○陆游词有去国怀乡之感 放马呈范至能待制双头莲末句云：“空怅望美菰香，秋风又起。”又夜闻杜鹃鹊桥仙末句云：“故山犹自不堪听，况半世、飘然羁旅。”去国怀乡之感，触绪纷来，读之令人於邑。〔词统〕

○杜氏一门之盛 叶正则赠杜幼安诗有“杜子五兄弟，才名不相下”之语。盖伯

高早登东莱之门，其词如奔风逸足，而鸣以和鸾。仲高丽句如“半落半开花有恨，一晴一雨无力”，令人眼动。叔高戈矛森立，有吞虎食牛之气。季高、幼高後先辉映。非独一门之盛，可谓一时之豪。〔陈同甫〕

○刘仙伦词刘仙伦有招山诗集，其乐章尤为人所脍炙。〔花庵词客〕

○岳珂佳句岳倦翁登北固亭赋祝英台近，其末句云：“倚楼休弄新声，重城门掩，历历数西州更点。”真佳句也。〔玉楮集评〕

○汪莘词似坡公嘉定中求直言，汪莘三上书，不报，为杨慈湖、朱晦庵、真西山所叹服。筑室柳溪，自号方壶居士，其柳塘长短句似坡公，不受音律束缚。〔孙山甫〕

○汪莘杏花天“美人家在江南住。每惆怅、江南日暮。白洲畔花无数。还忆潇湘风度。犹恐是、断肠无处。怎强作、莺声燕语。东风占断秦筝住。也逐落花归去。”汪叔耕杏花天词也。叔耕词蕴霞笺玉滴之奇，而忧深思远，未易遽班之贺白也。〔程必〕

○刘圻父咏山泉刘圻父早登朱庵之门，刘後村尝序其词。其咏山泉云：“静坐时看松鼠饮，醉眠不碍山禽浴。”是真得山泉之兴趣者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陆淞瑞鹤仙从来文之所在，不必名之所在。如陆雪窗名不甚著，其瑞鹤仙春情末云：“待归来，先拈花梢教看，却把心期细问。问因循过了青春，怎生意稳。”迷离婉妮，几在周、秦之上。〔词苑〕

○姜夔词精妙姜白石诗家名流，词尤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。其问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多自制曲，初则率意为长短句，既成，乃按以律吕，无不协者。〔词品〕

○姜夔词奇妙白石词有裁云缝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声。〔范石湖〕

○姜夔词家申韩白石，词家之申韩也。〔赵子固〕

○姜夔暗香疏影为绝唱词之赋梅，惟白石暗香、疏影二曲，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，自立新意，真为绝唱。〔词源〕

○姜夔句法奇丽石帚过苕云：“拂雪金鞭，欺寒茸帽，尝记章台走马。雁碛沙平，渔汀人茶，老去不堪游冶。”人日词云：“池面冰胶，墙腰雪老，云意还又沈沈。朱户粘鸡，金盘簇燕，空叹时序侵寻。”湘月词云：“中流容与，画乐粘清镜。”从柳州“绿净不可唾”之语翻出。戏张平甫纳妾云：“别母情怀，随郎滋味，桃叶渡江时。”翠楼吟云：“槛曲萦红，檐牙飞翠。酒袂清愁，花消英气。”法曲献仙音云：“过秋风未成归计，重见冷枫红舞。”玲珑四犯云：“轻盈唤马，端正窥户。酒醒明月下，梦逐潮声去。”句法奇丽，其腔皆自度者。〔词品〕

○姜夔蟋蟀词白石齐天乐蟋蟀词，全章皆精粹所咏了然在目，且不留滞於物。



[词源]

○姜夔词如野云孤飞白石词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，不惟清虚，又复骚雅，歌之使人神观飞越。[同上]

○姜得周词笔意美成应天长慢空淡深远，石帚专得此种笔意，遂於词家另开宗派。如“条风布暖”句，至石帚皆淘洗尽矣。然渊源相沿，是一祖一弥也。

[词洁]

○姜夔出人头地 意欲灵动，不欲晦涩。语欲稳秀，不欲纤佻。人工胜则天趣减，梅溪、梦窗，自不能不让白石出一头地。[同上]

○姜夔词生香真色张三影醉落魄词，有“生香真色人难学”之句。予谓“生香真色”四字，可以移评石帚之词。[同上]

○高观国精於咏物高观国精於咏物，竹屋痴语中最佳者，有御街行咏轿、咏帘，贺新郎咏梅，解连环咏柳，祝英台近咏荷，少年游咏草。皆工而入逸，婉而多风。[古今词话]

○高观国怀梅溪词高竹屋有中秋夜怀史梅溪齐天乐词，即“晚云知有关山念”一阙也。徘徊宛转，交情如见。[姜白石]

○史达祖词情词俱到史达祖词织绡泉底，去尘眼中，妥贴轻圆，情词俱到。有环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，而无荡淫之失。端可分镳清真，平睨方回。[张功甫]

○史词奇秀清逸姜尧章谓邦卿之词奇秀清逸，有李长吉之韵，盖能融情景於一家，会句意於两得者。其“做冷欺花，将烟困柳”一阙，将春雨神色拈出。

“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声分开红影”，又将春燕形神画出矣。姜亦当时手，而推服之如此。[词品]

○吴文英词吴梦窗名文英，字君特，四明人。尹惟晓序其集云：“求词於我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梦窗，此非焕之方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”[同上]

○吴文英词不质实吴梦窗唐多令词云：“何处合成愁。离人心上秋。纵芭蕉不雨也飕飕。都道晚凉天气好，有明月，怕登楼。年事梦只要。花空烟水流。燕辞归、客尚淹留。垂柳不萦裙带住，漫长是，系行舟。”及倦寻芳之“不约舟移杨柳系，有缘人映桃花见”，高阳台之“南楼不恨吹横笛，恨晓风，千里关山”，最为疏快不质实。[词源]

○吴文英珍珠帘词梦窗珍珠帘词，用笔拗折，不使一犹人字，虽极周嵌，复有灵气行乎其间。今之治词者，高手知师法姜、史。梦窗一种，未见有取涂涉津者，亦斯道中之广陵散也。[词洁]

○蒋捷竹山词昔人评词，盛称李氏、晏氏父子，及耆卿、子野、少游、子瞻、美成、尧章止矣。蒋胜欲与民焉无闻。今读竹山词一卷语语纤巧，真世说糜也

。字字妍倩，真六朝俞也。岂其稍劣於诸公。即或读招魂词，谓其磊落横放，与辛幼安同调，其殆以一斑而失全豹矣。〔汲阁词跋〕

○查<sup>1</sup>词伤离念远之词，无如查<sup>1</sup>“斜阳影里，寒烟明处，双浆去悠悠”，令人不能为怀。〔词筌〕

○张辑谒金门张宗瑞乐府一卷，名东泽绮语债，其词皆倚旧腔而别立新名。草堂选其“疏帘淡月”一篇，即桂枝香也。余尤<sup>2</sup>爱其垂杨碧一篇，即谒金门。其词曰：“花半湿。睡起一窗晴色。千里江南空咫尺。醉中归梦直。前度兰舟送客。双鲤沉沉消息。楼外垂杨如许碧。问春来几日。”〔词品〕

○张辑疏帘淡月东泽疏帘淡月云：“悠悠岁月天涯醉。一分秋，一分憔悴。”又云：“落叶秋风，吹老几番尘世。”又念奴娇：“算只藕花知我意，犹把红芳留客。”皆警句也。〔词旨〕

○严仁词严次山清江<sup>1</sup>乃集，极为词家所重。玉楼春之春怨，鹧鸪天之别情，绿头鸭之记恨，金缕曲之送春，无不入选。而吾独爱其“看粘云、江影伤千古，流不去，断魂处”，自是才人创句。〔草堂词评〕

○严仁词能道闺阁之趣次山词，极能道闺阁之趣。〔黄花庵 裴按：次山名仁，与同族严参、严羽，称邵武三严。〕

○谢懋词静寄居士谢勉仲有声乐府，吴伯明称其片言只字，戛玉铿金，蕴藉风流，为世所贵。其七夕鹊桥仙一词，入草堂选，即“钩帘借月，染云为幌”是也。若“馀醒未解扶头懒，屏里潇湘梦远”，亦的的奇句。〔词品〕

○吴祀之词吴祀之顺受老人词久著名，其雨中花慢及丑奴儿长调，皆能以寻常语方言为极透脱文字。〔郑国辅〕

○郑域词郑中卿号松窗，尝随张贵谟使北，著燕谷剽闻二卷，纪事甚详。小词亦清醒可喜。如昭君怨咏梅云：“道是花来春未。道是雪来香异。水外一枝斜。野人家。冷淡竹篱茅舍。富贵玉堂琼榭。两地不同栽。一般开。”兴比甚佳。丽情云：“合是一双钗燕，却成两镜孤鸾。”乐府多传之。〔词品〕

○姚宽词姚令威家於西溪，擅山水之胜，故号西溪，亦以名其集。其闺词云：“酒面扑春风，泪眼零秋雨。”秋思云：“采菱渡口日将斜，飞鸿楼上人空立。”兄以见其概矣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刘克庄妙语悟语“贪与萧郎眉语，不知错舞伊州”，妙语也。“除是无身方了，有身常有闲愁”，悟语也。皆後村句。〔同上〕

○刘镇词随如百咏，丽不至褻，新能化陈。周、柳、辛、陆之能事，庶乎近之。〔刘後村〕

○冯艾子词冯双溪与黄玉林互相标榜，其子伟寿，字艾子，精於律吕，词多自制腔。草堂选其“春风恶劣，把数枝香锦，和莺吹折”一首。又有自度春风袅

娜词，殊有前宋秦、晁风艳，比之晚宋，酸豔味教督气不侔矣。〔古今词话〕  
○周密词滨洲渔笛谱中玲珑四犯词，乃戏调梦窗作也。後阕云：“凭问柳陌情人，比似垂杨谁瘦。”其拜星月乃春暮寄梦窗作也。後阕云：“荡归心，已过江南岸，清宵梦，远逐飞花乱。”又有玉漏迟题梦窗霜花腴词集全阕，更觉缠绵深至，可泣可歌。〔宋名家词评〕

○陈允平词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至，词亦至焉。一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近日惟陈西麓日湖渔唱颇有佳者。〔张玉田〕

○黄词黄玉林早弃制科，雅意吟咏，阁学游受齐称其词如晴空冰柱。闽帅楼秋房闻其与魏菊庄为友，以泉石清士目之。〔胡德方 裴按：黄一作晁，或作{曰匆}，字叔，有绝妙词选二十卷自著有散花庵词一卷。〕

○张炎词与姜夔相鼓吹山中白云词意度超元，律吕协洽，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〔仇山村〕

○张炎词有周邦彦雅丽之思玉田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，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，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。〔舒闾风〕

○张炎咏春水孤雁乐笑翁张炎词，如“荒桥断浦，柳阴撑出渔舟小”，赋春水入画。其咏孤雁云：“自顾影，欲下寒塘，正沙净草枯，水平天远。写不成书，寄得相思一点。”如此等语，虽丹青难画矣。〔草窗词选〕

○张春水叔夏春水一词，绝唱今古，人以张春水自之。〔邓牧伯牙琴〕

○张炎词为湖山生色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，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数千里，一片空狂怀抱，日日化雨为醉。自仰攀姜尧章、史邦卿、卢蒲江、吴梦窗诸名胜，互相鼓吹春声於繁华世界。飘飘徵情，节节弄拍。嘲明月以谑乐，卖落花而陪笑。能令後三十年，西湖锦绣山水，犹生清响。〔郑所南〕

○张炎悼碧山词叔夏琐窗寒自序云：“王碧山又号中仙，越人也。其诗清峭，其词闲雅，有姜白石意趣，今绝响矣，因作以此悼之。”其前段云：“断碧分山，空帘到月，故人天外。香留酒，蝴蝶一生花里。想如今愁魂正远，夜台梦语秋声研讨会。自中仙去後，词笺赋笔，更无清致。”其推碧山至矣。然如此等词，其清致不更胜碧山耶。〔宋名家词〕

○张炎词为杜诗韩笔张叔夏台城路自序云：“岁庚辰，会江兰坡於蓟北，回忆旧游，已十八年矣。”其起句云：“十年旧事翻如梦，重逢可怜俱老。水国春空，山城日晚，无语相看一笑。”如此等词，即以为杜诗、韩笔可也。岂止极填词之能事。〔同上〕

○张炎与姜夔并有中原美成如杜，白石兼王、孟、韦、柳之长，与白石并有中原者，後起之玉田也。〔词洁〕

○张炎探春慢白石老仙後，有玉田与之并立。探春慢二词，工力悉敌。试掩姓

氏观之，不辨孰为尧章，孰为叔夏。〔同上〕

○翁元龙词时可之作，如絮浮水，如荷湿露，萦旋流转，似粘非著。〔杜成之裴按：翁元龙，字时可，号处静，句章人。〕

○杨缵守岁词守岁之词虽多，极难其选。独杨守齐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。其词云：“竹爆惊春近，喧阗夜起，千门箫鼓。流苏帐暖，翠鼎缓腾香雾。停杯未举。柰刚要送年新句。应自赏、歌清字圆，未夸上林莺语。从他岁穷日暮。纵闲愁，怎减刘郎风度。屠苏办了，迤迤柳欺梅妒。宫壶未晓，早骏马绣车盈路。还又把、月夕花朝，自今细数。”〔宋名家词评〕

○马庄父词建安马古洲，有经学，多论著，填词其余事也。草尝选其春游归朝欢一首。馀如月华清云：“怅望月中仙桂。问窃乐佳人，与谁同岁。”贺圣朝支：“游人不知返。被子规呼转。”阮郎归云：“三三两两叫船儿。人归春也归。”俱骀荡清快，别有旨趣。元夕词云：“玉梅对妆雪柳，闹蛾儿象生娇颤。”更可考见杭都节物。〔同上裴按：马庄父，字子严，建安人，自号古洲居士，官岳阳守。〕

○施岳咏茉莉茉莉，岭表所产，古今咏者无多，朱晦庵有二绝句，叶道卿题一小词，独施仲山“小莲冰洁”四字，摹状最佳。〔周草窗〕

○魏了翁寿词魏了翁道学宗派，与真西山齐名，词不作艳语，有长短句一卷，皆寿词也。萨蛮寿江云：“东窗五老峰前月。南窗九叠坡前雪。推出侍郎山。著君窗户间。离骚乡里住。却说庚寅度。挹取芷兰芳。酌君千岁觞。”又鹧鸪天寿范靖州云：“谁把玳运化工。参旗又挂玉梅东。三三律声馀亥，九九元经卦起中。”又，水调歌头云：“玉围腰，金系肘，绣笼鞍。”宋代寿词，无有过之者。〔词品〕

○文天祥念奴娇文文山驿中与友人言别，赋百字令，气冲牛斗，无一毫委靡之色。其词曰：“水天空阔，恨东风不借，世间英物。蜀鸟吴花残照里，忍见荒城壁。铜雀春情，金人秋泪，此恨凭谁雪。堂堂剑气，斗牛空认奇杰。那信江海馀生，南行万里，送扁舟齐发。正为鸥盟留醉眼，细看涛生云灭。睨柱吞羸，回旗走懿，千古冲冠发。伴人无寐，秦淮应是孤月。”〔陈卧子〕

○邓光荐卖花声中齐有卖花声词曰：“梦断古台城。月淡潮平。便须携酒至新宁。不见当时王谢宅，烟草青青。”其怀君忆旧，情见乎词矣。〔雪舟脞语裴按：邓光荐，号中齐，信国公之客也，宋亡以义行著。〕

○刘辰翁宝鼎现刘辰翁作宝鼎现词，时为大德元年，自题曰丁酉元夕，亦义熙旧人收甲子之意。其词有云：“父老犹记宣和事，抱铜仙、清泪如水。”又云：“肠断竹马儿童，空见三千乐指。”又云：“向灯前拥髻，暗滴蛟珠坠。便当日亲见霓裳，天上人间梦里。”反反覆覆，字字悲咽，其孤竹彭泽之流。

[张孟浩]

○刘辰翁大须溪大词後阕云：“休回首，都门路。几番行晚，个个阿娇深贮。而今断烟细雨。”说春寒至此，大有深味。兰陵王首句云：“送春去，春去人间无路。”九字悲绝。换头云：“春去最谁苦，但箭雁沈边，梁燕无主。杜鹃声里长门暮。”此四字凄清，何减夜猿。後段云：“春去尚来否。正江令恨别，庾信愁赋。苏堤尽日风和雨。叹神游故国，花看前度。人生流落，顾孺子，共夜语。”其词悠扬悱恻，即以为小雅楚骚可也，填词云乎哉。[卓人月]

○石孝友西湖多丽石次仲西湖多丽一曲云：“晚山青。一川云树冥冥。正参差，烟凝紫翠，斜阳画出南屏。馆娃归，吴台游鹿。铜仙去，汉苑飞萤。怀古情多，凭高望极，且将尊酒慰漂零。自湖上爱梅仙远，鹤梦几时醒。空留在，六桥花柳，孤屿危亭。待苏堤歌声散尽，更须携伎西泠。藕花深，雨凉翡翠，菰蒲软，风弄晴蜓。澄碧生秋，闹红驻景，采菱新唱最堪听。一片水天无际，渔火两三星。多情月，为人留照，未过前汀。次仲词在宋未著名，而清奇宕丽如此。宋之填词为一代独艺，亦犹晋之字，唐之诗，不必名家而皆奇也。[词品（案此为张翥词）]”

○曹良史词曹君良史，钱塘人。衣冠佳盛，湖傲山酣，则有咸淳诗摘。兵火变迁，江淮奔走，则有梅南诗摘。至於镂冰词摘，则以诗之馀演为雕刻流丽之作。以至宝丹之字，桐生窠臼之文法，寄於少游、美成之声调。[方回桐江集跋]

○唐珣词唐玉潜与林景熙同为采药之行，潜葬诸陵骨，树以冬青，世人高其义烈。而咏蕣、咏莲，咏蝉诸作，巧夺天工，亦宋人所未有。[陈卧子]

○李五松咏白莲李五松咏白莲词，与唐菊山同一妙手。[王凤洲]

○上元鹧鸪天上元鹧鸪天词十五首，备述宣政之盛，非想像者所能道，不知何人所作，当与梦华录并行也。[芦蒲笔记]

○海子词东坡水调歌“明月几时有”一词，画家大欣皴，书家擘窠体也。後有海子一词，足与匹敌。起句云：“一叶飞何处，天地起西风。”卒章云：“铁笛一声晓，唤起五湖龙。”此岂胸中有烟火，笔下有纤尘者所能仿佛其一二耶。[词统]

○郑文妻词太学服昌上舍郑文，秀州人。其妻寄以忆秦娥云：“花深深。一钩罗袜行花阴。行花阴。闲将柳带，试结同心。日边消息空沉沉。画眉楼上愁登临。愁登临。海棠开后，望到如今。”此词为同舍所见，一时传播，酒楼妓馆皆歌之。[古杭杂记]

●卷六品藻四

◎品藻四

○金章咏聚骨扇金章宗喜文学，善书画。闻宋徽宗以苏合油烟为墨，命购得之，墨一两，价黄金一斤。尝有蝶恋花词咏聚骨扇云：“几股湘江龙骨瘦。巧样翻腾，叠作湘波皱。金缕小钿花草斗。翠条更结同心扣。金殿珠帘闲永昼。一握清风，暂喜怀中透。忽听传宣须急奏。轻轻褪入香罗袖。” [词苑]

○李妃有梳妆台乐府章宗喜翰墨，听朝之暇，即与李宸妃登梳妆台评品书画，临玩景物，得句辄自书之。李妃亦有梳妆台乐府，不传於世，亦闺中中间气所钟也。 [如庵小稿]

○完颜亮鹊桥仙昭君怨金主亮亦能词，其待月鹊桥仙云：“停杯不举，停歌不发，等候银蟾出海。不知何处片云来，做许大、通天障碍。虬髯断，星眸睁裂，惟恨剑锋不快。一挥截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。”俚而实豪。其咏雪昭君怨云：“昨日樵村渔浦。今日琼川银渚。山色卷帘看，老峰峦。锦帐美人贪睡。不觉天孙翦水。惊问是杨花，是芦花。”则又诡而有致矣。 [艺苑雌黄]

○完颜如庵小稿密国公完颜，宗室之才隽。明昌中，禁诸王不得与外人交，故能穷日力於书，而一时文士亦时至其门，藏书甚富，与中秘等。其如庵小稿有临江仙、青玉案，可歌也。 [金史论略]

○吴激赋春从天上来吴彦高在会宁府遇一老姬善琵琶者，自言故宋梨园旧籍。彦高对之凄然，为赋春从天上来。词云：“海角飘零。叹汉苑秦宫，坠露飞萤。梦回天上，金屋银屏。歌吹竞举青冥。问当时遗谱，有绝艺、鼓瑟湘灵。促哀弹，似林莺啁啾，山溜泠泠。梨园太平乐府，醉几度春风，鬓发星星。舞彻中原，尘飞沧海，风雪万里龙庭。写清笳幽怨，人憔悴、不似丹青。酒微醒。一轩凉月，灯火青荧。”宁宗庆元间，三山郑中卿随张贵谟出使北地，闻有歌之者，归而述之。元遗山曰：“曾见王防御公玉说，此词句句用琵琶故实，引据甚明，惜不能记忆矣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刘迎乌夜啼元遗山集金人词为中州乐府，颇多深裘大马之风，惟刘迎乌夜啼最佳。词云：“离恨远萦杨柳，梦魂长绕梨花。青衫记得章台月，归路玉鞭斜。翠镜啼痕印袖，红墙醉墨笼纱。相逢不尽生平事，春思入琵琶。”“菱鉴玉篦秋月，惠炉银叶朝云。宿醒人困屏山梦，烟树小江村。翠甲未消兰恨，粉香不断梅魂。离愁分付残春雨，花外泣黄昏。”予观谢无逸南柯子後半云：“金鸭香凝袖，铜荷烛影纱。凤蟠宫锦小屏遮。夜静寒生，春笋理琵琶。”风调仿佛，才人之见，殆无分於南北也。 [词苑]

○赵秉文和东坡赤壁词赵闲闲，名秉文，金正大间人，善书法，有辞藻。尝见肇窠书自作和东坡赤壁词，雄壮震动，有渴骥怒猊之势。元好问为之题跋，而词亦壮伟不羈。视大江东去，信在伯仲间，可谓词翰两绝者。词曰：“清光一片，问苍苍桂影，其中何物。一叶轻舟波万顷，四顾粘天无壁。叩长歌，娥欲

下，万里挥冰雪。京尘十丈，可能容此人杰。回首赤壁矶边，骑鲸人去，几度山花发。淡淡长空千古梦，有归鸿明灭。我欲乘云，从公归去，散此麒麟发。三山安在，玉箫吹断明月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邓千江望海潮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为第一。其词云：“云雷天堑，金汤地，名藩自古皋兰。营屯绣错，山形米聚，襟喉百二秦关。鏖战血犹殷。见阵云冷落，时有雕盘。静塞楼头晓月，依旧玉弓弯。看看，定远西迁，有元戎阃令，上将斋旌。区脱昼空，兜铃夕解，甘泉又报平安。吹笛虎牙闲。且宴陪珠履，歌按云鬟。招取英灵毅魄，长绕贺兰山。”此词全步骤沈公述上王君贶一首，而繁缛雄壮，何啻十倍过之，不止出蓝已也。 [词品]

○吴蔡体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，独蔡松年丞相乐府与吴彦高东山乐府，脍炙艺林，推为吴蔡体。松年尉迟杯有“梦似花飞，人归月冷，一夜小山新怨”之句。其子，字正甫，即萧真卿所谓金源文派断以蔡正甫为宗者。乃其乐府仅见一江城子，附萧闲公集後，何文人之词阙如也。 [竹坡丛话]

○党怀英竹词党怀英少同辛幼安师事蔡丞相伯坚，筮仕决以著，辛得离南归，党得坎遂留事金，有竹词。其青玉案咏茶云：“红莎绿春风饼。趁梅驿，来云岭。紫桂岩空琼液冷。佳人却恨，等闲分破，缥缈双团影。一瓯月露心魂醒。更送清歌助清兴。痛饮休辞今夜永。与君洗尽，满襟烦暑，别作高寒境。”与黄鲁直“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”，雅俗自觉霄壤。 [中州乐府]

○王庭筠高宪好赋梅花引王庭筠，字子端，读书黄华山寺，好赋梅花引。高宪，字仲常，庭筠之甥，有舅氏风，亦好赋梅花引，後改名贫也乐。 [词统]

○王予可诗词王予可，字南云，本军校子，南渡後居郾城。麻九畴知几、张伯玉与之游甚狎。年三十馀，大病後忽能作诗文，与之纸，辄书数百言，散漫无首尾声，遇宋讳亦时避之。询以故实，其应如响，稍有条贯，随以诞幻语乱之。尝赋射虎诗，首句云：“风色偃貂裘。”即掷笔云：“此虎来矣。”其宫词云：“翠雀啄晴苔。”醉後句云：“一壶天地醒眠小。”乐府句云：“唾尖绒舌淡红酣。”词意隽上，无尘俗气。时李子迁赠以诗云：“石鼎夜联诗笔健，布囊春醉酒钱粗。”亡後复有见之淮上者，或云忠义神仙也。 [中州乐府]

○王予可生查子王予可，明昌时人，或传其仙去，事不可知。其生查子云：“夜色静明河，风好来千里。水殿谪仙人，皓齿清歌起。前声金中，後调银河底。一夜岭头云，绕遍楼前水。”词之高妙飘逸如此，固谪仙之流亚也。

[词品]

○王正之别内王正之喜迁莺，为别内作也。词云：“东楼欢宴。记遗簪绮席，题诗纨扇。月枕双欹，云窗同梦，相伴小花深院。旧欢顿成陈迹，翻作一番新怨。素秋晚。听阳关三叠，一尊相饯。留恋。情缱绻。红泪洗妆，雨湿梨花

面。雁足关河，马头星月，西去一程程远。但愿此心如旧，天也不违人愿。再相见，把生涯分付，药炉经卷。”缠绵凄惋，殊令人不能为怀。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二段词段克己渔家傲云：“楼外垂杨千万缕。风落絮。阑干倚遍空无语。”段成己大江东去云：“篱菊将开，林醪初熟，且住为佳。笑言相答，个中吏隐无愧。”二段幼有才名，赵尚书秉文识诸童时，目之曰二妙，大书“双飞”二字名其里。兄弟俱第进士，入元後皆不仕，时人目为儒林标榜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金词与苏辛相颉颃近世所谓大曲，在金则吴彦高春草碧、蔡伯坚石州慢、元遗山买陂塘、邓千江望海潮，堪与苏子瞻念奴娇、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。〔陶南村〕

○元武臣能词张弘范围襄阳日，赋鹧鸪天词，多夸大之语。其临江仙有云：“紫箫明月底，翠袖暮云寒。”风调不减晏小山，可知元之武臣亦有能词者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许衡满江红许衡别大名亲旧满江红云：“河上徘徊，未分袂、孤怀先怯。中年後，此般憔悴，怎禁离别。泪苦滴成襟畔湿，愁多拥就心头结。倚东风、搔首漫无聊，情难说。黄卷在，消白日。青镜里，增华发。念岁寒交友，故山烟月。虚负人生归去好，谁知美事难双得。计从今、佳会几何时。长相忆。”此被召时作也。又尝自言曰：“生平为虚名所累，不能辞官。”其心亦可哀矣。〔同上〕

○刘秉忠乾荷叶刘秉忠乾荷叶云：“乾荷叶，色苍苍。老柄风摇荡。减清香。越添黄。都因昨夜一番霜。寂寞秋江上。”此秉忠自度曲，曲名乾荷叶，即咏乾荷叶，犹是唐词之意也。又一首吊南宋云：“南高峰。北高峰。惨淡烟霞洞。宋高宗。一场空。吴山依旧酒旗风。两度江南梦。”此借腔别咏，後世词例也。秉忠助元亡宋，而其吊惜之词，感慨凄恻如此，岂其中亦有不得已者邪。〔杨升庵〕

○元公卿间倡酬程钜夫有寿燕公南摸鱼儿云：“记江梅向来轻别，相逢今又平楚。东风小试南枝暖，早已千林烟雨。春几许。向五老仙家，移下琼瑶树。溪桥驿路。更月晓堤沙，霜寒野水，疏影自容与。平生事，几度含章殿宇。隔花么风能语。苔枝天娇苍龙瘦，谁把冰须细数。千万缕。簇一点芳心，待与和羹去。移宫换羽。且顾曲传觞，主人花下，今日庆初度。”盖五峰生日在梅花时，故通首皆影借梅花故事也。燕亦有和韵答程雪楼见寿云：“又浮生、平头六十，登楼怅望荆楚。出山小草成何事，闲却竹烟松雨。空自许。早飘落江潭，一似琅琊树。苍苍天路。漫伏枥心长，衔芦志短，岁晏欲谁与。梅花赋。飞



堕高寒玉宇。铁肠还解情语。英雄操与君侯耳，过眼君儿谁数。霜鬓缕。梦听枝头，翡翠催归去。清觞飞羽。且细酌盱泉，酩歌郢雪，风致美无度。”按摸鱼儿乐府大曲，元之公卿间用以倡酬如此。〔词苑〕

○王恽赋春从天上来王翰林恽，字仲谋，仕元日，亦效吴彦高赋故人春从天上来词，不引用故实而浓宕可喜。词云：“罗绮深宫。记紫袖双垂，当日昭容。锦封香重。彤管春融。帝座一点云红。正台门事简，更捷奏、清昼相同。听钧天，侍瀛池内宴，长乐歌钟。回头五云双阙，恍天上繁华，玉殿珠珑。白发归来，昆明灰冷，十年一梦无踪。写杜娘哀怨，和泪点、弹与孤鸿。淡长空。看五陵何似，无树秋风。”〔乐府纪闻〕

○陈刚中太常引天台陈刚中，曾为僧以避世变，至元中献大一统赋，得官奉使安南。有诗云：“老母越南垂白发，病妻塞北倚黄昏。蛮烟瘴雨交州客，三处相思一梦魂。”所著交州集一卷，皆志风土之异。端阳日，当母诞不得归，作太常引词云：“绿丝堂上簇兰翘。记生母，在今朝。无地捧金蕉。奈烟水、龙沙路遥。”又云：“短衣孤剑客乾坤。奈无策，报亲恩。三载隔晨昏。更疏雨、寒灯断魂。”至今读之，犹令人如见青衫泪痕也。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梁贡父西湖送春梁贡父，燕京人，大德初为杭州路总管政事，文学皆有可观。尝作西湖送春木兰花慢词云：“问花花不语，为谁落，为谁开。算春色三分，半随流水，半入尘埃。人生能几欢笑，但相逢、奠酒莫相推。千古幕天席地，一春翠绕珠围。彩云回首暗高台。烟树渺吟怀。拚一醉留春，留春不住，醉里春归。西楼半帘斜日，怪衔春燕子却飞来。一枕青楼好梦，又教风雨惊回。”此词格调俊雅，不让宋人也。〔风月堂杂记〕

○赵孟頫词有骚人之遗赵子昂以程钜夫荐，仕元为翰林承旨。元主见其仪观非常，恐为人望所归。密至馆阁相其背，曰秀才官。後有虞堪题其所画苕溪图曰：“吴兴公子玉堂仙。写出苕溪似辋川。回首青山红树下，那无十亩种瓜田。”邵复斋曰：“公以承平王孙而遭世变，黍离之悲，有不能忘情者，故其长短句有骚人之遗。”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鲜于枢百字令沈休文八咏诗，语丽而思深，後人遂以名楼，照映千古。鲜于伯机百字令云：“长溪西注，似延平双剑，千年初合。溪上千峰明紫翠，放出群龙头角。潇洒云林，微茫烟草，极目春洲阔。城高楼迥，恍然身在寥廓。我来阴雨兼旬，涛声怒起，日日东风恶。须待青天明月夜，一试严维佳作。风景不殊，溪山信美，处处堪行乐。休文何事，年年多病如削。”伯机名枢，自号困学民，性嗜古物，图书彝鼎，环列一室中。客至则相对吟讽，穷日夜不倦，或命酒经醉中，作放歌大字，皆奇崛不凡。居吴兴时，赵子昂为貌其神，蜀郡虞伯生赞之曰：“敛风沙裘剑之豪，为湖山图史之乐，翰墨轶米薛而有馀

，风流拟晋宋而无忤。”可以想其人矣。〔词品〕

○萨天锡小阑干萨天锡小阑干词云：“去年人在凤凰池。银烛夜弹丝。沉水香消，梨云梦暖，深院绣帘垂。今年冷落江南夜，心事有谁知。杨柳风柔，海棠月淡，独自倚阑时。”笔倩何减宋人。其金陵怀古词尤多感慨，有“一江南北，消磨多少豪杰”之句。〔词苑〕

○吴澄渡江云吴草庐以理学名，其和杨浩斋送春渡江云，流传一时。〔同上〕

○虞集风入松元文宗御奎章阁，虞伯生为侍从，日以诗词法书名画为事。柯敬仲退居吴下，伯生赋风入松词寄之。末云：“报道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。”词翰兼美，一时传唱。机坊纤其词为帕，几如法锦。後张仲举於姚子章席上同敬仲赋摸鱼儿，末仍段及之云：“楚芳玉润吴兰媚，一曲夕阳西下。沉醉罢，君试问、人生谁是无情者。先生归也，但留意江南，杏花春雨，和泪在罗帕。”楚芳、吴兰，二妓名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仇远词似东坡仇仁近居钱塘，游其门者张雨、张翥，俱以能词名。其咏蝉齐天乐极可诵，尝登招宝山观月出，作八犯玉交枝。後段云：“不知是水是山，不知是烟是树。茫茫知是何处。倩谁问、凌波轻步。漫凝睇、乘鸾秦女。想庭曲、霓裳正舞。莫须长笛吹愁去。怕唤起鱼龙，三更喷作前山雨。”其纵横之妙，直似东坡。〔词苑〕

○姚燧醉高歌姚牧庵醉高歌词云：“十年燕月歌声。几点吴霜鬓影。西风吹起鲈鱼兴。已在桑榆暮景。荣枯枕上三更。傀儡场中四并。人生幻化如泡影。几个当机自省。”牧庵一代文章钜公，此词高古，不减东坡、稼轩。〔词品〕

○冯子振赠珠帘绣词冯海粟每临文，必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，酒酣伸纸疾书，随数多寡，顷刻而尽。尝赋踏莎行词，以赠妓女珠帘绣。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黄乔卖花声黄子堂卖花声本意云：“人过天街，晓色担头红紫。满筠筐、浮花浪蕊。画楼睡醒，正眼横秋水。听新腔、一声催起。吟红叫白，报得蜂儿知未。隔东西馀音软美。迎门争买，早斜簪云髻，助春娇、粉香帘底。”乔梦符和之云：“侵晓园丁，报道娇红嫩紫。巧工夫、攒枝蕊。行歌伫立，洒洗妆新水。卷香风、看街帘起。深深巷曲，有个重门开未。忽惊他、寻春梦美。穿窗透阁，便凭伊唤取，惜花人、在谁根底。”可谓工力悉敌。梦符尝言作乐府有三法：凤头、猪肚、豹尾也。其集名惺惺老人乐府。〔上同〕

○冯子骏词正大末，冯子骏奉命北使，见留不屈，割须髯羁管丰州，二年乃还。天兴初，京城陷，投井死，劲骨正气，可与洪忠宣、文信国并传。其所作玉楼春、临江仙诸词，亦不减“天涯池馆，雨过霞明”之句也。〔中州乐府〕

○刘仲尹龙山词刘伊尹龙山词，盖参涪翁而得法者。草堂中与刘迎词并入选，皆金昌词人也。〔词统〕

○元好问词不减周秦遗山词深於用事，精於炼句，其风流蕴藉处不减周、秦。

[张玉田]

○元好问江神子遗山乐府中有江神子二首最佳。其一梦德新丈因及饮叔旧游云：“河山亭上酒如川。玉堂仙。重留连。独恨春风，桃李负芳年。燕语莺啼花落处，歌扇後，舞衫前。旧游风月梦相牵。路三千。去无缘。灭没飞鸿，一线入秋烟。白发故人今健否，西北望，一潸然。”一首观别云：“旗亭谁唱渭城诗。酒盈卮。两相思。万古垂杨，都是折残枝。旧见青山青似染，缘底事，淡无姿。情缘不到木肠儿。鬓成丝。更须辞。只恨芙蓉，秋露冷胭脂。为问世间离别泪，何日是，滴休时。”[词九]

○张翥梅词古今梅词甚多，惟张翥六州歌头一首，真有飞鸿戏海、舞鹤游天之势。词云：“孤山岁晚，石老树查牙。逋仙去，谁为主，自疏花。破冰芽。乌帽骑驴处，近修竹，侵荒藓，知几度，踏残雪，趁晴霞。空谷佳人，独耐朝寒峭，翠袖笼纱。甚江南江北，相忆梦魂赊。水绕云遮。思无涯。”又“苔枝上，香痕沁，么风语，冻蜂衙。瀛屿月，偏来照，影横斜。瘦争些。好约寻芳客，问前度，那人家。重呼酒，摘琼朵，插鬢鸦。唤起春娇扶醉，休孤负、锦瑟年华。怕流芳不待，回首易风沙，吹断城笳。”[卓人月]

○张翥西湖泛舟词蜕岩西湖泛舟词云：“晚山青。一川云树冥冥。正参差，烟凝紫翠，斜阳画出南屏。馆娃归、吴台游鹿，铜仙去、汉苑飞萤。怀古情多，凭高望极，且将尊酒慰飘零。自湖上爱梅仙远，鹤梦几时醒。空留在、六桥疏柳，孤屿危亭。待苏堤、歌声散尽，更须携妓西泠。藕花深、雨凉翡翠，菰蒲软、风弄晴蜓。澄碧生秋，闹红柱景，采菱新唱最堪听。见一片水天无际，渔火两三星。多情月、为人留照，未过前汀。”此词作者虽多，求其谐协婉丽，无逾此篇者。[万红友]

○张翥题画词二首蜕岩乐府有题画词二首极佳。其一摸鱼儿，题熊伯宣藏梅花卷子。“记西湖、水边曾见，查牙老树如此。冰痕冷沁苔枝雪，的数花才试。天也似。爱玉质、清高不入闲红紫。孤山处士。总赋得招魂，烟荒雨暗，寂寞抱香死。春风笔，休忆深宫旧事，添人多恨多思。墨池雪岭三生梦，唤起缟衣仙子。仍独自。伴瘦影、黄昏和月窥窗纸。声声字字，写不尽江南，闲愁万斛，诉与绿衣使。”其一疏影，题王元章墨梅图。“山阴赋客，怪几番睡起，窗影生白。缥缈仙姝，飞下瑶台，淡伫东风颜色。微霜恰护朦胧月，更漠漠、暝烟低隔。恨翠禽、啼处惊残，一夜梦云无迹。惟有龙煤解染，数枝入画里，如印溪碧。老树枯苔，玉晕冰圈，满幅寒香狼藉。墨池雪岭春长好，悄不管、小楼横笛。怕有人、误认真花，欲点晓来妆额。”[词九]

○邵亨贞沁园春二首邵亨贞有沁园春二首，一咏美人眉，一咏美人目，新艳入

情。词云：“巧斗弯环，纤凝妩媚，明妆未收。似江亭晓望，遥山拂翠，宫帘暮卷，新月横钩。扫黛嫌浓，涂铅讶浅，能画张郎不自由。伤春倦，为皱多无力，翻做娇羞。填来不满横秋。料著得人闲多少愁。记鱼笺缄启，背人偷敛，凤钿交并，运指轻柔。有喜先占，长颦难效，柳叶轻黄今在不。双尖锁，试临鸾一展，依旧风流。”又云：“漆点填眶，凤梢侵鬓，天然俊生。记隔花瞥见，疏星炯炯，倚栏凝注，止水盈盈。端正窥帘，曹腾并枕，睥睨檀郎长是青。端相久，待嫣然一笑，密意将成。困酣曾被莺惊。强临镜才沙犹未醒。忆帐中亲见，似嫌罗密，尊前相顾，翻怕灯明。醉後看承，歌阑斗弄，几度孜孜频送情。难忘处，是绡蛟透，别泪双零。”[同上 按：邵字复孺，华亭人，有蛾术词选四卷。宋人此体尚少，历元明而盛，至国朝而朱竹、钱葆分辈极妍尽致矣。]

○陶宗仪南浦词天台陶宗仪崎岖乱离之日，每以笔墨自随，时时休息树阴。有所见，辄摘叶书之，贮破盎埋树根下。积十数日，一发其藏，书成，名辍耕录。有南浦词。其卒章曰：“水々摇晚，月明一笛潮生浦。欲问渔郎无恙否。回首武陵何许。”其高致可想见也。[古今词话]

○吴镇渔父词吴仲圭工於画，亦能小词。尝题{鹿吝}溪沈彦实处士画册云：“红叶村西日影馀。黄芦滩畔月痕初。轻拨棹，且归欤。挂起渔竿不钓鱼。”盖渔父词也。其品之高妙何减张志和。[名画记]

○吴镇题画词十五首梅道人仿荆浩写鱼舫十五，中段树石一丛，前後山屿远近出没四五叠。予两见临本，至今壬申三月始见真者，气象焕如也。又画上方题渔家傲词，潇洒超逸，逼真元真子口吻，亦道人所制。书作藏针笔法，古雅有馀。其一云：“碧波千顷晚风生。舟舶湖边一叶横。心事稳，草衣轻。只钓鲈鱼不钓名。”其二云：“收却丝纶歇却船。江头明月正团圆。酒瓶侧，岸花悬。枕著蓑衣和月眠。”其三云：“轻风细浪漾渔船。碧水斜阳欲暮天。看白鸟，下长川。点破潇湘万里烟。”其四云：“闲情聊尔寄丝纶。处处江湖著我身。波似练，鬓如银。欲钓如山截海鳞。”其五云：“极目乾坤夕照斜。碧波微影弄晴霞。舟有伴，与无涯。那个汀洲不是家。”其六云：“近日何人是我邻。满川鳧鸭最相亲。云浩浩，水鳞鳞。青草烟深不见人。”其七云：“舴艋为家无姓名。胡卢世事过平生。香稻饭，软莼羹。棹月穿云任性情。”其八云：“雪色须髯一老翁。能将短棹拨长空。人爱静，浪无风。宜在五湖烟雨中。”其九云：“绿杨初睡暖风微。万里晴波浸落晖。鼓去，唱歌回。惊起沙鸥扑漉飞。”其十云：“年来情况属渔船。人在船中酒在前。山历历，水涓涓。一曲清歌山月边。”其十一云：“风搅长江浪拍空。扁舟荡漾夕阳红。归列浦，系长松。出自风恬浪息中。”其十二云：“一个轻舟力几多。江湖稳处载渔

蓑。撑皓月，下长坡。半夜风生不奈何。”其十三云：“残霞一缕四山明。云起云收阴复晴。风脚动，浪头生。听取虚篷夜雨声。”其十四云：“钩掷萍波绿自开。锦鳞对对逐钩来，消岁月，寄芳怀。却似严光坐钓台。”其十五云：“桃花水暖五湖春。一个轻舟寄此身。时醉酒，或垂纶。江北江南适意人。” [李竹懒]

○倪瓚小词澹洁倪元镇亦以画名，慕吴仲圭之为人，曾绘其渔父词为图，小词亦淡而洁。 [古今词话]

○倪瓚词婉转多风云林有人月圆词句云：“惊回一沉江南梦，渔唱起南津。画屏云嶂，池超春草，无限消魂。旧家应在，梧桐覆井，杨柳藏门。闲身空老，孤篷听雨，灯火江村。”词意高洁。别有赠妓小英柳梢青云：“楼上玉笙吹彻。白露冷、飞琼。黛浅含颦，香残栖梦，子规啼月。扬州往事荒凉，有多少、愁萦思结。燕语空津，鸥盟寒渚，画阑飘雪。”又何其婉转多风如是。 [词苑]

○赵管倡和词松雪夫人管仲姬生泖西小蒸，至今其路尚名管道，工诗善画竹，亦能小词。尝题渔父图云：“人生贵极是王侯。浮利浮名不自由。争得似，一扁舟。弄月吟风归去休。”松雪和云：“渺渺烟波一叶舟，西风木落五湖秋。盟鸥鹭，傲王侯。管甚鲈鱼不上钩。” [太平清话]

○赵雍木兰花慢赵待制作木兰花慢词，又别书乐府成帙，以就正於王德珪。凡三十五首，需艳词特多。凭阑干、水调歌头二阙，颇以孤忠自许，纷华是薄，而兴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。意其父子之仕当时，亦实有不得已者，良可悲也。 [许初跋赵仲穆自书乐府卷子]

○王国器踏莎行八首王德珪，赵子昂之婿，其学识为时所推，尤长於今乐府。曾制踏莎行八阙寄杨廉夫，廉夫大称赏，命侍儿歌之，并梓以行世。 [词统]

○傅按察鸭头绿元时有傅按察者，尝作鸭头绿一词悼宋云：“静中看。记昔日淮山隐隐，宛若虎踞龙蟠。下樊襄、指挥湘汉，鞭云骑、围绕江干。势不成三，时当混一，过唐之数不为难。陈桥驿、孤儿寡妇，久假当还。挂征帆。龙舟催发，紫宸初转朝班。禁庭空、土花晕壁辇路悄，呵喝声乾。纵馀得西湖风景，花柳亦凋残。去国三千，游仙一梦，依然天淡夕阳间。昨宵也，一轮明月，还照临安。” [同上]

○元词轻丽元有浚仪可温氏，名马雍古祖常者，制词云：“金炉宝熏流篆云。花间百舌啼早春。五方戏马赛争道，传宣催赐十流银。”又云：“日边宝书开紫泥。内人珠帽频鞞齐。君王视朝天未旦，铜龙漏转金鸡啼。”词统列於竹枝，而余辨为宫词也。元人小说中称其乐府纤艳胜人，惜乎未见。有理温掌机沙者竹枝云：“南北峰头春色多。湖山堂下来棹歌。美人荡桨过湖去，小雨细生

寒绿波。”其强掖人燕不花者竹枝云：“湖头水满藕花香。夜深何处有鸣榔。郎来打鱼三更里，零乱波光与月光。”其回回别里沙者行枝云：“凤凰岭下月色凉。无数竹枝官道旁。东家为爱青青竹，载作参差吹凤凰。”俱极轻丽。

[词苑]

○元乐府名家元士大夫以乐府名者，奇巧莫如关汉卿、庾吉甫、杨淡斋、卢疏斋，豪爽则有冯海粟、滕玉霄，蕴藉则有贯酸斋、马昂夫。[太平清话]

○天目中峰禅师词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，同院冯海粟学士甚轻之。一日，松雪强中峰同访海粟，海粟出所赋梅花百绝句示之。中峰一览毕，走笔成七言律诗如冯之数，海粟神气顿慑。尝赋行香子词云：“短短横墙。矮矮疏窗。一方儿、小小池塘。高低叠嶂，曲水边旁。也有些风，有些月，有些香。日用家常。竹几藤床。尽眼前、水色山光。客来无酒，清话何妨。但细烘茶，净洗盏，滚烧汤。”又云：“痕苑瀛洲。金谷琼楼。算不如、茅舍清幽。野花绣地，算也风流。却也宜春，也宜夏，也宜秋。酒熟堪下。客至须留。曾无荣无辱无忧。退闲是好，著甚来由。但倦时眠，渴时饮，醉时讴。”又云：“水竹之居。吾爱吾庐。石粼粼、乱砌阶除。轩窗随意，小巧规模。却也清幽，也潇洒，也安舒。懒散无拘。此等何如。倚阑干、临水观鱼。风花雪月，赢得工夫。好炷些香，图些画，读些书。”若不经意出之也。所谓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也。[六研斋随笔]

○张雨咏梅花张雨，故宋崇国公九成裔孙，自号句曲外史。有雪狮儿、咏梅花，次仇山村韵云：“含香弄粉，便勾引游骑，寻芳城南城北。别有西村断港，冰泮斯微绿。孤山路熟。伴老鹤、晚先寻宿。怕冻损、三花两蕊，寒泉幽谷。几番花影濯足。记归来醉卧，雪深平屋。春梦无凭，鬓底闹蛾争扑。不如图画相对，展官奴风竹。烧黄烛。日听瓶笙调曲。”[同上]

○西湖竹枝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，与茅山外史张贞居、苕郊九成辈为倡和交。水光山色，浸沈胸次，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，於是乎有竹枝之声。好事者流布南北，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。道扬讽谕，古人之教广矣。是风一变，贤妃贞妇，兴国显家，而列女之传作矣。采风谣者其可忽诸。[东维子]

○滕宾词不减宋人元人工於小令套数而词学渐衰，惟滕玉霄集中填词，不减宋人之工。鹊桥仙、齐天乐二首，共推清绮。鹊桥仙云：“斜阳一抹，青山数点。万里澄江如练。东风吹落橹声遥，又唤起、寒云片片。残鸦古渡，瘦驴村店。渐觉楼头人远。桃花流水小桥东，是那个、柴门半掩。”齐天乐云：“片帆呼度西山曲，载将春去。路入翠寒，浪翻红暖，一枕欹眠烟雨。酒朋诗侣。尽舞狂歌，气吞吴楚。一样风流，依然犹是晋风度。人生如此良遇。问碧翁何意，萍蓬欲聚。句落瑶台，香霏珠唾，惊倒世间儿女。渭川云树。怅後夜相思

，玉蟾何处。怕有新诗，雁来频寄语。” [词品 裴按：玉霄，名宾，睢阳人，官江西儒学提举，後弃家入天台为道士。]

○邱处机咏梨花有好事者问邱长春曰：“神仙惜气养真，何故读书史作诗词。”曰：“天上无不识字神仙。”邱有咏梨花无俗念词，极清拔。 [竹坡丛话]

○邱处机咏梨花词极清拔邱长春咏梨花无俗念云：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苞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透彻。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。万化参差，谁信道、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长春，世之所谓仙人也，而词之清拔如此。 [同上]

○九张机元女子有咏九张机者，中一首云：“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，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此与王秋涧之平湖乐、邵清溪之凭阑人，不便与词并传者，而女之黠丰盛可想矣。 [乐府纪闻（案：此词见乐府雅词，非元人词。）]

○陈刘小词陈凤仪、刘燕哥，皆乐妓也。陈有送别一络索词云：“海棠也似别君难，一点点啼红泪。”刘有饯刘参议太常引云：“明月小楼间。第一夜，相思泪弹。”皆传唱一时。 [古今词话]

## ●卷七品藻五

### ◎品藻五

○明仁宗宣宗词有明两祖列宗，好学不倦，染翰俱工。如仁宗凤栖梧赋九月海棠云：“烟抹霜林秋欲褪。吹破胭脂，犹觉西风嫩。翠袖怯寒愁一寸。谁传庭院黄昏信。明月修容生远恨。旋摘馀娇，簪满佳人鬓。醉倚小阑花影近。不应先有春风分。”娟秀绝伦。宣宗有醉太平赐学士沈度云：“浓云散，薄雨收。花苑内鸣鸠。晓来喜见日光浮。暖融融永昼。麦苗润泽怀清秀。榴花湿映红光溜。田家鼓缶尽歌讴。是处庆、丰年醉酒。”其留心农事如此，不须七月绘豳风矣。 [兰皋集]

○周宪王竹枝歌周宪王遭世隆平，奉藩多暇，留心翰墨，尤精马贯之学。制诚斋府传奇若干种，音律谐美，流传内府，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。其竹枝歌云：“春风满山花正开。春衫女儿红杏腮。侬家荡桨过江去，为问阿郎来不来。”“巴山後面竹鸡啼。巴山前头沙鸟栖。巴水巴山到郎处，闻郎又过石门溪。”复有鹧鸪天咏绣鞋云：“花簇香钩浅不尘。轻风微露石榴裙。金莲自是怪三寸，难载盈盈一段春。仙已去，事犹存。阳台何处更为云。相思携手游春日，尚带年时草露痕。” [同上]

○刘基水龙吟刘基初见明太祖，命赋竹箸诗，有“汉家四百年天下，只在张良一借间”之句，太祖恨相见晚也。其未遇时，赋感怀水龙吟云：“鸡鸣风雨潇

潇，侧身天地无刘表。啼鹃迸泪，落花飘恨，断魂飞绕。月暗云霄，星沈烟水，角声清袅。问登楼王粲，镜中白发，今宵又添多少。极目乡关何处，渺青山、髻螺低小。几回好梦，随风归去，被渠遮了。宝瑟弦僵，玉笙指冷，冥鸿天杪。但侵阶莎草，满庭绿树，不知昏晓。”感喟激昂，择木之意见矣。〔草堂词话〕

○刘基沁园春昔文履善过张许庙作沁园春，词旨壮烈。刘伯温过余阙庙，亦作沁园春以哀之，其词可与履善相匹。词云：“士生天地间，人孰不死，死节为难。羨英伟奇才，世居淮甸，少年登第，拜命金銮。面折奸贪，指挥风雨，人道先生铁肺肝。平生事，扶危济困，拯溺摧顽。清明要继文山。使廉闻风胆亦寒。想孤城血战，人皆效死，阖门抗节，谁不辛酸。宝剑埋光，星芒失色，露湿旌旗也不乾。如公者，黄金难铸白璧谁完。”〔同上〕

○陶安金缕曲高帝初渡江，陶主敬安身先父老，谒军门，陈治道，後知制诰，兼优吏续。此宿省中金缕曲，盖治定後作也。信无愧文章第一，谋略无双矣。词云：“庭树秋声冷。夜迢迢、漏传银箭，月明华省。最惜稽山无贺老，短烛照人孤影。依稀梦、续远惊醒。风透围屏青锁簿，且披衣、立傍梧桐井。兵卫肃，画廊静。江湖聚散如萍梗。笑谈间、云霄满足，一鞭驰骋。万壑水晶天不夜，人在玉真仙境。说近日、四郊无警。兵後遗黎归故里，渐桑麻、绿英鹅湖岭。须携手，寻风景。”〔李西雯〕

○宋濂竹枝宋金华以大手笔开一代风气，而亦有丽语。如“恋郎思郎非一朝。好似并州花剪刀。一股在南一股北，几时裁得合欢袍”。“有郎金凤饰花容。无郎秋鬓若飞蓬。侬身要令千年白，不必来涂红守宫。”此鉴湖枝词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刘基词妙丽入神青田生查子云：“蜘蛛网画檐，一日丝千转。红炉落寒，心死无由见。”谒金门云：“风。吹绿一庭春草。”转应曲云：“秋雨。秋雨。窗外白杨自语。”青门引云：“相怜自有明月，照人肺腑清如水。”渔家傲云：“乱鸦啼破楼头鼓。”花犯云：“馀香怨绣被。”踏莎行云：“愁如溪水暂时平，雨声一夜依然满。”渡江云云：“定巢新燕子，睡起雕梁，对立整乌衣。”山鬼谣云：“离魂常在郊树，月深星暗苍梧远，化作杜鹃归去。”皆妙丽入神句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高启词高季迪十宫词，思深致远，不仅以典贍见长。即如长门怨云：“君明犹不察，妒极是情深。”可以想其情思。青邱乐府大致以疏旷见长，而石州慢又缠绵之极。“绿杨芳草，年少抛人”。晏元献何必不作妇人语。〔词上〕

○高启题朱行画家朱竹，始於东坡，前此未有所本。宋仲温在试院於卷尾声埽得一枝，笔态甚奇，故张伯雨有“偶见一枝红石竹”之句。管夫人亦写悬崖朱



竹一枝，杨廉夫题云：“网得珊瑚枝，掷向谷。明年锦衾朋儿，春风生面目。”高季迪扣舷集中，亦有题朱竹画卷水龙吟云：“淇园丹凤飞来，几时留得参差翼。箫声吹断，彩云忽堕，碧云犹隔。想是湘灵，泪弹多处，血痕都渍。看萧疏瘦影，隔帘欲动，浑似落花狼藉。莫道清高也俗，再相逢、子猷还惜。此君未老，几寒犹有，少年颜色。谁把珊瑚，和烟换去，琅千尺。细看来、不是天工，却是那春风笔。”[书画记]

○老杨小杨之目杨孟载少时见杨廉夫，命赋铁笛，歌成，廉夫喜曰：“吾意诗境荒矣，今当让子一头地。”当时有老杨、小杨之目，眉庵词饶有新致。[乐府纪闻]

○杨孟载诗词卧子论廉访诗如三吴少年，轻俊可喜，所乏庄雅。予谓庄雅固诗人首推，轻俊实词家至宝。盖诗不庄雅必无风格，词不轻俊必无神韵。况其苍雅幽艳，又有不崦以轻俊见者，然则孟载之诗与词，未易同日语矣。[胡殿臣]

○杨孟载念奴娇杨孟载岳阳春暮念奴娇云：“楚江天暖，满山中、桃李春风吹忒。怨白愁红千万点，都向水边流出。前度刘郎，去年崔护，相见头全白。杜鹃啼处，要归谁便归得。惆怅南浦南边，东湖东畔，芳草茸茸碧。寒食清明都过了，回首无多春色。茂苑莺声，鸥波烟雨，同是江南客。五湖缥缈，君山且听吹笛。”顾宋梅云：“孟载作，通首虽极愁怨，而结处必不作聊寂语。是其用意处。”[兰皋集]

○瞿元宵词瞿宗吉风情丽逸，著翦灯新话及乐府歌词，多俚红倚翠之语，为时传诵。及谪戍保安，当兴安失守，边境萧条，永乐己亥，降佛曲於塞下，选子弟唱之。时值元宵，作望江南五首，词旨凄绝，闻者皆为泣下。[西湖志余]

○瞿望江南钱塘瞿宗吉，学博才赡，风致俊朗，作西湖四时望江南词云：“西湖景，春日最宜晴。花底管弦公子宴，水边罗绮丽人行。十里按歌声。”“西湖景，夏日正堪游。金勒马嘶垂柳岸，红妆人泛采莲舟。惊起水中鸥。”“西湖景，秋日更宜观。桂子冈峦粟富，芙蓉洲渚彩云间。爽气满前山。”“西湖景，冬日转清奇。贯雪楼台评酒价，观梅园辅订春期。共醉太平时。”[坚瓠集]

○梅柳争春百首凌彦於宗吉为大父行，彦作梅词霜天晓角、柳词柳梢青各一百首，号梅柳争春。宗吉一日尽和之。彦惊叹，呼为小友。宗吉以此知名。[西湖志余]

○马洪花影集钱塘马浩澜，号鹤窗，善咏诗，尤工词调。虽皓首韦布，而含吐珠玉，锦绣胸肠，然若贵介王孙也。其词名花影集。徐伯龄方言：“鹤窗与陆清溪同出刘菊庄之门。清溪得诗律，鹤窗得词调，异体齐名，可谓盛矣。”

” [词品]

○马洪金菊封芙蓉仁和马浩澜洪，号鹤窗，善诗吟而词调尤工。九日金菊对芙蓉云：“过雁行低，鸣づ韵急，纷纷月下亭皋。向霜庭看菊，飏馆题糕。依然宾主东南美，胜龙山、迢递登高。绣屏孔雀，金盘螃蟹，银瓮葡萄。痛饮鲸卷波涛。笑百年春梦，万事秋毫。问台前戏马，海上连鳌。当时二子今安在，乾坤大、容我粗豪。四弦裂帛，双鬟舞雪，左手持螯。”又许东溟小景昭君怨云：“路远危峰斜照。瘦马风尘衣帽。此去向萧关。向长安。便坐紫薇花底。只是黄粱梦里。三径易生苔。早归来。” [坚瓠集]

○李空同如梦令李空同文章钜手，不屑小制，有如梦令二词云：“昨夜洞房春暖。烛尽琵琶声缓。闲步倚阑干，人在天涯近远。影转。影转。月压海棠枝软。”“不信园林春蚤。一夜偏生芳草。说与小童知，池上落红休扫。休扫。休扫。花外斜阳更好。”词亦风雅，惜本集不载。 [客窗随笔]

○商毅庵词商毅庵乡会殿试皆第一，负鼎铉重望，而小词明净简练，亦复沾沾自喜。今读其旅情、春暮、秋月、退食诸篇，不随时趋，自有殊致。其一丛花咏初春云：“东风有信无人见，露微意、柳际花边。”尤觉妥贴轻圆也。 [同上]

○吴宽词吴匏庵词，有“繁花落尽留红叶，新笋丛生带绿苔”，名句也。时有赵宽，字粟夫，为瓠庵所取士，词名半江集。匏庵尝曰：“不遇吴宽，争得赵宽。” 耆旧续闻]

○夏桂洲词夏桂洲喜为长短句，诗馀小令，草稿未削，已传播都下，互相传唱。没未百年，花间、草堂之集，无有及公谨名氏者。求如前代所谓曲子相公，亦不可得。大约花间、草堂，亦宋人选集之偶传者耳。此外不传者何限，况并不入选中，则佳词灭没，又不知其几矣。黄俞邵所藏桂洲词本，甚有可观，但不传于世，故人无知者。予欲专梓之，以公同人。 [黄梨庄]

○王世贞以诗文词鸣世王世贞於贴括盛之日，独以诗文鸣世。当时词家，亦都尚不痛不痒篇什，而独能以生动见长，以故汪道昆、李攀龙辈俱逊之。即州自谓意在笔先，笔随意往，法不累气，才不累法，有境必穷，有证必切。匪独诗文为然，填词未艺，敢于数子，亦有微长。 [古今词话]

○王世贞词出人头地州少好读书，骆行简奇之曰：“他日必以文章名世。”汪伯玉曰：“诗如孙武、韩信用兵，宫嫔市人，无不可阵。词则沾沾自喜，亦出人一头地。”李于鳞曰：“惟某敢与狎主齐盟，而小词弗逮也。”弟世懋，时人呼为小美，奉常集词仅数首，自谓游江西後，颇觉有进。 [尧山堂外纪]

○徐文长词文长咏半面美人图词，有“这半面、刚被那半面儿相掩”之句，灵丰盛绝伦。 [屠隆]

○汤义仍词汤义仍文采风流，照耀一世，出其绪馀，以为填词。如回文萨蛮、添字昭君怨，皆杰作也。〔古今词选〕

○苏世让与锁懋坚词朝鲜苏世让与华使君有倡和集。其忆王孙赋残春云：“无端花絮晓随风。送尽春归我又东。雨後岚光翠欲浓。寄征鸿。家在千山万柳中。”又西域锁懋坚，作乐府有声，其萨蛮赋残春云：“晓钟若到春偏去。一番日永伤迟暮。谁送断肠声。黄鹂知客情。山光娇靨湿。仍伤春泣。绿酒泻杯心。卷帘空抱琴。”亦可见文教之远矣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吴鲁于和稼轩吴鲁于孝廉能诗善书，筑墅南郭，尽泉池涧石亭台花竹之胜。小词潇洒绝俗，自比稼轩。有和稼轩卜算子词云：“性懒不衣冠，地僻无车马。谁与山翁作往还，五月披裘者。高枕石为床，剧饮盆为瓦。不让养皇已上人，五柳先生也。”“倦放林逋鹤，懒策山公马。千尺长廊水一方，犹羨舟居者。地僻藓侵阶，屋老松生瓦。门外人来问主人，山水之间也。”〔词衷〕

○陈大樽词陈大樽文高两汉，诗轶三唐，苍劲之气，与节义相符。乃湘真一集，风流婉丽如此。传称河南亮节，作字不胜绮罗，广平铁心，梅赋偏工清艳。於黄门益信。〔兰皋集〕

○湘真阁词妙丽明季词家竞起，然妙丽惟湘真阁江篱槛诸什。如咏斜阳则云：“弄晴催薄暮。”咏黄昏则云：“清灯冷、碧纱烟尽，半晌愁难定。”咏五更则云：“愁时如梦梦时愁。角声到、小红楼。”咏杏花则云：“微寒著处不胜娇。一番弄雨花梢。”咏落花则云：“玉轮碾平芳草，半面恼红妆。”咏春闺则云：“几度东风人意恼。深深院落芳心小。”咏艳情则云：“难去。难去。门外尺深花雨。”皆黄门意到之句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王次回善改昔人词王次回喜作小艳诗，最多而工。疑雨集二卷，见者沁入肝脾，里俗为之一变，几於小元白云。词不我作，而善改昔人词，殊有加毫颊上之致。〔同上〕

○黄山逸客行香子相传黄山逸客行香子一阙云：“俊翻无声。饥掠寒庭。满つ枝、乌雀皆惊。惜哉不中，狙击秦嬴。恨筑参差，椎孟浪，剑纵横。汝鹞来听。休耻无能。问何知、绣臂金铃。空拳未往，气已峥嵘。任破长空，没孤影，搅青冥。”云见一鹞鸟不中，而旁为之叹惜者，惜不得作者姓名，然其词自足传也。〔诗馀五集〕

○阮大铖词阮光禄大铖，固是江令一辈人，所著燕子笺、春灯谜杂剧，梨园子弟争唱之。尝作减字木兰花云：“春光渐老。流莺不管人烦恼。细雨窗纱。深巷清晨卖杏花。眉峰双蹙。画中有个人如玉。小立帘前。待燕归来始下帘。”其温丽不减和凝。予曾至皖江，作杂感一绝句云：“乱落杨花搅白棉。皖江江水绿于烟。南朝狎客无人见，肠断声声燕子笺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升庵夫人黄氏词升庵夫人黄昏寄外诗有“日归日归愁岁暮，其雨其雨怨朝阳”之句，传诵人口。又有满庭芳、巫山一段云诸词，皆为雅丽。或比之赵松雪、管夫人，然管工画竹耳，诗词鄙俚，不及黄远矣。〔晚香堂清语〕

○徐小淑词徐媛小淑，适范副使允临，卜筑天平山，享园亭诗酒之乐。尝赋渔家傲云：“板扉小隐清溪曲。夜月罗浮花覆屋。木笼戛戛摇生。庄田熟。桔皋悬向茅檐宿。青山一片芙蓉簇。林皋逸韵飘横竹。远浦轻帆低几幅。浓睡足。笑看小妇双鬟绿。”妆点农家，饶有林下风致。又有词云：“露芙蓉茜。翠涩枯棠瓣。傍疏柳、西风几点。”又云：“曲曲湖梁，一片秋光织。”句尽佳。〔词苑〕

○徐小淑词中有画徐小淑络纬吟，其为绝句也，盖贤乎其为近体也。其为乐府也，盖贤乎其为近体绝句也。乃其为长短句也，盖贤乎其为开元诸家也。如中调霜天晓角，为归舟之作，有云：“露芙蓉茜。翠涩枯棠瓣。傍疏柳、西风几点。行行尚缓。家在碧云天半。念归舟游子，一片乡心撩乱。对旅雁沙汀，盼杀白苑。”小淑善绘事，此为画中词，词中画，吾不能辩。〔董斯张〕

○沈宛君词吴江叶仲韶之配沈宜修，字宛君。一女名纨纨，字昭齐，有愁方言集。一女名小鸾，字琼章，有返生香集。宛君浣溪沙云：“淡薄轻阴拾翠天。细腰柔似柳飞绵。吹箫闲向画屏前。诗句半缘芳草断，乌啼多为杏花残。夜寒红露湿秋千。”纨纨浣溪纱云：“几日轻寒懒上楼。重帘低控小银钩。东风深锁一窗幽。昼永半消春寂寂，梦残独语思悠悠。近来长自只知愁。”小鸾南柯子云：“门掩瑶琴静，窗消画卷闲。半庭香雾绕阑干。一带淡烟红树，隔楼看。云散青天瘦，风来翠袖寒。嫦娥眉又小檀弯。照得满阶花影，只难攀。”虞美人云：“深深一点红光小。薄缕微烟袅。锦屏斜背汉宫中。曾照阿娇金屋泪痕浓。朦胧穗落轻烟散。顾影浑无伴。怆然午夜漫凝思。恰似去年秋夜雨窗时。”填词甚富，尽称令晖、道韞萃於一门，惜乎天靳之以年也。〔午梦堂集〕

○叶琼章词琼章不欲作艳语，故词格坚浑，无香奁气。〔兰皋集〕

○张倩倩词吴江张倩倩，适同邑沈自徵，负才任侠，所著霸亭秋、鞭歌伎、簪花髻词三出，名渔阳三弄，与徐文长并传。倩倩有忆秦娥云：“风雨咽。鹧鸪啼破清明节。清明节。杏花零，闷怀千叠。情依旧和谁说。眉山斗锁空愁绝。空愁绝。雨声和泪，问谁凄切。”倩倩艳色清才，年才三十四歿，遗香仅存一二。〔填词集艳〕

●卷八品藻六

◎品藻六

○吴伟业诗馀二卷吴伟业诗馀二卷，韵协宫商，感均顽艳，允足接迹屯田，嗣音淮海。王士禛诗称“白发填词吴祭酒”，亦非虚美。〔四库全书提要〕

○吴伟业词驱使南北史娄东祭酒长短句，能驱使南北史，为是体中独创，且流利稳贴，不徒直逼幼安。〔王阮亭〕

○吴伟业菩萨蛮吴祭酒梅屯<sub>阨</sub>巽秣陵春、通天台杂剧，直夺汤临川之座。中有萨蛮一调云：“谢家池馆桐花。画屏曲屈尧红袖。欲剪凤凰衫。青虫摇羽簪。一枝双豆蔻。浅立东风瘦。春思远於山。眉痕凡几弯。”雕艳似温尉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龚尚书词龚尚书暮山溪词：“重来门巷，尽日飞红雨。”不知其何以佳，但觉神驰心醉。〔王阮亭〕

○曹秋岳变词风余壮日从秋岳先生南游岭表，西北至云中。酒阑灯，往往以小令、慢词更唱迭和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。念倚声虽小道，当其为之，必崇尔雅，斥淫哇，极其能事，则亦足以宣昭六义，鼓吹元音。往者明三百<sub>不</sub>冀，词学失传，先生搜辑遗集，余曾表而出之。数十年来，浙西填词者，家白石而户玉田，春容大雅，风气之变，实由於此。〔朱竹〕

○棠村词棠村词极艳，而无绮罗芴泽之态，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。〔陆盖思〕

○玉叔慢词玉叔慢词多商羽之音，如秋飈拂林，哀泉动壑。小令则如新箏乍调，雏莺初啭，尖佻新艳。〔董苍水〕

○宋荔裳登燕子矶词莱阳宋观察荔裳，登南京燕子矶，望大江，作贺新凉词，慷慨激昂，仿佛曹公“乌鹊南飞”之句。倪呼铜将军铁绰板与髯仙共唱，应使大江鼎沸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宋荔裳如梦令宋观察如梦令云：“刚到凤凰台上。无那骊驹三唱。愿作博山炉，魂逐沈烟游。罗幃。罗幃。高筑愁城千丈。”曹学士云：“罗幃筑愁城，从来未有人道，真是无聊情至语。”〔同上〕

○王西樵赋闺情王西樵司勋咏无题诸诗，秀情丽致，不减温、李。所<sub>记</sub>巽燃脂集、朱鸟轶事，大为彤管纪胜。尝赋闺情浣溪沙词云：“金井风微响辘轳。桐阴漏日晓妆初。薄寒犹怯玉肌肤。帘幕絮萦双紫燕，盆池花衫小红鱼。昼长耽阁绣工夫。”阮亭谓髻时每喜吟紫燕红鱼二语，时时成诵。今细读之，瑶翻碧滟，宛似元美江南词也。〔同上〕

○曹顾庵发雅音近日词家爱写闺，易流狎昵，蹈扬湖海，易涉叫嚣，二者交病。顾庵工於寓意，发为雅音，品格当在周、秦、姜、史之间。〔尤悔庵〕

○春晓亭子“牛衣古柳买黄瓜”，非坡仙无此胸次。近惟曹顾庵学士时复有之。绿杨杜宇，酒後偶然语，亦是大罗天上人。吾友蕲水杨菊庐比部，因此词於玉台山作春晓亭子，一时多为赋之，亦佳话也。〔王阮亭〕

○张渊懿月听词月听词，去尖刻，以温润为体，深得乐府之遗。〔周冰持 裴按

：青浦张渊懿，字砚铭。顺治十一年举人，有月听轩诗馀一卷。]

○衍波词体备唐宋衍波词体备唐、宋，美非一族。江上之“风高雁断”，蜀冈之“乱柳啼鸦”，赠雁之“水碧沙明，参横月落，远向潇湘去”，直合东坡、稼轩、白石、梅溪为一手。[彭羨门]

○衍波词不减南唐二主衍波词小令极哀艳之深情，穷倩盼之逸趣。其醉花阴、浣溪沙诸阕，不减南唐二主也。[邹程村]

○阮亭扬州词妙绝当时扬州为自古宦游之地，欧、苏俱有小词，醉翁“江天渺渺没孤鸿”，东坡“三过平山堂下”之句是也。六百年而阮亭妙绝当时，始继其响。[杜茶村]

○王司理江南好王司理去维扬日，作江南好数调云：“江南好，风日近秦邮。银甲暂停朱阁午，玉笙才度碧云秋。扶醉且淹留。”“江南好，春暮雨廉纤。鱼子天晴初出水，鼠姑风细不钩帘。底事恼江淹。”“江南好，最好是孟湖。何处情人名碧玉，谁家亭子号真珠。聊为结相於。”“江南好，画舫听吴歌。万树垂杨青似黛，一湾春水碧於罗。懊恼是横波。”“江南好，又过落花朝。玉茗歌残情历历，金堂人散水迢迢。魂去不须招。”予曾於画舫白板上见之，清歌宛转，似乐天忆西湖诸作。[词苑丛谈]

○三绿词人昔应子和以“蜡炬短烧红”、“风雨落花红”、“两岸夕阳红”，名三红秀才。今阮亭有“春水平帆绿”、“梦里江南绿”、“新妇矾头烟水绿”，不将更称三绿词人耶。[邹程村]

○二王词仆最爱王仲英“学绣青衣艰刺凤。自把金针，代补瓠毛空”之句。天然神骏，不数易安。及读阮亭“郎似桐花”二语，不觉叫绝。昔卓珂月以太白、後主、易安为三李名斋，今即以仲英、阮宁为二王，自堪并垂天壤。[同上]

○王阮亭和张泌韵泰娘，名姬也。诗有“枫桥泰娘双翠蛾”，又“秋娘容与泰娘娇”之句。王阮亭和张泌韵云：“雨後虫丝碧纱。朝来鹊语闹檐牙。日痕红曙一栏花。残梦未遥犹眷恋，篆烟初袅半天斜。消魂应在泰娘家。”徐东痴谓其情事如水，诵之果然。[同上]

○阮亭卜算子阮亭卜算子词云：“天气近清明，汝定成行否。雨雨风风不暂停，作意催花柳。”程村云：“首二句用晋贴，自然。”羨门云：“作意催花柳，天然微妙。宠柳娇花，未免组织矣。”[倚声集]

○丁飞涛扶荔集丁飞涛最善填词，有扶荔集三卷，为当世所传诵。如锁窗寒东风词：“入柳非烟，弄花无影，断肠何处。”声声慢秋夜词：“撇得我恁憔悴，自己难识。欹著枕、把泪儿住怎得。”又，柳初新词：“最惜纤纤强楚。恐难禁、灞陵人去。及早和他同住。怕消魂、夕阳飞絮。”又，爪茉莉闺怨词

：“含糊过、翻恨成悲，细看去都是泪。被风吹、直向海天云底，也知到他那里。”又，品令幽怀词：“九十春光，添做百分憔悴。不如扫却今番，漫把相思再理。”又，凤衔杯旧恨词：“将才文泪双绡，断肠一纸交伊看，怎推得、无人见。”又，临江仙春睡词：“柳慵花醉，唤不起、鹧鸪啼。画梁残日依依。轻他燕子故双本。湘帘暗下，赚得个、扑帘飞。”是愈出愈妍，後人驾前人之上，真可谓山间明月，凤管箫声，凄楚回环，伤情欲绝矣。〔王西樵〕

○程村词程村作诸僻调，能安顿拗折处，使之转旋从我法，又无一字且悟，真削猴刻鹄之技也。〔彭羨门〕

○龚芝麓词紫燕春雨草堂，据吴陵之胜，名人诗赋甚多，最爱龚芝麓“城外画图城里屋，柳边溪水竹边桥”，姜如须“处士药栏临曲水，仙曹伎舫泊寒汀”，顾与治“烟柳纤丝迷远艇，水流花片过前除”，可为小西湖写照。今又得程村透碧霄词，直可作十日卧游矣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毛会侯映竹轩诗馀毛会侯文尚迻逸，力洗近世肤伪之习，宜其不专以绮靡为尚也。而顾好为小词，其所著映竹轩诗馀，有冬夜集犀黄宅听歌调清平乐云：“霜寒如许。烛焰红偏露。预借春光来作主。听得春莺双语。新词幽恨无涯。声声颤落梅花。我欲徘徊起舞，漫教泪湿琵琶。”柔情漫调，有不可概论者。〔方渭仁〕

○毛三瘦毛稚黄玉楼春闺晚云：“月明背著徒然惊，不信我真如影瘦。”又踏莎行书来云：“空闺寂寂念相闻，书来墨淡和伊瘦。”又，临江仙写意换头云：“鹤背山腰同一瘦，且看若个诗仙。”沈东江嘲之云：“昔子野称张三影，今稚黄可谓毛三瘦矣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丁药园浣溪沙丁药园浣溪沙云：“买断春风榆荚钱。抛残红日柳丝鞭。王孙归去剧堪怜。鹦鹉窥翻双玉局，珊瑚劈乱十三弦。昼长无事不教眠。”杜茶村谓其只言无聊光颖，所思自在言外，此真得词家三昧。〔同上〕

○沈文人工绘事，兼善音律，音为小词，直窥稼轩之奥。其情逸韵，周勒山谓惠草雪消不足方也。〔今世说〕

○张宏轩啸谷词啸谷词，其源泉出於东坡，而温雅绵丽，含蓄不露，则斟酌於小山、淮海之间。〔孙恺似按：上海张宏轩锡悻，顺治十二年进士。官泰安州知州知有啸谷馀声一卷。〕

○孙蔗庵词蔗庵词，心情澹雅，寄托遥深，能尽洗草堂陋习。与柘西交最深，近复同住双柏树下，坐卧研论，宜其词之工也。〔朱竹〕

○孙蔗庵折柳词折柳诸作，极清婉妍秀之致，较浣红居词，体格又一变矣。〔顾梁汾按：常熟孙蔗庵，顺治十四年举人。有折柳词一卷。〕

○毛会侯词审音协律毛会侯博洽研贯，其所为词俱审音协律，不愧大晟乐府之

遗。〔沈昭子〕

○曹实庵词气韵胜曹实庵不为闺靡曼之音，而气韵自胜，其淡处绝似宋人。

〔王阮亭〕

○曹实庵咏物词词至南宋始工，斯言出，未有不怪者，惟实庵舍人意与余合。今就咏物诸词观之，心摹手追，乃在中仙、叔夏、公谨，兼出入天游、仁近之间。北宋自方回、美成外，慢词有此幽细绵丽否。〔朱竹〕

○董苍水情词兼胜董苍水情词兼胜，小令尤工。〔彭羨门〕

○王丹麓词在清空质实之间词贵清空，不尚质实。王丹麓词在清空质实之间。〔施愚山〕

○红豆词人吴绮诗馀颇擅名，有“红豆词人”之号，以所作有“把酒嘱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句也。跌宕风流，亦可谓一时才士矣。〔四库全书提要〕

○吴绮词似陈西麓{卅园}次之词，选词寓声，各有旨趣。其和平雅丽处，绝似陈西麓。〔朱竹〕

○丁雁水词兼宋元人之长丁雁水构髻无於官廨，与往来宾客倚声酬和，所成紫云词，流播南北，盖兼宋、元人之长。〔同上〕

○佟东白词与秦柳争长佟东白词，缠绵婉约，当与柳屯田、秦淮海争长。〔曹秋岳〕

○邹念莼工小词具区，今之孝子也。杀贼守城，驰名天下。且又工於小词，字字香艳。〔尤悔庵 按：邹念莼名宏志，吴江人，有邀月词一卷。〕

○弹指词出入两宋弹指词，极情之至，出入南北两宋，而奄有众长。〔杜紫纶〕

○顾梁汾以词代书顾梁汾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金缕曲二阙，激昂悲壮。即置之稼轩集中，亦称高唱。〔黄<广吾>堂〕

○容若有侧帽饮水词容若读书机速过人，辄能举其要。诗有开元丰格。作长短句，跌宕流连以写其所难言。有集名侧帽、饮水者，皆词也。〔韩慕庐〕

○容若不喜南宋容若自幼聪敏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善为诗，尤工於词。好观北宋之作，不喜南渡诸家，而清新秀隽，自然超逸。海内名人为词者，皆归之。

〔徐健庵〕

○容若词凄惋容若词，一种凄惋处，令人不能卒读，人言愁我始欲愁。〔顾梁汾〕

○饮水词哀感顽艳饮水词，哀感顽艳，得南唐二主之遗。〔陈其年〕

○侧帽词有忆香严词侧帽词，有西郊冯氏园看海棠浣溪沙云：“谁道飘零不可怜。旧游时节好花天。断肠人去自今年。一片晕红凝著雨，晚风吹掠鬓云偏。倩魂消尽夕阳前。”盖忆香严词有感作也。王伊斋以为柔情一缕，能令九转肠



回，虽山抹微云君，不能道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汪蛟门醉春风汪舍人蛟门醉春风词云：“好事而今乍。划袜移深夜。手提金缕小鞋儿，怕怕怕。犬吠花阴，月沉楼角，暗中惊诧。软玉相凭藉，纤指将头卸。妾身拚得教郎怜，罢罢罢。”又“听鸡声、催人枕畔，羞颜娇姹。”较之南唐主遗小周后词，尤觉旖旎。〔同上〕

○羡门词不减南唐羡门惊才绝艳，长调数十阕，固堪独步江左。至其小词，啼香怨粉，怯月凄花，不减南唐风格。〔严秋水〕

○羡门语胜柳七柳七关河冷落三语，坡公亦服为唐人语。六百年而羡门以“西风旅梦”、“残月当楼”二语胜之。乃知太白咏凤凰台，终是胆怯司勋也。

〔邹程村〕

○羡门花心动後段羡门花心动後段云：“倚楼人听断肠声，惊秋客到伤心处。江南梦、一曲潇潇暮雨。”宋大夫以来，谁人更能道得。〔同上〕

○羡门一萼红词程村云：“每读王次回睡鞋诗，至‘教郎被底摩娑遍，忽见红帮露枕边。’叹其纤褻过甚。”诵羡门一萼红词，风流香腻，更不许温段复赋锦鞋也。〔王阮亭〕

○羡门萤莲二词羡门萤莲二词，咏物之工，何必老杜。〔尤悔庵〕

○悔庵词悔庵词流丽圆转，如细管临风，新莺啼树。至其感慨恢谐，流传酒楼邮壁，又天然工妙，直兼苏、辛、秦、柳诸家所长。〔曹顾庵〕

○毛大可词毛大可河右词，其旨精深，其体温丽。“户网粘虫，枕声停钏。吹苦唇朱之落，梦欢愁臂红之销。腰慵结带，时作萦回。镜喜看花，暗相转侧。”此真靡曼之玮辞，夫岂纤庸之佚调。〔姜汝长〕

○菊庄词一卷自吾家玉台一序後，几令琉璃研匣，翡翠笔床，为千古词人挥洒不尽。兹披菊庄词一卷，更觉翰墨流香。乃知草堂之草，岁岁吹青，花间之花，年年逞艳。後来者居上，何必沾沾南唐、北宋耶。〔徐野君〕

○菊庄词有南唐遗韵菊庄忆秦娥、菩萨蛮诸阕，犹有南唐遗韵。〔宋牧仲〕

○菊庄词渐近自然词之佳者，正以本色渐近自然，不在缕金错采为工也。读电发诸作，故得此意。至“一片残阳在客衣”，直是神到语，虽秦七复生，亦当绝倒。〔尤悔庵〕

○菊庄词似坡公“百顷黄芦，千条浊浪，人在柁楼吹笛。”神似坡公。或问何似，曰：“解衣欹枕绿杨桥，杜宇数声春晓。”〔同上〕

○菊庄词有离合之妙词贵离合，不粘本题，方得神情绵邈。菊庄踏莎行赋愁云：“脉脉红楼，萋萋绿野，一江春水茫茫泻。”不言愁而愁自至，非离合之妙乎。〔曹掌公〕

○菊庄词得词理三昧州谓美成能作情语，不能作景语。菊庄“春衫泪，明月楼

前，碧桃花下”等句，真能言情於景中者也。可谓得词理三昧。〔宋楚鸿〕

○竹词醇雅竹博搜唐、宋、金、元人集以辑词综，一洗草室之陋。其词句琢字炼，归於醇雅。虽起白石、梅溪诸家为之，无以过也。〔沈融谷〕

○竹词无所不能竹能诗能文章，至於词，亦无所不能，予每叹其才为不可及。集中虽多艳曲，然皆一归雅正，不似屯田乐章徒以香泽不工者。〔李分虎〕

○竹词与柳七黄九争胜锡鬯天才踔厉，诗文脍炙海内，填词与柳七、黄九争胜。叶元祀尝作骈体文序之，缀以绝句云：“鸳鸯湖口推朱十，代北汶西词客哀。弄墨偶然工小令，人间肠断贺方回。”〔徐菊庄〕

○竹词神明乎姜史竹词，神明乎姜、史，刻削隽永。本朝作者虽多，莫有过焉者。〔杜紫纶〕

○朱陈词工力悉敌其年与锡鬯并负轶世才，同举博学鸿词，交叉最深，其为词亦工力悉敌。乌丝载酒，一时未易轩轻也。〔曹秋岳〕

○陈其年怅怅词陈其年既失意无聊，尝赋怅怅词三首，涉笔骚怨呜咽。王司州阮亭见之，大为叹绝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秋水小词精妙国初词家，小长芦而外，断推秋水，小词精妙，一时作者未易几也。樊榭论词绝句曰：“闲情何碍写云蓝。淡处翻浓我未谙。独有藕渔工小令，不教贺老占江南。”斯言当矣。〔张渔川〕

○豹人词在苏辛之间豹人词，以飞扬跋扈之气，写崎历落之思，其品格当在稼轩、东坡之间〔尤悔庵〕

○董文友词似易安董文友一剪梅云：“惯得相携花下游。苏大风流。苏小风流。而今别况冷於秋。燕去南楼。人去南楼。等闲平判十分愁。依在心头。卿在眉头。少年心事总悠悠。一曲扬州。一梦苏州。”商邱宋牧仲谓其酷似李易安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文友苏幕遮“骰子逡巡裹手拈。无因得见玉纤纤。玲珑骰子藏红豆，刻骨相思知未知。”总不如文友苏幕遮後结“亲点牙筹，赌喝双双雉”，为销魂铄骨也。〔王北山〕

○枫江渔父图题词严州毛会侯画垂竿小照，华亭高谿园层云赋迈坡塘一阕，高槎客骞，谿园令子，为余题枫江渔父图小重山。两词俱佳，识者拟之晏元献父子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余光耿词寄托颇深余光耿父懋衡，於明末遭党祸。光耿少而孤苦，中多感慨，往往托填词以自遣。满江红诸作，思亲忆弟，寄托颇深。其以蓼花名者，殆亦取多难集蓼之意欤。〔四库全书提要〕

○介遵玉女迎春慢介遵先生公车北上，初以文投桐城望溪方公，一见倾倒。後有文酒之会，适颁时宪书，先生即席赋玉女迎春慢一词，座上名流书皆辍笔

，一时名噪都下。然先生竟艰一第，郁郁以孝廉卒。当时评者，谓先生词跻於昔贤，不在白石、梅溪之下，方诸时杰，应侪乌丝、竹之间。〔董云舫〕

○介遵咏物词介遵咏物诸词，研摹刻画，托寄高远，巧不伤雅，浓不病华。

〔方致士 按：光耿，婺源人。有蓼花词一卷，版已漶漫，同里王顾亭使君重梓以问世。〕

○沈丰坦词钱塘沈声丰垣兰思词，如“独怜春草不成花，看尽晚云都做水。怪底窥人莺不语，绿杨枝上微微雨”，妙语天然，直臻神境。〔吴舒凫〕

○吴山词吴山仪一，髫年游太学，名满都下，尤工於词。王新城晚年有寄怀西泠三诗曰：“穆屯<sub>阝</sub>乐府紫山诗，更有吴山绝妙词。此是西泠三子者，老夫无日不相思。”其为前辈推重如此。〔厉樊榭〕

○陈谋道词陈谋道，字心微。工小令，得南宋风致。王尚书士禎选入倚声集，称其“数枝红杏斜阳”句，胜於宋子京。人称为“红杏秀才。”〔嘉善县志〕

○秋锦词秋锦论词，必尽扫蹊径，独露本色。尝谓南宋词人如梦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必兼之乃工。今读是集，洵非虚语。〔曹升六〕

○沈融谷词吾友沈子融谷，精於词久矣。况之古人，殆类王中仙、张叔夏。叔夏尝谓“中仙词极娴雅，有白石意趣。”仇山村亦云：“叔夏词律吕协洽，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”是二家之词，非深於情者，未必能好。即好之而不善学，亦未必能似。今融谷情之所至，发为声音，莫不缠绵谐婉，诵之可以忘倦。虽其博综乐府，兼括众长，固不尽出於二家。然体格各有所近，不位置融谷於二家之间不可也。〔龚蘅圃〕

○李分虎词二十年来，诗人多寓声为词。逮邓客大同，与曹使君秋岳相倡和，其後所作日多，谬为四方推许。使君既归倦圃，李子分虎时时过从，相与论词。其後分虎游屐所向，南朔万里，词帙之富，不减予曩日，殆善学北宋者。顷复示余近稿，益精研於南宋诸名家，而分虎之词愈变而愈工。〔朱竹〕

○耒边词耒边词，能扫尽臼科，独露本色，在宋人中绝似竹山。〔高二鲍〕

○覃九词词莫善於姜夔。梅溪、玉田、碧山诸家，皆具夔之一体。自後得其门者寡矣。吾友覃九词，可谓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。〔朱竹〕

○蘅圃词竹客通潞时，蘅圃与之朝夕，故为倚声最早，无纤毫俗尚入其笔端。〔李分虎〕

○徐西词上海徐西允哲为春藻赤帙响泉词，尤极温藻芊绵之致。〔周鹰垂〕

○蒋京少词蒋京少梧月词，而不靡，直而不俚，婉曲而不晦，庶几可嗣古人之遗响。〔朱竹〕

○孙松坪词孙松坪先生别花馀事，绝似东山、东堂、小山、淮海。梅<sub>江</sub>片词

，则旁及於青兕，而变化於乐笑。其清空骚雅，乎入宋人之室矣。〔楼敬思〕

○黄莘野词词家三昧，全以不著迹象为佳。余最爱莘野黄君田解语花结句：“漾花梢一朵行云，化水痕难觅。”其妙处在离即之间。〔刘廷玑〕

○小湖卜算子小湖有卜算子词甚佳。词云：“飞雨过金塘，风细湘帘动。帘底鹅儿酒满卮，少个人儿共。无分作鸯鸯，拟作鸳鸯梦。凄断谁家缥缈楼，玉管声声弄。”〔罗裙草〕

○吴笙山词吴笙山雯炯香草一编，薰心染臆於姜、张、吴、史之间，故稼而不迷，艳而能清。〔陈玉几〕

○陆南香词陆南香词，清丽闲婉，使人意消。续稿二卷，乃燕山後游及客梁园之作，年长多愁，声情变而愈上矣。〔厉樊榭〕

○徐紫山词徐丈紫山黄雪山房，在学士港口湖山幽胜处也。其词清微婉妙，绝似宋人。〔同上 按：黄雪山房词稿，尚未付梓，予曾於艮麓诸君处借录一过。〕

○浣花词浣花风流酝藉，词如其人，丽而则，清而峭，晏、周之流亚也。〔顾梁汾〕

○紫纷词紫纷词，脱去凡艳，品格在草窗、玉田之间。〔宋牧仲〕

○幻花老人词幻花老人诗，旨趣在王、孟间，而暇为长短句，又能宗尚石帚、玉田，刊落凡艳。宋之色香味之外，而独领其妙。平生专修净土，去来如意，凡有所作，皆从静境流出，故不假思惟，自然各致其妙。〔柯南陔〕

○勾花庵词余年近壮，偶一按谱，见赏於徽君焦夫子。曰：“知子才试为此，已入晚宋四家之室，此事固关天分。”又仿元曲四字评语曰：“子词可谓如‘竹风梧雨’。”〔勾花庵词钞自序〕

○秋屏词花间、尊前而後，言词者多主曾端伯乐府雅词，今江、淮以北称倚声者，辄曰雅词，甚矣词之当合乎雅矣。自草堂选本行，不善学者，流而俗，不可医。读秋屏词，尽洗铅华，独存本色，居然高竹屋、范石湖遗音，此有井饮处所必欲歌也。〔曝书亭集〕

○秋屏以长调取胜词家狃於本色当行之说，多以柔情曼语，标新竞异。然宜於小令，而不宜於长调，宜於闺情春思，而不宜於登临感遇咏物怀人诸作。故自香奁之外，求其合作者难矣。秋屏不屑作柔曼之音，纯以长调取胜，艳而不靡，丽而不纤，清而不肤，爽而不率。思沉力厚，法备神全，极词家之能事。

〔何嘉延〕

○秋屏词情恂雅秋屏词情恂雅，既不流於柔靡，复不蹈於豪放，淡妆浓抹，俱所不事，直得白石、玉田神髓。〔姚潜夫〕

○紫山词去腊於友人华秋岳所读樊榭高阳台一阙，生香异色，无半点烟火气

，心向往之。新年过访，披襟畅谈，语语沁入心脾，遂相订为倡和之作。顷寓秦淮，樊榭书至，知前後题俱削稿，复合以平时所作，付之梓人。回环读之，如入空山，如闻流泉，真沐浴於白石、梅溪而出之者。噫，舍紫山而外，知此者亦鲜矣。〔徐紫山〕

○厉太鸿词厉君太鸿刻意为长短句，拈题选调，与紫山相唱和，数月之间，动成卷帙。声谐律叶，骨秀神闲，当於豪苏腻柳之外，别置一席。至於琢句之隽，选字之新，直与梅溪、草窗争雄长矣。〔吴允嘉〕

○攀榭词托寓微至余与攀榭交垂十五年，见其偃蹇僚，不废文史，而感时览物，托寓微至。诗所不尽，必形之於词。上者海山缥缈之音，次亦不减游春绿水之奏，闻者意消神往。〔符幼曾〕

○樊榭词清真雅正词於诗同源而殊体，风骚五七字之外，另有此境。而精微诣极，惟南渡德、景炎间，斯为特绝。吾杭若姜白石、张玉田、周草窗、史梅溪、仇山村诸君所作，皆是也。吾友樊榭先生起而遥应之，清真雅正，超然神解，如金石之有声，而玉之声清越。如草木之有花，而兰之味芬芳。登培崦以揽崇山，涉潢以观大泽。致使白石诸君，如透水月华，波摇不散。吴越间多词宗，吾以为叔田之後，无饮酒矣。〔陈玉几〕

○樊榭词清空婉约厉徵君樊榭词，清空婉约，得白石、叔夏正传。建炎湖山之妙，尚可於移宫换羽间得之。〔定香亭肇谈〕

○陆庄二子词予读陆繆雪、庄西霞二子词，情真语挚，寓端庄於流丽，逞绮靡於缠绵。可与大木先生幻花庵词鼎峙於骚坛。〔赵鹤〕

○莲坡词国初以来，江左言词者，无不以迦陵为宗，家嫔户习，一时称盛，然犹有草堂之馀。自浙西六家词出，瓣香南宋，另开生面。於是四方承学之士，从风附响，知所指归。予己未夏北游，假馆於莲坡澹宜书屋，每风晨雨夕，酒边烛外，时同才舀韵。而莲坡於声律之微，必抉根溯源，究其旨奥。至於抽思藻，总在汰去侈蔓，一归清真。故其所制激响空明，华而不靡，刻而不露，如幽湍之鸣，如虚林之籁，一本天然也。〔陈对鸥〕

○莲坡词雅正词有四声五音均拍轻重清浊之别，其为之也较难於诗。予友莲坡，才思超俊，履能夷。其新制抽妍骋秘，宫协律谐，且尽洗草堂、花间之馀习，而出之以雅正，洵乎能为其难矣。〔吴陈琰〕

○吴焯词吴绣谷焯，其词寓托既深，揽擷亦富，纤徐幽邃，卜党绵丽，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。其才舀谱寻声，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，尤不失寸可度。〔厉樊榭〕

○马《谷词马《谷曰，性好交游，四方名士过邗上者，必造庐相访。近结邗江吟社，以倚声与宾朋酬倡，与昔时圭塘玉山相埒。其词清新刻削，能自名一家

。 [陈授衣]

○陈荣杰词陈荣杰无波词，风流自赏，不轻出以示世，独以余为知音。其一种清虚婉约之致，全以情胜。 [黄<广吾>堂]

○朱紫岑词朱紫岑宅，在阊门外桐溪滨，前疏雨楼，侄秋潭居之。後有萍花水阁，则为其子桂泉、侄时霖读书地。紫岑长身玉立，工篆书。一家子侄，以倚声唱和与吴竹屿、赵璞庵及从弟朱吉人等诗酒流传，吴中以为佳话。 [张少华]

○江研南词江研南琢春词，艳艳如月，亭亭若云，萧然遇之，清风入林。程物赋形，而无遗声焉。至於审音之妙，钥合尺围，靡间丝发，昔人所称神解者非耶。 [陈玉几]

○江宾谷好南宋人词江宾谷雅好南宋人词，尤爱其中一两家最平淡者。平日论词，及所自为，并能追其所见。 [刁去瑕]

○宾谷梅边琴宾谷梅边琴一卷，追清石帚，继响玉田。昔南史称柳公双锁为琴品第一，若梅边琴者，其亦第一词品乎。 [赵秋谷]

○张渔川词张渔川词，删削靡曼，归於骚雅。其研词炼意，以乐笑翁为法。读响山一编，觉白云未远也。 [厉樊榭]

○闵玉井词闵玉井填词在中年以後，与松泉、葑田竞爽邗上。松泉清俊，葑田绵虚，玉井殆欲兼二子之长。 [同上]

○江橙里词江橙里少嗜倚声，饶有清致，别牟术肝肾，磨濯心志，盖几几乎追南渡之作者而与之并。虽自汰甚严，所存不啻半铢一粟，而其苦心孤诣，善学古人，审音者固望而可知也。练溪在歙之北乡，江氏世居於此，故以名其词云。 [沈沃田]

○橙里意境清远橙里意境清远，慕姜白石、张叔夏之风，其词清空蕴藉，无繁丽昵褻之情，除激昂器号之习，可谓卓然名家。 [淮海英灵集]

○史位存词史位存承谦，以熏香摘艳之才，为滴粉搓酥之用，优游渐积，久而益专。其於南渡诸家，不屑屑句摩篇仿，而一种幽情逸韵，流於笔墨之外，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。 [储长源]

○任淡岑词任淡岑曾贻词，删削靡曼，独抒性灵，於宋人不沾沾袭其面貌，而能吸其神髓。一语之工，令人寻味无穷。 [同上]

○朱云翔词元和朱君云翔蝶梦词，融情炼景，刻羽引商，溯权輿於李唐，备体裁於赵宋，拟之行，可与代兴。 [许名仑]

○朱春桥词桐乡朱子春桥，竹太史簇孙，碧巢农部之外孙也。其词句琢事炼，调合律谐，具有小长芦家法。 [高槎客]

○过湘云词过湘云倘佯山水，啸咏风月，所作诗词如雪藕冰桃，沁人醉梦。

[吴竹屿]

○汪对琴词汪对琴词，如入武夷啖荔枝，鲜美独绝。又如饌设江瑶柱，与君错迥别。[黄<广吾>堂]

○对琴词如闻空山琴语对琴每於酒边花下，闲作倚声，如闻空山琴语，松下幽泉，使人不复作尘想。[张渔川]

○吴企晋词吴企晋，水月方清，云岚比润，偶作诗馀，亦是苏门长啸。[蒋西原]

○赵璞函词赵璞函词，瓣香於碧山、蜕岩，故轻圆俊美，调协律谐。以近词家论之，尤堪接武竹，分镞樊榭。[吴竹屿]

○张少华词张少华襟情爽飒，而填词又极缠绵，故以韵胜也。有香奁一卷，惜为人假手，不能传播艺林。[朱吉人]

○云门一僧词康熙初，云门一大僧枉过柳塘，留巫山一段云词，则真韵秀绝伦之语。他如云汉月函亦有禅乐府，皆石门文字一流人也。[柳塘词话]

○武林一僧词武林一老僧所填点绛唇词云：“来往烟波，此生自号西湖长。轻风小桨。荡出芦花港。得意高歌，夜静听偏朗。无人赏。自家拍掌。唱彻千山响。”音调超绝。噫，此亦红姜老人侑匹也。[查恂叔词话]

○徐湘词湘夫人善属文，兼精书画，诗馀得北宁风格，绝去纤佻之习。[林下词选按：徐灿，字湘，长洲人，海宁陈之遴室。有拙政园诗馀。]

○徐湘小词绝佳徐湘才锋道丽，生平著小词绝佳，盖南宋以来，闺房之秀，一人而已。其词娉视淑真，姒蓄清照，至“道是愁心春带来，春又来何处”，又“衰杨霜遍灞陵桥。何处是前朝”等语，缠绵辛苦，淮海诸胜。[陈其年妇人集]

○王朗词金沙王朗，学博次回女也。学博以香奁艳体盛传吴下，朗亦生而夙悟，诗歌书画，靡不精工。尤长小词，为古今绝调。尝於扇头见其浪淘沙闺情云：“几日病淹煎。昨夜迟眠。漫移心绪镜台前。双鬓淡烟低髻滑，也自生怜。不贴翠花钿。懒易衣鲜。碧油衫子褪红边。为怯游人如蚁拥，故拣阴天。”才致如许，真所谓却扇一顾，倾城无色矣。[同上]

○康邨词康邨字湘云，直隶邢台人，黄更生内子也。所著有临风阁集。其萨蛮词云：“徙倚听疏钟。临窗愁杀侬。”又玉楼春词云：“姜颜自愧石边花，君心莫化花边石。”其警句多如此。[词苑丛谈]

○汤畹生词汤畹生名叔英，长洲人，适休宁吴<曾羽>，工诗善弈。其春暮南乡子云：“天气最无凭。乍雨还晴又做阴。时候困人三月也，清明。暗买韵光柳醪金。杯酒恣闲吟。寂寞春庭斗草心。院落黄昏帘幕悄，深深。独坐谯楼又起更。”畹生词佳者极多，惜散佚不传，王西樵补入朱鸟逸史。[同上]

○顾文畹词无锡顾文畹自号避秦人，诗词极多，恒与王仲英相倡和。有浣溪沙云：“独坐无聊对简编。闲题恨字满花笺。夕阳西去转凄然。掩泪低徊妆阁畔，掀帘私语瘦梅前。此时试问阿谁怜。”又云：“晓日凝妆上翠楼。恼人春色遍枝头。湘帘风细荡帘钩。燕子未归寒恻恻，梅花初落恨悠悠。重门深锁一天愁。”句极凄婉，这词见燃脂集中。〔同上〕

## ●卷九指摘

### ◎指摘

○长调之祖晚唐五代小令填词，用韵多诡譎不成文者，聊为之可耳，不足多法。尊前集载唐庄宗歌头一首，为字一百三十六，此长调之祖，然不能佳。〔周长卿〕

○曲子相公和凝少时好为曲子，布於汴、洛。洎入相，契丹号为曲子相公。有集百卷，自镂版以行世，识者非之，曰此颜之推所谓讠令痴符也。〔花间集〕

○和凝成绩艳词和凝成绩艳词，每嫁名於韩，因在政府讳之也。又欲使人知之，乃作游艺集序曰：“予有香奁、ふ金，不传於世。”〔乐府纪闻〕

○尹鹖词尹鹖秋夜月，颇觉遒古，而非正赏之音。杏园芳更多颓唐之句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皇甫松竹枝采莲皇甫松以竹枝采莲俳调擅场，而才名远逊诸人。花间集所载，亦止小令短歌耳。〔元好问〕

○顾太尉情语顾太尉诉衷情云：“换我心。为你心。始知相忆深。”虽为透骨情语，已开柳七一派。〔蓉城集〕

○晏叔原乐府补亡序晏叔原乐府补亡序云：“狭邪之大雅，豪士之鼓吹，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，其下者不减桃叶团扇。若乃妙年美士，近知酒色之娱。苦节癯儒，晚悟裙裾之乐。鼓之舞之，使宴安而不悔，则叔原之罪也哉。”〔黄鲁直〕

○穷塞主庐陵讥范希文渔家傲为穷塞主，自矜其“战胜归来飞捷奏。倾贺酒。玉阶遥献南山寿”，为真元帅之事。按宋以小词为乐府，被之管弦，往往传于宫掖。范词如“长烟落日孤城闭”，及“绿树碧帘相掩映，无人知道外边寒”等句，使听者知边庭之苦。此深得采薇、出车、杨柳雨雪之意，若欧词止于谀耳，何所感耶。〔古今诗话〕

○耆卿词韵不胜耆卿词铺叙展衍，备足无馀，较之花间所集，韵终不胜。〔李之仪〕

○耆卿词杂鄙语耆卿词虽极工，然多杂鄙语。〔孙敦立〕

○柳词浅近卑俗耆卿乐章集，世多爱赏该洽，序事闲暇，有首有尾声，亦间出佳语，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。惟是浅近卑俗，自成一派，不知书者尤好之。



予尝以比都下富儿，虽脱村野，而声态可憎。前辈云：“离骚寂寞千年後，戚氏凄凉一曲终。”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，惟贺方回、周美成时时得之。贺六州歌头、望湘人诸曲，周大、兰陵诸曲最奇崛。或谓深劲乏韵，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。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，秦、汉以後，皆有造语，险易则无定法，今必以斜阳芳草、淡烟细雨绳墨後來作者，愚甚矣。故曰不知书者尤好耆卿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柳词芜杂柳永以乐章名集，其词芜杂者十之八，必若美成、尧章宫调语句两皆无憾，斯为冠绝。〔词洁〕

○柳词近俗柳耆卿喜作小词，然薄於操行，当时有荐其才者，曰：“得非填词柳三变乎。”曰：“然。”上曰：“且去填词。”由是不得志，日与弟子纵游娼馆酒楼间，无复检约，自称云：“奉圣旨填词柳三变。”呜呼，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，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。柳之乐章，人多称之，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，则闺门淫之语。若以欧阳永叔、宴叔原、苏子瞻、黄鲁直、张子野、秦少游较之，万万相辽。彼其所以传名者，直以方言多近俗，俗子易悦故也。〔艺苑雌黄〕

○柳永应制撰词皇中，老人星现，永应制撰词忤旨，人皆惜之。余谓柳作此词，借使不忤旨，亦无佳处。如嫩菊黄深，拒霜红浅，竹篱茅舍间，何处无此景物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露花倒影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。赵明诚妻嘲之曰：“露花倒影柳三变，桂子飘香张九成。”秦少游善乐府，取隋炀帝“寒鸦千万点，流水绕孤村”之句，以为满庭芳词。而首方言“山抹微云，天粘衰草”，尤为当时所传。子瞻戏之云：“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花倒影柳屯田。”露花倒影，柳永破阵子语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子瞻词多不入腔子瞻常自言生平有三不如人，谓著棋、吃酒、唱曲也。然三者亦何用如人。子瞻之词虽工，而多不入腔，盖以不能唱曲故耳。〔皇甫牧玉匣记〕

○坡词似诗东坡问陈无己，我词何如少游。无己曰：“学士小词似诗，少游诗似小词。”〔坡仙集〕

○坡词非本色东坡以诗为词，如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〔陈师道〕

○坡谷增渔父词东坡云：“元真子渔父词极清丽，恨其曲度不传，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云：‘西塞山边白鹭飞。散花洲外片帆微。桃花流水鳊鱼肥。自庇一身青箬笠，相随到处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’”山谷见之，击节称赏。且云：“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，又渔舟少有使帆者。乃为浣溪沙云：‘新妇矶边

眉黛愁。女儿浦口眼波秋。惊鱼错认月沉钩。青箬笠前无限事，绿蓑衣底一时休。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’”东坡云：“鲁直此词，清新婉丽，以水光山色，替却玉肌花貌，真得渔父家风。然才出新妇矶，便入女儿浦，此渔父母乃太澜浪乎。” [词苑]

○山谷鹧鸪天山谷晚年，亦悔前作之未工，因表弟李如篴言，渔父词以鹧鸪天歌之，其律甚协。恨语少声多，因以宪宗画像求元真子文章，及元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，足前後数句云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。桃花流水鳜鱼肥。朝廷尚觅元真子，何处而今更有诗。青箬笠，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须归。人间欲避风波险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”东坡笑曰：“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。” [同上]

○山谷诉衷情苏、黄各因元真子渔父词增为长短句，而互相讥评。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诗为诉衷情，而冷斋亦载之。予谓此皆为蛇画足耳，不作可也。 [溇南诗话]

○坡词不顺东坡送王缄词云：“坐上别愁君未见，归来欲断无肠。”此未别时语也，而方言归来则不顺矣。“欲断无肠”亦恐难道。赠陈公密侍儿云：“夜来倚席观曾见。”此本即席所赋，而下夜子却是隔一日。 [同上]

○坡词破碎东坡酷爱归去来辞，既次其韵，又衍为长短句，又裂为集字诗，破碎甚矣。陶文信美，亦何必尔。是亦未免近俗也。 [同上]

○秦黄并称词家以秦、黄并称。秦能为曼声以合律，形容处亦少刻肌入骨语。黄时出俚浅，可称伧父。 [陈师道]

○山谷词鄙俚耆卿“却傍金笼教鹦鹉，念粉郎言语”，花间之丽句也。稼轩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周秦之佳境也。少游“怎得花香深处，作个蜂儿抱”，亦近似柳七语矣。山谷“女边著子，门里安心”，鄙俚不堪入育。如齐、梁乐府“雾露拥鞭蓉，明灯照空局”，何等蕴藉，乃沿为如此语乎。 [艺苑雌黄]

○山谷暮山溪词可议山谷赠小鬟暮山溪词世多称赏。以予观之，“眉黛压秋波，尽湖南水明山秀”，尽字似工，而实不惬。又云：“婷婷弱弱，恰近十三馀。”夫近则未及，馀则已过，无乃相窒乎。“春未透、花枝瘦”，正谓其尚嫩如豆蔻梢头二月初之意耳。而云：“只恐远归来，绿成阴、青梅如豆。”按杜牧之诗，但言花已结子而已，今乃指为青梅，限以如豆，理皆不可通也。 [溇南诗话]

○山谷效福唐体山谷全首用声字为韵，注云：“效福唐独木桥体。”不知何体也。然犹上句不用韵。至元美道场山，则句句皆用山字，谓之戏作可也。词中如效醉翁也字，效楚词些字、兮字，皆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至沈括亦不作可也，不独醉翁如嚼蜡，即子瞻改琴诗，琵琶字不见，毕竟是全首说梦。 [词绎]

]

○山谷劝酒词韩文公遗兴诗“断送一生惟有酒”，又赠郑兵曹诗“破除万事无过酒”，山谷各去其一字，作劝酒词云：“断送一生惟有，破除万事无过。远山横黛蘸秋波，不饮傍人笑我。花病等闲瘦弱，春愁没处遮栏。杯行到手莫留残，不道月斜人散。”王阮亭曰：“黄鲁直竟作歇後郑五，何哉。”[词苑]

○学东坡诸家晁无咎、黄鲁直，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。黄晚年间放於狭邪，故有少疏荡处。後来学东坡者，叶少蕴、蒲大受，亦得六七，其才力比晁、黄差劣。苏在庭、石耆翁，入东坡之门矣，短气步，不能进也，赵德麟、李方叔，皆东坡客，其气味殊不近。赵婉而李俊，各有所长，晚年皆荒醉汝颖间，时时出滑稽语。[碧鸡漫志]

○东坡和杨花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，其用事命意，肖丽可喜。东坡和之，若豪放不科律吕。徐丽观之，声韵谐婉，便觉质夫词有纤绣工夫。晁叔用云：“东坡如毛嫱西施，净面，与天下妇人斗巧，质夫未免膏泽。”[曲洧胡纪闻]

○词难得全篇皆好词句欲全篇皆好，极为难得。如贺方回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之句，写景可谓造微入妙，若其全篇，皆不逮矣。[苕溪渔隐]

○冠柳词逐客词风格不高，以冠柳自台，则可见矣。[陈质斋]

○黄不及秦词家每以秦七、黄九并称，其实黄不及秦元甚。猗高之视史，是之视辛，虽齐名一时，而优劣自不查掩。[彭羨门]

○少游学柳少游自会稽入都，见东坡，曰：“不意别後公却学柳七作词。”少游曰：“销魂当此际，非柳七语乎。”坡又问别作何词，少游举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，东坡曰：“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少游问公近作，乃举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铛楼中燕。”晁无咎曰：“只三句，便说尽张建封事。”[高斋诗话]

○少游赠陶心儿少游赠歌妓陶心儿南歌子词云：“玉漏迢迢尽，银潢淡淡横。梦回宿酒未全醒。已被邻鸡催起，怕天明。臂上妆犹在，襟间泪尚盈。水边灯渐人行。天外一钩残月，带三星。”末句暗藏心字，子瞻谓其恐为他姬厮赖也。[词苑]

○陈无己词陈无己所作数十首，号曰语业。妙处如其诗，但用意太深，有时僻涩。[碧鸡漫志]

○王辅道词王辅道履道善作一种俊语，其失在轻浮。辅道夸捷敏，故或不缜密。[同上]

○李汉老词李汉老富丽而韵平平。舒信道、李元膺思致妍密，要是波澜小。[同上]

○谢无逸词谢无逸字字求工，不敢辄下一语，如刻削通草人，都无筋骨，要是力不足。〔同上〕

○溪堂词抄本时本溪堂词卷，蝶恋花以迄禘覃尾声望江南，共词上有三阙。近来吴门抄本多花心动一阙，其词云：“风里杨花，轻薄性，银烛高烧心热。香饵悬钩，鱼不轻吞，辜负钓儿虚设。桑蚕到老丝长绊，针刺眼、泪流成血。思量起、拈枝花朵，果儿难结。海样情深忍撇。似梦里相逢，不胜欢悦。出水双莲，摘取一枝，可惜并头分拆，猛期月满会娥，谁知是、初生新月。折翼鸟，甚是于飞时陈。”疑是贗笔，不敢溷入，附记以俟识者。〔汲古阁溪堂词跋〕

○风里杨花非谢无逸作沈天羽续集收风里杨花一首，谓是谢无逸所作。查溪堂集内并无此词，必非无逸所作。其用字全失体格，语更卑陋不堪，沈氏亟赏之，并引恶滥可笑歪倡伶卒口中之桂枝句，以为媲美。何其村丑至此，可为一叹。〔万红友 冯按：是词恶劣，人所易见，天羽不足责。竹垞先生词综亦复收入，真不可解矣。〕

○王初寮词王初寮有点绛唇一词，送韩济之归襄阳云：“岘首亭空，劝君休堕羊碑泪。宦游如寄。且伴山翁醉。说与鲛人，莫解江皋。将归思。晕红紫翠。细识回文字。”初寮用前事，以其汉上故事，然於送人之词似难用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六人从柳氏来沈公述、李景元、孔方平、处度叔侄、晁次膺、万俟雅言，皆有佳句。就中雅言又绝邨。然六人者，源流从柳氏来，病於无韵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田中行词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，杂以鄙俚，曲尽要妙，法在万俟雅言之右，然庄语辄不佳。〔同上〕

○陈无己浣溪沙陈无己作浣溪沙曲云：“暮叶朝花种种陈。三秋作意向诗人。安排云雨要新清。随意且须追去马，轻衫从使著行尘。晚窗谁念一愁新。”本是“安排云雨要清新”，以末後句“新”字韵，遂倒作“新清”。世言无己喜作庄语，其弊生硬是也。词中暗带陈三念一两名，亦有时不庄语乎。〔同上〕

○惠洪词冷斋夜话，予谪海外，上元椰子林中，渔火三四而已。中夜闻猿声凄动，作词曰：“凝祥宴罢闻歌吹。画毂走，香尘起。冠压花枝驰万骑。马行灯闹，凤楼帘卷，陆海鳌山对。当年会看天颜醉。御杯举，欢声沸。时节虽同悲乐异。海风吹梦，岭猿啼月，一枕思归泪。”又有怀京师诗云：“十分春瘦缘何事，一掬归心未到家。”忘情绝爱，此瞿昙氏之所训。惠洪身为衲子，词句有“一枕思归泪”及“十分春瘦”之语，岂所当然。又自载之诗话，矜其言，何无识之甚邪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李易安词易安居士，京东提刑李格非之女，建康守赵明诚之妻。若本朝妇人，当推词采第一。赵死再嫁某氏，讼而离之，晚节流荡无归。作长短句，能曲折尽人意，轻巧尖新，姿态百出，闾巷荒溪之语，肆意落笔。自古缙绅之家，能文妇女，未见如此无顾忌也。〔同上〕

○李易安词论李易安云：“五代干戈，斯文道熄。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，故有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、‘吹皱一池春水’之词，词虽奇甚，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。逮至本朝，礼乐文武大备，又涵养百馀年，始有柳屯田永者，变旧声作新声，出乐章集，大得声称於世，虽协音律，而词语尘下。又有张子野、宋子京兄弟、沈唐、元绛、晁次膺辈继出，虽时时有妙语，而破碎何足名家。至晏元献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，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。又往往不协音律者，何邪。盖诗文分平侧，而歌词分五音，又分五声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浊轻重。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、雨中花、喜迁莺，既押平声韵，又押入声韵。玉楼春本押平声韵，又押上去声，又押入声。本押仄声韵，如押上声则协，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。王介甫、曾子固文章似西汉，若作一小歌词，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。乃知别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後晏叔原、贺方回、秦少游、黄鲁直出，始能知之。又晏苦无铺叙。贺苦少典重。秦即专主情致，而少故实，譬如贫家美女，虽极妍丽丰逸，而终乏富贵态。黄即尚故实，而多疵病。譬如良玉有瑕，价自减半矣。易安历评诸公歌词，皆摘其短，无一免者。此讼未公，吾不凭也。退之诗云：“不知群儿愚，那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”正为此辈发也。〔同上 裴按：易安自恃其才，藐视一切，语本不足存。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，其妄不待言，其狂亦不可及也。〕

○朱淑真词钱唐朱淑翰所从非偶，诗多嗟怨，名断肠集。尝元夜赋生查子词云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错後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升庵曰：“词则佳矣，岂良人妇所宜耶。”〔词品圭璋案，此乃欧词，非朱词。〕

○章陆掉书袋放翁、稼轩，一扫纤艳，不事斧凿，高则高矣，但时时掉书袋，要是一癖。〔刘克庄〕

○岳珂议辛词辛稼轩每开宴，必令侍姬歌所作词，特好歌贺新郎。自诵其中警句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与“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我狂耳”。顾问坐客何如。既而作永遇乐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”。特置酒招客，使妓按歌自击节，遍问客，必使摘其疵。客逊谢不可，或措一二语不契，又弗答。相台岳珂年最少，率然对曰：“童子何知，而敢有议。必欲如范希文以千金求严陵记一字之易，则晚进窃有议也。”稼轩促膝，使毕

其说。珂曰：“前篇豪视一世，独前後二警语差相似，新作微觉用事多耳。”稼轩大喜，谓座客曰：“夫夫也，实中余痼。”乃味改其语，日数十易，累月未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稼轩词非词家本色稼轩“杯汝前来”，毛颖传也。“谁共我醉明月”，恨赋也。皆非词家本色。〔词绎〕

○刘改之沁园春刘改之能诗词，酒酣耳热，出语豪纵。嘉泰癸酉，寓中都时，辛稼轩帅越，遣使招之，适以事不及行，因仿辛体作沁园春一词缄往。下笔便逼真。其词曰：“斗酒彘肩，风雨渡江，岂不快哉。被香山居士，约林和靖，与东坡老，贺勒吾回。坡谓西湖，正如西子，淡抹浓妆临照台。二人者，俱掉头不顾，只管传杯。白云天竺去来。看金碧峥嵘图画开。要纵横一涧，东西水绕，两峰南北，高下云堆。逋曰不然，暗香疏影，何似孤山先探梅。须晴去，访稼轩未晚，且此徘徊。”辛得词大喜，竟邀之去，馆燕弥月，酬憎千缗。改之竟荡於酒，不问也。尝以此词语岳侍郎倦翁，掀髯有得色。岳曰：“词句固佳，但恨无刀圭药，疗君白日吃症耳。”举座大噱。〔词苑〕

○後村别调效稼轩刘潜夫後村别调一卷，大抵直致近俗，乃效稼轩而不及者。〔张玉田〕

○晁无咎中秋词凡作诗词要如常山之蛇，救首救尾，不可偏也。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词，其首云：“青烟暮处，碧海飞金镜。永夜闲阶卧桂影。”固已佳矣。其後云：“待都将许多明月，付与金樽，投晓共流霞倾尽。更携取胡床上南楼，看玉做人间，素秋千顷。”若此可谓善救首尾者也。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娇，则不知出此。其首云：“插天翠柳，飞入瑶台银阙。”亦已佳矣。其後“洗尽凡心，满身清露，冷浸潇潇发。明朝尘世，记取休向人说。”此两句全无意味，收拾得不佳，遂并全篇气索然矣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吴梦窗词吴梦窗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止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〔张玉田〕

○梦窗下语太晦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语太晦处，人不易知。〔沈伯时〕

○詹天游齐天乐詹天游以艳词得名，见诸小说。其送童天瓮兵後归杭齐天乐云：“相逢唤醒金华梦，风尘暗斑吟发。倚担评花，认旗沽酒，历历行歌奇迹。吹香弄碧。有坡柳风情，逋梅月色。画鼓江船，满湖春水断桥客。当时何限俊侣，甚花天月地，人被云隔。却载苍烟招白鹭，一醉修江又别。今回记得。再折柳穿鱼，赏梅催雪。如此湖山，忍教人更说。”此伯颜破杭州之後也。观其词全无黍离之感，桑梓之悲，而止以游乐言。宋末之习，上下如此。其亡不亦宜乎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宋显夫词宋显夫听雨贺新凉词“梦断罗裙天如漆，一寸乡心凄楚。点点是寂

寥情绪。明日孤舟成独往，更难堪、长夜潇湘浦。”亦有佳致，惜全首不称也。〔词综裴按：顾夫，宛平人，泰定中进士，累官翰林直学士，谥文清，所著有燕石词一卷。〕

○金人乐府不出苏黄之外字文太学虚中、蔡丞相伯坚、蔡太常、党承旨怀英、赵尚书秉文、王内翰庭筠，其所制乐府，大旨不出苏、黄之外，要之直於宋而伤浅，质於元而少情也。〔中州乐府〕

○萧闲词前人有“红尘三尺险，中有是非波”之句。此以意言耳。萧闲词云：“市朝冰炭里，涌波澜。”又云：“千丈堆冰炭。”便露痕迹。〔溇南诗话〕

○萧闲恨别词萧闲自镇阳还兵府，赠离筵乞言者云：“待人间觅个无情，心绪著多情换。”此篇有恨别之意，故以情为苦，而还无情，终章言之宜矣。使高丽词亦云：“无物比情浓，觅无情相博。”次第未应及此也。〔同上〕

○明词家我朝以词名家者，伯温纤有致，去宋尚隔一尘。用修好入六朝丽字，似近而远。公谨最号雄爽，比之稼轩，觉少精思。〔艺苑卮言〕

○李边词李于鳞怀宗子相诗云：“卧病山中生桂树，怀人江上落梅花。”边廷实怀李献吉诗云：“四海酒杯形影外，十年诗草梦魂馀。”时推作者。而李有八声甘州，边有踏莎行，俱不足存，何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夏严赠答词至夏桂洲、严介溪，俱以百字令、木兰花慢为赠答之什。如陆俨山、周自川亦无不效之，但悉遵旧人之韵，千篇一律，了无旨趣。若桂洲闺艳小令，脍炙人口者，则又嫁名於无名氏。集中三百九十调，应酬居多。介溪往来词调纷纷，於扇面画幅相见，辄用以媚之。尝有寄陆俨山百字令後半云：“今遥指江云，重吟渭树，高兴参差发。四十年来同宦海，不觉飙驰星灭。槐省垂鱼，凤池鸣玉，相对俱华发。君恩报了，五湖同访烟月。”此正奸雄之语也。余虽不欲以人废言，亦岂至为其所欺耶。〔钱允治〕

○卓珂月词卓珂月自负逸才，词统一书，搜采鉴别，大有廓清之力。乃其自运，去宋人门庑尚远，神韵兴象，都未梦见。〔花草蒙拾〕

○沈天羽选别集沈天羽四集中有别集，自谓有牟术肠镂肾之妙。吾最喜意致相诡，言语妙天下数语，为诗馀别开生面。然亦有刻意纤巧，致离本旨，不无奇过得庸、深极反浅之病。岷源滥觞，不得不归咎别集二字。〔词衷〕

○诗馀图谱与啸馀谱今人作诗馀，多据张南湖诗馀图谱及程明善啸馀谱二者。南湖谱平仄差核，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别之，不无鱼豕之讹。且载调太略，如粉蝶儿与惜奴娇，本系两体，但字数稍同及起句相似，遂认为为一体，恐亦未安。至啸馀谱则舛认为益甚，如念奴娇之与无俗念、百字谣、大江乘，贺新郎之与金缕曲，金人捧露盘之与上西平，本一体也，而分载数体。燕台

春之即燕春台，大江乘之即大江东，秋霁之即春霁，棘影之即疏影，本无异名也，而误仍讹字，或列数体，或逸本名。甚至错乱句读，增减字数，而强缀标目，妄分韵脚。又如千年调、六州歌头、阳关引、帝台春之类，句数率皆淆乱。成谱如是，学者奉为金科玉律，何以迄无驳正者耶。〔同上〕

○诗馀图谱有开创之功张南湖诗馀图谱，於词学失传之日，创为谱系，有葦路蓝缕之功。虞山诗选云：“南湖少从西楼王氏游，刻意填词，必求合某宫某调，某调第几声，其声出入第几犯，抗坠圆美，必求合作。”则此言似属溢论。大约南湖所载，俱系习见诸体，一按字数多寡，韵脚平仄，而于音律之学，尚隔一尘。试观柳永乐章集中，有同一体而分大石歇指诸调，按之平仄，亦复无别。此理近人原无见解，亦如公〈甬戈〉所言徐六担板耳。〔词品〕

○花间集体多花间集有同一调名，而人各一体，如荷叶杯、诉衷情之类。至何传、酒泉子等尤甚，当时何不另创一名耶。殊不可晓。〔俞少卿〕

○花草粹编异体多花间集内三十二调，草堂诸本所无。尊前集仅当花间三分之一，而草堂所无者二十八调。内八调与花间同，馀又皆花间所无。有喜迁莺、应天长、三台，名与草堂同，而词绝不同。又有调同而名异者，忆仙姿即如梦令，罗敷艳歌即丑奴儿令。又有词同而微不同者，潇湘神、赤枣子之於捣练子，一斛珠之于醉落魄，馀巨殫述。大抵一调之始，随人遣词，命名初无定准，致有纷。至花草粹编，异体怪目，渺不可极。或一调而名多至十数，殊厌披览，後世有述，则吾不知。〔同上〕

○词有一体数名词有一体而数名者，亦有数体而一名者，詮叙字数，不无次第参错，其一二字之间，在于作者研详综变，谱中谱外，多取唐、宋人本词较合，便得指南。张世文、谢天瑞、徐伯曾、程明善等，前後增损繁简，俱未尽善。沈天羽谓药间无定体，不必派入体中，但就河传、酒泉子诸调言耳，要非定论。前人著令，後人为律，必谓花间无定体，草堂始有定体，则作小令者何不短长任意耶。中郎虎贲，吾善乎俞光禄之言耳。〔同上〕

○後人制调创名词之歌调既已失传，而後人制调创名者，亦复不乏。如用修之落灯风、款残红。元美之小诺皋、怨朱弦。纬真之水慢声、裂石清江。仲茅之美人归。仲醇之阑干拍以及支机集之琅天乐、天台宴等类。不识比之乐章、大声诸集，辄叶律与否。文人偶一为之可也。〔同上〕

○宋词体有不可骤解者宋人诸体亦有不可骤解者，如苏长公之皂罗特髻中调，连用七彩菱拾翠字。程书舟之四代好长调，连用好字。刘龙洲之四犯剪梅花，长调中犯解连环、醉蓬莱二段、雪狮儿等体。又如柳屯田乐章集中如倾杯、塞孤、祭天神诸长调俱不分换头。凡此等类，未易缕析。龙洲之四犯，想即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。或後人所增，如刘之嫁名欧阳，未可知也。〔同上〕



○云间作者论词近日云间作者论词有云：“五季犹有唐风，入宋便开元曲，故意小令，冀复古音，屏去宋调，庶防流失。”仆谓此论虽高，殊属孟浪。废宋词而宗唐，废唐诗而宗汉、魏，废唐、宋大家之文而宗秦、汉，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，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，不几赘瘤乎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词名宜从旧词名断宜从旧，其更名者，乃摘前人词中句为之。如东坡念奴娇赤壁词，首云：“大江东去”，末云：“一杯还酹江月。”今人竟改念奴娇为大江东去，又名酹江月，又名赤壁词。如此则有一词即有一词名千百不能尽矣。後人讹为大江乘，更可笑，举一以例其馀。〔尤悔庵〕

○词选须从旧名阮亭尝云：“词选须从旧名，如本草志药，一种数名，必好称新目，无裨方理，徒惑观听。”愚谓好用旧谱之改称者，如本草中之别名也。又有自立新名，按其词则枵然无有者，如清异录中药名，好奇妄撰者也。然间有古名无谓，而偶易佳名者。如用修易六丑为个依。阮亭易秋思耗为画屏秋色。但就本词称之，亦不妨小作狡狴。〔词衷〕

## ●卷十纪事一

### ◎纪事一

○清平调三章开元中，李白供奉翰林，时禁中木芍药盛开。明皇乘照夜白，贵妃以步替从，选梨园子弟度曲，李龟年捧檀板，押众乐前欲歌。明皇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词。”遂命龟年持金花笺，宣赐李白，立进清平调三章。白宿醒未解，爰笔而就。太真持颇黎七宝杯，酌西凉葡萄酒。明皇亲调玉笛以倚曲，每曲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太真饮罢，敛绣巾重拜。自此顾李白异於他学士。〔松窗摭异录〕

○李白便殿詔 巽词李白於便殿对帝詔 巽词，时天寒笔冻，莫能书字。帝敕宫嫔十人，侍白左右，各执牙笔呵之，其受圣眷如此。〔开元遣事〕

○李八郎乐府声诗并著，最盛於唐开元、天宝间。有李八郎者，以能歌擅名天下。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，榜中有名士先召李易服，隐姓名，与同至宴所。曰：“表弟，愿与座末。”众皆不顾。既而酒行乐作，歌者曹元谦春天念奴娇，众皆咨嗟称赏。名士忽指李曰：“请表弟歌。”众皆哂，或有怒者。及转喉发声，一曲未终，众皆泣下，罗拜曰：“此李八郎也。”〔李清照〕

○僧善本康昆仑，琵琶第一手，两市斗乐，昆仑踞东采楼，弹新翻羽调绿腰，自谓无敌手矣。曲罢，市之西采楼出一女郎，抱乐器云：“我亦弹此曲。”兼移在枫香调中。拨声如雷雨交集，奇妙入神。昆仑怅然自失，愿拜为师。女郎更衣出，乃僧善本，俗姓段者是也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胡二子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，坐客姓骆，唱何满子皆称妙绝。白秀才者曰：“家有声伎，歌此曲，音调不同。”召至令歌，发声清越，殆非常音。骆遽

问曰：“莫是宫中胡二子否。”伎熟视曰：“君岂梨园骆供奉耶。”相对泣下，皆明皇时人也。〔乐府杂录〕

○王维精凿王维诗名盛於开元、天宝间，与弟缙宦游两都，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，无不拂席迎之。宁王、薛王待之如师友。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，维视之曰：“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。”好事集乐工按之，一一无差，咸服其精凿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旗亭画壁开元中，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齐名，时风尘未偶，而游处略同。一日，天寒微雪，三诗人共诣旗亭，贯酒小饮。忽有梨园伶官数人，登楼会宴。三诗人因避席隈衖，拥炉火以观焉。俄有妙伎数辈，寻续而至，夺得华艳曳，都冶颇极。旋即奏乐，皆当时名部也。昌龄等私相约曰：“我辈各有诗名，无从自定其甲乙，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，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矣。”

俄而一伶拊节而唱，乃曰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。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昌龄则引手画壁曰：“一绝句。”又一伶讴曰：“开篋泪臆，见君前日书。夜台何寂寞，犹是子云居。”适则引手画壁曰：“一绝句。”寻又一伶讴曰：“奉帚平明金殿开。强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昌龄又引手画壁曰：“二绝句。”之涣自以得名已久，意颇不平。谓诸人曰：“此辈皆潦倒乐官，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。岂阳春白雪之曲，俗物敢近哉。”因指诸伎中最佳者：“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诗，我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。脱是我诗，子等须当列拜床下，以师事我。”因欢笑而俟之。须臾，次至双鬟发声，则曰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。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之涣即揶揄二人曰：“田舍奴，我岂妄哉。”因大谐笑。诸伶不喻其故，皆起诣曰：“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。”昌龄等因话其事。诸伶竞拜曰：“俗人不识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”三子从之，饮醉竟日。〔同上〕

○张志和渔歌子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，尝谒颜真卿於湖州，以舴艋敝，请更之，愿为浮家泛宅，往来苕间。作渔歌子词曰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。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〔乐府纪闻〕

○张松龄渔歌子张松龄以渔歌子招其弟志和曰：“乐在风波钓是闲。草堂松桂已胜攀。太湖水，洞庭山。风狂浪急且须还。”後家莺尸湖旁仙去，吴人为建望仙亭。〔罗湖野录〕

○许云封笛韦应物晓音律，夜泊灵壁舟中闻笛声，谓酷似天宝梨园法曲李所吹者。询之，乃蓐外甥许云封也。韦授以李蓐笛，许曰：“此非外祖所吹者，遇至音必裂。”强令试之，遂吹六州篇，一叠而裂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刘宾客赋词刘宾客官苏州刺史，李司空罢镇日，慕其名招致之。出伎佐觞

，刘赋“春风一曲杜韦娘”，司空呼伎归之。〔耆旧续闻〕

○陶岷制三舟陶岷者，彭泽之子孙也。家於昆山，泛舟江湖，遍游烟水，往往数岁不归。自制三舟，一舟自载，一舟载宾客，一舟载饮馔。客有前进士孟彦深、孟云卿，布衣焦遂，善为词调。岷有女乐一部，奏清商之曲，逢奇胜则穷其景物，尽兴而行。吴越之士，号为水仙。〔甘泽谣〕

○白居易柳枝词白居易在洛作柳枝词云：“一树春风万万枝。嫩於金色软於丝。永丰东角荒园里，尽日无人属阿谁。”有人歌之，闻於宣宗，因命移永丰柳二枝植内庭。白复作词云：“一树衰残委泥土，两枝移植在天庭。定知此後天文里，柳宿光中添两星。”〔唐诗纪事〕

○杜秋娘小词唐有杜秋娘歌行，相传是金陵女子，为浙西观察使李妾。有阴谋，秋娘时解勉之。尝为制小词云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。劝君惜取少年时。有花堪折君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後败，籍入宫。此盖以词隐谏者。唐词选为金缕曲，今尚存金缕巷名，则不独桃叶桃根专美於秦淮也。〔客座赘语〕

○记曲娘子张红红者，大历初随父丐食，遇将军韦青。因其善歌，乃纳为姬，颖悟绝伦。有乐工取西河长命女加减节春天，颇有新声。未进内庭，先歌於韦青宅第。青令红红隔屏听之，以小豆合数记其拍。给之云：“女弟子久歌此，非新曲也。”隔屏奏之，一声不失。且云：“曲中有一声不稳，今已正之矣。”乐工大惊，拜伏，嗟叹不已。寻诏入内庭宜春院，宠泽隆异，宫中号为记曲娘子，即拜才人。〔脞说〕

○章台柳韩字君平，有友人每将妙伎柳氏至其居，窥韩所与往还皆名人，必不久贫贱，许配之。未几，韩从辟淄青，置柳都下，三岁寄以词：“章台柳。章台柳。昔日青青今在否。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答以词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。可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夜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。”後为番将沙叱利所劫，有虞候许俊诈取得之，诏归韩。〔太平广记〕

○韦蟾伎续句韦蟾字隐，下杜人。廉问鄂州罢还，宾客祖饯。蟾书文选句云：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登山临水送将归。”以笺毫授宾从，请续其句。逡巡有伎泫然起曰：“某不才，不敢染翰，欲口占两句。”韦大惊异，随令念，曰：“武昌无限新栽柳，不见杨花扑面飞。”座客无不嘉叹，韦令唱作杨柳枝词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沈阿翘舞太和中，文宗於内殿看牡丹，翘足凭阑，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：“坼者如语，含者如咽。俯者如愁，仰者如悦。”吟罢，方省元舆词，不觉叹息良久，泣下沾襟。时有宫人沈阿尧者，为舞何满子，调声风态，率皆宛转。曲罢赐金臂环，即问其从来。尧曰：“妾本吴元济之伎女，元济败，因以声得为宫人。”俄遂进白玉方响，云：“本元济所与也。”光明皎洁，可照十数

步，犀槌即响犀也。方物有声，乃响应其中焉。贺则云檀香也。文彩若云霞之状，芳馥著人，弥月不散，制度精妙，非中国所有。因令阿尧奏凉州曲，音韵清越，听者无不凄然，谓之天上乐，乃选内人与阿尧为弟子焉。〔杜阳杂编〕  
○吕洞宾题字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间，有吕洞宾题字。寺僧相传以为顷时有蜀僧，号峨眉道者，戒律甚严，不下席者二十年。一日，有布衣青裘昂然一人来，与语良久，期以明年是日相见於此，愿少见待也。明年是日，日方午，道人沐浴端坐而逝。至暮，伟人果来，问道者安在，曰：“亡矣。”伟人叹息良久，忽不见。明日见数语於堂侧壁间绝高处。其语云：“落日斜，西风冷。幽人今夜来不来，教人立尽醒桐影。”字画飞动，如翔莺舞凤，非世间笔也。〔竹坡诗话〕

○司空图酒泉子司空图隐王官谷，自目为耐辱居士。豫为冢棺，遇胜日引客坐圻中，赋诗词，徘徊不已。客或难之，则曰：“君何不广也，生死一致，君宁暂游此中哉。”每岁时祠祷歌舞，与闾里耆老相乐。有酒泉子词云：“买得杏花，十载归来方始坼。假山西畔药栏东。满枝红。旋开旋落旋成空。白发多情人更惜。黄昏把酒祝东风。且从容。”〔唐诗纪事〕

○温庭筠撰菩萨蛮宣宗爱唱菩萨蛮，令狐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阙以进，戒勿泄，而遂言於人。且曰：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以讥其无字也，由是疏之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温庭筠善对温飞卿才思艳丽，与李义山齐名，号温、李。一日，义山谓曰：“近得一联句，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。未有偶。”温曰：“何不云‘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。’”宣宗尝赋诗，上句用“金步摇”，未有对，遣索进士对之。温乃以“玉条脱”续之，宣宗赏焉。又有乐名“白头翁”，温以“苍耳子”为对，他皆类此。宣宗好微行，遇於逆旅，温不识龙颜。傲然诘之，曰：“公非长史司马之流。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“得非六参簿尉之类。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後谪为方城尉，最善鼓琴吹笛。云：“有丝即弹，有孔即吹，不必柯亭爨桐也。”著乾巽子，不传。有握兰集、金荃集、汉南真稿。〔唐诗纪事〕

○薛昭纬好唱浣溪沙薛昭纬恃才傲物，每入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无人，好唱浣溪沙词。知举後，有一门生辞归乡里，临歧献规曰：“侍郎重德，某乃受恩，尔後请不弄笏与唱浣溪沙，幸甚。”时人以为至方言。〔北梦琐言〕

○张曙浣溪沙张侍郎有爱姬早逝，犹子曙代为浣溪沙一词，置几上。曰：“枕障薰炉冷绣帏。二年终日苦相思。杏花明月尔应知。天上人间何处去，旧欢新梦觉来时。黄昏微雨画帘垂。”见之哀恸曰：“此必阿灰作也。”阿灰，曙小字。〔同上〕

○昭宗萨蛮乾宁三年，昭宗次华州，韩建迎归郡中。帝郁郁不乐，每登城西齐云楼远望。明年秋，制菩萨蛮词云：“登楼遥望秦宫殿。茫茫只见双飞燕。渭水一条流。千山与万邱。远烟笼碧树。陌上行人去。何处是英雄。迎依归故宫。” [中朝故事]

○黄损词贾人女裴玉娥善筝，与黄捐有婚姻约。损赠词云：“无所愿，愿作乐中筝。得近佳人纤手子，研罗裙上放娇声。便死也为荣。”後为吕用之劫归第，赖胡僧神术复归损。 [诗馀广选]

○元宗赐感化词南唐书云：“感化善於讴歌，声韵悠扬，清振林木，系乐部为歌板色。元宗嗣位，宴乐击鞠不辍。尝乘醉命感化奏水调词，感化惟歌‘南朝天子爱风流’一句，如是者数四，元宗辄悟。覆杯叹曰：‘使孙、陈二主得此一句，不当有卸璧之辱也。’感化由是有宠。元宗尝作摊破浣溪沙二阙，手写赐感化曰：‘菡萏香消翠叶残。西风愁起碧波间。还与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清漏永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扑簌泪珠多少恨，倚阑干’。‘手卷珠帘上玉钩。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。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春色暮，接天流。’後主即位，感化以其词札上之，後主感动，赏赉感化甚优。” [渔隐丛话 裴按：清漏永，别本作鸡塞远，似以别本为胜。]

○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赋诗词元宗保大五年元日大雪，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词，令中人就私第赐李建勋继和。时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、勤政殿学士张义方於溪亭，即时和进。乃召建勋、铉、义方三人同宴，夜艾方散。侍臣皆有诗词，铉为前後序，仍集名手图画。御容，则高冲主之。侍臣法部丝竹，则周文矩主之。楼阁宫殿，则朱澄主之。雪竹寒林，则董源主之。池沼禽鱼，则徐崇嗣主之。图成，皆为绝笔。 [清异录]

○昭惠后词南唐大周后即昭惠后，尝雪夜酣宴，举杯属後主起舞。後主曰：“汝能创为新声则可。”后即命笺缀谱，喉无滞音，笔无停思，谱成名邀醉舞破。又恨来迟破，亦昭惠作，二词俱失，无有能传其音节者。 [填词名解]

○流珠能记旧曲念家山破，後主煜所作。盖旧曲有念家山，後主亲演为破。昭惠后亦作邀醉舞破、恨来迟破，既久而忘之。後主追悼昭惠，询问旧曲，无复晓者。宫人流珠独能记忆，故三曲复有名传。 [同上]

○念家山破南唐後主乐曲有念家山破，至宋祖开宝八年，悉收其地，乃入朝，是念家山破之应也。 [陈阳乐书]

○周后继立词李後主煜萨蛮词云：“铜簧韵脆锵寒竹。新声慢春天移纤玉。眼色暗相勾。娇波横欲流。雨云深绣户。来便谐衷素。宴罢又成空。梦迷春睡中。”又“花明月暗飞轻雾。今宵好向郎边去。划袜下香阶。手提金缕鞋。画堂

南畔见。一晌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。教君恣意怜。”按两词为继立周后作也。周后即昭惠后之妹。昭惠感疾，周后常留禁中，故有“来便谐衷素，教君恣意怜”之语，声传外庭。至再立后，成祀而已。韩熙载等皆为诗讽焉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李後主玉楼春李後主宫中未尝点烛，每夜则悬大宝珠，光照一室。尝赋玉楼春词曰：“晚妆初了明肌雪。春殿嫔娥鱼贯列。凤箫声断水云间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临风谁更飘香屑。醉拍阑干情未切。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”〔词苑〕

○老乡 主赐庆奴词南唐宫人庆奴，後主尝赐以词云：“风情渐老见春羞。到处芳魂感旧游。多见长条似相识，强垂烟穗拂人头。”书於黄罗扇上，流落人间，盖柳枝词也。〔客座赘语〕

○潘佑以词讽谏南唐张泌、潘佑、徐铉、汤悦，俱有才名。後主於宫中作红罗亭，四面栽红梅，欲以艳曲记之。佑应令曰：“楼上春寒山四面。桃李不须夸烂漫。已失了东风一半。”时已失淮南，故佑以词讽谏云。〔鹤林玉露〕

○後主围城中赋词後主於围城中赋临江仙，未终而城破。其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玉钩牵幕，惆怅卷金泥。门掩寂寥人散後，望残烟草凄迷。”於此停笔。後有刘延仲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。扑帘柳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而花间集所载有“烬香闲袅凤凰儿。空持裙带，回首故依依。”故是全本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後主临行有词後主归国，临行有词云：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琼枝玉树作烟萝。曾几识干戈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销磨。最是苍黄辞庙日，教坊犹春天别离歌。挥泪对宫娥。”东坡谓後主既为樊若水所卖，举国与人，故当痛哭於九庙之前，谢其民而行。顾乃挥泪对宫娥，听教坊离曲哉。〔词苑〕

○後主归宋後作词南唐主归宋後，作长短句：“帘外雨潺潺。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暮凭阑。无限江山。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含思凄惋，未几下世。〔同上〕

○王衍甘州曲蜀主衍奉其太后太妃祷青城山，宫人皆衣云霞之衣，後主自制甘州曲，令宫人唱之，其辞哀怨，闻者凄惨。词曰：“画罗裙。能结束，称腰身。柳眉桃脸不胜春。薄媚足精神。可惜许，沦落在风尘。”衍意本谓神仙而在凡尘耳。後降中原，宫伎多沦落人间，始验其语。〔十国春秋〕

○王衍醉妆词蜀主衍裹小巾，其尖如锥，宫妓多衣道服，簪莲花冠，施脂夹粉，名曰醉妆。自制醉妆词云：“者边走。那边走。只是雪花柳。那连走。者边走。莫厌金杯酒。”又尝宴於怡神亭，自执板，歌後庭花、思越人曲。〔北梦

琐言]

○孟昶玉楼春蜀主孟昶令罗城上尽种芙蓉，盛开四十里。语左右曰：“古以蜀为锦城，今观之，其锦城也。”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，作玉楼春词云：“冰肌玉骨清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一点月窥入，欹枕钗横云鬓乱。起来琼户启程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只恐流年暗中换。

” [温叟词话]

○花蕊夫人题壁蜀亡，花蕊夫人随孟昶行至葭萌驿，题壁云：“初离蜀道心将碎，离恨绵绵。春日如年。马上时时闻杜鹃。”书未竟，为军骑促行，只二十二字。及见宋祖，有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”之句，足妒须眉矣。 [词苑]

○韦庄词韦庄字端己，著秦妇吟，称为秦妇吟秀才。举乾宁进士，以才名寓蜀。王建羁留之。庄有宠人，姿质艳丽，兼善词翰。建闻之，托以教内人为词，强夺去。庄追念悒快，作荷叶杯、小重山词，情意凄怨，人相传播，盛行於时。 [古今词话]

○韦庄思旧姬词韦端己思旧姬作荷叶杯词云：“绝代佳人难得。倾国。花下见无期。一双愁黛远山眉。不忍更思惟。闲掩翠屏金凤。残梦。罗幕画堂空。碧天无路信难通。惆怅旧房栊。”又，“记得那年花下。深夜。初识谢襄时。水堂西面画帘垂。携手暗相期。惆怅晓莺残月。相别。从此隔音尘。如今俱是异乡人。相见更无因。”又小重山词云：“一闭昭阳春又春。夜寒宫漏永，梦君恩。卧思前事暗消魂。罗衣湿，新旧啼痕。歌吹隔重阁。绕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。万般惆怅向谁论。凝望立，宫殿欲黄昏。”流传入宫，姬闻之不食死。 [尧山堂外纪]

○陶风光好国初，朝廷遣陶使江南，以假书为名，实使规之。李献以书抵韩熙载曰：“五柳公骄甚，其善待之。”至，果如李所言。熙载谓所亲曰：“陶奉使非端介者，其守可隳，当使诸君一笑。”因令誉六朝书，半年乃毕。熙载使歌姬秦弱兰，衣敝衣为驿卒女，见之，遂犯慎独之戒，作长短句赠之。明日，中主宴，俨然不可犯。中主持觥，使弱兰出歌所赠之词侑觞，大惭而罢。词名风光好云：“好姻缘。恶姻缘。得邮亭一夜眠。别神仙。琵琶拨尽相思调。知音少。再把鸾胶续断弦。是何年。” [侍儿小名录]

○张泌诗江南张泌，为李後主内史，以江城子二阙得名。国亡，仕宋，与钱匕谥议，泌每奏驳其人。少与邻女浣衣善，经年不见，夜必梦之，女别字，泌寄以诗云：“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。”浣衣为之陨涕。 [古今词话]

○耿玉真词南唐卢绛病店，梦白衣美妇歌词劝酒云：“玉京人去秋萧索。画檐

鹊起梧桐落。欹枕悄无言。月和清梦圆。背灯惟暗泣。甚处砧声急。眉黛小山攒。芭蕉生暮寒。”因谓绛曰：“子之病，食蔗即愈。”如言果差。数夕又梦曰：“妾乃玉真，他日富贵，相见於固子坡。”後入宋被刑，有白衣妇人同斩，宛如所梦。问其姓名，曰耿玉真。问受刑之地，则固子坡也。〔南唐书〕

○欧阳炯词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，淫靡甚於韩。江南李坦，时为近臣，私以艳藻之词闻於主听，盖将亡之兆也。君臣间，祀先亡矣。〔十国春秋拾遗〕

○鹿虔宫词孟蜀鹿太保有临江仙宫词云：“金锁重门荒院静，绮窗愁对秋空。翠华一去寂无踪。玉楼歌吹，声断已随风。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阑还照深宫。藕花相向野塘中。暗伤亡国，清露泣香红。”故国黍离之感，不专为靡靡之音也。〔同上〕

○金凤乐游曲端阳日，造彩舫数十於西湖，每舫载宫女二十馀人，衣短衣，鼓楫争先，延钧御大龙舟以观。金凤作乐游曲，使宫女同声歌之。曲曰：“龙舟摇曳东复东。采莲湖上红更红。波澹澹，水溶溶。奴隔荷花路不通。”又曰：“西湖南湖斗彩舟。青蒲紫蓼满中洲。波渺渺，水悠悠。长奉君王万岁游。”〔闽外传 裴按：金凤，唐福建观察使陈岩假女，为王审知侍婢。延钧立，嬖之。封淑妃。及僭号，用为后，李仿作乱，被害。〕

## ●卷十一纪事二

### ◎纪事二

○陈尧佐词皇中，吕夷简致仕。仁宗问：“卿去，谁可代者。”夷简荐陈尧佐，上遂召还大拜。吕生日，陈携酒连之，作踏莎行词曰：“二社良辰，千家庭院。翩翩又睹双飞燕。凤凰巢稳许为邻，潇湘烟暝来何晚。乱入红楼，低飞绿岸。画梁轻拂歌尘转。为谁归去为谁来，主要恩重珠帘卷。”吕笑曰：“祇恐卷帘人已老。”陈曰：“但得公老於廊庙，莫愁调鼎事无功”二公相推，何等蕴藉。〔词苑〕

○子里碧牡丹晏元献尹京日，辟张先为通判。新侍见儿，公甚属意。先能为诗词，公雅重之。每张来，令侍儿出侑觞，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。其後王夫人浸不容，公即出之。一日，子野至，公与之饮，子野作碧牡丹云：“步障摇红绮。晚月沈烟砌。缓板香檀，唱彻伊家新制。怨人眉头，敛黛峰横翠。芭蕉寒，雨声碎。镜华翳。闲照孤鸾戏。思量去时容易。钿盒瑶钗，至今冷落轻弃。望极蓝桥，但暮云千里。几重山，几重水。”令会歌之。至末句，公恍然曰：“人生行乐耳，何自苦如此。”亟命於宅以钱若干，复取前所出侍儿。既来，夫人亦不馥谁何也。〔道山清话〕

○王琪应对晏元献赴杭，道过维扬，憩大明寺，瞑目徐行。使吏诵壁间诗版，戒勿言爵里姓名，终篇者无几。别诵一诗，问之，江都王琪也。召之同游池



上，时春晚，已有落花。元献曰：“每得句书壁，或弥年未尝强对，且如‘无可奈何花落去，’至今未有偶。”琪应声曰：“‘似曾相识燕归来’何如。”元献大喜，由此辟置馆职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林逋咏梅林君复结庐孤山二十年，足不及城市。真宗赐以粟帛，诏长吏岁时存问。有咏梅霜天晓角词云：“冰清雪洁。昨夜梅花发。甚处玉龙三弄，声摇动、枝头月。梦绝。金兽。晓寒兰烬灭。要卷珠帘清赏，且莫扫、阶前雪。”

又咏草点绛唇词云：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。馀花落处。满地和烟。又是离歌，一阙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。南北东西路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欧阳修临江仙钱惟演宴客後园，一官妓与永叔後至。诘之，伎对以失钗故。钱曰：“乞得欧阳推官一词，当即偿汝。”永叔即席云：“柳外轻阴池上雨，雨声滴碎荷声。小楼西角断虹明。阑干倚遍，留待月华生。燕子飞来栖画栋，玉钩垂下帘旌。凉波不动簟纹平。水晶双枕，旁有堕钗横。”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欧阳修朝中措欧阳公守维扬日，于城西北大明寺侧，建平山堂，颇得游观之胜。刘原夫出守扬州，公作朝中措钱之云：“平山栏槛倚晴空。山色有无中。手种堂前杨柳，别来几度春风。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。行乐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宋祁鹧鸪天宋祁为学士，一日遇内家车子数辆于繁台，不及避。车中有褰帘者曰：“此小宋也。”祁惊讶不已，为作鹧鸪天词云：“画毂雕轮狭路逢。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金作屋，玉为笼。车如流水马如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几万重。”传唱达禁中。仁宗闻之，问第几车子，有内人自陈。顷之，宣学士赴宴，从容语之。祁惶惧，仁宗曰：“蓬山不远。”遂以内人赐之。〔词林海错〕

○范仲淹送神诗范文正公谪睦州，过严陵祠下，会吴俗岁祀，里巫送神歌满江红有云：“桐江好，烟漠漠。波似染，山如削。绕严陵滩畔，鹭飞鱼跃。”公曰：“吾不善音律，但撰一绝送神云：‘汉包六合网英豪。一个冥鸿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云台争似钓台高。’吴俗至今歌之。”〔湘山野录〕

○范仲淹渔家傲范希文守边日，作渔家傲数首，皆以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为起句，欧阳公常呼为穷塞主之词。及王尚书留守平凉，永叔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。后段云：“得胜归来飞捷奏。玉阶遥献南山寿。”顾谓王曰：“此真元帅之事也。”〔东轩笔录〕

○刘原父踏莎行侍读刘原父守维扬，宋景文赴寿春，道出治下，原父为具以待。又为踏莎行词以侑欢云：“蜡炬高，龙烟细细。玉楼十二门初闭。疏帘不卷水晶寒，小屏半掩琉璃翠。桃叶新声，榴花美味。南山宾客东山伎。利名不肯

放人闲，忙中偷取工夫醉。”宋即席为浪淘沙近以别原父云：“少年不管。流光如箭。因循不觉韵华换。到如今，始惜月满、花满、酒满。扁舟欲解垂杨岸。尚同欢宴。日斜歌阁将分散。倚兰桡，望水远、天远、人远。”“南山宾客东山伎”，本白居易诗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吴感折红梅词吴感字应之，以文章知名。天圣二年省试第一，又中天圣九年书判，拔萃科，仕至殿中丞。居小市桥，有侍姬曰红梅，因以名其阁。尝作折红梅词曰：“喜轻澌初泮，微和渐入，劳郊时节。春消息，夜来陡觉，红梅数枝争发。玉溪仙馆，不是个、寻常标格。化工别与，一种风情，似匀点胭脂，染成香雪。重吟细阅。比繁杏夭桃，品流终别。可惜彩云易散，冷落谢池风月。凭谁向说。三弄处、龙吟休咽。大家留取，时倚兰干，闻有花堪折，劝君须折。”其词传播人口，春日群宴，必使优人歌之。〔中吴纪闻〕

○孙巨源词孙巨源于元丰间居翰苑，与李端愿太尉往来尤数。会一日，锁院，宣召者至其家，则出数十辈踪迹之，得之于李氏。时李新纳妾，能琵琶，公饮不肯去，而迫于宣命，入院几二鼓矣。遂草三制罢，复作长短句以记别恨。“楼头尚有三通鼓。何须抵死催人去。上马苦匆匆。琵琶曲未终。回头凝望处。那更帘纤雨。谩道玉为堂。玉堂今夜长。”迟明遣以示李。〔黄花庵〕

○晏几道鹧鸪天庆历中，开封府与棘寺同日狱空，仁宗宫中宴集，宜晏几道作鹧鸪天以歌之，得旨受赏。大意先赋升平之盛，又见祥瑞之徵，而末句略近之，极为得体。所传“朝来又奏圜扉静，十样宫眉捧寿觞句是也。亦以志一时之治化云。〔古今词语〕

○聂冠卿多丽翰林学士聂冠卿，于李良定公席上赋多丽词云：“想人生，美景良辰堪惜。向其间，赏心乐事，古来难是并得。况东城凤池沁苑，晴波、浅照金碧。露洗华桐，烟霏丝柳，绿阴摇曳荡春色。画堂迥，玉簪琼佩，高会尽词客。清歌久，重燃绛蜡，别就瑶席。有翩若惊鸿体态，暮为行雨标格。逞歌喉、缓歌妖丽，似听流莺乱花隔。慢舞萦回，娇鬟低，腰肢纤细困无力。忍分散、彩云归后，何处更寻觅。休辞醉，明月好花，莫漫轻掷。”蔡君谟时知泉州，寄良定公书云：“新传多丽词，述宴游之娱，使满夫举首增叹。近有客至自京师，言诸公春日多会于元伯园池，因念昔游，辄形篇咏。‘绿渠春水走潺。画阁峰峦映碧鲜。酒令已行金盏侧，乐声初认翠裙圆。清游胜事传都下，多丽词新到海边。曾是尊前沉醉客，天涯回首重依然。’”〔复斋漫录〕

○王安石词王荆公筑草堂于半山，引八功德水，作小港其上，磊石作桥。为集句填菩萨蛮云：“数间茅屋闲临水。窄衫短帽垂杨里。花是去年红。吹开一夜风。柳梢新月偃。午睡醒来晚。何物最关情。黄鹂三两声。”後黄豫章戏效其体云：“半烟半雨溪桥畔。渔翁醉着无人唤。疏懒意何长。春风花草香。江

山如有待。此意陶潜解。问我去何之。君行即自知。” [能改斋漫录]

○韩缜咏草韩缜有爱姬能词，韩奉使时，姬作蝶恋花送之云：“香作风光浓著路。正恁双栖，又遣分飞去。密诉东君应不许。泪波一洒奴衷素。”神宗知之，遣使送行。刘贡父赠以诗：“卷耳幸容留婉变，皇华何啻有光辉。”莫测中旨何自而出，後乃知姬人别曲，传入内庭也。韩亦有词云：“锁离愁、连绵无际，来时陌上初薰。绣帏人念远，暗垂珠露，泣送征轮。长行长在眼，更重重，流水孤云。但望极楼高，尽日目断王孙。销魂。池塘别後，曾行处、绿妒轻裙。恁时携素手，乱花飞絮里，缓步香茵。朱颜空自改，向年年、芳意长新。遍绿野嬉游醉眼，莫负青春。”此凤箫吟咏芳草以留别，与兰陵王咏柳以叙别同意。 [乐府纪闻]

○宋子景见张子野张子野郎中，以乐章扬名一时，宋子京尚书奇其才，先往见之。将命者曰：“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。”子野内应曰：“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。”遂出，置酒尽欢，盖二人所举，皆其警策也。宋玉楼春词云：“东城渐觉风光好。绉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。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张天仙子词云：“水调数声持酒听。午睡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，临晚镜。伤流景。往事悠悠空记省。沙上并禽池上暝。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翠幕密遮灯，风不定。人初静。明日落红庆满径。” [T 斋闲览]

○子野为靓靓作词杭伎胡楚、靓靓，皆有诗名。胡云：“不见当时丁令威。年来处处是相思。若将此恨同芳草，却恐青青有尽时。”张子野老于杭，多为官伎作词，而不及靓靓。献诗云：“天与群芳十样葩。独分颜色不堪夸。牡丹芍药人题遍，自分身如鼓子花。”子野於是作词也。 [後山诗话]

○柳永鹤冲天仁宗留意儒雅，务本理道，深斥浮艳虚薄之文。初，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曲调，传播四方。尝有鹤冲天词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及临轩放榜，特落之曰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好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，且填词去。”三变由此自称奉旨填词。景为中方及第，後改名永，方得磨勘转官。其词曰：“黄金榜上。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。未遂风云便，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。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，风流事，平生畅。青春都一晌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 [能改斋漫录]

○柳永醉蓬莱景中，柳永以登第冀进用。适奏老人星现，左右令永作醉蓬莱词以献曰：“渐亭皋叶下，陇首云飞，素秋新齐。华阙中天，锁葱葱佳气。嫩菊黄深，拒霜红浅，近实阶香砌。玉宇无尘，金风有露，碧天如水。正值升平，万几多暇，夜色澄鲜，漏声迢递。南极光中，有老人呈瑞。此际宸游，凤辇

何处，度管弦声脆。太液波翻，披香帘卷，月明风细。”上见首有渐字，色若不怪，读至宸游凤辇何处，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，上惨然。又读至太液波翻，曰：“何不言波澄。”投之於地，自此不复擢用。〔太平乐府〕

○苏子美水调歌头苏子美谪居吴中，欲游丹阳。潘师旦深不欲其来，宣言於人，欲拒之。子美作水调歌头，有“拟仿寒潭垂钓，又恐沙鸥猜我，不肯傍青纶”之句，为是也。〔东轩笔录〕

○苏轼水调歌头苏轼于中秋夜宿金山寺，作水调歌头寄子由云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顾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神宗读至“琼楼玉宇”一句，乃叹云：“苏轼终是爱君。”即量移汝州。〔坡仙集外纪〕

○苏轼西江月朝云者，姓王氏，钱塘名倡也。苏子瞻宦钱塘，绝爱幸之，纳为侍妾。朝云初不识字，既事子瞻，遂学书，粗有楷法，又学佛，亦通大义。子瞻贬惠州，家伎多散去，独朝云依依岭外，子瞻甚怜之。赠之诗云：“不似杨枝别乐天。恰如通德伴伶元。阿奴络秀不同老，天女维摩总解禅。经卷药炉新活计，舞衫歌扇旧姻缘。丹成随我三山去，不作阳台云雨仙。”未几，朝云病且死，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，葬惠州栖禅寺松下。子瞻作咏梅西江月以悼之云：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肌自有仙风。海仙时过探芳丛。倒挂绿毛么凤。素面翻怜粉浣，洗妆不褪唇红。高情已逐晓云空。不与梨花同梦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苏轼蝶恋花东坡制蝶恋花词云：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来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竹绵吹又少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。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常令朝云歌之。云唱至柳绵句，辄为掩抑，惆怅如不自胜。坡问之，曰“妾所不能竟者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。”〔东坡集〕

○马中玉词东坡知杭州，马中玉成为浙漕，东坡被召赴阙，中玉席间作词曰：“来时吴会犹残暑。去日武林春已暮。欲知遗爱感人深，泪洒多于江上雨。欢情未举眉先聚。别酒多斟君莫诉。从今宁忍看西湖，抬眼尽成肠断处。”东坡和之，所谓“明朝归路下塘西，不见莺啼花落处”是也。中玉忠肃亮之子，仲甫犹子也。〔玉照新志〕

○毛滂惜分飞东坡守杭，毛滂为法曹掾，常春一伎，秩满当辞，留连惜别，赠以惜分飞词。明日东坡宴客，伎即歌此词侑酒云：“泪泫晋阑干花著露。愁到眉峰碧聚。此恨平分取。更无言语无相觑。断寸残云无意绪。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处。断魂分付潮回去。”东坡问是谁作，伎愀然以毛法曹对。东坡语

坐客曰：“郡寮有词人而不及知，某之罪也。”折柬追还，为之延誉，滂以此得名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苏轼江城子东坡在杭州，一日游西湖，坐孤山竹阁前，临湖亭上，时二客皆有服，预焉。久之，湖心有一舟渐近亭前，澹妆数人，中有一人尤丽，方鼓箏，年且三十馀，风韵娴雅，绰有态度。二客竞目送之，曲未终，翩然而逝。公戏作长短句云：“凤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风清。晚霞明。千朵芙蓉，开过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只白鹭，如有意、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箏。苦含情。遣谁听。烟敛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、数峰青。”〔墨庄漫录〕

○苏轼赠龙邱子词东坡云：“龙邱子自洛之蜀，载二侍女戎装骏马，至溪山佳处，辄留数日，见者以为异人。后十年，筑室黄冈之北，号静庵居士。作临江仙赠之云：”细马远驮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。溪山好处便为家。谁知巴峡路，却见洛城花。回旋落英飞玉蕊，人间春日初斜。十年不见紫云车。龙邱新洞府，铅鼎养丹沙。”龙邱子，即陈季常也。秦太虚寄之以诗亦云：“侍双擢玉，鬓发光可照。骏马锦障泥，相随穷海峤。暮年更折节，学拂得心要。鬻马放阿樊，幅巾对沈燎。”坡又作诗戏之，有“龙邱居士益可怜。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”之句。则知季常载侍女以无游，及暮年，甘于枯寂，盖有所戏而然，亦可悯笑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苏轼减字木兰花东坡知颍州时，一夕，月下梅花盛开。王夫人曰：“春月色胜如秋月色，秋月令人惨凄，春月令人欢悦，春月令人欢悦，何不招赵德麟辈来饮花下。”东坡喜曰：“谁谓夫人不能诗，此真诗家语也。”作减字木兰花以纪之云：“春庭月午。摇荡春醪光欲舞。步转回廊。半落梅花婉婉香。轻风薄雾。都是少年行乐处。不似秋光。只与离人照断肠。”〔侯鯖录〕

○苏轼定风波王定国自岭表归，出歌者柔奴，劝东坡饮。坡问广南水土应不好。柔奴曰：“此心安处，是吾乡。”东坡喜其语，作定风波词以纪之。“常羨人间琢玉郎。天教分付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话齿。风起。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年愈少。微笑。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庆不好。却道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〔东皋杂录〕

○苏轼行香子东坡有二韵事，见於行香子。秦、黄、张、晁为苏门四学士，每来，必命取密云陇供茶，家人以此记之。廖略晚登东坡之门，公大奇之。一日，又命取密云龙，家人谓是四学士，窥之，则廖明略也。坡为赋行香子一阕。又尝约刘器之参玉版和尚，至帘泉寺，烧笋而食，刘问之，东坡指笋曰：“此玉版僧最善说法，使人得禅悦味。”遂有“曲生禅”、“玉版局”、“一时参”之句，亦行香子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苏轼咏笛闻邱公显致仕居吴，东坡过之，必流连信宿。尝言过姑苏不游虎邱

，不谒闾邱，乃二欠事。一日，闾邱出後房喜吹笛者名懿卿佐酒，东坡作水龙吟咏笛材以遗之。〔鹤林玉露〕

○苏轼西江月东坡春夜行蕲水中，过酒家，饮醉，乘月至一溪桥上，卸鞍曲肱少休，及觉已晓，乱山葱茏，疑非人世。因自赋西江月云：“照野依依浅浪，横空暖暖微宵。障泥未解玉骢骄。我醉欲眠芳草。可惜一溪明月，莫教踏碎琼瑶。卸鞍欹枕绿杨桥。杜宇数声春晓。”蕲水杨菊庐比部，因此词於玉台山作春晓亭子，一时名士多为赋之，亦佳话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春梦婆东坡在儋耳，常负大瓢行歌田间，所歌皆哨遍也。一日遇一媪，谓坡曰：“学士昔日富贵，一场春梦耳。”东坡因呼为春梦婆。〔坡仙外纪〕

○六客词东坡云：“自杭移高密，与杨元素同舟，而陈令举、张子野皆从余，过李公择於湖，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。子野年八十五，以歌词闻於天下，作定风波令，其略云：‘见说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傍有老人星。’座客欢甚，有醉倒者，此乐未尝忘也。今七年尔，子野、孝叔、令举，皆为异物，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，海风驾潮平地丈馀，荡尽无复子遗矣。追思曩时，真一梦耳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後六客词东坡又云：“余昔与子野、刘孝叔、李公择、陈令举、杨元素会於吴兴，时子野作六客词，其卒章云：‘见说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傍有老人星。’凡十五年，再过吴兴，而五人皆已亡矣。时张仲谋与曹子方、刘景文、苏伯固、张秉道为座客，仲谋请作後六客词云：‘月满苕溪照野堂。五星一老斗光芒。十五年间真梦里。何事。长庚对月独凄凉。绿鬓苍颜同一醉。还是。六人吟笑水云乡。宾主谈锋谁得似。看取。曹刘今对两苏张。’”〔同上〕

○苏轼卜算子东坡先生谪居黄州，作卜算子词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州冷。”其托意盖自有在，读者不能解。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，访潘老，尝得其详。题诗以志之云：“空江月明鱼龙眠。月中孤鸿影翩翩。有人清吟立江边，葛巾藜杖眼窥天。夜冷月坠幽虫泣，鸿影翘沙衣露湿。仙人采诗作步虚，玉皇饮之碧琳腴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苏轼浣溪沙东坡云：“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，余将置田其间，因往相田得疾。闻麻桥庞安常善医而聋，遂往求疗。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，以指画字不尽数字，辄深了人意。余戏之曰：‘余以手为口，君以眼为耳。’皆一时异人也。疾愈，与这同游清泉寺。寺蕲水郭门外二里许，有王逸少洗笔泉，水极甘，下临兰溪，溪水西流。余作歌云：‘山下兰芽短浸溪。松间沙路净无泥。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无能再少，君看流水尚能西。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’是日极饮而归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苏轼送潘老词“别酒送君一醉。清润潘郎，更是何郎婿。记取钗头新利市。莫将分付东邻子。回首长安佳丽地。三十年前，我是风流帅。为向东楼寻旧事。花枝缺处馀名字。”右蝶恋花词，东坡黄州时送潘老赴省试作也。今集不载。〔吴虎臣〕

○评苏轼大江东去东坡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歌。因问我词何如柳七。对曰：“柳郎中词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歌杨柳外晓风残月。学士词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、铁绰板，唱大江东去。”东坡为之绝倒。〔吹剑录〕

○黄庭坚赠伎词山谷在当涂，有好事近词赠小伎杨姝弹琴送酒云：“一弄醒心弦，情在南山斜叠。弹到古人愁处，有真珠承睫。使君来去本无心，休泪界红颊。自恨老来怕酒，负十分金叶。”故集中有赠琴伎杨姝绝句云：“千古人心指下传。杨姝冷处更婵娟。不知心向谁边切，弹作南风欲断弦。”〔吴虎臣〕

○黄庭坚木兰花令黄豫章守当涂，既解印後一日，郡中置酒，郭功父在座，豫章为木兰花令以示之云：“凌敲台上青青麦，姑孰堂前馀翰墨。暂分一印管江山，稍为诸公分皂白。江山依旧云空碧，昨日主人今日客。谁分宾主强惺惺，问取矾头新妇石。”其后复甯蝗前词云：“翰林本是神仙谪。落帽风流倾座席。座中还有赏音人，能岸乌纱倾大白。江山依旧云横碧。昨日主人今日客。谁分宾主强惺惺，问取矾头新妇石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黄庭坚和惠洪词山谷南迁，与余会于长沙，留碧湘门一月。李子光以舟借之，为憎疾者腹诽。因携十六口买小舟，余以舟迫窄为言。山谷笑曰：“烟波万顷，水宿小舟，与大厦千楹，醉眠一榻何以异，道人谬矣。”即解维去。闻留衡阳作诗写字，因作长短句寄之曰：“大厦吞风吐月，小舟坐水眠空。雾窗春晓翠如葱。睡起云涛正涌。往事回头笑处，此生弹指声中。玉笺佳句敏惊鸿。闻道衡阳价重。”时余方还江南，山谷和其词曰：“月仄金盆堕水，雁回醉墨书空。群诗秀绝雨园葱。想见衲衣寒拥。蚁穴梦魂人世，杨花踪迹风中。莫将社燕笑秋鸿。处处春山翠重。”〔冷斋夜话〕

○黄庭坚赠盼盼词山谷过滤帅，有伎盼盼，帅尝宠之。山谷戏以浣溪沙赠之云：“脚上鞋儿四寸罗。唇边朱麝一樱多。见人无语但回波。料得有心怜宋玉，只因无奈楚襄何。今生有分向伊麽。”盼盼即筵前唱惜春容词侑酒。词云：“年少看花双鬓绿。走马章台统管逐。而今老更惜花深，终日看花看不足。坐中美女颜如玉，为我同歌金缕曲。归时压得帽檐低，头上春风红簌簌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吴城小龙女词黄鲁直登荆州亭，柱间有词，调似清平乐令。词云：“帘卷曲栏独倚。山展暮天无际。泪眼不曾晴，家在吴头楚尾。数点雪花乱委。扑鹿沙鸥惊起。诗句欲成时，没入苍烟丛里。”鲁直凄然曰：“似为余发也。笔势类

女子，又有泪眼不曾晴之语，疑其鬼也。”是夕，有女子见梦曰：“我家豫章吴城山，附客舟至此，压水死。登江亭有感而作，不意公能识之。”鲁直惊悟曰：“此必是吴城小龙女也。” [冷斋夜话]

○黄庭坚木兰花令豫章寓荆州，除吏部郎，再辞得请守当涂，才到七日而罢，又数日乃去。其诗云：“欧借腰肢柳一涡。大梅权作小梅歌。舞馀细点梨花雨，奈此当涂风月何。”豫章又有木兰花令，叙云：“庭坚假守当涂，故人庚元镇穷巷读书，不出入州县，因作此以劝庚酒云。‘庚郎三九常安乐。便有万钱无处著。徐熙小鸭水边花，明月清风都占却。朱颜老尽心如昨。万事休休休莫莫。尊前见在不饶人，欧舞群歌梅更酌。’自注云：‘欧梅当涂二伎也。’” [词苑]

○黄庭坚南乡子崇宁四年重九，山谷在宣城郡楼，听边人私语，今当鏖战取封侯耳。因作南乡子词：“花向美人头上笑，羞羞。白发簪花不解愁。”倚兰高歌，若不胜情。 [耆旧续闻]

○黄庭坚念奴娇山谷云：“八月十七日与诸生步自永安城，入张宽夫园待月，以金荷叶酌客，客有孙叔敏善长笛，连作数曲。诸生曰：‘今日之会乐矣，不可以无述。’因作此曲记之，文不加点，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云。‘断虹霁雨，净秋空、山染修眉新绿。桂影扶疏，谁便道、今夕清辉不足。万里青天，嫦娥何处，驾此一轮玉。寒光零乱，为人偏照。年少随我追凉，晚城幽径，绕芳园森木。共倒金荷家万里，难得尊前相属。老子平生，江南江北，最爱临风曲。孙郎微笑，坐来声喷霜竹。’” [苕溪渔隐]

○黄元明词豫章先生弟黄元明宰庐陵县，赴郡会，巾带偶脱，太守令伎为缀之，且俾元明记巽词。词云：“银烛画堂如画。见林宗、巾垫羞蓬首。针借花枝，线赊罗袖。须臾两带还依旧。劝群倒戴休令后。也不须、更漉渊明酒。宝篋深藏，浓香薰透。为经十指如葱手。”盖七娘子调也。 [能改斋漫录]

### ●卷十二纪事三

○苏轼与少游别词东坡初未识少游，少游闻其将过维扬，作坡笔语题壁於一山寺中，东坡果不能辨，大惊。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十篇，读之，乃叹曰：“向书壁者定此郎也。”後与少游维扬饮别，作虞美人曰：“波声拍枕长淮晓。隙月窥人小。无情汴水自东流。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。”世传为贺方回作。山谷云：“大观中，於扬州见其亲笔，醉墨超脱，气压子猷，盖东坡词也。” [冷斋夜话]

○山抹微云君程公辟守会稽，少游客焉，馆之蓬莱阁。一日，席上有所悦，自尔眷眷，不能忘情，因赋长短句，所谓“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、烟霭纷纷”句。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也，敢其首句，呼之为山抹微云君。 [艺苑雌黄]



○秦观梦中词少游元丰初，梦中作长短句曰：“指点虚无征路，醉乘斑虬，远访西极。正天风吹露，满空寒白。玉女明星迎笑，何苦自淹尘域。正火轮飞上，雾卷烟开，洞观金碧。重重观阁，横枕鳌峰，水面倒衔苍石。随处有奇香幽火，然难测。好是蟠桃熟後，阿鬟偷报消息。青天碧海，一枝难遇，占取春色。”既觉，使侍儿歌儿，盖雨中花也。〔冷斋夜话〕

○秦观赠伎词秦少游在蔡州，与营伎委婉字东玉者甚密。赠之词云：“小楼连苑横空。”又云“玉丁东别後”者是也。又赠伎陶心儿云：“天外一钩斜月带三星。”谓心字也。〔高斋词话〕

○秦观醉乡春少游在横州，饮於海棠桥，桥南北多海棠，有老书屋，海棠丛开，少游醉卧於此。明日题醉乡春一词於柱云：“唤起一声人悄。衾冷梦寒霜晓。瘴雨过，海棠开，春色又添多少。社瓮酿成微笑。半破癭瓢共舀。觉颠倒。急投床，醉乡广大人间小。”〔冷斋夜话〕

○秦观赠李师师秦少游赠汴城李师师生查子词云：“远山眉黛长，细柳腰肢袅。妆罢立春风，一笑千金少。归去凤城时，说与青楼道。看遍颍川花，不似师师好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秦观好事近少游尝於梦中作好事近词曰：“山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，有黄鹂千百。飞云当面化龙蛇，天矫挂晴碧。醉卧古藤阴下，杳不知南北。”其後南迁北归，逗遛于藤州光华亭下，时方醉起，以玉杯汲泉欲饮，笑视而化。〔冷斋夜话〕

○蔡挺喜迁莺元丰间，蔡挺自西掖出镇平阳，经数载，意欲归。作喜迁莺一阕云：“霜天秋晓。正紫塞故垒，黄云衰草。汉马嘶风，边鸿叫月，陇上铁衣寒早。剑歌骑曲悲壮，尽道君恩须报。塞垣乐，尽橐锦领，山西年少。谈笑。刁斗静，烽火一把，时报平安耗。圣主忧边，威怀遐布，骑虏尚宽天讨。岁华向晚愁思，谁念玉关人老。太平也，且欢娱，莫惜金尊频倒。”时有中使至平阳，挺使倡优歌之，遂达於宫掖。上因语吕丞相曰：“蔡挺欲归。”遂以西掖召还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刘几词刘几在神宗时，与范蜀公重定大乐。洛阳花品曰状元红，为一时之冠，乐工花日新能为新声，汴伎郃懿以色著。秘监致仕刘伯寿尤精音律。熙宁中，几携花日新就郃懿欢饮，填词以赠之云：“三春向暮，万卉成阴，有嘉★方拆。娇姿嫩质，冠群品，共赏倾城倾国。上苑晴画暄，千素万红犹奇特。绮筵开，会咏歌才子，压倒元、白。别有芳幽苞小，步障华丝，绮轩油壁。与紫鸳鸯，素峡蝶，自清旦、往往连夕。巧莺喧脆管，娇燕语雕梁留客。武陵人，念梦役意浓，堪遣情溺。”郃懿第六郎蔡奴之母也。李定之父，与郃六游生定，而郃六死，定不之知也。及王荆公为宰相，擢用李定，言官交攻，以为母死

不持服为此。蔡奴亦以色著云。〔花草粹编〕

○晁次膺并蒂芙蓉政和癸巳，大晟乐成。蔡元长以晁次膺荐於帝，诏乘驿赴阙。次膺至都下，会禁中嘉莲生，异苞合趺，出天造。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，名并蒂芙蓉。其词云：“太液波澄，向镜中照影、芙蓉同蒂。千柄绿荷深，丹脸争媚。天心眷临圣日，殿宇分明敞嘉瑞。弄香嗅蕊。愿君王，寿与南山齐比。池边屡回翠辇，拥群仙醉赏，倚阑凝思。萼绿揽飞琼，共波上游戏。西风又看露下，更结双双新莲子。斗妆竞美。问鸳鸯向谁留意。上览之，称善，作大晟乐府协律郎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晁冲之咏梅晁冲之，政和间作汉宫春咏梅，献蔡攸以进，其父京曰：“今日於乐府中得一人。”因以大晟府丞用之。〔古今词语〕

○晁无咎下水船元丰己未，廖明略、晁无咎同登科，明略所游田氏者，丽姝也。一日，明略邀无咎早过，田氏剧起，对镜理发，且盼且语，草草妆掠，以与客对。无咎以明略故，有意而莫传也。因为下水船一阕云：“上客骊驹至。鹦唤银屏睡起。困倚妆台，盈盈正解螺髻。凤钗坠。缭绕金盘玉指。巫山一段云委。半窥镜、向我横秋水。斜领花光交镜里，淡淡扫铅笔，自刺罗绮。敛眉翠。虽有密意，空作江边解佩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陈无己减字木兰花晁无咎谪玉山，过徐州，时陈无己废居里中。无咎置酒，出小姬娉娉舞梁州，无己作减字木兰花云：“娉娉袅袅。芍药梢头红样小。舞袖低回。心到郎边客已知。金尊玉酒。劝我花前千万寿。莫莫休休。白发簪花我亦羞。”〔复斋漫录〕

○袁传言玉政和中，袁为教坊判官撰文字，一日，为蔡京撰传言玉女词云：“淡淡梳妆，爱学女真梳掠。艳容可画，那精神怎貌，皎绡映玉。钿带双穿纓络。歌音清丽，舞腰柔弱。宴罢瑶池，御风跨皓鹤。凤凰台上，有萧郎共约。一面笑开，向月斜褰朱箔。东园无限好花羞落。”上见之，改女真二字为汉宫，而人莫解。盖当时已与女真盟于海上，而中外未知，帝思其语，故窜易之也。〔续★说〕

○山后微云女婿范元实为人凝重，尝在歌舞之席，终日不言。一伎问公亦解词曲否。范笑曰：“吾乃山抹微云女婿也。”草堂诗余亦有范元实词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贺铸石州引方回眷一姝，别久，姝寄诗云：“独倚危阑泪满襟。小园春色懒追寻。深恩纵似丁香结，难展芭蕉一寸心。”贺因赋石州引词，先叙分别时景色，後用所寄诗语，有“芭蕉不展丁香结”之句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王通叟感皇恩王通叟少年游宦长安，负不羁之才，颇饶逸韵，犖军欣慕者众。後数年复至，旧游多有存者，仍寓意焉。遂作感皇恩一曲，有“长安重到

，人面依然似花好”之句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王仲甫应制词王仲甫字明之，为翰林，权直内宿。有宫娥新得幸，仲甫应制赋清平乐云：“黄金殿里。烛影双龙戏。劝得官家真个醉。进酒犹呼万岁。锦恩与整搔头。一夜御前宣唤，六宫多少人愁。”翌日，宣仁太后闻之，语宰臣曰：“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。”既而弹章罢去。〔耆旧续闻〕

○李邴汉宫春词李邴少年日，作汉宫春词，脍炙人口，所谓“问玉堂，何似茅舍疏离”者是也。政和间，自书省丁忧归山东，服终造朝，举国无与立谈者，方怅怅无计。时王黼为首相，忽遣人招至东阁，开宴延之上座，出其家姬数十人，皆绝色也。酒半，群唱是词以侑觞，大醉而归。数日有馆阁之命，不数年，遂入翰苑。〔玉照新志〕

○赵德麟小词王直方诗话云：“‘白藕作花风已秋。不堪残睡更回头。晚云带雨归飞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。’此赵德麟细君王氏所作也。德麟鰥居，因见此诗，遂与之为姻。则此诗乃二十八字媒也。德麟赠以小词，有‘脸薄难藏泪，眉长易觉愁’之句，人多称之。乃用香奁集中‘桃花脸薄难藏泪，柳叶眉长易觉愁’之句耳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王晋卿蝶恋花王晋卿得罪外谪，後房善歌者名啜春莺，为密县马氏所得。晋卿还朝，赋一联云：“佳人已属沙叱利，义士曾无古押衙。”有客为足成之云：“回首音尘两沉绝，春莺休啜沁园花。”晋卿凄然赋蝶恋花词云：“钟送黄昏鸡报晓。昏晓相催，世事何时了。万恨千愁人自老。春来依旧生芳草。忙处人多闲处少。闲处光阴，几个人知道。独上高楼云杳杳。天涯一点青山小。”〔西清诗话〕

○王晋卿忆故人王驸马诜，字晋卿，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。尝赋忆故人词云：“烛影摇红，向夜阑，乍酒醒，心情懒。尊前谁为唱阳关，离恨天涯远。无奈云沉雨散。凭兰干、东风泪眼。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庭院。”能改斋漫录云：“都尉忆故人作，徽宗喜其词意，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憾，遂令大成府别撰腔。周美成增益其词，而以首句为名，谓之烛影摇红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舒氏词元间，王齐叟任侠有声，娶舒氏女，亦工篇章。後无故离绝，女归舒家，一日行池上，作点绛唇云：“独自临流，兴来时把兰干凭。旧愁新恨。耗却来时兴。鹭散鱼潜，烟敛风初定。波心静。照人如镜。少个年时影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徐伸二郎神徐干臣伸，三衢人。政和初，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，出知常州。尝自制转调二郎词云：“闷来弹鹊，又搅碎、一帘花影。漫试着春衫，还思纤手，薰彻金虬烬冷。动是愁端如何向，更怪得、新来多病。嗟旧日沉腰，而今潘鬓，怎堪临镜。重省，别时泪滴，罗襟犹凝。料为我恹恹，日高慵起，长托

春醒未醒。雁足不来，马蹄难驻，门掩一亭芳景。空伫立，尽日兰干倚遍，画长人静。”既成，会开封尹李孝寿来收吴门，李以严治京兆，人号阎罗。道出郡下，干臣合乐大燕劳之。谕群倡令讴此词，必待其问乃止。倡如戒，歌至三四，李果询之。干臣蹙额曰：“某顷有一侍婢，色艺冠绝，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。今闻在苏州一兵官处，屡遣信欲复来，而主人靳之，感慨赋此词，中所叙多其书中语。今适有天幸，公拥旄于彼，不审能为我地否。”李云：“此甚不难，可无虑也。”既至无锡，宾赞者请受谒次第。李云：“郡官当至枫桥，距城十里而迎。”翼日舣舟其所，官吏上下，望风股栗。李一阅刺，忽大怒云：“都监在法，不许出城，乃亦至此。使郡中万一有火盗之虞，岂不殆哉。”斥都监下阶荷校送狱。又数日，取其供牒判奏字，其子震惧求援，宛转哀鸣致息。李笑云：“且还徐典乐之妾来理会。”即日承命，然後舍之。[挥尘馀话]

○刘涇仲殊词元丰末，张洸枢言龙图之守杭也，一日宴客湖上，刘涇巨济、僧仲殊在焉。枢言命即席赋诗曲，巨济先唱云：“凭谁妙笔。横扫素缣三百尺。天下应无。此是钱塘湖上图。”仲殊遽云：“一般奇绝。云淡天高秋夜月。费尽丹青。只这些儿画不成。”枢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赋，仲殊即作前章曰：“江南二月。犹有枝头千点雪。邀上芳尊。却占东君一半春。”巨济不能继也。後陈袭善云：“我为续之，曰：‘尊前眼底。南国风光都在此。移过江来。从此江南不复开。’”[复斋漫录]

○周邦彦少年游周邦彦在李师师家，闻道君至，遂匿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颗，云是江南初进，遂与师师谑语。邦彦悉闻之，隐括成少年游云：“并刀如水，吴艳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香不断，相对坐调箏。低声问向谁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师师因歌此词，道君问谁作，师师以直对。道君大怒，因加邦彦迁谪押出国门。越一二日，道君复幸师师家，不遇。至更初，师师归，愁眉泪眼，憔悴可掬。道君问故，师师奏言邦彦得罪去国，略致一杯相别，不知得官家来。道君问曾有词否。李云：“有兰陵王词。”道君云：“唱一遍看。”李因捧酒歌云：“柳阴直。烟里丝丝弄碧。隋是上、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登临望故国。谁识。京华倦客。长亭路，年去年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闲寻旧踪迹。又酒趁哀弦，镫照离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头迢递便数驿。望人在天北。凄恻。恨堆积。渐别浦萦回，津堠岑寂。斜阳冉冉春无极。记月榭携手，露桥闻笛。沉思前事，似梦里、泪暗滴。”歌竟，道君大喜，复召邦彦为大晟乐正。[耆旧纪闻]

○周邦彦点绛唇周美成在姑苏，与营伎岳楚云相恋，后从京师过，则岳已从人

矣。饮于太守蔡峦席上，见其妹，因赋点绛唇寄之云：“辽鹤西归，故人多少伤心事。短书不寄。鱼浪空千里。凭仗桃根，说与相思意。愁何际。旧时衣袂。犹有东风泪。”楚云得词，感泣累日。〔夷坚支志〕

○周邦彦瑞鹤仙周美成晚归钱塘，梦中得瑞鹤仙词一阙云：“悄郊原带郭。行路永、客去车尘漠漠。斜阳映山落。敛馀红犹恋，孤城栏角。凌波步弱。过短亭、何用素约。有流莺劝我，重解绣鞍，缓引春酌。不记归时早暮，上马谁扶，醒眠朱阁。惊飏动幕。扶残醉、绕红药。叹西园已是，花深无地，东风何事又恶。任流光过却。偏喜洞天自乐。”未几，方腊乱，自桐庐入杭，时美成方宴客，仓皇出奔，趋於西湖坟庵。适际残冬，落日在山，忽逢故人之妾，奔逃而来。乃与小饮于道傍旗亭，闻莺声于木杪。少焉分背，抵庵有馀醺，因卧小阁上，恍如词中云。逾月入城，故居皆蹂躏践矣。后得请提举洞霄宫终老焉。

〔玉照新志〕

○曹组射弓词颖昌曹纬彦文，弟组彦章，俱有俊才。彦文释褐即故，彦章多依栖中贵人门下。一日，徽庙苑中射弓，左右荐至，对御作射弓词点绛唇一阙云：“风劲秋高，顿知斗力生弓面。巴分筠竿。月到天心满。白羽流星，飞上黄金碗。胡沙雁。云边惊散。压尽天山箭。”今人但知彦章善谑，不知其才，良可惜也。彦章后字元宠。〔桐江诗话〕

○蔡伸词宣和壬寅，蔡伸道与向伯恭同为大漕属官。向有词云：“凭书续断肠。”蔡因感而作南乡子云：“木落雁南翔。锦鲤殷勤为渡江。泪墨银钩相忆字，成行。滴损云笺小凤凰。陈事费思量。回首烟波卷夕阳。似道凭书聊破恨，难忘。及至书来更断肠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夏倪词夏均父宣和庚子，迁祁阳酒官，过浯台，爱其山水奇秀，谓非中州所有，作减字木兰花词云：“江涵晓日。荡漾波光摇浆入。笑指浯溪。漫叟雄文锁翠微。休嗟不偶。归到中州何处有。犹立风烟。湘水浯台总接天。”〔能改齐漫录〕

○沈子山剔银灯官州营伎张玉姐，字温卿，技冠一时，见者皆属意。沈子山为狱掾，最所锤爱，罢官，途次南京，念之不忘。为剔银灯词云：“江上秋高霜早。云静月华如扫。候雁被飞，啼づ正苦，又是黄花衰草。等闲临照。潘郎鬓、星星易老。那堪更、酒醒孤棹。望千里、长安西笑。臂上啼痕，胸前泪粉，暗惹离愁多少。此情谁表。除非是、重相见了。”其后明道中，张子野、黄子思相继为掾，尤赏之。偶陈师之求古，以光禄丞来掌榷酤，温卿遂托其家，仅二年而亡，才十九岁。子思以诗吊之云：“人生第一莫多情。眼看仙花结不成。为报两京才子道，好将诗句哭温卿。”〔词苑〕

○沈子山剔银灯沈子山宿州狱掾也，昵营伎张温卿於南京，途次作剔银灯以意

之云：“一夜隋河风劲。霜湿水天如镜。古柳长堤，寒烟不起，波上月流无影。那堪懒听。疏星外、离鸿相应。须信情多是病。酒未到愁肠还醒。数叠罗衾，馀香未减，甚时枕鸳重并。教伊须更将兰约，见时先定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刘之翰词田世辅为金州都统制，荆南人刘之翰者，待峡州远安主簿阙，作水调歌头献之。田览之，大喜，致书约来金城，欲厚加资给，之翰遽亡。明年，田出阅武，见之翰立道左，泣曰：“人鬼殊途，公能恤我家，亦足表践言之义。”忽不见。田大惊异，亟送千缗与其孤。词曰：“凉露先金井，一叶下梧桐。谪仙浪游何事，华发作诗翁。乌帽萧萧一幅，坐对清泉白石，矫首抚长松。独鹤归来晚，声在碧霄中。神仙宅，留玉节，驻金猊。黔南一道万里，貔虎控雕弓。笑折碧荷倒影，自唱采莲新曲，词句满秋风。剑佩八千岁，长入大明宫。” [花草粹编]

○何文缜词何文缜，政和丙申进士第一，靖康中尽节名臣也。少时会饮贵戚家，侍儿惠柔，慕公丰标，解帕为赠，约牡丹时再集。何赋虞美人词云：“分香帕子柔蓝腻。欲去殷勤惠。重来约在牡丹时。只恐花枝相妒，故开迟。别来看尽闲桃李。日日兰干倚。催花无计问东风。梦作一双蝴蝶，绕芳丛。” [乐府纪闻]

○李婴词元丰间，都人李婴调蕲水县令，作满江红一曲往黄州上东坡，东坡甚喜之。其词云：“荆楚风烟，寂寞近、中秋时候。露下冷、兰英将谢，苇花初秀。归燕殷勤辞巷陋，鸣蛩凄楚来窗牖。又谁念、江边有神仙，飘零久。横琴膝，携筇手。旷望眼，闲吟口。任纷纷万事，到头何有。君不见、凌烟冠剑客，何人气貌长依旧。归去来、一曲为君吟，为君寿。” [苕溪渔隐]

○张才翁雨中花邛州张公庠游白鹤山，有诗云：“初眠官柳未成阴。马上聊为拥鼻吟。远宦情怀消壮志，好花时节负归心。别离长恨人南北，会合休辞酒浅深。欲把春愁闲抖擞，乱山高处一登临。”秋官张才翁遂以此诗成雨中花词云：“万缕青青，初眠官柳，向人犹未成阴。据雕鞍、马上拥鼻微吟。远宦情怀谁问，空嗟壮志销沉。正是好花时节，山城留滞，忍负归心。别离长恨，飘蓬无定，谁念会合难凭。相聚里、休辞金盏，酒浅还深。欲把春愁抖擞，春愁转更杂禁。乱山高处，凭兰垂袖，聊寄登临。” [吴虎臣漫录]

○程垓酷相思眉山程正伯，号虚舟，与锦江某伎眷恋甚笃，别时作酷相思词云：“月挂霜林寒欲坠。正门外催人起。奈离别、如今真个是。欲住也，留无计。欲去也，来无计。马上离情衣上泪。各自空憔悴。问江路、梅花开也未。春到也，须频寄。人到也，须频寄。” [同上]

○张表臣词张表臣过吴江，赋菩萨蛮云：“垂虹亭下扁舟住。松江烟雨长桥暮。白听吴歌。佳人泪脸波。劝倾金凿落。莫作思家恶。绿鸭与鲈鱼。如何可寄

书。”有客览之曰：“鸭可寄书耶。”张不答。〔词苑〕

○薛泳词“一盘消夜江南果。吃果看书只清坐。罪过梅花料理我。一年心事，一生牢落，尽向今宵过。此身本是山中个。才出山来便带错。手种青松应是大。缚茅深处，抱琴归去，又是明年那。”此薛泳沂叔客中守岁词也。沂叔久客江湖，濒老怀归，遂赋此词。晚于溪上小筑名水竹居。其所为诗有“归心如病叶，一片落红江城”句。去唐人思致不远。〔同上〕

○蔡京西江月蔡京既南迁，中路有旨，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，以金人指名来索也。京作诗云：“为爱桃花三树红。年年岁岁惹春风。如今去逐他人手，谁复尊前念老翁。”行至潭州，赋西江月云：“八十衰翁谢世，三千里外无家。如今流落向天涯。梦到瑶台阙下。玉殿五回命相，彤庭几度宣麻。止因贪恋此荣华。便有如今事也。”遂穷饿以死。门人醵钱葬之。老奸到头，狼狈至此，可快亦可怜。〔宣和道事〕

○沈会宗小词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，景物清旷，东坡作守时屡过之，题诗画竹于壁间。沈会宗又为赋小词运动云：“景物因人成胜概。满目更无尘可碍。等闲帘幕小兰干，衣未解。心先快。明月清风如有待。谁信门前车马隘。别是人间闲世界。坐中无物不清凉，山一带。水一派。流水白云长自在。”其后小阁屡易主，今已摧毁久矣。遗址正与予小阁相近，景物悉如会宗之词。故予尝有句云：“三间小阁贾耘老，一首佳词沈会宗。无限当时好风月，如今总属绩溪翁。”盖谓此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胡仔满江红余卜居苕溪日，以渔钓自适，因自称苕溪渔隐。临流有屋数椽，亦以此命名。僧了宗善墨戏，落笔潇洒，为予作苕溪渔隐图，揽景摅怀，时有鄙句，皆题之左方。又满江红一阙云：“宅浮家，何处好、苕溪清境。占云山万叠，烟波千顷。茶灶笔床浑不用，雪蓑月笠偏相称。争不教、二纪赋归来，甘幽屏。红尘事，谁能省。青霞志，方高引。任家风舴舻，生涯夕。三尺鲈鱼真好，一瓢春酒宜闲饮。问此时、怀抱向谁论，惟箕颖。”〔同上〕

○惠洪词衡州花光仁老以墨为梅花，鲁直观之叹曰：“如嫩寒春晓，行孤山篱落间，但久香耳。”余因为赋长短句云：“碧瓦笼晴香雾绕。水殿西偏，小驻闻啼鸟。风度女墙吹语笑。南枝破蜡应开了。道骨不凡江瘴晓。春色通灵，医得花重少。抱瓮酿寒春杳杳。谯门画角催残照。”又曰：“入骨风流国色，透尘种性真香。为谁风鬓不新妆。半树入村春酿。雪压枝低篱落，月高影动池塘。高情数笔寄微芒。小寝初开雾帐。”前蝶恋花，后西江月也。〔冷斋夜话〕

○法秀以礼折人法云秀老，关西人，面目严冷，能以礼折人。李伯时画马东坡第，其笔当不减韩，都城黄金易致，而伯时画不可得。归让之曰：“伯时士大夫，而以画著名，行己可耻，矧又画马。人夸以为得妙，人马腹中亦足可惧。

”伯时大惊，不自知身去坐榻曰：“今当何以洗其过。”师动画观音像，以赎其罪。黄鲁直作艳语，人争传之，秀呵曰：“翰墨之妙，甘施於此乎。”鲁直笑曰：“又当置我於马腹中耶。”秀曰：“公艳语荡天下淫心，不止於马腹，正恐下泥犁耳。”鲁直颔应之。故一时公卿伏师之善巧也。余读鲁直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：“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，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劝淫，於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，特未见叔原之作耳。”观鲁直此语，似有憾於法秀，不若伯时之能伏善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陈赠刘跛子词刘跛子者，青州人也。拄一拐，每一岁一至洛中看花，馆范家园，春尽即还。张丞相召自荆湖，时跛子与客饮市桥，客闻车骑过甚盛，起观之。跛子挽其衣，使且饮，作诗曰：“迁客湖湘召赴京。轮蹄迎送一何荣。争如与子市桥饮，且免人间宠辱惊。”陈莹中甚爱之，作长短句赠之曰：“枯木形骸，浮云身世，一年两到京华。又还乘兴，闲看洛阳花。闻道呈红最好，春归后、终委泥沙。忘言处，花开花谢，不似我生涯。年华留不住，饥餐困寝，触处为家。这一轮明月，本是无瑕。随分冬裘夏葛，都不会、赤水黄芽。谁知我、春风一拐，谈笑有丹砂。”〔冷斋夜话〕

○幼卿词宣和间，有女子幼卿题词陕府驿壁云：“极目楚天空。云雨无踪。漫留遗恨锁眉峰。自是荷花较晚，辜负东风。客馆叹飘蓬。聚散。扬鞭那忍骤花骢。望断斜阳人不见，满袖啼红。盖卖花声也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苏琼词姑苏官妓苏琼，行第九，蔡元长道过苏州，太守召佐饮。元长闻琼能词，因命即席为之，并限以九字为韵。琼即献词曰：“韩愈文章盖世，谢安情性风流。良辰美景在西楼。敢劝一卮芳酒。记得南宫高选，弟兄争占鳌头。金炉玉殿瑞烟浮。高占甲科第九”。盖元长奏名第九也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#### ●卷十三纪事四

○高宗舞杨花慈宁殿赏牡丹时，椒房受册，三殿极欢。高宗洞达音律，自制曲赐名舞杨花。停觞命小臣赋词，令内人歌之，以玉卮侑酒为寿，左右皆呼万岁。词云：“牡丹半拆初经雨，雕槛翠幕朝阳。娇因倚风，台榭绕群芳。洗烟凝露向清晓，步瑶台、月里霓裳。轻笑淡拂宫黄。浅拟飞燕新妆。杨柳啼鸦昼永，正千秋亭馆，风絮池塘。三十六宫，簪艳浓香。慈宁玉殿庆清赏，占东君、谁比花王。良夜高烛荧煌。影里留住年光。”高宗又尝使御前画工写曾海野喜容，带牡丹一枝，命吕本中作赞云：“一枝国艳，两鬓东风。”高宗大喜。

〔贵耳录〕

○洪迈赐对禁中绍兴中，禁中避暑，多御复古选德等殿及翠寒堂纳凉。长松修行，浓翠蔽日，层峦奇岫，静窈萦深。寒瀑飞空下注，大池可十亩，池中红白菡萏万柄，盖园丁以瓦盎别种，分列水底，时易新者，庶几美观。又置茉莉、



素馨、麝香藤、朱槿、玉桂、红蕉、婆、檐葡等南花数百盆於广庭，鼓以风轮，清芬满殿。御榻两旁，各设金盘数十架，冰雪如山，纱厨前后，皆悬挂伽兰木、真蜡、龙涎等香珠百余，蔗浆金碗、珍果玉壶，初不知人间有尘暑也。洪景卢学士尝赐对於翠寒堂，当三伏中，战栗不可久立。高宗问故，遣中贵人以北绫半臂赐之，则境界可想见矣。景卢作词，纪恩而出。〔周密几时记〕

○胡铨赐对秘闻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，胡铨侍上於内殿之秘阁。蒙赐金凤笺，就听御玉管笔，并龙脑墨、凤朱研，又赐以花藤席，命铨视草毕，唤内侍司厨满头花备酒。上御玉荷杯，铨用金鸭杯，令潘妃唱贺新郎，兰香执玉荷杯，上自注酒，赐铨曰：“贺新郎者，朕自贺得卿也。酌以玉荷杯者，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。”铨再拜谢。贺新郎词中有“所谓相见了又重午不数日矣。”词中又有“湘江旧俗”字句，上曰：“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，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，皆天地祖宗之灵，留卿以辅朕也。”铨流泪，上亦黯然。俄而迁坐，进入宝羹，洗盏更酌。上命潘妃执玉荷杯，唱万年欢。此词乃仁庙所制，上饮讫，亲唱一曲，名喜迁莺。且谓铨曰：“朕每在宫中，不忘作歌，祇俟太上宴时有旨令唱，始作之。今夕與卿相会，朕意甚欢，故作此乐卿耳。”又曰：“昨朕苦嗽，故声音稍涩，卿勿嫌。”铨奏曰：“太上退闲，陛下御宇，正当勉力恢复，然此孝养，亦宜时有。”上曰：“卿真忠臣也，汉之汲黯，唐之魏征，亦不过是。”上又问铨在海南时所作诗文，铨一一奏对。时漏已四下，上又凭阑四望，顷之，天竺钟声已动，御苑已鸦噪矣。〔澹庵老人玉音问答〕

○曾觐词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，上遣使至德寿宫春天知太上：“连日天气甚好，欲一二日间，恭请车驾幸聚景园看花，取自圣意选定一日。”太上云：“传语官家，备见圣孝，春和景明，正可游豫。但出去为看花，今本宫后园，亦有几株好花，不若来日请官家过来闲看。”遂遣提举官，同到南内春天过遵依讫。次日，进早膳后，车驾与皇后太子过宫，起居二殿讫。先至灿锦亭进茶，宣召知阁门并两府以下六员侍宴，同至后苑看花。亦有小舟数十只，供应杂艺嘌唱鼓版蔬果，与湖中一般。太上倚阑闲看，适有双燕掠水飞过，传旨令曾觐制词。遂进阮郎归云：“柳阴庭院占风光。呢喃春画长。碧波新涨小池塘。双双蹴水忙。萍散漫，絮悠。轻盈体态狂。为怜流去落红香。衔将归画梁。”既登舟，知阁张抡进柳梢青云：“柳色初匀。馀寒似水，纤雨如尘。一阵东风，纹微皱，碧沼鳞鳞。仙娥花月精神。奏凤管、鸾弦★新。万岁声中，九霞杯内，长醉芳春。”曾觐和进云：“桃靛红匀。梨腮粉薄，鸳径无尘。凤阁凌虚，龙池澄碧，芳意鳞鳞。清时酒圣花神。看内苑、风光又新。一部仙韶，九重鸾仗，天上长春。”各有宣赐。〔乾淳起居注〕

○张抡词淳熙六年春，车驾迎太上太后游聚景园，乘步辇至瑶津西轩。都管刘

景进新制兰舟曲，各赐银绢。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三，上亲捧玉酒船，进太上酒，斟酒入船，则船中人物花草俱动。太上饮尽，又至锦壁赏花。有牡丹十馀丛，各有牙牌金字为记。又另采数千朵，插水精玻璃天清汝窑金瓶中。太上前，又独设沉香桌，列白玉碾花商尊，高三尺，径一尺三寸，上插照殿红十五枝。随驾各宫皆赐两面翠叶滴金牡丹御书扇，沉香为柄。知阁张抡进壶中天一阙云：“洞天深处赏娇红，轻玉高张云幕。国艳天香相竞秀，琼蕊清光如昨。露洗妖妍，风传馥郁，云雨巫山约。春浓似酒，五云台榭楼阁。圣代治定功成，一尘不动，四境无鸣柝。屡有丰年天助顺，基叶增隆山岳。两世明君，千秋万岁，永享升平乐。东皇呈瑞，更无一片花落。”〔西湖志馀〕

○吴琚词淳熙八年元旦，上坐紫宸殿，引见讷，即率皇后、皇太子、太子妃至德寿宫行朝贺礼。未初，雪大下，正是腊前。太上、官家大喜云：“今年正欠些雪，可谓及时。”太上云：“雪却甚好，但恐长安有贫者。”上奏云：“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数支散矣。”又移至明远楼，张灯进酒。节使吴琚进喜雪水龙吟词云：“紫皇高宴仙台，双成戏击琼苞碎。何人为把，银河水翦，甲兵都洗。玉样乾坤，八荒同色，了无尘医。喜冰消太液，暖融鹊，端门晓班初退。圣主忧民深意，转鸿钧、满天气。太平有象，三宫二圣，万年千岁。双玉杯深，五云楼迥，不妨频醉。细看来、不是飞花，片片是，丰年瑞。”太上大喜，赐镀金酒器二百两、细色段疋、复古殿香、羔儿酒等。太后命本宫歌版色歌此曲进酒，太上尽醉。一更后，宣轿儿入便门，上亲扶上辇不宫。〔乾淳起居注〕

○曾觌月词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，驾过德寿宫起居，太上留坐看月。晚宴香远堂，堂东有万岁桥，大池十馀亩，皆是千叶白莲。凡御榻、御屏、酒具、香奁器用，并用水精。南岸列女乐。待月初上，箫韶齐举，缥缈相应，如在霄汉。既入座，乐少止。太上召刘贵妃，令独吹白玉笙霓裳中序，上自起执玉杯奉两殿酒，并以累金嵌宝碗杯盘等物赐贵妃。侍宴官开明府曾觌恭进壶中天慢一首云：“素飏碧，看天卫，稳送一轮明月。翠水瀛壶人不到，比似世间秋别。玉手瑶笙，一时同色，小按霓裳叠。天津桥上，有人偷记新阙。当日谁幻银桥，阿瞒儿戏，一笑成痴绝。肯信群仙高宴处，移下水精宫阙。云海尘清，山河影满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劳玉斧，金瓯千古无缺。”上皇大喜曰：“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，可谓新奇。”赐金束带紫番罗水晶注碗一副。上亦赐宝盞古香。至一更五点还内，是夜隔江西兴，亦闻天乐之声。〔同上〕

○吴琚观潮词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，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，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。太上喜见颜色曰：“钱塘形胜，东南所无。”上起奏曰：“钱塘江潮，亦天下所无有也。”太上宣谕侍宴官，令各赋酹江月一曲，至

晚进呈，太上以吴琚为第一。其词云：“玉虹遥挂，望青山隐隐，一眉如抹。忽觉天风吹海立，好似春霆初发。白马凌空，琼鳌驾水，日夜朝天阙。飞龙舞凤，郁葱环拱吴越。此景天下应无，东南形胜，伟观真奇绝。好是吴儿飞彩帜，蹴起一江秋雪。黄屋天临，水犀云拥，看击中流楫。晚来波静，海门飞上明月。”两宫并有宜赐，至月上还内。〔同上〕

○陈藏一撰词庚申八月，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，赏芙蓉木樨。韶部头陈盼儿，捧牙版歌寻寻觅觅三句，上曰：“愁闷之词，非所宜听，可怜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。”〔李祉陈盼儿传〕

○洪迈词绍兴间，洪景卢在临安试词科。三场毕，与数友同过抱剑街孙氏伎楼。夜月如昼，正凭阑抚几，两烛结花，灿若连珠。孙氏黠慧，白坐中客曰：“今夕桂魄皎洁，烛花呈祥，诸君较艺兰省，高掇无疑，请各赋一词，为他日佳话。”座中有何自明，即操笔作浣溪沙词云：“草草杯盘访玉人。灯花呈喜座添春。邀郎觅句要清新。黛浅波娇情脉脉，云轻柳弱意真真。从今风月属闲人。”众传观赏叹，恨其末句失意。景卢作临江仙词云：“绮席留欢欢正洽，高楼佳气重重。钗头小篆烛花红。直须将喜事，来报主人公。桂月十分春正半，广寒宫殿葱葱。娥相对曲兰东。云梯知不远，平步蹑东风。”孙满酌一觥劝洪曰：“此瑞殆为君设也，必高中矣。”已而景卢果奏名赐第。〔词苑〕

○俞国宝词淳熙间，御舟过断桥，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：“一春常费买花钱。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湖路，骄嘶过、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歌舞，绿杨影里秋千。暖风十里丽人天。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得春归去，馀情付、湖水湖烟。明日重扶残醉，来寻陌上花钿。”高宗称赏良久，宣问何人所作，乃大学生俞国宝也。“重扶残醉”，原词作“重携残酒”。高宗笑曰：“此句不免寒酸气。”因改为“扶残醉”，即日予释褐。〔中兴词话〕

○岳飞词武穆贺讲和赦表云：“莫守金石之约，难充壑之求。”故作词云：“欲将心事付瑶筝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”盖指和议之非也。又作满江红，忠愤可见，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，足以明其心事。〔话腴〕

○韩世忠词韩蕲王生长兵间，未尝知书，晚岁忽若有悟，能作字及小词。一日，至香林园，苏仲虎尚书方宴客，王径造之，宾主欢甚，尽醉而归。明日，王餽以羊羔，且手书二词遣之。其临江仙云：“冬日青山潇洒静，春来山暖花浓。少年衰老与花同。世间名利客，富贵与穷通。荣华不是长生药，清闲不是死门风。劝君识取主人公。单方只一味，尽在不言中。”其南乡子云：“人有几多般。富贵荣华总是闲。自古英雄都是梦，为官。宝宝妻儿宿业缠。年事已衰残。须鬓苍苍骨髓乾。不道山林多好处，食欢。只恐痴迷误了贤。”〔西湖志馀〕

○叶梦得水调歌头叶梦得九月望日，与客习射西园，病不能射，因作水调歌头以寄意云：“霜降碧天净，秋事促西风。寒声隐地初听，中夜入梧桐。起瞰高城四顾，寥落关河千里，一醉与君同。叠鼓闹清晓，飞骑引雕弓。岁将晚，客争笑，问衰翁。平生豪气安在，走马为谁雄。何似当筵虎士，挥手弦声响处，双雁落遥空。老矣真堪惜，回首望云中。” [词苑]

○辛弃疾鹧鸪天党怀英、辛弃疾少同舍，属金国初乱，辛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，党在北擢第入翰林，二公皆有荣宠。后辛退闲，有鹧鸪天词云：“壮岁旌旗拥万夫。锦鞞空骑渡江初。燕兵夜捉银胡录，汉箭朝飞金仆姑。思往事，叹今吾。春风不染白髭须。都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郊种树书。”盖纪其少年事也。 [归潜志]

○辛弃疾摸鱼儿辛稼轩摸鱼儿春晚词云：“更能消几番风雨。春又归去。惜春常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。见说道、天涯芳草迷归路。怨春不语。算只有、殷勤画檐珠网，尽日惹飞絮。长门事，准拟佳期又误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纵买相如赋。脉脉此情谁诉。君莫舞。君不见、玉环飞燕皆尘土。闲愁最苦。休去倚危阑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。”其词可谓怨之至矣。闻寿王见此词，颇不悦；然终不加罪，若遇汉、唐，宁不贾种豆、种桃之祸哉。 [鹤林玉露]

○辛弃疾祝英台近京畿有二漕，一吕，一吕正己。家诸姬甚盛，必约正己通宵饮。吕婆一日大怒，逾墙詈之，子一弹碎其冠。事彻孝皇；两漕即日罢。吕婆有女事辛幼安，以微事触怒逐之。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。 [贵耳录] [按：稼轩祝英台近有“宝钗分，桃叶渡，烟柳暗南浦”之句。]

○辛弃疾菩萨蛮南渡初，金人追隆太后御舟，至江西造口不及而还。辛稼轩过其地，有感赋菩萨蛮词曰：“郁孤台下清江水。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是长安。可怜无数山。青山遮不住。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予。山深闻鹧鸪。” [词苑]

○辛弃疾破阵子陈亮过稼轩，纵谈天下事，亮夜思幼安素严重，恐为所忌，窃乘其厩马以去。幼安赋破阵子词寄之，词云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刘子九日词刘子，晦庵之师，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，辞归，隐武夷山。有九日暮山溪词云：“浮烟冷雨，此日还重九。秋去又秋来，但黄花、年年依旧。平台戏马，无处问英雄，茅舍小，竹篱疏，兀坐空搔首。客来何有。草草三杯酒。一醉尤缘空，休贪他、金印如斗。病翁老矣，谁共赋归欤，芟陇麦，网溪鱼，未落他入后。” [屏山集]

○黄公度词黄公度以第一人登第，为赵忠简所器，而秦桧颇衔之。及召赴行在，知非当路意，而迫于君命，故作青玉案词，有云：“欲倩归鸿分付与。鸿飞不住。倚阑无语。独立长天暮。”盖去就早定矣。〔知稼翁集跋〕

○张孝祥词张于湖尝舟过洞庭，月照龙堆，金沙荡射，公得意命酒，倡歌所作词，呼群吏而酌之，曰：“亦人子也。”其坦率皆类此。〔四朝闻见录〕

○张孝祥多景楼赋词张于湖知京口，王宣子代之。多景楼落成，于湖为大书楼扁，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，于湖却之，但需红罗百匹。於是大宴合乐，酒酣，于湖赋词，命伎合唱甚欢，遂以红罗百匹犒之。〔癸辛杂识〕

○张孝祥满江红词于湖玩鞭亭，晋明帝觐王敦营垒处。自温庭筠赋诗后，张文潜又赋于湖曲以正湖阴之误，词皆奇丽警拔，脍炙人口。张安国赋满江红云：“千古凄凉，兴亡事、但悲陈迹。凝望眼，吴波不动，楚山丛碧。巴滇绿骏追风远，武昌云旆连天赤。笑老奸、遗臭到如今，留空壁。边书静，烽烟息。通轺传，销锋镝。仰太平天子，圣明无敌。蹙踏扬州开帝里，渡江天马龙为匹。看东南、佳气郁，传千亿。”虽间采温、张语，而词气亦不在其下。〔吴礼部诗话〕

○张孝祥词调妙常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馀，姿色出群，诗文俊雅，工音律。张于湖授临江令，宿女贞观，见妙常，以词调之，妙常亦以词拒于湖。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，潘密告于湖，以计断为夫妇，即俗传玉簪记是也。

〔古今女史〕〔裴按：陈妙常拒张于湖词云：“清静堂前不卷帘。景悠然。闲花野草漫连天。莫胡言。独坐洞房谁是伴。一炉烟，闲来窗下理琴弦。小神仙。”是初蓉集。〕

○陈济翁蓦山溪词陈济翁南渡遗老，有蓦山溪词云：“去年今日，从驾游西苑。文彩压金波，看水戏、鱼龙曼衍。宝津南殿。宴坐近天颜，金杯酒，君王劝。头上宫花颤。六军锦秀，万骑穿杨箭。日暮翠华归，拥钧天、笙歌一片。如今关外，千里未归人，前山雨，西楼晚。望断思君眼。”此词天下歌之。舍人张孝祥以廷试第一，移知潭州。因宴客，妓有歌之者，至“金杯酒，君王劝。头上宫花颤。”张之首不觉自为摇动者数四。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，而张不知也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张元送胡铨词张元以送胡铨及寄李纲词坐罪，皆金缕曲也，元以此得名。其送铨词云：“梦绕神州路。怅秋风、连营画角，故宫禾黍。底事昆仑倾砥柱。九曲黄流乱注。聚万落、千村狐兔。天意从来高莫问，况人情易老悲难诉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凉生岸柳催残暑。耿斜河、疏星澹月，断云微度。万里江山知何处。回首对床夜语。雁不到、书成谁与。目尽青天怀今古，肯儿曹、恩怨相尔汝。举大白，听金缕。”〔百明珠〕

○周必大赠歌者词周必大在点绛唇词，赠歌者小琼作也。“秋夜乘槎，客星容到天孙渚。眼波微注。待许牵牛渡。见了还非，重理霓裳谱。期无误。几年一遇。莫讶周郎愿。” [词苑]

○左与言词左与言策名之后，入钱塘幕府。时乐籍有名姝张芸女名浓者，色艺妙天下，与言甚眷之。如“盈盈秋水，澹澹春山”，及“帷云剪水，滴粉搓酥”之句，皆为浓而作。当时都人有“晓风残月柳三变，滴粉搓酥左兴言”之对。其人物风流，可以想见。亡抚之后，浓委身於立动大将家，易姓章，疏封大国。绍兴中，左因觅官赴阙下，暇日行天竺两峰间。忽逢车舆甚盛，中一丽人，褰帘顾左而颦曰：“如今若把菱花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视之，乃浓也。与言醒然有悟，即拂衣东渡为浮屠。 [王仲言] [裴按：浓当作。三朝北盟会编，张俊妾张，钱塘名伎也。改姓章，知书，尝代俊文字，封荣国夫人。又清波杂志，尝得一诰词云：朕眷礼勋臣，既亟异姓，王之贵，疏恩私室，并侈如夫人之荣，以尔修态横生，芳性和适云云。绍兴权外制某人行。]

○刘过别稼轩词刘过字改之，吉州大和人也。性疏豪好施，辛稼轩客之。稼轩帅准时，改之以母告归，囊橐萧然。是夕，稼轩与改之微服纵登倡楼，适一都吏命乐饮酒，不知为稼轩也，命左右逐之，二公大笑而归。即以为有机密文书唤某都吏，其夜不至，稼轩欲籍其产而流之。言者数十，皆不能解，遂以五千缗为改之母寿，请言于稼轩。稼轩曰：“未也。”令倍之，都吏如数增作万缗，稼轩为买舟于岸，举万缗于舟中。戒曰：“可即行，无如常日轻用也。”改之作念奴娇为别稼轩云：“知音者少，算乾坤许大，著身何处。直待功成方肯退，何日可寻归路。多景楼前，垂虹亭下，一枕眠秋雨。虚名相误。十年枉费辛苦。不是奏赋明光，上书北阙，无惊人之语。我自忙天不肯，赢得衣裾尘土。白璧堆前，黄金买笑，付与君为主。莼鲈江上，浩然明日归去。”改之又号龙州，太和邑称也。 [江湖纪闻]

○刘过唐多令刘改之过以诗名江左，放浪吴、楚间。辛稼轩守京口，登多景楼，刘敝衣曳履而来。辛命赋雪。以难字为韵。刘吟云：“功名有分平吴易，贫贱无交访戴难。”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：“芦叶满汀洲。寒沙带浅流。二十年、重过南楼。柳下系船犹未稳，能几日、又中秋。黄鹤断矶头。故人曾到否。旧江山、都是新愁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是、少年游。”刘此词，楚中歌者竞唱之。 [词苑]

○某教授词杨诚斋帅某处，有教授狎一官伎，诚斋怒黥伎之面，将遣之。教授酌酒与伎别，赋眼儿媚云：“鬓边一点似飞鸦。莫把翠钿遮。三年两载，千才闰百就，今日天涯。奈杨花又逐东风去，随分落谁家。若还忘得，除非睡起，不照菱花。”诚斋知教授能词，即举伎送之。或曰：帅为孟之经，教授为陈

洗，非诚斋也。〔词苑〕

○郡守宴杨万里杨万里为监司时，巡历至一郡，郡守宴之。官伎歌贺新郎词以送酒，其中有“万里云帆何时到”之句。杨遽曰：“万里昨日到。”守惭责其伎。〔行都纪事〕

○范成大谒金门范成大行宜春道中，见野塘春水可喜，有怀旧隐，作谒金门词云：“塘水碧。仍带麴尘颜色。泥泥纹无气力。东风如爱惜。恰似越来溪侧。也有一双。只欠柳丝千百尺。系船春弄笛。”成大出使回，每思石湖，故言之悒悒如此。〔杨千庵〕

○范成大澄怀录范石湖云：“淳熙己亥重九，与客自阊门舟径横塘，宿雾一白，垂垂欲雨。至采云桥，氛翳害然，晴日满空，风景闲美，无不与人意会。四郊刈熟，露积如繚垣，田家妇子著新衣，略有节物。挂帆溯越来溪，潦收渊澄，如行玻璃地上。菱花虽瘦，尚可采撷。机棹石湖，叩柴荆，坐千岩观下。菊从中大金钱一种，已烂漫香，正午薰入酒杯，不待轰饮，已有醉意。其旁丹桂二亩，皆盛开，多栾枝，芳气尤不可耐。携壶渡石梁，登姑苏后台，跻攀勇往，谢去巾舆筇杖，石棱草滑，皆若飞步。山顶正平，有坳堂藓石可列坐，相传为吴故宫闲台别馆所在。其前湖光接松陵，独见孤塔之尖。少北墨点一螺，为昆山。其后西山竞秀，萦青丛碧，与洞庭林屋相宾。大约目力逾百里，具登高临远之胜。始余使虏，是日过燕山馆，尝赋水调首句云：‘万里汉家使。’后每自和。桂林云：‘万里汉都护。’成都云：‘万里桥边客。’明年，徘徊药市，颇叹倦游，不复再赋，但有诗云：‘年来厌把三边酒，此去休哦万里诗。’今年幸甚，获归故园，偕邻曲二三子，酬酢佳节于乡山之上，乃复用旧韵首句云：‘万里吴船舶，归访菊篱秋。’”〔澄怀录〕

○游次公词范石湖坐上客有谭刘婕好事者，公与客约赋词。游次公子明倚金缕曲先成，公不复作，众亦敛手。词云：“暖霭烘晴。锁垂杨、笼池罩阁，万丝千缕。池上晓光分宿雾。日近群芳易吐。寻并蒂、阑连凝伫。不信钗头双凤去，奈宝刀、被妾先留住。天一笑，兹花妒。阿娇好在金屋贮。甚秋风、易得萧疏，扇鸾尘污。一自昭阳宫闭后，墙角土花无数。况多病、情伤幽素。百花台上空雨露。望红云、杳杳知何处。天尺五，去无路。”〔竹山漫录〕

○德寿赐婉仪词德寿宫刘妃，临安人。入宫为红霞帔，后拜贵妃。又有小刘妃者，以紫霞帔转宜春郡夫人，进婕妤，复封婉仪，皆有宠宫中。号妃为大刘娘子。婉仪入宫时，年尚幼，德寿赐以词云：“江南柳，正绿未成阴。攀折尚怜枝叶嫩，黄鹂飞上力杂禁。留取待春深。”〔周综鞏下纪事〕

○陆游游摩诃池词范致能帅蜀，陆务观在幕府，主宾酬倡，人争传诵之。陆尝春日游摩诃池上，作水龙吟云：“摩诃池上追游路，红绿参差春晓。韶光妍媚

，海棠如醉，桃花欲暖。挑菜初间，禁烟将近，一城丝管。看金鞍争道，香车飞盖，争先占、新亭馆。惆怅年华暗换。黯消魂、雨收云散。镜奁掩月，钗梁折凤，秦筝斜雁。身在天涯，乱山孤垒，危楼飞观。叹春来、只有杨花，和恨向、东风满。”又在王忠州席上作玉蝴蝶云：“倦客平生行处，坠鞭京洛，解潇湘。此夕何年，来赋宋玉高唐。秀帘开、香尘乍起，莲步稳、银烛分行。暗端相。燕羞莺妒，蝶扰蜂忙。难忘。芳樽频劝，峭寒新退，玉漏犹长。几许幽情，只愁歌罢月侵廊。欲归时、司空笑问，微近处、丞相嗔狂。断人肠。假饶相送，上马何妨。” [词苑]

○陆游钗头凤放翁娶唐氏女，伉俪相得，而弗获於姑，陆出之。后改适同郡赵士程，春日出游，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园，唐语其夫为致酒肴。陆怅然赋钗头凤词云：“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鮫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”唐亦和之，未几怏怏卒。放翁复过沈园赋诗云：“落日城头画角哀。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见惊鸿照影来。” [耆旧续闻]

○陆游风入松陆放翁在蜀日，曾有所盼。尝赋诗云：“碧玉当年未破瓜。学成歌舞入侯家。如今憔悴蓬窗底，飞上青天妒落花。”出蜀后，每怀旧游，多见之题咏。有云：“金鞭珠弹忆佳游。万里桥西罨画楼。梦倩晚风吹不断，书凭归雁寄无由。镜中颜发今如此，席上宾朋好在否。篋有吴笺三百个，拟将细字写春愁。”又云：“裘马清狂锦水滨。最繁华地作闲人。金壶投箭销长日，翠袖传杯领好春。幽鸟语随歌处拍，落花铺作舞时茵。悠然自适君知否，身与浮名孰是亲。”仍以前诗隐括作风入松云：“十年裘马锦江滨。酒隐红尘。黄金选胜莺花悔，倚疏狂、驱使青春。吹笛鱼龙尽出，题诗风片俱新。自怜华发满纱巾。犹是官身。凤楼曾记当年语，问浮名、何以身亲。欲写吴笺说与，这回真个闲人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姜夔扬州慢姜尧章扬州慢自叙云：“淳熙丙申，至日过维扬，夜雪初霁，荠麦弥望。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云：‘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吴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赏，算如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。’” [白石道人歌曲]

○姜夔暗香疏影“辛亥之冬，予载雪诣石湖。止既月，授简索句，且徵新声，作此两曲，石湖把玩不已，使二妓习之，音节谐婉，乃命之曰暗香、疏影。



”其暗香词云：“旧时月色。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。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、春风词笔。但怪得、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江国。正寂寂。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。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又片片、吹尽也，几时见得。”其疏影词云：“苔枝缀玉。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，篱角黄昏，无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。想环、月夜归来，化作此花幽触。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莫似春风，不管盈盈，早与安排金屋。还教一片随波去，却又怨、玉宠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，已入小窗横幅。” [同上]

○姜夔垂虹赋诗小红，范成大青衣也，有色艺。成大请老，姜夔指之。一日，授简徵新声，夔制暗香、疏影两曲，成大使二伎歌之，音节清婉。成大寻以小红赠之。其夕大雪，过垂虹，赋诗曰：“自喜新词韵最娇。小红低唱我吹箫。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里桥。”夔喜自度曲，吹洞箫，小红辄歌而和之。夔卒于杭州，范挽诗曰：“所幸小红方嫁了，不然啼损马塍花。”宋时花药出东西马塍，皆名人葬处，夔葬此故云。 [研北杂志]

○姜夔庆宫春“绍熙辛亥除夕，予别石湖归吴兴，雪后夜过垂虹，尝赋诗云：‘笠泽茫茫雁影微，玉峰重叠护云衣。长桥寂寞春寒夜，只有诗人一舸归。’后五年冬，复与俞商卿、张平甫、朴翁自封愚同载，诣梁溪。道经吴松，山寒天迥，云浪四合。中夕相呼步垂虹，星斗下垂，错杂渔火，朔吹凛凛，卮酒不能支。朴公以衾自缠，犹相与行吟，因赋庆宫春一阕云：‘双桨莼波，一蓑松雨，暮愁渐满空阔。呼我盟鸥，翩翩欲下，背人还过木末。那回归去，荡云雪、孤舟夜发。伤心重见，依约眉山，黛痕低压。采香径里春寒，老子婆娑，自歌谁答。垂虹西望，飘然引去，此兴生平难遏。酒醒波远，政凝想、明素。如今安在，唯有阑干，伴人一霎。’” [澄怀录]

○姜夔寿张平甫词“予与张平甫，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宫，止宿而返，盖乙卯三月十四日也。是日即平甫初度，因买酒茅舍，并坐古枫下。古枫，旌阳在时物也。旌阳尝以草履悬其上，士人以履为八，因名挂八枫。苍山四围，平野尽绿，隔涧野花红白，照影可喜，使人采撷以藤纠缠著枫上。少焉月出，大如黄金盆，逸兴横生，遂成痛饮，午夜乃寝。明年，平甫初度，欲治舟往封禺松竹间，念此游之不可再也，歌以寿之。‘曾共君侯历聘来。去年今日踏莓苔。旌阳宅里疏疏磬，挂八枫前草草杯。呼旨酒，摘青梅。今年官事莫徘徊。移家径入蓝田县，急急船头打鼓催。’” [白石道人歌曲]

○姜夔浣溪沙“予家须家沔之山阳，左白湖，右云梦，春水方生，浸数十里。冬寒沙露，衰草入云。丙午之秋，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，或举火兔，或观鱼下

，山行野吟，自其。凭虚怅望，因赋浣溪沙一阙云：‘著酒行行满袂风。草枯霜鹞落晴空。销魂都在夕阳中。恨入四弦人欲老，梦寻千驿意难通。当时何似莫匆匆。’” [同上]

○姜夔安远楼词“淳熙丙午冬，武昌安远楼成，与刘去非诸友落之，度曲见志。予去武昌十年，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，闻小姬歌此词，问之，皮颇能道其事。还吴，为予言之，兴怀昔游，且伤今之离索也。词云：‘月冷龙沙，尘清虎落，今年汉初赐。新翻胡部曲，听毡幕，元戎歌吹。层楼高峙。看槛曲萦红，檐牙飞翠。人姝丽，粉香吹下，夜寒风细。此地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仗酒祓清愁，花销英气。西山外，晚来还卷，一帘秋霁。’” [同上]

○姜夔惜红衣“予客武陵，湖北宪治在焉。古城野水，乔木参天。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，薄荷花而饮，意象幽闲，不类人境。秋水且涸，荷叶出地寻丈。因列坐其下，上不见日，清风徐来，绿云自动。间於疏处，窥见游人画船，亦一乐也。来吴兴，数得相羊荷花中，又夜西湖，光景奇绝，故以此句写之。

‘闹红一舸，记来时、尝与鸳鸯为侣。三十六陂人未识，水佩风裳无数。翠叶招凉，玉容销酒，更酒菰蒲雨。嫣然摇动，冷香飞上诗句。日暮。青盖亭亭，情人不见，争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风南浦。高柳垂阴，老鱼吹浪，留我花间住。田田多少，几回沙际归路。’” [同上]

○姜夔百宜娇尧章尝寓吴兴张仲远家，仲远屡出外，其室人知书，宾客通问，必先窥来礼，性颇妒。尧章戏作百宜娇词以遗仲远云：“看垂杨迷苑，杜若吹沙，愁损未归眼。信马青楼去，重帘下、娉婷人妙飞燕。翠尊共款。听艳歌、郎意先感。便携手、月地云阶里，爱良夜微暖。”竟为听见。仲远归，莫能辨，则受其指爪损面，至不能出外云。 [耆旧续闻]

○张枢宫词张枢斗南践扬朱华，为宣词令阖门簿书，详知朝仪典故。其姑缙云夫人承恩穆陵，因得出入九禁，备见一时宫中燕幸之事。赋宫词七十首，尽战当时盛际，非其他想像而为者。其一云：“晚凉开燕近中秋。香染金风倚桂楼。花月新篇初唱彻，内人传旨索歌头。”原注：穆陵制花月篇。 [同上]

○又新柳枝词昔与又新萍聚行都，一日出游湖上；约各倚绮罗香慢，和周公谨十景乐府。又新即席上立成十解，予研思苦索，未克就一调而罢。又新馀兴未已，复成柳枝词八绝，余益敛手叹服。事往已二十馀霜矣，今览稿中，无一存者。逸与删与音书寥阔，皆不可得而知也。予尚记其柳词之一云：“摇曳烟条马首迎。绿阴浓处护莺声。离人不到苏是畔，玉笛何须谱渭城。” [王奕]

○徐君宝妻词岳州徐君宝妻被掠来杭，居韩蕲王府。主者数欲犯之，因告曰：“俟妾祭先夫，然后为君妇。”主者喜诺。乃焚香再拜，题词一阙于壁上

，投池中死。其词云：“汉上繁华，江南人物，尚遗宜政风流。绿窗朱户，十里烂银钩。一旦刀兵齐举，旌旗拥、百龙貅貔。长驱入、歌楼舞榭，风卷落花愁。清平三百载，典章文物，扫地都休。幸此身未北，犹客南州。破镜徐郎何在。空惆怅、相见无由。从今后，断魂千里，夜夜岳阳楼。” [辍耕录]

○蒋兴祖女题壁词金人犯阙，武阳令蒋兴祖死之。其女被掳至雄州驿，题减字木兰花於壁云：“朝云横度。辘辘车声如水去。白草黄沙。月照孤村三两家。飞鸿过也。百结愁肠无昼夜。渐近龙山。回首乡关归去难。”蒋乃靖康间泊西人。 [梅间诗话]

○美奴词陆敦礼侍儿名美奴，善口占小词，每乞韵於座，顷刻成章。敦礼令掌文翰。其卜算子词云：“送我出东门，乍别长安道。两岸垂杨锁暮烟，正是秋光老。一曲占阳关，莫惜金尊倒。君向潇湘我向秦，鱼雁何时到。”如梦令云：“日暮马嘶人去。船逐清波东注。后夜最高楼，还肯思量人否。无绪。无绪。生怕黄昏疏雨。” [苕溪渔隐]

○陆淞瑞鹤仙南渡初，南班宗子寓居会稽，为近属士，园亭甲于浙东。一时坐客，皆骚人墨士，陆子逸尝与焉。士有侍姬盼盼者，色艺殊绝，公每属意焉。一日宴客偶睡，不与捧觞之例。陆因问之，士即呼至，其枕痕犹在脸上。公为赋瑞鹤仙，有“脸霞红印枕”之句。一时盛传，逮今为雅唱。后盼盼亦归陆氏。

[耆旧续闻]

○熊进德竹枝词西湖之盛於唐，至宋南渡建都，则游人士女，画舫笙歌，日费千金，时人目为销金窝，相传到今。上饶熊进德竹枝词云：“销金窝连玛瑙坡。争似依家春最多。蝴蝶满园飞不去，好花红到剪春罗。”词旨幽婉可玩。予昨游宝叔山，天然阁上诸作，惟苏吴杜庠一联，深惬予意。其词云：“分明似镜凭谁铸，多少黄金向此销。”与销金窝同意。 [禅寄笔谈]

## ●卷十四纪事五

○康与之大圣乐朱晦庵为仓使时，某郡太守遭摭摭，几为按治，忧惶百端。未几，晦庵易节他路，有寄居官署者，因召守饮，出宠姬，歌大圣乐云：“千朵奇峰，半轩微雨，晓来初过。渐燕子引教雏飞，菖菡暗薰，芳草池面凉多。浅斟琼卮浮绿蚁，展湘簟、双纹生细波。轻纨举动，团圆素月，仙桂婆娑。临风对月恣乐，便把、千金邀艳娥。幸太平无事，击坏鼓腹，携酒高歌。富贵安居，功名天赋，争奈皆由时命呵，休眉锁，问朱颜去了，还更来麽。”太守听“朱颜去了”句，不觉起舞。 [轩渠后录]

○严蕊词天台营伎严蕊，有才名。唐与正为守，尝命赋红白桃花蕊，作忆仙姿一阙云：“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。曾记。人在武陵微醉。”与正赏之双缣。后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，欲摭与

正之罪，指其尝与蕊滥。蕊虽备极楚，而一语不及唐。狱吏好言诱之。蕊曰：“身为贱伎，纵与太守滥，亦不至死罪，然是非真伪，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也。”系狱两月，声价愈腾，至彻阜陵之听。未几，朱公改除，而岳霖为宪，怜其无辜，猝命作词。蕊口占卜算子云：“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风主。去也终须去。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”即日判令从良。〔词苑〕

○严次山词赵汝愚题鼓山寺云：“几年奔走压尘埃。此日登临亦快哉。江月不随流水去，天风常送海涛来。”朱晦庵摘其中“天风”“海涛”四字题扁，人莫知为赵公诗也。严次山有水龙吟词题壁云：“飏车飞上蓬莱，不须更跨琴高鲤。砉然长啸，天风鸿洞。云涛无际。我欲乘桴，从兹浮海，约任公子。办虹竿千丈，辖钩五十，亲点对、连鳌饵。谁榜佳名空翠。紫阳仙去奇箕尾。银钩铁画，龙凤翥，留人间世。更忆东山，登临一曲，暗<sub>r</sub>襟泪。到而今幸有，高亭遗爱，寓甘棠意。”此词前段言江山景，后段紫阳仙去指朱文公，东山甘棠指赵公也。赵诗、朱字、严词，可谓三绝。〔词品〕

○赵汝愚题丰乐楼赵汝愚有题丰乐楼柳梢青词云：“水月光中，烟霞影里，涌出楼台。空外笙歌，人间笑语，身在蓬莱。天香暗逐风回。正十里、荷花尽开。买个轻舟，山南游遍，北山归来。”汝愚谪后，朱晦庵叹宗臣去国，注楚辞以哀之。〔宋名家词评〕

○谢希孟词谢希孟，陆象山门人也。少豪俊，与伎陆氏狎，象山屡责之，希孟但敬谢而已。他日，复为伎造鸳鸯楼，象山又以为言。希孟谢曰：“非特建楼，且为作记。”象山喜其文，不觉曰：“楼记云何。”即占首句云：“自逊抗机云之死，而天地英灵之气，不钟於男子，而钟於妇人。”象山默然，知其侮已也。一日在伎所，恍然有悟，不告而行。伎追送江浒，悲恋涕泣。希孟不顾，取领巾书一词与之云：“双桨浪花平，夹岸青山锁。你自归家我自归，说著如何过。我断不思量，你莫思量我。将你从前与我心，付与他人可。”其词勇决，真象山门下之利根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汪彦章词汪彦章为张邦昌雪罪表云：“孔子从佛之召，本为尊周。纪信乘汉王之车，盖将诳楚。”其颠倒是非，助奸佑逆，不足言也。乃其词自佳。尝见画舫有映帘而观者，仅露其额，赋醉落魄云：“小舟帘隙。佳人半露梅妆额。绿云低映花如刻。却似秋宵，一线银蟾白。髻儿梢朵香红才力。钿蝉隐隐摇金碧。春山秋水浑无迹。不露墙头，此子真消息。”〔词苑〕

○吴潜履斋诗馀吴毅甫嘉定丁丑状元，为贾似道所陷，南迁岭表，有履斋诗馀行世。其送李御带祺一词，“报国无门空自怨，济时有策从谁吐”，亦自道也。李祺号竹湖，亦当时名士，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国分纪。余得之市肆故书中

，乃为传之。〔词品〕

○刘朔斋摸鱼儿朔斋刘振孙，知宛陵，毅夫丞相方闲居，刘日陪午桥之游。后以召还，吴钱之郊外，刘赋摸鱼儿词为别。末云：“怕绿野堂连，刘郎去后，谁伴老裴度。”毅夫为之挥泪，继遣一价追和此词，并侑以小奩，启之，精金百星也。前辈怜才赏音如此。〔齐东野语〕

○吴潜贺新郎词徐参政清叟，微时赠建宁伎唐玉诗云：“上国新行巧样花。一枝柳插鬓连斜。娇羞未肯从郎意，故把芳容故故遮。”吴履斋丞相和以贺新郎词云：“可意人如玉。小帘栊、轻匀淡抹，道家妆束。长恨春归无寻处，全在波明黛绿。看冶叶倡条浑俗。比似江海清有韵，更临风对月斜依竹。看不足，咏不足。曲屏半掩春山簇。正轻寒、夜深花睡，半欹残烛。缥缈九霞光里梦，香在衣裳馥。又只恐铜壶声促。试问送人归去后，对一奩、花影垂金粟。肠易断，恨难续。”〔豹隐纪谈〕

○刘克庄赠王迈词王迈丁丑第四人及第，刘后村贺启云：“声名早著，不数黄香之无双。科目小低，犹压杜牧之第五。”又赠之词云：“天壤王郎，数人物、方今第一。谈笑里、风霆惊坐，云烟生笔。落落元龙湖海气，琅琅董相天人策。”其重之如此。〔词苑〕

○詹天游赠粉儿词宋驸马杨震有十姬，名粉儿者尤胜。一日，招詹天游宴，出诸姬佐觞。天游属意粉儿，口占浣溪沙词云：“淡淡青山两点春。娇羞一点口儿樱。一梭儿玉一丝云。白藕香中见西子，玉梅花下遇昭君。不曾真个也消魂。”杨遂以粉儿赠之曰：“请天游真个消魂也。”〔同上〕

○孙花翁贫困季蕃贯开封，曾祖，祖可，父〈敖页〉武爵。季蕃少受祖泽，调监当不乐，弃去，始婚於婺。后去婺游，留苏、杭最久。一榻之外无长物，躬爨而食，书无乞米之帖，文无逐贫之赋，终其身如此。名重江浙，公卿间闻花翁至，争倒屣。所谈非山水风月，一不挂目。长身袍，意度疏旷，见者疑为侠客异人。其倚声度曲，公瑾之妙。散发横笛，野王之逸。奋袖起舞，越石之壮也。〔刘后村孙花翁墓志〕

○刘克庄访梅绝句宝庆初，史弥远废立之际，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，凡江湖诗人，俱与之善，刊江湖集以售。刘潜夫南岳藁与焉。宗之赋诗有云：“秋雨梧桐皇子府，春风杨柳相公桥。”本改刘屏山句也。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敖器之所作，言者并梅诗论列，劈江湖集版，二人皆坐罪。初，弥远议下大理逮治，郑丞相清之在琐闼，白弥远中辍，而宗之坐流配。於是诏禁士大夫作诗，如孙花翁之徒，改业为长短句。绍定癸巳，弥远死，诗禁解。潜夫为访梅绝句云：“梦得因桃却左迁。长卿为柳忤当权。幸然不识桃并李，也被梅花累十年。”此可备梅花大公案也。〔瀛奎律髓〕

○刘克庄清平乐刘潜夫在维扬阵师文参议家，见舞姬妙绝，赋清平乐词云：“宫腰束素。只怕能轻举。好筑避风台护取。莫遗惊魂飞去。一团香味温柔。笑颦俱有风流。贪与萧郎眉语，不知舞错伊州。” [词苑]

○吴文英莺啼序丰乐楼在涌金门外，旧为众乐亭，又改耸翠楼，政和中改今名。淳间，赵京尹与★重建，宏丽为湖山冠。又月池，立秋千，梭门植花木，才数亭，春时游人繁盛，旧为酒肆，以学馆致争，但为朝绅同年会拜会之地。吴梦窗尝大书所作莺啼序於壁，一时为人传诵。 [武林旧事]

○周密一萼红绍兴郡治在卧龙山上，蓬莱阁在郡设厅后，取元微之“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谪居犹得近蓬莱”句也。名公多题咏，沈绅诗云：“玉铉相公颁瑞地，金貂仙子挂冠乡。”钱公辅云：“一级一级烟云生，四面四面屏障迎。”秦观诗云：“路隔蓬莱三两水，门临南镇一千峰。”后有周公谨密题一萼红词云：“步深幽。正云黄天淡，雪意未全休。鉴曲寒沙，茂林烟草，免仰古今悠悠。岁华晚、漂零渐远，谁念我、同载五湖舟。磴古松斜，阴苔老，一片清愁。回首天濠归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。故国山川，故园心眼，还似王粲登楼。最负他、秦鬟妆镜，好江山、何事此时游。为唤狂吟老监，共赋消忧。” [与地记胜]

○周密西湖词都城自过收灯后，贵游巨室，争先出郊，谓之探春。水面画楫，栉比如鳞，无行舟之路。游之次第，先南而后北，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，其外几无一舸矣。弁阳老人有词云：“看画船尽入西泠，闲却半湖春色。”盖纪实也。 [武林旧事] [按：马臻霞外集春日游西湖诗：“画船过午入西泠。人拥孤山陌上尘。应被弁阳摹写尽，晚来闲却半湖春。”]

○周密西江月孤山路四圣延祥观，有韦太后沈香四圣像。小蓬莱阁、瀛屿堂、金沙井、六一泉，花寒水洁，气象幽古三朝临幸。周密有咏延祥观拒霜西江月词云：“绿绮紫縹步障，红鸾采凤仙城。谁将三十六陂春。换得两是秋锦。眼缣醉迷朱碧，名花俊赏丹青。斜阳展尽赵昌屏。羞死舞鸾妆镜。” [武林旧事]

○张炎高阳台张叔夏过钱塘西湖庆乐园，赋高阳台词自序云：“庆乐园，韩平原之南园也。戊寅岁过之，有碑石在荆棘中，惟存古桂百馀，故末句有犹今视昔之感。其词曰：‘古木迷鸦，虚堂起燕，欢游转眼惊心。南圃东窗，酸风扫尽芳尘，鬢貂飞入平原草，最可怜、浑是秋阴。夜沈沈，不信归魂，不到花深。吹箫踏叶幽寻去，任船依断石，袖里寒云。老桂悬香，珊瑚击碎无声。故园已是愁如许，抚残碑、又却伤今。更关情，秋水人家，斜照西林。’” [复斋漫录]

○张炎念奴娇“予载书往来山阴道中，每以事专，不能尽兴。戊子冬晚，与徐

平野、王中仙曳舟溪上，天空水寒，古意萧飒。中仙有词雅丽，平野作晋雪图，亦清逸可观。余述此词，盖白石念奴娇鬲指声也。‘行行且止。把乾坤收入，蓬窗深里。星散白鸥三四点，数笔横塘秋意。岸嘴冲波，篙根受叶，野迳通村市。疏风迎面，湿衣原是空翠。堪叹敲雪门荒，争棋墅冷，苦竹鸣山鬼。纵使如今犹有晋，无复清游如此。落日沙黄，远天云澹，弄影芦花外。几时归去，翦取一半烟水。’ [山中白云词]

○张炎意难忘中吴车氏号秀卿，乐部中之翘楚者。歌美成曲，得其音旨，余每听辄爱叹不能已，因赋意难忘一阕以赠。“风月吴娃。柳阴中认得，第二香车。春深妆减，艳波转影流花。莺语滑，透纹纱。有低唱人夸。怕误却、周郎醉眼，倚扇佯遮。底须拍碎红牙。听曲终雅奏，可是堪嗟。无人知此意，明月又谁家。尘滚滚，老年华。付情与琵琶。更叹我、黄芦苦竹，万里天涯。” [山中白云词]

○张炎国香词张叔夏国香词自序云：“沈梅娇，杭妓也。忽於京师见之，把酒相劳苦，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、台城路二曲，因属余纪其事。词成，以素罗书之。‘莺柳烟堤。记未吟青子，曾比红儿。娇蕊弄香微透，鬢翠双垂。不道留仙不住，便无梦、吹到南枝。相看两流落，掩面凝羞，怕说当时。凄凉歌楚调，裊馀音、不放一朵云飞。丁香枝上，几度款语深期。拜了花梢淡月，最难忘、弄影寒衣。无端动人处，过了黄昏，犹道休归。’” [能改斋漫录]

○张炎清平乐姑苏汾湖居士陆行直辅之有家伎，名卿卿，以才色见称。友人张叔夏为作古清平乐以赠之云：“候虫凄断。人语西风岸。月落沙平流水漫。惊见芦花来雁。可怜瘦损兰成。多情应为卿卿。只有一枝梧叶，不知多少秋声。”后二十一载，行直以翰林曲藉致政归，则叔夏、卿卿皆下世矣。行直作碧梧苍石图，并书张词於卷端，且和之云：“楚天云断。人隔潇湘岸。往事悠悠江水漫。怕听楼前新雁。深闺旧梦还成。梦中犹记怜卿。依约相思碎语，夜凉梧叶声声。” [珊瑚网]

○李子永水调歌头大江富池县，有甘宁将军庙，殿宇雄伟。行舟过之者，必具牺牲祗谒。李子永尝自西下，舟次散花洲，有神鸦飞立墙竿，久之东去，即遇便风。晡时抵岸散步，青蛇激箭而来，至舟尾不见。是夕舣泊，明日赛神。其前大楼七间尤壮伟，郡守周少隐采东坡词语，扁为卷雪。子永作诗曰：“卷雪楼前万里江。乱峰卓立森旗枪。上有甘公古祠宇，节制洪流掌风雨。甘公一去逾千年，至今忠气犹凜然。我来再拜揽陈迹，斜阳白鸟横苍烟。”初题梁间时，本云英威凜然，如有人制其肘，乃改为忠气。又赋望月水调歌头云：“危楼云雨上，其下水扶天。群山四合飞动，寒翠落檐前。尽是秋清阑槛，一笑波翻涛怒，雪阵卷苍烟。炎暑去无迹，清驶久翩翩。夜将阑，人欲静，月初圆。素

娥弄影光射，空际绿蝉娟。不出濯缨垂钓，唤取龙公仙贺，耕此万琼田。横笛望中起，吾意已超然。”及旦移舟，神鸦青蛇，送至长风沙而止。〔夷坚志〕〔按：李子永名石，号兰陵人，尝为溧水令。〕

○半闲堂词度宗赐贾似道第於西湖上，似道扁宇名曰半闲，以停云水道人，每治事罢，则入亭中打坐。有佞之者上唐多令词，大称似道意。议者谓其时乃圣哲驰惊而不足之秋也，曾谓似道而以半闲自处乎。词云：“天上谪仙班。青牛初度关。幻出蓬莱新院宇，花外竹，竹边山。轩冕傥来看。人生闲最难。算真闲，不到人间。一半神仙先占取，留一半与公闲。”〔古杭杂记〕

○叶李词似道当国，行公田关子法，民间苦之。钱塘叶太白李上书力诋，似道怒，黥流岭南。及赦还，而似道有漳州之谪，遇诸涂，太白赠之词曰：“君来路。我归路。来来去去何时住。公田关子竟何如，国事当时谁与误。雷州户。崖州户。人生会有相逢处。客中颇恨乏蒸羊，聊赠一篇长短句。”〔西湖志余〕

○无名氏题壁贾秋壑既安置循州，有无名氏题其壁云：“去年秋。今年秋。湖上人家乐复忧。西湖依旧流。吴循州。贾循州。十五年间一转头。人生放下休。”吴谓履斋也。初，吴履斋循州安置，贾除刘宗中知循州，阴使害之。后贾亦循州安置，经漳州木棉庵，为郑虎臣锤死。时贾客赵介如守漳州，致祭辞云：“呜呼履斋死蜀，死于宗中。先生死闽，死于虎臣。”祇十八字而哀激之恫，无往不复之意，悉寓其中。可与是词并垂。〔同上〕

○张淑芳词张淑芳，西湖樵家女。理宗选妃日，贾似道匿为己妾，即德太学生百字令中所指新塘杨柳也。有无名氏题壁云：“山上楼台湖上船。平章醉后懒朝天。羽书莫报樊城急，新得蛾眉正少年。”淑芳亦知必败，营别业以T迹焉。木棉之后，自度为尼，罕有知者。词数阙，今录其浣溪沙云：“散步山前春草香。朱兰绿水绕吟廊。花枝惊堕秀衣裳。或定或摇江上柳，为鸾为凤月中篁。为谁掩抑锁云窗。”更漏子云：“墨痕香，红蜡泪。点点愁人离思。桐叶落，蓼花残。雁声天外寒。五云岭，九溪坞。待到秋来更苦。风淅淅，水淙淙。不教蓬径通。”至今五云山下九溪坞，尚有尼庵。〔同上〕

○岳珂登多景楼词岳倦翁珂，忠武王孙，敷文阁待制霖子。管内劝农使，知嘉兴，历官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兼制置使。有登多景楼祝英台近云：“瓮城高，盘径近。十里笋舆稳。欲驾还休，风雨苦无准。古来多少英雄，平沙遗恨，又总被、长江流尽。倩谁问。因甚衣带中分，吾家自畦畛。落日潮头，漫写属镂愤。断肠烟树扬州，兴亡休说，正愁尽、河山双鬓。”〔京口三山志〕

○尹焕唐多令尹梅津未第时，薄游苕籍中，适有所盼。后十年，问讯旧游，则久为宗子所据，且育子，而犹挂名籍中。於是假之郡将，久而始来，颜色憔悴



，不足膏沐，相对若不胜情。梅津为赋唐多令云：“末转清商。溪声供夕凉。缓传杯，催唤红妆。慢绾乌云新浴罢，帘拂地、水沈香。歌短旧情长。重来惊鬓霜。怅绿阴，青子成双。说著前欢佯不睬，莲子、打鸳鸯。”[斋东野语] ○周晋点绛唇弁端明园，本郡志南园，后归李宝谟，其后又归牟存斋。园中有硕果轩、元学堂芳菲二亭、万鹤亭、桴舫斋、岷峨一亩宫。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隐。周啸斋晋有访南漪钓隐点绛唇词云：“午梦初回，卷帘尽放春愁去。昼长无侣。自封黄鹂语。絮影香，春在无人处。移舟去。未成新句。一研梨花雨。”[癸辛杂志]

○张武子词张武子尝自哦其诗曰：“客向愁中都老尽，留平楚伴销凝。”又哦其词云：“昨日豆花篱下过，忽然迎面好风吹。独自立多时。”其大约可见矣。闭门读书，室中无一物，性嗜诗，未尝强作，或终岁无一语。故所作必绝人，妻孥至不免饥寒。或谓君子为岁晚计。君曰：“水禽有信天公者，食鱼而不能捕，凝立沙上，它禽过，偶坠鱼於前，乃拾之，然未闻有饿死者。”其夷澹类此。[楼钥攻愧集]

○李曾伯词江陵仲宣楼名，於祥符，复於绍兴。淳十年，贾公似道为制置使，重新是楼。夏六月易镇全淮，覃怀李某继之如前画，半期告成。蜡月二十有五，爰集宾僚，置酒而落之。又有点绛唇词饯陈次贾云：“懒上危楼，楚江一望天无际。漫游萍寄。莫挽东流水。一片秋光，直到山阴里。人还记。戍连归未。更忆鲈鱼美。”[李曾伯可斋杂录][裴按：陈次贾名策，上虞人，以功授武阶，有仲宣楼赋摸鱼儿词，想即在是楼落成之日也。词见周草窗绝妙好词。]

○潘廷坚词延平乐籍中，有能墨竹草圣者，潘廷坚为赋念奴娇美其书画。末句“玉带悬鱼，黄金铸印，侯封万户。待从头缴纳君王，觅取爱卿归去。”余罢袁守，归涂赴郡集，席间借观焉。[后山诗话]

○陈敬叟词陈敬叟以庄，号月溪，有水龙吟词。“晚来江阔潮平，越船吴榜催人去。稽山滴翠，胥涛溅恨，一襟离绪。访柳章台，问桃仙圃，物华如故。向秋娘渡口，泰娘桥畔，依稀是、相逢处。窈窕青门紫曲，旧罗衣、新番金缕。仙音恍记，轻扰慢，哀弦危柱。金屋难成，阿娇已远，不堪春暮。听一声杜宇。红殷丝老，雨花风絮”。自注：“记钱塘之恨。”盖谢太后随元人北去事也。时太后年七十馀，故有“金屋阿娇，不堪春暮”之句，惜其不能死难，有愧於符登之毛氏，宝建德之曹氏多矣。[坚瓠集]

○苏雪坡词苏雪坡赠杨直夫词云：“允文事业从容了。要岷峨人物，后先相照。见说君王，曾有问，似此人才多少。”“况蜀珍、先已登庙朝。但侧耳、听新诏。”按高宗尝问马骥曰：“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几。”马骥对曰：“未

试为知，允文亦试而后知也。”苏与杨、马皆蜀人。杨在眉山为甲族，直夫之妹通经学，比於曹大家，嫁虞氏，生虞集为钜儒。其学无师，传於母氏也。此事蜀人亦罕知，故著之。〔辍耕录〕〔圭璋案：此姚勉词，杨慎词品误以为苏雪坡词。原注作辍耕录亦误。〕

○南湖园春宴戚里郑君光锡语余：往岁赴张功甫南湖园春燕，置酒听莺亭。亭外垂柳数十株，柔荑初绿。酒半，出家伎十馀辈，悉衣鹅黄宫锦半臂，并歌唐人柳枝词，作贴地舞。歌竟，又易十馀辈，悉衣浅碧蜀锦裙，手执柳枝，唱名流咏柳乐府。送客诸伎笼灯者以百计。〔薛梦桂荪壁琐言〕

○张贺新郎张功甫善填词，尝即席作贺新郎送陈退翁分教衡湘云：“桂隐传杯处。有风流，千岩胜韵，太邱遗谱。玉季金昆霄汉侣。平步鸾坡挥尘。莫便驾、风风烟渚。云动精神冲岳去。向君山、帝野锵韶。兰艺畹，吊湘楚。南湖老矣无襟度。但尊前、踉将醉饮，帽花颠仆。只恐清时专文教，犹贷阴山狂虏。卧玉帐、貔貅钲鼓。忠烈前勋赉万恨，望神恨、魏阙奔狐兔。呼翠袖，为君舞。”〔同上〕

○李莱老彭老兄弟词李莱老、彭老兄弟，皆与草窗善。莱老题其词卷，有句云：“白发潘郎吟欲醉。绿暗靡芜千里。”彭老怀啸翁词有句云：“相对夜何其，泛剡清愁，买花芳事，一卷新诗。”〔词苑〕

○何应龙绝句予友临安何应龙子翔，诗多风怀之作，二韵小诗尤佳，酷似温岐。余最爱其湖亭席上赠别邓双莲绝句云：“楼上佳人唱渭城。楼前杨柳绾离情。一声未是难听处，最是难听第四声。”自注：“双莲能歌周美成兰陵王曲，并能虫笛倚之。衙前和顾前钧容直一辈人，皆从渠授技。周词瓦子中以方渭城三叠、旗亭送别，并歌是词。”〔李莱老二隐丛说〕

○杨观我词杨舜举观我，金华人，栗里翁本然之子，隐居不仕，父子一门，自为师友。栗里善说经，观我精考史，均出王深宁尚书之门。他文辞亦工。观我於填词尤妙，其钱唐有感浣溪沙云：“残照西风一片愁。疏杨画出六桥秋。游人不上十三楼。有泪金仙还泣汉，无心玉马已朝周。平湖寂寂水空流。”玉马朝周，盖讥赵氏宗室入仕本朝者。〔姚云文江村话〕

○赋湖上柳词有倚八声甘州赋湖上柳者，末云：“想当年、龙舟凤昌，乐宸游、摇曳锦风斜。伤心是，御香染处，树树栖鸦。”故国之感，写得凄惋如许。汤仲友云：“其家西村，恢兵后所作。”〔皆山楼馀话〕

○卢祖皋题钓雪亭词吴江三高祠前，有钓雪亭，盖渔人之窟宅也。卢申之题贺新郎一阙云：“挽住风前柳。问鸱夷、当日扁舟，近曾来否。月落潮生无限事，零乱茶烟未久。漫留得、莼鲈依旧。可是功名从来误，抚荒祠、谁继风流后。今古恨，一搔首。江涵雁影梅花瘦。四无尘、雪飞云起，夜窗如昼。万里乾

坤清绝处，付与渔翁钓叟。又恰是、题诗时候。猛拍阑干呼鸥鹭，道他年、我亦垂纶手。飞过我，共尊酒。” [芦蒲笔记]

○周晋清平乐周晋有清平乐词云：“图书一室。香暖垂帘幕。花满翠壶薰研席。睡觉满窗晴日。手寒不了残棋。篝香细勘唐碑。无酒无诗情绪，欲梅欲雪天时。”郭畀手书此词，跋云：“大德十一年岁丁未十月初十日，客寓燕山，奔走暮归，黄尘满面，挑灯读此词一过，想像江南，如梦中也。” [珊瑚纲]

○文信国南楼令文信国被执北行，次信安，馆人供帐甚盛。信国达旦不寐，题词於壁，调寄南楼令云：“雨过水明霞。潮回岸带沙。叶声寒、飞透窗纱。懊恨西风吹世换，又吹我、落天涯。寂寞古豪华。乌衣又日斜。说兴亡、燕入谁家。只有南来无数雁，和明月、宿芦花。” [耆旧续闻] [圭璋案：此为邓剡词]

○易彦祥妻词易彦祥，宁宗朝状元，初以优校为前廊，久不归。其妻作一翦梅词寄之云：“染泪修书寄彦祥。贪却前廊。忘却回廊。功名成就不还乡。石做心肠。铁做心肠。红日三竿未理妆。虚度韶光。瘦损容光。相思何日得成双。羞对鸳鸯。懒秀鸳鸯。” [古杭杂记]

○连可久清平乐连可久，江湖得道之士也。十二岁，其父携见熊曲肱，有渔父过前，令赋渔父词。连应声作清平乐云：“阵鸿惊处。一网沉江渚。落叶乱飞如细雨。拨棹不如归去。芦花轻微澜。篷窗独自清闲。一觉游仙好梦，任他竹冷松寒。”曲肱赠以诗，且谓此子富贵中留不住。后果为羽衣，往来西山。

[词苑]

○白玉蟾自题词白玉蟾，琼州人，有海子集。自言世间有字之书，无不过目。足迹半天下，尝为朱晦庵题像，赋三台令词。其自题亦云：“千古蓬头跣足，一生服气餐霞。笑指武夷山下，白云深处吾家。”后於鹤林羽化。 [涌幢小品]

○白玉蟾过武昌词白玉蟾居武夷山中，嘉定间诏徵赴阙。尝过武昌，赋酹江月怀古词云：“汉江北泻，下长淮、洗尽胸中今古。楼榭横波征雁远，谁见鱼龙夜舞。鹦鹉洲云，凤凰山月，付与沙头鹭。功名何处。年年惟见春絮。非不豪似周瑜，壮如黄祖，亦逐秋风度。野花闲花无限恨，渺在西山南浦。黄鹤楼人，亦乌年事，江汉亭前路。浮萍无据。水夫几度朝暮。” [能改斋漫录]

○严幼芳鹊桥仙天台伎严幼芳，尝七夕宴坐。有谢元卿者，豪士也，固命之赋词，以己姓为韵。酒方行，而成鹊桥仙云：“碧梧初出，桂花才吐，池上水花微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、玉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想天上、方才隔夜。”元卿为之心醉，留其家半载，倾囊赠之而归。 [词苑]

○陈袭善词宋有陈袭善者，游钱塘，与营伎周子文狎，挟之遍历湖山。后袭善去为河朔掾，宿奉高驿，梦子文搴帟蹙，挽之不可，冉冉悲啼而没。久之得故人书云：“子文死矣。”按其日，则宿奉高驿时也。既归，游鹫岭，作渔家傲以寄情云：“鹫岭峰前栏独倚。愁眉促损愁肠碎。红粉佳人伤别袂。情何已。登山临水年年是。常记同来今独至。孤舟晚湖光里。衰草斜阳无限意。谁与寄。西湖水是相思泪。” [词苑]

### ●卷十五纪事六

○谢处厚诗海陵阅柳永望海潮词，有“三秋佳子，十里荷花”句，遂有立马吴山之志。淳熙中，谢处厚诗云：“谁把杭州曲子讴。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卉木无情物，牵动长江万里愁。”余谓此不足以咎柳永也。惟一时士大夫妆点湖山，流连景物，竟望中原为可恨耳。 [鹤林玉露]

○海陵喜迁莺海陵大举南侵，御前都统骠骑伟大将军韩夷雅将射雕军二万三千，围子细军一万，先下两淮。临发，赐所制喜迁莺以为宠曰：“旌麾初举。正是力健，嘶风江渚。射虎将军，落雕都尉，秀帽锦袍翘楚。怒磔戟髯争奋，卷地一声鼙鼓。笑谈顷、指长江齐楚，六师飞渡。此去无自隳，金印如斗，独把功名取。断锁机谋，垂鞭方略，人事本无今古。试展卧龙韬韞，果见成功，且莫问江左。想云霓望切，元黄迎路。” [词苑]

○完颜词金密国公，字子瑜，兴陵诸孙也。于书无所不读，而尤长于史学。与元好问诸名士善，明窗几，展玩图籍，商略品第，穷极高妙。典衣置酒，或终日不听客去，有承平王家故态。金自明昌以还，镐厉二王得罪，疏远宗室，亦弃而不用，故放于诗文。其乐府云：“梦到凤凰台上，山围故国周遭。”又云：“咫尺又还秋也，不成长似云间。”识者闻而悲之。 [金史论略]

○小刘之昂乐章宋开禧中，韩胄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，乃定议伐金。金元帅纥石烈子仁领兵驻濠梁，时小刘之昂作乐章一阕，大书於濠之八厅壁间。其词曰：“鼙鼓摇，螳螂振，旧盟寒。恃洞庭彭蠡狂澜。天兵小试，百蹄一饮楚江乾。捷书飞上九重天。春满长安。舜山川。周礼乐，唐日月，汉衣冠。洗五州妖气关山。已平全蜀，风行何用一泥丸。有人传喜，日边都护先还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许道真眼儿媚金许道真性嗜酒，每乘舟出，村落间留饮，或十数日不归。及溯流而上，老稚奔走，争为之挽舟，数十里不绝。尝赋眼儿媚词曰：“浊醪下得玉为浆。风韵带橙香。持杯笑道，鹅黄似酒，酒似鹅黄。世缘老矣不思量。沉醉又何妨。临风对月，山歌野调，尽我疏狂。” [词苑]

○蔡正甫江城子蔡正甫江城子云：“鹊声迎客到庭除。问谁欤。故人车。千里归来，尘色满征裾。珍重主人留客意，奴白饭，马青刍。东城入眼杏千株。雪

模糊。俯平湖。与子花间，随分倒金壶。归报东垣诗社友，曾念我，醉狂舞。  
”乃为王季温自北都归过三河坐中赋也。〔中州集〕

○吴彦高人月圆吴彦高在燕山，赴张总持侍御家集，张出侍儿佐酒。中有一人，意状摧抑，叩其故，乃宜和殿小宫婢也。因赋人月圆词记之，闻者挥泪。其词曰：“南朝千古伤心事，犹唱后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向谁家。恍然一梦，仙肌胜雪，雪髻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是天涯。”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先成，而颇近俚鄙。及见彦高作，茫然自失。自后人有求作乐府者，叔通即批云：“吴郎近以乐府高天下，可往求之。”〔中州乐府〕

○元好问摸鱼儿泰和己丑，元好问裕之赴并州，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，一死一脱网去，其脱网者空中盘旋，哀鸣良久，亦投地死。好问遂以金赎得二雁，瘞汾水傍，垒石为识，号曰“雁邱”。因赋摸鱼儿词曰：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趣。离别苦。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。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。横汾路。寂寞当年箫鼓。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嗟何及，山鬼暗啼风雨。天也妒。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。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，来访雁邱处。”乐城李治和云：“双双雁正分汾水，回头生死殊路。天长地久相思债，何事眼前俱去。摧劲羽。倘万一幽冥，却有重逢处。诗翁感遇。把江北江南，风嘹月唳，并付一邱土。仍为汝。小草幽兰丽句。声声字字酸楚。拍江秋影今何在，草长欲迷是树。霜魂苦。算犹胜，王嫱青冢真娘墓。凭谁说与。对鸟道盘空，龙艘古渡，马耳泪如雨。”〔中州乐府〕

○元好问满庭芳正大四年，有狂僧李菩萨者，就都人杨广道家宿。一日大寒，杨与之酒，李晨出举酒碗，闻其巽酒声。入曰：“净明亭前花开矣。”已而，牡丹开两花，来观者车马阗咽，酒尊为之一空。元遗山赋满庭芳词记之云：“天上殷韩，解羁官府，烂游舞榭歌楼。开花酿酒，来著帝王州。尝见牡丹开后，独占断、雨风流。仙家好，霜天槁叶，★破春柔。狂僧谁借手，一杯唤起，绿怨红愁。天香国艳，梅菊背人羞。尽揭纱笼护日，容光动，玉琼舟。都人士女，年年十月，当记遇仙楼。”〔锦机集〕

○元好问水调歌头王德新玉溪，在嵩山之前，费庄两山之绝胜处也。遗山作水调歌头以纪之云：“空玉华晓，潇洒石淙秋。嵩高大有佳处，元在玉溪头。翠壁丹崖千丈，古木寒藤两岸，村落带林邱。今日好风色，可以放吾舟。百年来，算惟有，此翁游。山川邂逅佳客，猿鸟亦相留。父老鸡豚乡社，儿女篮舆竹几，来往亦风流。万事已华发，吾道付沧洲。”〔词苑〕

○元好问题小娟图词苏小娟，钱塘名倡也。其妹盼奴，与太学生赵不敏狎。不敏赴官三载，后有禄俸馀资，嘱其弟赵院判遗盼奴。且言盼奴妹小娟俊雅，可

谋致之，佳耦也。院判如言至钱塘，则盼奴一月前死矣。小娟亦为盼奴所欢以於潜官绢诬扳系狱。院判言於府，召出之，付以所遗物。小娟自谓不识院判何人，及拆书，惟一诗，索和之，援笔书云：“君住襄江妾住吴。无情人寄有情书。当年若也来相访，还有於潜绢也无。”喜，免其偿绢，脱籍归院判焉。元遗山题小娟图词云：“绿阴庭院宜清昼。帘卷香风逗。美人图子阿谁留。都是宣和名笔，内家收。莺莺燕燕分飞后。粉淡梨花瘦。只除苏小不风流。斜插一枝萱草，凤钗头。”〔遗山乐府〕

○元好问小圣乐都城外有万柳堂，廉野云置酒，招卢疏斋、赵松雪同饮。时歌妓解语花者，左手折荷花，右手执杯行酒，歌小圣乐词云：“绿叶阴浓，遍池亭水阁，偏趁凉多。海榴初绽，朵朵蹙红罗。乳燕雏莺弄语，对高柳、鸣蝉相和。骤雨过，似琼珠乱撒，打遍新荷。人世百年有几，念良辰美景，休放虚过。富贵前定，何用苦张罗。命友邀宾燕赏，饮芳醕、浅斟低歌。且酩酊，从教二轮，来往如梭。”此词载锦机集，盖元遗山预为制曲以教歌者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元好问少作壬辰北渡，顺天毛杨二生祈仙，苏晋降乩，有“百伪无一真，中有羲皇醇”二句。以语元遗山。遗山云：“此予少时所作，晋岂予前身耶。”二生更述其“酒里神仙我”之句。公因作词云：“秀佛长斋，半生枉伴蒲团过。酒垆横卧。一蹴虚空破。颇笑张颠，自谓无人和。还知麽。醉乡天大。少个神仙我。”〔同上〕

○辛敬之临江仙元光初，李钦叔与元裕之在孟津，辛敬之愿自女儿来，为留数日。其行也，钦叔为设馔，备极丰腆。敬之放箸叹曰：“平生饱食有数，每日吾二弟必得美食，明日道路中，又当与老饥相抗去矣。会有一日，辛老子僵卧柳泉韩城之间，以天地为棺槨，日月为含衾，狐狸亦可，蝼蚁亦可。”二人为之恻然。尝共游河山亭，敬之赋临江仙留别二人云：“谁识虎头峰下客，少年有意功名。清朝无路到公卿。萧萧华屋，白发老诸生。邂逅对床逢二妙，挥毫落纸堪惊。他年联袂上蓬瀛。春风莲烛，莫忘此时情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李仁卿摸鱼儿大名民家，有男女以私情不遂，赴水死。后三日，二尸相携而出于水滨，是岁此陂荷花，无不并蒂者。李仁卿赋摸鱼儿以记其事云：“为多情和天也老，不应情遽如许。请君试听双蕖怨，方见此情真处。谁点注。香潋艳，银塘对抹燕脂露。藕丝几缕。绊玉骨春心，金沙晓泪，漠漠瑞红吐。连理树。一样骊山怀古。古今朝暮云雨。六郎夫妇三生梦，幽恨从来难阻。须念取。鸳鸯翡翠，照影长相聚。秋风不住。怅寂寞芳魂，轻烟北渚，凉月又南浦。”〔同上〕

○卫芳华木兰花慢延初，永嘉胜穆寓临安聚景园。月夜遇一丽人，自言故宋理

宗宫人卫芳华也。命女侍名翘翘者设茵席，陈酒果，邀胜共饮。自歌木兰花慢词以侑觞云：“记前朝旧事，曾此地、会神仙。向月地云阶，重携翠袖，来拾花钿。繁华总随流水，叹一场春梦杳难圆。废港芙蓉滴露，断堤杨柳摇烟。两峰南北只依然。辇路草芊芊。恨别馆离宫，烟消风盖，波没龙船。平生玉屏金屋，对漆灯无焰夜如年。落日牛羊冢上，西风燕雀林边。”遂留翘翘守宅而随生焉。经三年，忽云：“冥缘已尽。”遂别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姚燧征衣词张怡云，大都名伎也。姚牧庵、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饮。尝佐贵人行酒，姚偶言“暮秋时”三字，阎命怡云续而歌之。张应声作小女孩儿，且歌且笑：“暮秋时，菊残犹有傲霜枝，西风了却黄花事。”贵人曰：“且止。”遂不成章。姚又有寄征衣词云：“欲寄君衣君不还。不寄君衣君又寒。寄与不寄间。妾身千万难。”人多传之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拜住菩萨蛮元宣徽院使字罗有杏园。每年春，诸女设秋千于园中，适枢密同签帖木耳不花子拜住过园外，窥一女绝色，归白之父，遣媒求婚。字罗邀令赋秋千。拜住以国字写菩萨蛮词云：“红绳画板柔荑指。东风燕子双双起。夸俊与争高。更将裙系牢。牙床和困睡。一任金钗坠。推枕起来迟。纱窗月上时。”字罗遂以前女许为归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冯海粟鹧鸪天歌儿珠帘秀朱氏，姿容殊尘，杂剧当时独步。胡紫山宣慰极钟爱之，尝拟沉醉东风小曲以赠云：“锦织江连翠竹，绒穿海上明珠。月淡时，风清处。都隔断、落红尘土。一片闲情任卷舒。挂尽朝云暮雨。”冯海粟亦有鹧鸪天云：“十二阑干映远眸。醉香空断楚天秋。虾须影薄微微见，龟背纹轻细细浮。香雾敛，翠云收。海霞为带月为钩。夜来卷尽西山雨，不著人间半点愁。”皆咏珠帘以寓意也，由是声价益腾。〔尧山堂外纪〕

○赵孟頫赠贵贵词赵孟頫子昂，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。四世祖伯圭，赐第湖州，遂为湖州人。宋末，为真州司户参军。至元中，以程钜夫荐，授兵部郎中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。在李叔固丞相席间，赠歌者贵贵浣溪沙词云：“满捧金卮低唱词。樽前再拜索新诗。老夫惭愧鬓成丝。罗袖染将修竹翠，粉香须上小梅枝。相逢不是少年时。”〔同上〕

○贯云石明月楼词元盛时，扬州有赵氏者富而好客，其家有明月楼，人作春题，多未当其意。一日，赵子昂过扬，主人知之，迎至楼上，盛筵相款。酒半，出纸笔求作春题。子昂援笔书云：“春风阆苑三千客，明日扬州第一楼。”主人得之甚喜，尽彻席间银器以赠。贯云石亦有词咏楼，调寄水龙吟云：“晚来北海风沉，满楼明月留人住。橘花香外，玉笙初响，修眉如妒。十二兰干，等闲隔断，人间风雨。望画桥檐影，紫芝尘暖时唤起、登临趣。回首西山南浦。问云物、为谁掀舞。关河如此，不堪骑鹤，尽堪来去。月落潮平，小

衾梦转，已非吾土。且从容对酒，龙香炷，写平山赋。” [南濠诗话]

○张伯雨太常引李仲仁漫翁湖中制画舫，始用布帆。张伯雨为名曰浮家泛宅，并题太常引云：“莫将西子比西湖。千古一陶朱。生怕在楼居。也用著、风帆短蒲。银瓶索酒，并刀斫，船背锦模糊。堤上早传呼。那个是，烟波钓徒。” [湖船录]

○张仲举摸鱼儿黄季景湖亭莲花中，有双头一枝，方邀客同赏；而为人折去，季景惘然。张仲举为作摸鱼儿词云：“问西湖旧家儿女，香魂还又连理。多情欲赋双蕖怨，闲却落奁秋意。娇旖旎。爱照影红妆，一样新梳洗。王孙正拟。唤翠袖轻歌，玉笙低按，凉夜为花醉。鸳鸯浦，凄断凌波梦里。空怜心苦丝脆。吴娃小艇应偷采，一道绿萍犹碎。君试记。还怕是、西风吹作行云起。阑干漫倚。待载酒重来，寻芳已晚，馀恨渺烟水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张翥和松云子词广陵冬夜，与松云子论五音二变十二调，且品箫以定之。清浊高下，旋相为宫，犁然律吕之均，雅俗之应也。不觉漏下，月满霜空，神情爽发。松云子吹春从天上来曲，音韵凄远。予亦飘然作霞外飞仙想，因倚声和之，用纪客次胜趣，是丙子孟冬十又三夕也。词云：“袅袅秋风，听响彻云间，彩凤啼雄。羸女飞下，玉玲珑。肠断十二台空。渺霜天如海，写不尽、楚客情浓。烛销红。更锵金振羽，变徵移宫。扬州旧时月色，叹水调如今，离唱谁工。露叶残蛾，蟾花遗粉，寂寞树香中。问坡仙何处，沧江上、鹤梦无从。思难穷。一襟幽怨，吹与鱼龙。” [蜕岩词]

○张翥摸鱼儿词摸鱼儿元夕，吴门姚子章席上，同柯敬仲赋。敬仲以虞学士书风入松于罗帕作轴，故末语及之。楚芳、吴兰，二伎名。词云：“记苏台旧时风景，西楼灯火如画。东城月色依然好，无复绮罗游冶。欢意谢。向客里相逢，还有思陶写。金尊翠。把锦字新声，红牙小拍，分付卷司马。繁华梦，唤起燕娇莺姹。肯教孤负元夜。楚芳玉润吴兰媚，一曲夕阳西下。沉醉罢。试问人生，谁是无情者。先生归也。但留意江南，杏花春雨，和泪在罗帕。” [同上]

○卞应午柳枝词吴兴卞君应午，能诗词，美丰度，与弟应奎友爱甚至，老犹共寝席。至元中，膺茂异荐，授郡州判官。少游於杭，偕故宋遗老倡和。有湖是柳枝词云：“搓黄绿啐西风。学小蛮腰态倘工。解道断肠难著句，只堪水调唱玲珑。”韵致不减唐人。晚寓溧阳，时仇山村先生教授邑中，诗筒还往，晨夕无闲。尝以居、江行二集寄余，皆少作也，惜未见其近年老笔。 [曾遇学古斋臆记]

○乔吉卖花声世俗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节，杭城园丁竞以花名荷担叫鬻，音中律吕。乔梦符有卖花声词云：“侵晓园丁，叫道嫩红娇紫。巧工夫、攢枝蕊。行



歌伫立，洒洗妆新水。卷香风、看街帘起。深深巷陌，有个重门开未。忽惊他、寻春梦美。穿窗透阁，便凭伊唤取，惜花人、在谁根底。”按梦符又有天净沙词云：“莺莺燕燕春春。花花柳柳真真。事事风风韵韵。娇娇嫩嫩。停停当当人人。”此等句，亦从李易安“寻寻觅觅”得来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万喜愚公赋柳枝予与尤喜愚公别十馀年，至元庚寅秋日，忽相遇於西湖僦舍，一饷即别去，赋柳枝词赠予云：“折赠征人事等闲。不须辛苦惨离颜。何如划尽前朝树，莫送金舆去不还。”予答之云：“禁柳萧萧故国秋。行人端不系离愁。劝君莫折烟条尽，留待迎銮拂采。”〔王执礼行寮琐笔〕

○中吕调溪山好会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，其西九山离立，若幽人冠带拱揖状。一水并九山南过村外，以入於海。沟塍畎浍，隐翳竹树间。春时桃花盛开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有武陵风概，隐者停云子居焉。一舟时放中流，或投竿，或弹琴，或呼酒独酌，或哦咏陶谢韦柳诗，殆将与功名相忘。尝坐余舟中，作英供，襟抱清旷，不觉度成溪山好一曲。主人即补入中吕调，命洞箫吹之，与童子棹歌相答，极鸥波缥缈之思。〔陶宗仪〕

○顾阿瑛蝶恋花昆山顾阿瑛好游，每出必以笔墨自随，往来九峰T浦间。自称金粟后身。一日，同陈浩然游支硎山，饮於张氏楼。徐姬楚兰佐酒，以琵琶度曲，座客剡云台为之心醉。陈瑛口占蝶恋花词戏之。有云：“玉手佳人，笑把琵琶理。狂杀云台标外史。断肠只合江州死。”一时争传唱之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王正之喜迁莺博陵县有郝仙女庙，仙女魏青龙中人，年及笄，姿色姝丽，采水中，苍烟白雾，俄失所在。其母哀泣水滨，顾言一见。良久异香袭人，隐约於波渚间曰：“儿以灵契，迹绡宫，阴主是水府，世缘已断，无用悲悒。而今而后，使乡社田蚕岁宜，有感而通，乃为吾验。”后人立庙祀之。王正之题喜迁莺词云：“汀洲满。记翠笼采采，相将邻媛。苍渚烟生，金支光烂。人在雾绡蛟馆。小鬟顿成云散。罗袜凌波不见。翠鸾远。但清溪如镜，野花留钿。情眷眷。惊变现。身后神功，缘就吴蚕茧。汉女菱歌，湘妃瑶瑟，春动倚云层殿。彤车载花一色，醉尽碧桃清宴。故山晚。叹流年一笑，人间飞电。”〔词品〕

○杨铁崖竹枝杨铁崖年未七十休官，驾一舟，名春水宅，往来九峰三泖间。东南才俊之士，造门纳履无虚日。酒酣以往，笔墨横飞，铅粉狼藉。或戴华阳巾，披鹤氅，坐船屋上，吹铁笛，作梅花弄。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词，自倚凤琶和之。宾客皆踟蹰起舞，以为神仙中人。竹枝盛於元季，铁崖集之，自制亦至五十馀首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杨铁崖吹洞庭曲杨铁崖云：“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，或乘兴涉海，抵小金山。道人出所制小铁笛，令余吹洞庭曲，道人自歌小海和之。不知风作水横，舟楫挥舞，鱼龙悲啸也。”〔太平清话〕

○滕玉霄赠宋六嫂滕玉霄有赠宋六嫂百字令云：“柳颦花困。把人间恩爱，尊前倾尽。何处飞来双比翼，直是同声相应。寒玉嘶风，香云卷雪，一串骊珠引。元郎去后，有谁著意题品。谁料浊羽清商，繁弦急管，犹自馀风韵。莫是紫鸾天上曲，两两玉童肩并。白发梨园，青衫老傅，试与流连听。可人何处，满庭霜月清冷。”六嫂小字同寿，元遗山有赠篋工张翦儿词，即其父也。嫁於宋，每与其夫合乐，妙入神品。盖六嫂善讴，其夫能传其妇翁之艺云。〔词品〕

○滕玉霄赠阿珍玉霄又有赠歌童阿珍瑞鹧鸪云：“分桃断袖绝嫌猜。翠被红兴不乖。洛浦乍阳新燕尔，巫山行雨左风怀。手携襄野便娟合，背抱齐宫婉娈谐。玉树庭前千载曲，隔江唱罢月笼阶。”盖郑樱桃、解红儿之流，用事甚工，予同年吴学士仁甫极喜诵之。〔同上〕

○金德淑望江南章邱李先至元都，旅次无聊，对月歌曰：“万里倦行役，秋来瘦几分。因看河北月，忽忆海东云。”夜静，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，明日访之，则宋宫人金德淑也。询李曰：“客非昨暮悲歌人乎，词乃佳制否。”李曰：“歌非己作，有同舟人自杭来吟此，故记之耳。”妇泣曰：“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。”因自举其望江南词云：“春睡起，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，六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玉楼间。”后遂委身於生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戴复古妻词戴石屏薄游江西，有富家翁爱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居二三年，忽欲作归计。妻问其故，告以曾娶妻。白之父，父怒，妻宛曲解释，尽以奁具赠行。仍钱以辞曰：“惜多才，怜薄命，无计可留汝。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。道傍杨柳依依，千丝万缕。抵不住、一分愁绪。捉月盟言，不是梦中语。后回君若重来，不相忘处，把杯酒、浇奴坟土。”石屏既别，遂赴水死。〔辍耕录〕

○崔英妻词至正辛卯，真州有崔生名英者，家极富，少工书画，补浙江永嘉尉，携妻王氏赴任。道经姑苏，舟人艳其贵，夜沉英水中，并婢仆杀之。留王氏欲以为子妇，王佯应之，乘间逸去，奔入尼庵中，遂落发于佛前。岁馀，忽有人施画芙蓉一幅，王过见之，识为英笔。因询庵主所自，乃言顾阿秀兄弟以操舟为业，人颇道其劫掠江湖间。王遂援笔题于上云：“少日风流张敞笔，写生不数黄荃。芙蓉画出最鲜妍。岂知娇艳色，翻抱死生冤。粉绘凄凉馀幻质，只今流落谁怜。素屏寂寞伴枯禅。今生缘已断，顾结再生缘。”其词盖临江仙也。尼皆不晓所谓，后其画为好事者买献御史高公。而英亦因幼习水善泅得不死，因卖草书，高遂延为馆客。一见画，泫然流涕。高怪问之，遂言被盗之由。且诵其词曰：“此英妻所作也。”高因廉得其实，捕盗置法，而迹英妻复合焉。〔留青日札〕

○刘燕哥太常引元会刘燕哥善歌舞，齐参讯还山东，刘赋太常引以钱云：“故人别我出阳关。无计锁雕鞍。今古别离难。倩谁画、蛾眉远山。一樽别酒，一

声杜宇，寂寞又春残。明日小楼间。第一夜、相思泪弹。” [留青日札]

○罗爱爱齐天乐罗爱爱，嘉兴名倡也，色艺俱绝。尝与诸名士燕于鸳鸯湖虚阁。爱爱赋绝句云：“曲曲栏干正正屏。六铢衣薄懒来凭。夜深风露凉如许，身在瑶台第一层。”自此才名日盛。同郡有赵氏子者与之狎，遂终身焉。未几，赵有父执官太宰，以书自上都招之，许授江南一官。赵踌躇未决，爱爱劝之行，因置酒中堂，捧觞为赵母寿。自制齐天乐一阙歌以侑之。词曰：“恩情不把功名误。离筵又歌金缕。白发慈亲，红颜幼妇。君去有谁为主。流年几许。况闷闷愁愁，风风雨雨。凤拆鸾分，未知何日更相聚。蒙君再三分付。向堂前奉侍，休辞辛苦。官诰蟠花，官袍制锦，待要封妻拜母。君须听取。怕落日西山，易生愁阻。早促归程，彩衣相对舞。”歌罢凄然，赵子遂去。及至都，而太宰殂矣，无所依，迁延旅邸。赵母以忆子故，感病没。爱爱亲为营葬。甫三月，张士诚陷平江，参政杨完者率兵拒之，因大掠，见爱爱姿色欲纳之，爱爱以罗巾自缢死。不久，张氏通款，赵子间关北归，则城郭人民皆非故矣。遂独宿于堂中，忽见爱爱淡妆素服出灯下，与赵礼毕，泣而歌沁园春一阙，每歌一句，悲啼掩抑。赵子遂与入室，款若平生，鸡鸣泣别，瞥然而逝，但觉寒灯半来而已。 [词苑丛谈]

○石刻元词昔於临潼骊山之汤泉，见石刻元人无名氏一词云：“三郎年少客，风流梦，秀岭虫瑶环。渐娇汗发香，海棠睡暖，笑波生媚，荔子浆寒。况此际、曲江人不见，偃月事无端。羯鼓三声，打开蜀道，霓裳一曲，舞破潼关。马嵬西去路，愁来无会处，泪满关山。空有罗囊遗恨，锦袜传看。叹玉笛声沉，楼头月下，金钗信杳，天上人间。几度秋风渭水，落叶长安。”语语为太真纪恨。按之，为大石讽风流子也。再过之，石已磨别刻矣。 [词品]（案：此乃金人词）

### ●卷十六纪事七

○建文帝满江红建文帝首至吴江史仲彬家，题诗清远轩云：“玉蟾飞入水晶宫。万顷琉璃破晓风。诗就云归不知处，断山零落有无中。画高飞江水涨，老渔亟唱夕阳斜。秋风客子兴归思，船到吴江即是家。”又三至吴江题满江红词云：“三过吴江，又添得、一亭清绝。刚占断、水光多处，巧依林樾。漠漠云烟春昼雨，寥寥天地秋宵月。更冰壶玉鉴暑宜风，寒宜雪。瞿庵右，山依缺。垂虹左，波涛截。正三高堂畔，旧规今别。何但渔翁垂钓好，漫将柳子新吟揭。信登临，佳兴属彭宣，能挥发。” [坚瓠集]

○解缙落梅风成祖於中秋夜开宴赏月，月为云掩，命解缙赋诗。缙遂口占落梅风一词云：“嫦娥面。今夜圆。下云帘。不著群仙见。拼今宵、倚兰不去眠。看谁过、广寒宫殿。”成祖览之欢甚，又赋长歌，成祖益喜，同缙饮至夜半

，月复明朗，浮云尽散。成祖笑曰：“卿真夺天手段也。”[解缙集]

○瞿宗吉和香奁八题杨廉夫游杭州，访瞿士衡於传桂堂。士衡之从孙宗吉，年十四，见廉夫香奁八题，即席倚和，俊语叠出。其花尘春迹云：“燕尾点波时有韵，凤头踏月悄无声。”黛眉颦色云：“恨从张敞毫边起，春向梁鸿案上生。”金钱卜欢云：“织锦轩窗闻笑语，采洲渚听愁吁。”香颊啼痕云：“斑斑湘竹非因雨，点点杨花不是春。”廉夫叹赏，谓士衡曰：“此君家千里驹也。”时席上以鞋杯行酒，即命制词。宗吉赋沁园春云：“一掬娇春，弓样新裁，莲步未移。笑书生量窄，爱渠尽小，主人情重，酌我休迟。酝酿朝云，斟量暮雨，能使麴生风味奇。何须去，向花尘留迹，月地偷期。风流到手偏宜。便豪吸雄吞不用辞。任凌波南浦，惟夸罗袜，赏花上苑，劝金卮。罗帕高擎，银瓶低注，绝胜翠裙深掩时。华筵散，奈此心先醉，此恨谁知。”廉夫大喜，命侍伎歌以行酒，极欢而罢。[列朝诗选]

○林子羽念奴娇闽人林子羽，官员外郎，有题吴江垂虹桥诗，“欲借仙家辽海鹤，月明吹笛水晶宫”是也。其妻朱氏赠外之什，亦有“待漏衣沾仙掌露，朝天身惹御炉香”句。时闽中良家女张红桥，平日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。林投以诗，红桥称善，遂委身焉。林游金陵，作念奴娇留别红桥有云：“软语叮咛，柔情婉恋，尽肝肠铁。此去何之，碧云春树，早晚翠千叠。图将羁思，归来细与伊说。”红桥和答云：“还忆浴罢描眉，梦回携手，踏碎花间月。漫道胸前怀豆蔻，今日总成虚设。桃叶津头，莫愁湖畔，远树烟云叠。寒灯旅邸，荧荧谁与阅说。”一则打算归求，一则商量去后，情事如见。[闲情集]

○杨士奇题梅词宣德中，三杨在内阁，有从官出松竹梅求题者。荣题松，溥题竹，后皆书赐进士第，赐进士出身。独士奇起於辟召，乃作题梅词云：“竹君子，松大夫。梅花何独无称呼。回头试问松和竹。也有调羹手段无。”盖桂殿秋也。世以此定三杨优劣。[晚香堂清语]

○曾铣渔家傲夏言以议礼骤贵，世庙因正月降雪，命言等作时玉赋。石塘曾铣，夏之内戚，作渔家傲词，互相赓唱，遂起河套之议。故黄泰泉有“千金不买陈平计”之句，盖讥之也。[涌幢小品]

○杨慎博洽成都杨慎，所著书百余种，号为博洽。金华胡应麟嫌其热於稗史，不娴於正史，作笔丛以驳之。然杨所辑百真珠、词林万选，王州亦谓之词家功臣也。因议礼谪戍泸州，暇时红粉傅面，作双丫髻插花，令诸伎扶觞游行，了不为忤。有以书规之者。答云：“文有仗境生情，诗或托物起兴。如崔延伯临阵，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。宋子京修史，使丽竖燃椽烛。吴元中起草，令远山磨俞糜。是或一道也，走岂能执鞭古人，聊以耗壮心、遗馀年耳。知我者不可以不闻此言，不知我者不可以不闻此言。”诗有“罗衣香未歇，犹是汉宫

恩”句，词亦富赡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杨慎少时善琵琶杨用修少时善琵琶，每自为新声度之。及登第后，犹於暑月夜馆两角髻，著单纱半臂，背负琵琶，共二三骚人携尊酒，席地坐西长安街上，歌所制小词，撮拨到晓。李阁老早朝过之，听其声异常流，令人询之，则云杨公子修撰也。李为之下车。杨举卮进李曰：“朝尚早，愿为先生更弹。”弹罢，而火城将熄。李先入朝，杨亦随着朝衣而至。朝退，进阁揖李先生及其尊人。李笑谓曰：“公子韵度，自足千古，何必躬亲丝竹，乃擅风华。”自是长安一片月，绝不闻杨公子琵琶声矣。〔桐下听然〕

○石田南乡子年来索诗画者坌集，疲於酬应。因戏作南乡子一阙云：“天地一痴仙。写画题诗不换钱。画债诗逋忙到老，堪怜。自作人情白结缘。无兴最今年。浪拍茅堂水浸田。笔砚只宜收拾起，休言。但说移家上钓船。”〔石田集〕

○唐祝词唐子畏素性不羈，及坐废，益游於酒人自娱。宸濠礼聘之，子畏知其有异志，乃佯狂裸形，箕裾以处，得遣归。又传其鬻身梁溪巨室，以求美婢，见诸剧戏。祸枝山尝傅粉墨，从优伶入市，度新声，多为狎斜游。著掷果、窥帘、醉红、金缕诸集，皆言情之作。好负逋债，出则萃而呼责之者踵相接也。两人同滥笔墨多谐谑，而人尊重之。唐词有踏莎行、千秋几引，祝有凤栖梧、浪淘沙，俱不甚精警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文徵明水龙吟文衡山待诏素性高雅，不喜声伎。吴俗六月念四，荷花洲渚，画舫笙歌咸集。祝枝山、唐子畏预匿二伎人於舟尾，邀之同游。衡山先生订不兴伎席，唐、祝私约酒阑歌声相接，出以侑觞。衡山愤极欲投水，唐、祝呼小艇送之。乃其水龙吟题情亦甚婉丽，但声调错落，句读参差，稍为正之。词云：“依依落日平西，正池上晚凉初足。太湖石畔，丝丝疏雨，芭蕉簇簇。院落深沉，帘栊静悄，阑干幽曲。猛然间、何处玉箫声起，满地月明人独。风约轻纱透肉。掩酥胸、盈盈新浴。一段风情，满身娇怯，恍然寒玉。青团扇子，欲举还垂，几番虚扑。向夜阑独笑，红衫自解，灭银屏烛。”〔同上〕

○文徵明满江红夏侯桥沈润卿掘地，得宋高宗赐岳侯手敕石刻，文徵明侍诏题满江红词云：“拂拭残碑，敕飞字、依稀堪读。慨当初、倚飞何重，后来何酷。岂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怜事去言难赎。最无端、堪恨又堪悲，风波狱。岂不念，封疆蹙。岂不念，徽钦辱。念徽钦既返，此身何属。千载休谈南渡错，当时自怕中原复。笑区区、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。”激昂感慨，自具论古只眼。

〔词苑丛谈〕

○徐文长词徐文长为胡少保幕客，掌书记。督府势严重，文武将吏，莫敢仰视。文长戴敝乌巾，衣白布汗衣，非时直闯门入，长揖就坐，奋袂纵谈。幕中有

急需，召之不至。夜深开戟门以待，侦者还报徐秀才方泥饮，大醉叫呶，不可致也。倭既靖，宴将士於烂柯山。文长走笔作饶歌云：“接得羽书知破贼，烂柯山上正围棋。”又云：“帐下共推擒虎将，江南只数义乌兵。”少保命刻石。词有菩萨蛮咏鞋、鹊踏花翻咏走马伎，诸选皆载之。〔明诗纪事〕

○韩梦云词福清诸生韩梦云，嘉靖甲子过石湖山，见遗骼，掩之。其夜梦一丽人，自称王秋英，字澹容，楚人也。元至正间，从父之任，遇寇石湖山，投崖而死。今感掩骼之恩，顾谐伉俪。自是数日一至，诗词甚多。明年寒食，梦云携鸡黍奠其墓，秋英出见。韩作潇湘逢故人慢一阙云：“春光将暮。见嫩柳拖烟，娇花带雾。顷刻间风雨。把堂上深思，闺中遗事，钻火留饧，都付却、落花飞絮。又何心挈提壶，斗草踏青盈路。子规啼，蝴蝶舞。遍南北山头，纸灰绿醅。奠一邱黄土。叹海内飘零，湘阴凄楚。无主泉扃也能得、有情鸡黍。画角声，吹落梅花，又带离愁归去。”遂与梦云同归，产一子。万历癸巳年，自言缘已尽，挥涕而别。〔词统〕

○林章孤鸾林章溺情一伎，伎以他事系狱，林日徘徊於外，计欲出之。为赋孤鸾一阙云：“为谁抛撇。似海燕初分，林莺乍别。回首天涯，满目云山愁绝。东风不怜春色，把一枝、杨花吹折。直恁黏云带雨，更盈盈似雪。奈梦儿相隔恨难说。想昨夜孤衾，今日双颊。比这青衫上，有几重啼血。一声晚钟动了，又送人、肠断时节。莫把琵琶乱拨，正春江潮咽。”寻为当事所释，欲委身於林，林竟度为女冠，人皆贤之。〔乐府纪事〕

○俞君宣古镜词俞君宣自负风情，尝为顾文英赋古镜词云：“张郎一去，君且代郎看，双蛾解理。赠别踌躇，不忍把君分碎。容颜君独知憔悴。受多磨，与君无异。广寒三五，嫦娥愁向，却元自己。晴空里。似丹青点缀。个中小小，洞天深处。背地沉迷，形影都无据。怜君自为分明累，贮尽了、汉宫人泪。架罢妆残，瞥然收却，远山横翠。”盖调寄桂枝香也。文英善书，以碧丝作小楷秀之镜台，遗所欢，未几卒。君宣梦文英谢此词，且曰：“后二语不吉，爱其佳，未请易也。”嗟呼，柳绵枝上，朝云为之感没。架罢妆残，文英遂以讖终。词人妙笔，竟令生者可以死耶。〔兰皋集〕

○陈继儒临江仙吾家於陵及华山处士，世有隐德。余辈胶黏五浊，羁锁一生，每忆少年青松白石之盟，何止浩叹。岁丁酉，始得筑婉变草堂於二陆遗址，故有“长者为营栽竹地，中年方惬住山心”之句。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链吐纳，以啻馀年。即佛藏五千卷，随读随辍。惟喜与邻翁院僧，谈接花、艺果、种术、苓之法，其馀一味安稳本色而已。尝作临江仙一词云：“婉变北山松树，石根结个岩阿。巧藏精舍恰无多。尚馀檐隙地，种竹与栽梧。高卧不须愁客至，客来野笋山蔬。一瓢浊酒尽能沽。倦时呼鹤舞，醉后倩僧扶。”〔岩

栖幽事]

○陈继儒浣溪沙四时之景，无如初夏。余尝夜归作摊破浣溪沙云：“梓树花香月半明。棹歌归去蟋蟀鸣。曲曲柳塘茅屋矮，挂渔罾。笑指吾庐何处是，一池荷叶小桥横。灯火纸窗修竹里，读书声。” [岩栖幽事]

○记冲如菩萨蛮天启改元，正月五日，得冲如靖州家报，极言风土之恶，有“中秋有月，重阳无菊”之语。忱叹者久之。明日，入西余，中途风雨猛恶，因思冲如对此，当便怆悒。舟中枯坐，无可告语，因捉笔记之，乃菩萨蛮本调也。“一封书信千金等。开缄试问江山景。荒县乱山窝。重阳菊也无。中秋空有月。只照人离别。况此雨连绵。烟昏月黑天。” [峰泖浪仙]

○记修微忆秦娥王修微，籍中名士也。色艺双绝，尤长於诗词。从性，夙斋闻其名，见其忆秦娥一章有“多情月，偷云出照无情别”之句，风流酝藉，不减李清照。明日入东余，见修微於眉公山庄之喜庵，正据案作字，逸韵可掬，相与谈笑者久之。日西别去，此情依依，因用其韵填词记之。“闻人说。风标诗句皆奇绝。真奇绝。墨香词藻，鬓云肌雪。多情偏咏多情月。依今岂是无情别。无情别。雁飞如字，暮江空阔。” [同上]

○随庵钓船居山中，凡四时风景及山水花木之胜，皆谱撰小词，教山童歌之。客至，出以侑酒，兼佐以箫管弦索。花影杯前，松风杖底，红牙隼舌，歌声入云。更作一钓船，曰“随庵”。风日和美，一叶如萍，半载琴书，半携花酒，红裙草衲，名士隐流，或交舄并载。每历九峰，泛三泖，远不过西湖太湖而止。所得新词，随付弦管，兴尽而返。阖门高卧，有贵势客强欲见者，令小童谢曰：“顷方买花归，兹复钓鱼去矣。” [同上]

○沈宜修问疑词沈宜修宛君，天寥夫人也。三女纨纨、小纨、小鸾皆工诗词，有午梦堂集数种。尝曰：“昔和凝有句云：‘春思翻教阿母疑。’”余以为破瓜之年，亦何须疑，真是当信耳。因作问疑词云：“芳草青归，梨花白润。春风又入昭阳鬓。秀窗日静绮罗间，金钿二八人如。碧字题眉，细香写晕。青鸾玉线裙榴衬。若教阿母不须疑，妆台试向飞琼问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兰支水龙吟沈智瑶，内人秀妹也。骊吹五君咏“珠晖英月流，玉彩迎花度”，可以想见风格矣。有时刻彤奁续些。年三十馀，以怨恨自沉於水而死。有容妇兰支，其内侄女也。有水龙吟词哭之。 [治史]

○张倩倩词张倩倩，沈宛君之姑之女，归宛君弟君庸。宛君季女琼章，儿时寄养舅家，以倩倩为母。倩倩工诗词，作即弃去，琼记忆其数首。琼章亡，宛章亡，宛君悼其女，追怀倩倩，为之作传，并录琼章所记诗词附传中。有寒夜怀君庸蝶恋花云：“漠漠轻阴笼竹院，细雨无情，泪湿霜花面。试问寸肠何样断。残红碎绿西风片。千遍相思才夜半。又听楼前，叫过伤心雁。不恨天涯人去

远。三生缘薄吹箫伴。” [午梦堂集]

○赠仙仙词仙仙十三四时，即羈迹秦淮，将有锦江玉垒之行，远望故乡，凄心掩泣，真所云侯门一入深如海也。余甚伤焉。今年十七，又作巫山神女，向楚王台下去矣。酒间闻之，怅然感怀，口占浣溪沙二词。“一片归心望也休。四陵千里水东流。杜鹃芳草楚天秋。老去未消风月恨，闲来重结雨云愁。欲缄双泪寄亭州。”又，“金粉伤情别石头。六朝烟柳系离忧。破瓜人泣仲宣楼。桃叶渡连春易去，梅花笛里梦难留。子规斜月一悠悠。” [冶史]

○叶琼章词天寥侍女随春，年十三四即有玉质，肌疑积雪，韵比幽花，笑之馀，风情飞逗。琼章极喜之，为作浣溪沙词云：“欲比飞花态更轻。低回红颊背银屏。半娇斜倚似含情。嗔带淡霞笼白雪，语偷新燕怯黄莺。不胜力弱懒调箏。”昭齐和云：“翠黛新描桂叶轻。柳枝婀娜倚莲屏。风前闲立不胜情。细语娇声嗔乱蝶，清庐泪粉怨残莺。日长深院恼秦箏。”蕙绸和云：“髻薄金钗半轻。佯羞微笑隐湘屏。嫩红染面作多情。长怨曲栏看半鸭，惯嗔南陌听啼莺。月明帘下理瑶箏。”宛君和云：“袖惹飞烟绿雨轻。翠裙拖出粉云屏。飘残柳絮暗知情。千唤懒回抛秀，半含微吐涩新莺。嗔人无赖戛箏。”诸词俱用嗔字，以此女善嗔，尝面发赤也。 [午梦堂集]

○庞蕙攘词随春一名红于叶，小鸾侍妾也。鸾歿后，归庞氏，别字元元，庞蕙攘有病中闻家慈同元姨为予诵经志感鹧鸪天云：“终岁恹恹怯往还。盈盈两袖泪痕潜。一心解织愁千缕，双鬓慵梳月半湾。鸳被冷，琐窗寒。翻经画阁忤红颜。枕函稽首殷勤意，不尽笺题寄小鬟。” [林下词选]

○王琼奴满庭芳王琼奴，徐荅郎妻也。荅郎未娶时，以红笺一幅遗琼奴，题诗荅之云：“茜色霞笺照面。玉郎何事太多情。风流不是无佳句，两字相思写不成。”后荅郎戍连，有吴指挥者以计杀之，欲纳琼奴。琼奴赋满庭芳词自誓云：“彩凤群分，文鸯侣散，红云露隔天台。旧时院落，画栋满尘埃。谩有玉京离燕，东风里、似诉悲哀。主人去、卷帘思重，空屋亦归来。涇阳憔悴女，不逢柳毅，书信难裁。叹金钗脱股，宝镜离台。万里辽阳郎去，知何日、却得重回。丁香树，含花到死，莫共野蒿开。”后鸣于御史，得白其冤，遂自杀。

[词苑外篇]

○李姬词李姬名香，秣陵教坊女也。母曰贞丽，有侠气，尝一夜博，输千金立尽。姬亦侠而慧，能辨别士大夫贤否。张太史溥、夏吏部允彝尤亟称之。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，尽得其音节，然不轻发也。尝一日，故开府田仰以金三百镒邀姬一见，开府向儿事魏阉者。又姬尝以他事获罪阮怀宁。至是，喟然叹曰：“田宁异阮公乎。”峻却之，卒不往。语小篇载其题邓彰甫细书虞美人词云：“相思莫写上杨花。恐被风吹愁起，满天涯。”可谓妙绝。 [青溪遗事]



〕〔按陈其年曰：姬与归德侯方域善，曾以身许方域，设誓最苦。誓词今尚存湖海楼篋衍中，词固贞丽作也。〕

### ●卷十七纪事八

○吴伟业词吴祭酒作秣陵春，一名双影记，尝寒夜命小鬟歌演，自赋金人捧露盘词云：“记当年、曾供奉旧儿裳。叹茂陵遗事凄凉。酒旗戏鼓、买花簪帽一春狂。绿杨池馆逢高会，身在他乡。喜新词初填就，无限恨、断人肠。为知音、仔细思量。偷声减字，画堂高烛弄丝簧。夜深风月催檀板，顾曲周郎。”时祭酒将复出山，晋江黄东崖诗云：“徵书郑重眠餐损，法曲凄凉涕泪横。”正谓此词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万寿祺词秦淮卞赛，小字玉京，桃叶名姬也，后为女道士。吴祭酒琴河感旧诗，有“青山憔悴卿怜我，红粉飘零我忆卿”之句。不胜楼头燕子，山上蘼芜之感。彭城万年少寿祺赋眼儿媚赠之云：“花弄香纹春满楼。桃叶引江流。个人何事，斜阳独倚，曲曲肠柔。垂帘淡淡扑杨球。私心好处投。侍儿敛态，闭门作意，不上金钩。”盖记其少年情事，犹觉风韵可人。〔青溪轶事〕

○龚芝麓蝶恋花歌者张郎，今日之秦青也。壬子春暮，燕集于宋荔裳观察京师寓园，张后至，合肥宗伯赋蝶恋花词云：“春绊情丝千缕缠。梦里人来，乍暖轻寒节。何处玉骢曾小歇，海棠飘落胭脂雪。重倩红牙温旧阙。张绪风前，好是腰身绝。楼阁水明光四彻。罗衣影漾波心月。”长安诸公争裂素纨书之，于是红牙檀板中都唱此词。〔兰思词〕

○龚芝麓丑奴儿令龚定山尚书与横波夫人月夜舟西湖，作丑奴儿令四阙。自序云：“五月十四夜，湖风酣畅，月明如洗，繁星尽敛，天水一碧。偕内人素艇子於寓楼下，剥菱煮芡，小饮达曙。人声既绝，楼台灯火，周视悄然。惟四山苍翠，时时滴入杯底。千百年西湖，今夕始独为吾有，徘徊顾恋，不谓人世也。酒语情恬，因口占四调以纪其事。”词云：“一湖风漾当楼月，凉满人间。我与青山。冷澹相看不等闲。藕花社榜疏狂约，绿酒朱颜。放进婵娟。今夜纱窗可忍关。”又云：“木兰掀荡波光碎，人似乘潮。何处吹箫。轻逐流萤度画桥。白鸥睡熟金铃悄，好是萧条。多谢双高。折简明宵不用招。”又云：“情痴每语银蟾约，见了销魂。尔许温存领受嫦娥一笑恩。戏拈梅子横波打，越样心疼。和月须吞。省得浓香不闭门。”又云：“清辉依约云鬟绿，水作菱花。苏小村斜。不见留人驻晚车。湖山符牒谁能管，让与天涯。如此豪华。除却芳樽一味賒。”〔香严集〕

○梁清标望江南溱沔河之南，柏棠村在焉。中有司徒梁苍岩公别墅。公秋忆诗：“城东别业辋川图。手种垂杨一万株。大麓经秋霜冷，绿烟犹似昔时无。

”正谓此也。尝在燕邸作望江南数调云：“清明候，细雨晓风和。树里青帘春

酤美，水连红袖丽人多。处处醉颜酤。”“家山好，春色满平芜。花片参差裘马客，柳丝摇曳水云图。远浦立鹈鹕。”“东郊外，暖日水粼粼。一路杏花寻幕燕，几行杨柳渡溪人。沙细碾车轮。”“踏青去，遥指绿阴村。斜裊金鞭晴试马，高烧红烛夜开樽。芳草滞王孙。”“西村里，淼淼水拖蓝。一缕墟烟青似织，数峰风色碧於簪。可唤小江南。”情致如许，读之顿令人怀想赵郡风物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梁清标洞庭春色岭南之役，变乱恍忽，棠村公袞衣持节，宣德威，权大体，成命而返。所著使粤集，都道珠江花鸟之胜。故余寄公绝句有“过岭新词喜乍攀，海天归棹泣乌蛮”之句。广陵邓孝威亦云：“一别珠江烟雨暗，鹧鸪啼煞五羊城。”今录公归舟所赋洞庭春色词，奇彩焕发，益知公之能从容定变也。词云：“万里河梁，五羊归棹，夹路春风。看荔枝洲畔，沉香浦外，帘开楼阁，帆动朦朧。载得珠江花鸟去，更千步香薰两袖浓。斜阳岸，正袍侵草绿，衣染鹃红。簾藏罗浮旧茧，早办取、舞蝶纱笼。问踏歌蛮乐，穿花游女，寻芳何地，拾翠谁从。抛却南天烟月暖，喜北望、长安紫气重。骊歌里，听兰桡笳鼓，惊起鬲宫。”公自注：岭南有千步香草。又罗浮茧中出牒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梁清标春风袅娜王胥庭司马张伎设燕，棠村梁公赋春风袅娜云：“喜良宵烟月，依旧清平。花市暖，晚风轻。有尚书好客，堂开帘卷，故人欢笑，妆点春城。百宝珠轮，九枝青玉，绛烛高烧列画屏。琥珀光浮千日酒，赤瑛盘荐五侯鯖。谁把燕山旧事，移宫换羽，倩优孟、谱入新声。红牙串，紫鸾笙。歌喉未歇，客欲沾纓。梦里功勋，休嗟陈迹，眼前杯酌，且尽平生。种槐庭院，看年年无恙，红灯绿醕，快聚良朋。”时华堂竹肉间发，听歌者唱至“看年年无恙，红灯绿酒，快聚良朋”之句，举座起舞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梁清标菩萨蛮仆尝客恒山，梁司徒公出家伎佐酒，仆於座上演清平调杂剧，即令小鬟歌之。公赋菩萨词云：“尊前若个歌金缕。盈盈十五芳如许。笑靥半含羞。娇憨不解愁。眉痕青尚浅。秋水双眸剪。何处耐人思。歌停掩袖时。”座客争为传唱，极欢而罢。〔西堂杂俎〕

○宋荔裳满江红宋观察荔裳罢官游西湖，与铁崖、顾庵、西樵宴集，演邯郸梦传奇。观察曰：“殆为余辈写照也。”即席赋满江红云：“古陌邯郸，轮蹄路、红尘飞涨。恰半晌、卢生醒矣，龟兹无恙。三岛神仙游戏外，百年卿相蘧庐上。叹人间、难熟是黄粱，谁能饷。沧海曲，桃花漾。茅店内，黄鸡唱。阅今来古往，一杯新酿。蒲类海边征伐碣，云阳市上修罗杖。笑吾侪、半本未收场，如斯状。”词成，座客传观属和，为之歛罢酒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宋荔裳点绛唇宋荔裳席上听女郎度曲，点绛唇词云：“子夜清歌，隔帘疑在

青天外。琼箫玉管，莫把莺喉碍。纱帽龙头，卸却残妆戴。娇羞坏。广场无奈。初学男儿拜。”周广庵叹其描神处，似韩仆射夜燕图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龙松先生贺新郎淮阳柳敬亭以淳于滑稽之雄，为左宁南幸舍重客。宁南没于九江舟中，柳生先期东下，憔悴失路，垂老客于长安。龙松先生赠贺新郎词云：“鹤发开元叟。也来看、荆高市上，卖浆屠狗。尤里风霜吹短褐，游戏侯门趋走。卿与我周旋良久。绿鬓红颜今尽改，叹婆娑、人似桓公柳。空击碎，唾壶口。江东折戟沉沙后。过青溪，笛床烟月，泪珠盈斗。老矣耐烦如许事，且坐亭呼酒。拚残腊消磨红友。花压城南韦杜曲，问球场、马槊还能否。斜日外，一回首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曹尔堪高阳台曹顾庵学士诗词，流播海内已三十年。辛亥复游京国，与同志唱酬，意气凌霄，精力扛鼎。新词一出，小胥竞写。余尝见其京华词集，观女伶高阳台一阕云：“莺舌新调，鸦鬟犹，湘裙欲整还拖。懒散心情，朝来愁画双蛾。风约秀帘摇桦烛，对菱花、倦娇憨、动人些子，元不争多。魂销一曲清歌。却似曾相识，无可如何。影好难描，空劳石墨三螺。灯前小立红妆换，笑还嗔、唤弟称哥。暗相怜，细腰无力，又著蛮靴。”未知女伶何人，知学士犹有白傅怀怀也。〔同上〕〔按：高阳台前后结四字两句，每句第四字俱应平声，此用一仄一平，尚沿明季馀习〕

○曹尔堪南乡子河阳角伎红儿，有名曲中。嘉善曹学士顾庵尔堪为赋南乡子词赠之云：“停酒按红牙。苏合香浓掠鬓鸦。秋水模糊偏可惜，天斜。十五娉婷早破瓜。愁恨遍天涯。飞絮啼莺是妾家。莫道胭脂开未足，惊夸。却占河阳一县花。”或云，华亭吴六益懋谦，有“迎风细鸟啼红雨，隔岸残霞隐画楼”之句，亦为红儿作也。〔同上〕

○曹溶青玉案沈家姬卯娘善度曲，曹秋岳侍郎戏用卯字，赋青玉案为赠云：“花前举乐何须忌。薄晓初丽。启户逢君娇不语。三秋兔魄，平分留影，垂柳东边去。镂成新玉刚为字。十二时中排第四。中酒嫌人知也未。芳名检点，春光已半，会取相迎意。”〔静惕堂集〕

○汪蛟门春风袅娜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，其家姬柔些尤擅绝一时。广陵汪舍人蛟门制春风袅娜遗查君，兼赠柔些云：“看先生老矣，兀自风流。围翠袖，昵红楼。羨香山携得，小蛮樊素，玉箫金管，到处遨游。舞爱前溪，歌怜子夜，记曲娘、还数阿柔。戏罢更教弹绝调，氍毹端坐拨箜篌。新撰南唐院本，衣冠巾幗，抵多少、优孟春秋。拖六幅，掩双钩。英雄意态，儿女娇羞。灯下红儿，真堪消恨，花前碧玉，耐可忘忧。是乡足老，任悠悠世事，烂羊作尉。屠狗封侯。”同郡小香居士宗定九和云：“忆年前度曲，无限娇愁。花未放，蕊还羞。洞箫声皮我，酒浓春荡，无端牵惹，情绪难由。袅娜衣裳，六朝宫样

，倾国倾城看何柔。我慕香山白居易，也曾弦管识荆州。此日汪郎才子，新词填就，问端委，十二层楼。珠缭绕，玉雕鏤。灯前席上，巫水江头。莺滚含桃，昔怜将熟，兔团月桂，今胜如钩。伊人信美，况西园公子，英雄旷达，寄兴箜篌。”观二词，可以知柔些风度矣。〔闲情集〕

○陈其年望江南江钝翁题梁曰緝江村读书图云：“鄢陵野色平於掌，也有江南此景无。”王阮亭见之呵曰：“吴子辈乃尔轻薄。”汪笑曰：“行当及君矣。”因续嘲阮亭所题云：“仿佛春江绿树阴。几回展卷几沉吟。江南於汝关何事，赋得愁心尔许深。”汪固轻薄，然余尝见阳羨陈髯望江南数阙，风情景事如画，读之不得不令人转忆江南乐也。其词云：“东南忆，少小住长洲。夜火千家红杏幕，春衫十里绿杨楼。头白想重游。”“江南忆，白下最堪怜。东冶璧人新诀绝，南朝玉树旧因缘。秋雨蒋山前。”“江南忆，懊恼是西湖。秋月春花钱又赵，青山绿水越连吴。往事只模糊。”“江南忆，更忆是芜城。兰叶寒塘盘马路，梨花微雨筑球声。风景逼清明。”“江南忆，罨画最风流。白屋山腰烟内市，红兰水面雨中楼。楼上漾帘钩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红桥唱和词红桥在平山堂法海寺之侧，王贻上司理扬州日，与诸名士游燕。司理赋浣溪沙云：“北郭清溪一带流。红桥风物眼中秋。绿杨城郭是扬州。西望雷塘何处是，香魂零落使人愁。澹烟芳草旧迷楼。”茶村杜和云：“六月红桥涨欲流。荷花荷叶几时秋。谁翻水调唱凉州。更欲放船何处去，平山堂上古今愁。不如歌笑十三楼。”淮阴邱象随和云：“清浅雷塘水不流。几声寒笛画成秋。红桥犹自倚扬州。五夜香昏残月梦，六宫钗落晓风愁。多情烟树恋迷楼。”后阳羨陈维松赋红桥诗云：“轻红桥上立逡巡，绿水微波渐作鳞。手把柳丝无一语，十年春恨细如尘。”又，“一带芜城织野烟，三春板渚乱寒田。伤心错到平山路，不独江南事可怜。”又，“雨馀垂柳鸭头绿，日落吴天卵色红。绝似侬家罨画里，几层春水几层风。”余亦有红桥绝句云：“酒楼杨柳碧丝丝，恼煞红裙舞柘枝。留得狂名偏薄幸，至今犹说杜分司。”又，“转过春帘便板桥，船窗草阁雨潇潇。芜城一片寒烟织，流水何人问六朝。”〔同上〕

○红桥游记山镇淮门，循小秦淮折而北，坡岸起伏多态，竹木蓊郁，清流映带。人家多因水为园，亭榭溪塘，幽窈而明瑟，颇尽四时之美。小艇，循河西北行，林木尽处，有桥宛然，如垂虹下饮於涧，又如丽人靓妆丫服，流照明镜中，所谓红桥也。游人登平山堂，率至法海寺，舍舟而陆，径必出红桥下。桥四面皆人家荷塘，六七月间，菡萏作花，香闻数里。青帘白舫，络绎如织，良谓胜游矣。予数往来北郭，必过红桥，顾而乐之。登桥四望，忽复徘徊感叹，当哀乐之交乘於中，往往不能自喻其故。王谢冶城之语。景晏牛山之悲，今之视昔，亦有然耶。壬寅季夏之望，与箬庵、茶村、伯玠诸子，偶然漾舟，酒阑兴

极，援笔成小词二章，诸子倚而和之。箏庵继成一章，予亦属和。嗟乎，丝竹陶写，何必中年。山水清音，自成佳话。予兴诸子聚散不恒，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於后世，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，如予今日，未可知也。〔渔洋红桥游记〕

○王士禛吊王素音词长沙女子王素音，有“可怜魂魄无归处，应向枝头花杜鹃”之句，辞旨酸楚。王司州士禛，用其意作减字木兰吊之云：“离愁满眼。日落长沙秋色远。湘竹湘花。肠断南云是妾家。掩啼空驿。魂化杜鹃无气力。乡思难裁。楚女楼空楚雁来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王士禛青溪词仆曩居秦淮，听友人谈旧院遗事，不胜寒烟蔓草之感。因属好手画青溪遗事一册，阳羨生为题诗，仆复成小词八阙，程村倚和，春夜挑灯，回环吟叹，觉菖蒲北里，松柏西陵，风景宛然在目。使潘髯、王百诸人，身在莫愁桃叶之间，未必有此写照也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袁于令词箏庵以乐府擅名，闻者疑为古人，填词独尔★然。红桥小令唱和，乃犹不减风流。梅村先生云：“凄凉法曲楚江情。”阮亭诗云：“红颜顾曲袁荆州。”正不必贺老琵琶曲为写照也。〔倚声集〕

○袁于令卜算子袁箏庵先生作瑞玉传奇，描写逆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，及织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，词曲工妙，甫脱稿即授优伶。郡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演。是日，诸公毕集，而袁尚未至。优人请曰：“剧中李实登场，尚少一引子，乞足之。”于是诸公各拟一调。俄而袁至，告以优人所请。袁笑曰：“几忘之。”即索笔书卜算子云：“局势趋东厂。人面翻新样。织造平添一段忙，待织就、迷天网。”语不多，而句句双关巧妙，诸公叹服，遂各毁其所作。〔同上〕

○名士牙行老学庵笔记，嘉兴闻人滋自云，作门客牙，充书籍行。近日新安孙布衣默，字无言，居广陵，贫而好客，四方名士至者，必徒步访之。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，询以有底急。则云：“欲访彭十羨门，索其新词，与予泊邹程村作，合刻为三家耳。”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：“秦七黄九自佳耳，此事何与卿饥寒。”指此也。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。〔居易录〕

○丁炜词古平原村店中，姑苏女子题壁鹧鸪天一阙，有“收拾菱花把剑弹”之句。庚申春暮，丁观察之任虔南，和词云：“川字初分碧玉年。花枝憔悴一春前。陌头尘浣文鸳锦，柳外风欹堕马鬟。邮壁上，墨光悬。柔肠百叠念乡关。才人厮养千秋恨，箏柱调来拭泪弹。”颇有白香山商妇琵琶之感。〔词苑丛谈〕〔附录姑苏女子原词云：“弱质藏闺十六年。娇羞未敢出堂前。眉颦道悲新柳，袖卷轻尘拥翠鬟。肠欲断、意悬悬。举头何处是乡关。临妆莫遣红颜照，收拾菱花把剑弹。”〕

○丁炜莺啼序虔南北鸟，比中土绝异。红白梅常与桂花齐开，可谱入风土岁时诸记。丁观察雁水持节双江，于使院傍隙地才甃园，杂植名卉。新城王司成士禎祭告南镇，道出双江，题甃园诗云：“初来甃园里，早爱甃园诗。夜雨前山过，青苔使院滋。故人倾卯酒，名卉发辛夷。物候炎方异，春风生桂枝。”自后宾朋至，雁水赋莺啼序纪事，好事者争相才写，遂与坡公八境台并传。〔紫云词〕

○曹尔堪满江红柳村在恒山之南，梁冶湄使君读书其中，属金陵樊圻画柳村鱼乐图。余有绝句云：“鸦啼屋角柳藏烟。一带人家住水边。最爱春晴三月暮，夕阳斜击钓鱼船。”其风景宛然江南也。曹顾庵学士题满江红云：“碧树清溪，孤亭外、汀沙纡曲。闲家具、笔床茶灶，渔舫如屋。湖上纶竿惟钓月，盘中鲈全堆玉。晓烟深，杨柳蘸晴波，村村绿。朝露泣，边畦菊。细雨洒，垂檐竹。有青蓑可者，短衣非辱。缩项鳊肥春水活，长腰米白江村足。醉香醪、船系夕阳斜，眠方熟。”和者数十家，於是赵郡自雕桥柏棠村而外，无弗知有柳村矣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宋徵舆词吴园茨以水部郎出知湖州，宋辕文中丞赋浣沙送之云：“苔烟波百里清。碧澜堂外柳云轻。使君心似玉壶冰。红袖人喧桑岸绿，白头翁舞钓竿青。共看竹马向前迎。”风景如画，一时争传诵之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吴绮词吴湖州内子黄淑人，能诗，湖州尝赠以临江仙一阕，中有“秦嘉书两纸，苏蕙锦千丝”之句。其为林下之风，盖不住王夫人下矣。〔词苑丛谈〕〔吴湖州江夏夫人，与扶风少君皆有出尘之韵，湖州常因内宴作词云：“一家都解爱青山。”盖实录也。〕

○沈方珠词西湖女子沈方珠，字浦来，善诗能文。以园茨代葬其祖，顾以身归之，而惮於入署。尝以减字木兰花寄吴，有“若肯怜才，携取梅花岭外栽”之句。后以事不果，遂抱恨而卒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红豆词人吴湖州词有“把酒祝东风，种出双红豆”，梁溪顾氏女子见而悦之，日夕讽咏，四壁皆书二语，人因目湖州为“红豆词人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丁澎过秦楼吴湖州常於碧浪湖，张灯舟，灯火管弦，极一时之胜。丁药园仪部作秦楼一阕以纪其事云：“太守风流，裁红摘翠，点就玉湖烟景。画船载酒，秀幕调笙，香送素波千顷。树杪几队灯红，鹊飞来，惊栖难定。更银蟾一色，蕊珠宫里，袖摇波影。今宵是，皓魄初圆，青尊浮满，画里江城如镜。六街箫鼓，兰桨齐开，钩色声交迸。杜牧当年，管取玉漏将移，琼膏渐暝。笑紫云孰是，回尽两行红粉。”盖樊门水嬉之后，仅见於此也。〔扶荔词〕

○丁澎白燕楼诗丁药园祠部，少时有白燕楼诗百首，流传吴下，士女争相采掇，以书衫袖。婺州吴赐如之器有句云：“恨无十五双鬟女，教唱君家白燕楼。”

”其为一时倾倒如此。后以事徙关外，皂帽归来，偶於邗上逢王西樵考功，赋梦扬州一阕。曹学士见之曰：“仆与祠部俱从冰天雪窖中磨链而出，有甚于退之潮州、东坡儋耳者。辨此情怀，庶不使韩苏笑人寂寂。”[同上]

○丁澎绕佛天香姚江女师维极，幼岁栖真，顿悟玄妙，微言清隽，尤工诗词。其咏梅云：“春来了。莺来了。冻解霜枝，小萼新姿巧。”听雁云：“捣衣声起家家，听不尽、西涧芭蕉送雨。”丁药园叹其涉笔萧疏，自是莲台上品。度绕佛天香一阕赠之云：“茅庵小筑。疏梅几树，能伴幽独。无生悟速。长斋秀佛，前身是金粟。经翻贝叶，清磬里、莲根似浴。微笑拈花，俨然是先生天竺。染翰恣湘竹。慧业文人更清福。坐老蒲团，空阶秋草绿。映不染禅心，一枝芬郁。谁道仙子尘凡，料兜率蓬山任归宿。花雨吹烟，团成香玉。”[同上]

○丁澎玉女摇仙望春楼故邸在青州，丁药园祠部入关后，偶游山左，来寻旧址，睹蔓草零烟，不胜华清宫阙之感。赋玉女摇仙一阕，令故伎歌之，听者恍如置身津阳门外奉诚园内也。词云：“青州城里。帝子珠楼，缥缈五云深际。绕柱蛟绡，穿帘玳瑁，旧是繁华朱邸。谁意同流水。见移花月槛，落榆铺地。玉阶外，乌声咿轧，雨洗遣钿，数点空翠。何处凤箫声，暗想当年，玉容同倚。楼上望春如醉。风断窗纱，燕子衔将花蕊。斗草踏青，昭阳人去，冷落秋千佳会。飞絮连天起。笙歌杳、不道岐王故弟。见得、空梁蛛网，粉墙蝶闹，但馀几点看花泪。不如把凤楼长闭。”[同上]

○宗定九风流子江夏女子周，字宝箴，丰神娟媚，兼善词翰。归汉阳李生云田，李固好游，篋中藏自写坐月浣花图，双髻如雾，仿佛洛神。广陵宗定九题风流子词云：“梧桐庭院下，黄昏后、又复卷帘钩。见花影一天，蟾光如尽，太湖石畔，烟袅瓷瓿。新凉也，画屏闲冷簟，兰蕊正娇秋。低唤碧鬟，戏持银瓮，露珠轻泻，细润香柔。汉宫人似否，檐前月、偷看滟滟含羞。宁让海棠春睡，宿酒初收。纵花愁婉婉，禁寒赚暖，浣花人见，更惹闲愁。何日双携画卷，同玩南楼。”或云，宝箴又字络隐，某观察女，为云田继室。年十九，所至虽谨自蔽匿，人得窥见之，盖天人也。[芙蓉集][附录，尤悔庵曰：予亦有踏莎行词云：“坐月青莲，浣花工部。闺房之秀兼佳趣。燃脂写出丽人行、风鬟雾髻姗姗步。碧杜红兰，明珠翠羽。药房移傍湘君住。可怜荡子不归家，长吟荡妇秋思赋。”药房，夫人斋名。云田自号老荡子。]

○纪伯紫贺新郎词宗定九读书广陵之东原，所居虽茅屋数椽，而花间亭、新柳堂颇极幽人之致。秀水王安节为之绘图，一时名士俱赋诗赠之。白门纪伯紫遗以贺新凉词云：“手把花问卷。曰相羊、东原溪阁，百情灰遣。檐外琅垂万个，夜夜露啼霜泫。药房静、光明莹莹。汲古骚人恒默坐，溯黄颡、下视羸刘浅

。书著就，肠舒展。堂名新柳朝光显。拂阑干、燕泥洗净，松圆石扁。截尽俗尘苔院闭，寂寂莎阴眠犬。只酒瓮、频空不免。散绝广陵谁复继，世螯弧、述祖如尧典。馀碌碌，秋风剪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汪蛟门双双燕汪蛟门记梦云：“己酉夏，夜梦二女子靓妆淡服，联袂踏歌于琼花观前，唱史邦卿双双燕词。”至“柳昏花暝”句，宛转嘹亮，字如贯珠。询其姓，曰：“卫氏姊妹也。”及觉，歌声盈盈，犹住枕畔。爰和前调云：“伊谁艳也，看袖拂霓裳，广寒清冷。柔情绰态，却许罗襟相并。行过玉勾仙井。更翩若惊鸿难定。卫家姊妹天人，不数昭阳双影。溜出歌声圆润。听落叶回风，十分幽俊。最堪怜处，唱彻柳昏花暝。惊醒乌衣梦稳。真难觅、天台芳信。魂销洛水巫山，独抱枕儿斜凭。” [百尺梧桐阁集]

○宋牵调笑令任邱旅店中，有女子题壁云：“妾白浣月，号莲舫。家住半塘，幼失双亲，寄养他姓，姿容略异，慧业不同。非敢擅秀闺中，愿效清风林下。岂意我生不辰，所非偶，日弹琴之相对，百恨缠绵。时卷幔以言征，一时哽咽。余爰题之驿亭，人共怜之黄土可耳。”其诗曰：“吴宫春深怨别离，风尘惨怛詹双蛾眉。鹃啼月落寸肠断，香消芍药空垂垂。流黄未工机上织，生小殷勤弄文笔。新诗和泪写邮亭，珍重寒宵谁面壁。”丙辰三月，商邱宋牧仲牵北上过此，挑灯细读，因隐括原诗为调笑令云：“面壁泪痕湿。想见含毫灯下立。风鬟雨鬓吴官隔。芍药香消堪惜。明妃远嫁归何日。一曲琵琶凄恻。”河朔间甚为传唱。 [枫香集]

○吴彤本醉春风莱阳姜仲子嬖所欢广陵伎陈素素，号二分明月。女子后为豪家携归广陵，姜为之废寝食，遣人密致书，通终身之订。陈对使悲痛，断所带金指环寄姜，以示必还之意。姜得之感泣不胜，出索其友吴彤本题词。吴为赋醉春风一阙。其词曰：“玉甲传芳信。金缕和香褪。悬知掩泪诉东风，问问问。明月谁怜，二分无赖，锁人方寸。情与长江并。梦向巫山近。好将环宇证团圆，认认认。有结都开，留丝不断，些些心印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沈丰垣踏莎行柳亭沈声丰垣，任情纵诞，中年因所欢遂被放黜。尝赋踏莎行一阙，亦惜分飞遗意也。词曰：“积雨埋红，沉烟漾碧。小楼春信催寒食。踏青★草总无心，自家憔悴谁怜惜。枉裂香罗，虚劳黛笔。东风笑杀多情客。瑶琴原不是知音，一床夜月吹羌笛。” [兰思词]

○阎修龄渔家傲广陵有老儒，孳生二女子，娟娟相倚，邪好文墨。幼时并处不能辨，以香灸面为识。戊戌年误传掖庭之选，仓卒归二少年，一居城，一居湖中，嫁同日。后皆有娠，复同病而卒。阎再彰修龄赋渔家傲词吊之云：“昼锁纱窗紫碧雾。琼花自是无双树。并蒂娇姿无解语。经行处。花钿暗识修眉妩。画阁肩垂朝复暮。闲情时咏游仙句。奔月化烟留不住。天风度。飞琼自挽双成



去。” [倚声集]

○纪映淮词秦淮纪映淮，诗人纪映钟之妹。有柳枝词云：“栖鸦流水点秋光。爱比萧疏树几行。不与行人绾离别，赋成谢女雪飞香。”阮亭秦淮绝句“栖鸦流水真萧瑟，不见题诗纪阿男”，指映淮也。 [池北偶谈] [附录渔洋诗话，阿男名映淮，后吕州杜氏，以节闻。伯紫与予书云：“公诗即史，乃以青灯白发之嫠妇，与莫愁桃叶同列，后人其谓之何。”余谢之，后入为仪郎，乃力主覆疏旌其闾。笑曰：“聊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。”]

○赵文素词长安伎赵文素，与和州何采臣观察共杯酒，目成者久之。比丁酉，观察有行间之役，是夜漏下三十刻矣，闻剥啄声，启户视之，则文卿也。袖出长相思一阕，涕泗横流。观察亦以一阕别之，后踪迹不知所之矣。其词曰：“花有情。月有情。花月多情两地分。断肠直至今。听君行。怕君行。来问君家果否行。传闻未必真。”观察答云：“长相思。短相思。长短相思不自知。人来梦里时。怕逢伊。又逢伊。及至逢伊却恨迟。明朝怎别离。” [词苑丛谈]

○徐灿元夜词海宁陈相国夫人徐灿，字湘，有燕京元夜词云：“华灯看罢移香。正御陌游尘绝。素裳粉袂玉为容，人月都无分别。丹楼云淡，金门霜冷，纤手摩娑怯。三桥宛转，凌波蹑敛，翠黛低回说。年年长向凤城游，曾望蕊珠宫阙。星桥云灿，火城日近，踏遍天街月。” [同上]

○京师元宵词京师旧俗，妇女多以元宵一夜出游，名走桥。摸正阳门钉，以袪除不祥，亦名走百病，青城集中木兰花令，正咏此也。词云：“元宵昨夜嬉游路。今夕还从桥下去。名香新暖秀罗襦，翠带氏垂金线缕。回头姊妹多私语。鱼钥沉沉纤手拄。钗横鬓影参差，一片花光无处所。” [同上]

### ●卷十八纪事九

○彭十风中柳阮亭尝戏谓彭十是艳情当家，骏孙辄怫然不受。一日，彭赋风中柳离别词云：“槐树阴浓，小院晚凉时节。别离可奈肠如结。歌喉轻转，听唱阳关彻。情脉脉，几回呜咽。细语叮咛，道且自、消停这歇。灯火高城更未绝。残妆重整，送向门前别。拚今宵、为伊啼血。”阮亭见之，谓曰：“试以此举似他人，得不云吾从众耶。”彭一笑谢之。 [词苑丛谈]

○吴永汝词虞山吴永汝，字小法，母故某尚书姬也。七岁善琴箏，十岁工翰染，乐府诗歌，一见即能谳识，人有霍王小女之目。其母携之毗陵，十二而字邹大程村，后为雀角所阻。见其诀别词有云：“质如蒲柳，敢耦姬姜。年岂桑榆，忍甘驱僧。念一生其已矣，将九死以何之。”其如梦令一阕云：“帘外一枝花影。月到花梢阴冷。夜坐穗灯消，寂寂小窗寒寝。梦醒。梦醒。重把离愁细整。”又，蝶恋花半阕云：“伤心只怕天公远。好运何时，薄命应须转。西邻

姊妹闲相劝。抽笺步入桐阴院。”余俱楚楚可诵。邹大有惜分飞四十四阕，并制序以悼之。〔同上〕

○邹谩惜分飞词名士悦倾城，由来佳话。才人误厮养，自昔同怜。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，无不缠绵欲绝，动魄惊心。事既必传，人斯不朽。正使续新咏於玉台，不必贮阿娇於金屋也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邹谩游广陵词忆十年前，邹子定斋游广陵，与余定交於谢太傅之法云寺。庭树婆娑，相对促膝。酒馀，示我诗馀一编，见其寄情绵邈，致语清扬，令人想见“风帘霜幕，素蟾初霁，玉杯，纤手破、橙橘香浓”时也。庚子秋，邹子复游广陵，则高车驷马，已属长卿得意后，然不减昔年布衣豪宕。与余步出西郊，登欧阳平山眺望，访萤苑、鸡台、九曲池、玉钩斜故址，憩旗亭小饮。有当炉伎，命歌高竹屋蝶恋花词，“记得来时，买酒朱桥畔。远树平芜空目断。乱山惟见斜阳半”。邹子怅然者久之，因就奚囊中复出诗馀示余，已梓成帙矣。

〔宗定九〕

○邹谩苏幕遮程村少年过南曲中，作苏幕遮词云：“沈真真，苏小小。旧日知名，今日馀多少。花史新编谁氏了。为问青衣，可有迦陵鸟。闭门羹，护门草。碧锁红桥，未许何郎到。流水无声长自绕。几朵芙蓉，独耐秋霜老。”迦陵，西方传言之鸟。闭门羹，唐伎史凤以却下等客。护门草，出常山，人过者则叱之。用事譎诞，亦词中之李长吉也。〔丽农词〕

○王卓如梦令王丹麓少时，中表章进士欲妻以女，王父母以章将赴远任，议遂不谐。后章归籍，丹麓往省，见其女乃殊色也。因赋如梦令云：“记得那时相见。正似芙蓉初艳。生小两情浓，不料红丝错绾。谁怨。认怨。悔却当初一面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王卓调笑令钱塘卢生爱婢姍姍，年十五，姿容韶秀，为嫡所嫉，不得已遣去。其友王丹麓卓赋调笑令第一体嘲之曰：“桃叶。桃叶。忽被风姨催别。抛残无限春光。枉对花枝断肠。肠断。肠断。小玉时常误唤。”〔同上〕

○钱葆<香分>少好倚声钱葆<香分>总角即好倚声，酒肆粉墙，倡家团扇，每因兴会，即有斜行。〔今世说〕

○顾贞观以词代书余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云：“季子平安否。便归来、生平万事，那堪回首。行路悠悠谁慰藉，母老家贫子幼。记不起、从前杯酒。魑魅搏人应见惯，总输他、覆雨翻云手。冰与雪，周旋久。泪痕莫滴牛衣透。数天涯、依然骨肉，几家能彀。比似红颜多命薄，更不如今还有。只绝塞、苦寒难受。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怀袖。”“我亦飘零久。十年来、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。宿昔齐名非忝窃，只看杜陵穷瘦。曾不减、夜郎孱愁。薄命长辞知己别，问人生、到此凄凉否。千万恨，为兄剖。

兄生辛未吾丁丑。共些时、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词赋从今须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愿得、河清人寿。归日急乡 番行成稿，把空名、料理传身后。言不尽，观顿首。”二词成容若见之，为泣下数行曰：“河阳生别之诗，山阳死友之传，得此而三。此事三千六百日中，弟当以身任之，不俟兄再嘱也。”余曰：“人寿几何，请以五载为期。”恳之太傅，亦蒙见许。而汉槎果以辛酉入关矣。附书志感，兼志痛云。〔弹指词〕

○成容若侧帽词金粟顾梁汾舍人，风神俊朗，大似过江人物。无锡严荪友诗：“晓日凤城开。才是仙郎下直回。绛蜡未消封诏罢，满身清露落宫槐。”其标格如许。画侧帽投壶图，长白成容若题贺新凉一阙於上，词旨崎磊落，不啻坡老、稼轩。都下竞相传写，於是教坊歌曲间，无不知有侧帽词者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成容若金缕曲纳兰性德金缕曲词云：“德也狂生耳。偶然间、缁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有酒惟浇赵州土，谁会成生此意。不信道，竟逢知己。痛饮狂歌俱未老，向樽前、拭尽英雄泪。君不见，月如水。与君此夜须沉醉。且由他、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。寻思起、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、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。”岁丙辰，容若年二十有二，乃一见即恨识予之晚。阅数日，填此曲，为予题照，极感其意，而私讶他生再结语殊不祥，何意竟为乙丑五月之讖也。伤哉。〔弹指词〕

○叶舒崇浣溪沙叶元礼舒崇客西泠，遇云儿于宋观察席上，一见留情，时尚未破瓜也。云儿居孤山别墅，密简相邀，订终身焉。别五年，复至湖头，则如彩云飞散，不可踪迹矣。元礼抚今追昔，情不自禁。援笔赋浣溪沙四阙云：“仿佛清溪似若耶。底须惆怅怨天涯。青骢系处是侬家。生小画眉分细茧，近来绾髻学灵蛇。妆成不耐合欢花。”又，“柳暖花寒懊恼时。春情脉脉倩谁知。帘纤香雨正如丝。团就镜台乌墨，寄来江上鲤鱼词。此生有分是相思。”又，“潜背红窗解迟。销魂尔许月明时。罗裙消息落花知。蝶粉蜂黄才弃付与，浅颦淡笑总难期。教人何处忤情痴。”又，“斗帐脂香夜半侵。几番絮语梦难寻。清波一样泪痕深。南浦莺花新别恨，西陵松柏旧同心。一番生受到而今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曹叔方乐府李如官武昌郡守，荆州曹叔方以所编乐府投之。会李坐黄堂上，立取梁州序亲自度曲，以扇代拍，时隶役百十辈皆屏息而听，寂若无人。歌罢，即出千金赠曹。〔今世说〕

○尤侗渔家傲杨卯君字云和，沈君善之侧室，工于秀佛，名流多题咏之作。君善辑针史行世。其女关关，字宫音，尤能出新意，所秀山水人物，无不精绝。尝墨秀顾茂伦濯足图。尤悔庵题渔家傲一阙。其词云：“我梦吴江烟水皱。纶

竿拟挂垂虹口。不道逋翁濯足久。枕且<sub>レ</sub> 敕。沧浪一曲天如斗。深院玉人闲谱秀。粉香妙写溪山友。宛转彩丝盘素手。林下秀。小名独占毛诗首。”〔西堂杂俎〕

○陈其年满江红曲中陈九，老教师也。其子陈郎，亦善歌，以扇索杨羨生书。生为题满江红一阕云：“铁笛钿箏，还记得、白头陈九。曾消受、伎堂丝管，球场花酒。籍福无双丞相客，善才第一琵琶手。叹今朝、寒食草青青，人何有。弱息在，佳儿又。玉山皎，琼枝秀。喜门风不坠，家声依旧。生子何须李亚子，少年当学王昙首。对君家两世湿青衫，吾衰丑。”〔伽陵词〕

○陈其年摸鱼儿白生，名珏，字璧双，通州人，琵琶第一手。吴梅村为作琵琶行。阳羨生诗“玉熙宫外缭垣平。卢女门前野草生。一曲红盐数行泪，江南祭酒不胜情。”正为璧双作也。一日，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绘园，拨弦按拍，宛转作陈隋数弄。阳羨生赋摸鱼儿一阕，倚弦歌之，听者皆凄然泣下。其词云：“是谁家、本师绝艺、檀槽<sub>ソ</sub> 得如许。半湾迟<sub>ユ</sub> 无情物，惹我伤今吊古。君何苦。君不见、青衫已是人迟暮。江东烟树。纵不听琵琶，也应难觅，珠泪曾干处。凄然也，恰似秋宵掩泣，灯前一对儿女。忽然凉瓦飒然飞，千岁老狐人语。浑无据。君不见、澄心结绮皆尘土。两家后主。为一两三声，也曾听得，撇却家山去。”〔同上〕

○董文友愁春未醒青儿者，杨中丞家伎也。毗陵董氏为青衣妇，嗟哉憔悴矣，犹记亭旧曲。一日，文友宴客，因索青歌，青儿掩抑自伤，迁延一出，促之至再，始发声。其音瑟瑟，似在浔阳江上时。文友赋愁春未醒一阕以伤之。词云：“千金不惜，歌舞教成。似燕离巢后，呢喃犹作画梁声。自分年逾，弦索笙箫让后生。今宵何事，重闻呼唤，几度如醒。欲奏清音，花檀乍指，泪已盈盈。我幸非牙郎买绢，不受伊轻。但觉歌馀，芦花枫叶满中庭。不知可似，白家老姬，旧日闻名。”阳羨生和青儿曲云：“檀槽尚拨，仙帔初成。似沙场老将，醉来偏喜楚歌声。隔著屏风，旧恨新愁指下生。当年此际，额黄娇晕，红粉羞醒。乐府娇娆，从来属董，何必盈盈。但越公朱门何在，玉瘦花轻。分付歌奴，休将临本笑黄庭。须知一样，误卿绝世，老我虚名。”二词成，座客闻之都不乐。罗江东云：“我未成名卿未嫁，可能俱是不如人。”红粉飘零，才人老大，安能无杜秋之悲，江州之泣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朱彝尊步蟾宫朱锡鬯彝尊在代州，与伎小字白狗者狎。一日晚，往访之不值，戏投一词云：“疏篱日影才铺地。却早被、金铃唤起。朝云不片出巫山，盼不到黄牛峡里。仙源乍入重门闭。任闲杀、桃花春水。刘郎自去阮郎归，算只有、相如伴你。”盖步蟾宫调也。〔同上〕

○毛奇龄善填词毛奇龄一名，萧山人。官翰林，少与兄万齐名，人呼小毛子。

性瑰奇，负才任达，与人坦然无所忤，贤者多爱其才，昵就之。善诗歌乐府填词，所为大率之美人香草，以写其骚激之意。缠绵绮丽，按节而歌，使人凄惋。又能吹箫度曲。〔同上〕

○毛奇龄鹧鸪天杭州女教场，在凤凰山麓，宋南渡妃嫔演武於此。萧山毛大可奇龄过之，赋鹧鸪天云：“银甲雕戈小队工。内家宣敕教从戎。山萝覆镞紫金细，野火攻旗闪幔红。宫月静，阵云空。凤凰山下抱龙弓。珠兜玉韞围营路，小雨寒花何处逢。”〔西湖志馀〕

○毛大可拒冯氏毛大可游靖江，当垆冯氏者悦其词，欲私就之。毛谢曰：“彼美不知我，直以我为狂夫也。”径去。〔今世说〕

○陆次云满庭芳倒喇，金元戏剧名也，似俗而雅。钱塘陆云士次云赋满庭芳词云：“左抱琵琶，右持琥珀，胡琴中倚秦筝。冰弦忽奏，玉指一时鸣。唱到繁音入破，龟兹曲、尽作边声。倾耳际、忽悲忽喜，忽又恨难平。舞人矜舞态，金瓯分顶，顶上然灯。更口噙湘竹，击节堪听。旋复回涛滚雪，摇绛蜡、故使人惊。哀艳极，色飞心戒，四座不胜情。”徐华隐嘉炎云：“此等题极宜留咏，以补风俗通之所未载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机江渔父图题词余旧属谢彬画枫江渔父图，王阮亭题云：“十载吴江狎钓丝。笔床茶具似天随。朝来宜赐蓬池，却忆鲈乡亭畔时。”施愚山云：“秋云漠漠水漫漫。一色芙蓉十里宽。不向长安饥索米，那知回音忆渔竿。”彭羨门云：“手结夫须上钓舟。霜黄初落潦初收。凭谁剪取吴江水，并作枫林一派愁。”严荪友云：“瑟瑟波中一棹回。鳧雏相趁小惊猜。等闲莫道持竿手，消得珊瑚架笔来。”关中李劬庵云：“休沐归来把芰荷。丝纶聊复试清波。得鱼换酒凭酣卧，不畏花砖日影过。”益都凭相国云：“枫江一棹五湖湾。秋月芦花亦等闲。谁使金门饥索米，更牵魂梦到吴山。”皆能极道江湖之乐。长白成容若为余作渔父词云：“收却纶竿落照红。秋风宁为剪芙蓉。人淡淡，水。吹入芦花短笛中。”同人以为可与张志和并传。浦滨叶苍岩映榴因为余题一绝於后云：“身随鸥鹭狎烟波。十里南湖一棹过。月下樵青携半酒，饮酣吹笛撰渔歌。”以志和善击鼓吹笛，尝撰渔歌也。〔同上〕

○周在浚水调歌头王子季夏，余同曹掌公、宋人远、卓永瞻、叶元礼、周雪客、宋楚鸿、王季友集周鹰垂寓斋。时掌公初至都门，雪客及予将南还。雪客赋水调歌头云：“帘外雨初霁，六月喜新凉。一时座上佳客，大半是江乡。子建恰当初至，孝穆何堪远别，赌酒兴飞扬。我亦欲分手，归去卧沧浪。看滚滚，登紫阁，赋长杨。浑如鸾凤，云中接翅下高冈。何用徵歌击钵，且共藏钩射覆，一饮罄千觞。羸马醉驰去，高柳挂斜阳。”一时同人皆有和词。〔同上〕

○西湖唱和词乙卯五月泛舟，午风酣畅，画舫笙歌，湖山环绕。冶湄使君载酒

放鹤亭边。其弟中溪子，偶寻小青墓不得，微吟“消魂一半是孤山”之句。余信口足成之云：“青青芳草瘞红颜。愁对双峰似翠鬟。多少西陵松柏路，销魂一半是孤山。”相与拍浮叫绝，酒痕墨渖，几污衫袖。酒半，小憩处士祠中，分韵赋渔家傲一阙。已而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去。逋仙有灵，亦应呼梅妻鹤子共伴香魂于暮烟衰草之际也。冶湄词云：“面面涟漪吴秀。晚蒲小苻分新绿。何处闲情声际续。人急逐。画桡龙笛吹寒玉。几负芳辰空鹿鹿。五丝谁倩春织束。寂寞香魂遗恨触。寻芳躅。一阡荒草销金屋。”中溪词云：“湖面晴分锦带绕。午风谡谡笙歌袅。画艇飞来闻语笑。恣远眺。蒲樽催动红颜早。凉起孤山停晚棹。梅销鹤去青苔老。一任闲云笼翠筱。人懊恼。蛾眉碣蚀香魂杳。”余词云：“艾虎钗符悬百结。兰桡重泛菖蒲节。影漾湖心清又彻。无休歇。子规枝上声声血。瘞玉埋香魂断绝。银涛江上空呜咽。莫把灵均闲话说。春纤捏。半湾遛去沉檀屑。”[同上]

○徐牟九九日词甲寅九月，瓠伎避兵僦练塘者，自诉能弦旧词。试其技，促弹而曼吟，类口琴家法，而调不类琴。坐客授蒋竹山长调令弦。会辞曰：“口俚碍吟唱。”时菊庄贻九日词至，诵而授之，歌裁数过，指爪融畅。询其故，云：“吾所传者，无调而有词，无宫商而有音声。词雅则音谐，音谐则弦调。”由是推之，世之效辛蒋者可返已。[毛大可]

○朝鲜仇徐题词礼部定例，每年，宁古塔人应往朝鲜国会宁地方交易一次。本朝照例差六品通事一员，七品通事一员，带领宁丁防御一员，骁骑校一员，笔帖式一员，赴会宁地方监看交易。康熙十七年，吴江吴孝廉兆騫，因丁酉科场事，久戍宁古塔，将菊庄词及成容若侧帽词、顾梁汾弹指词三本，与骁骑校带至会宁地方。有东国会宁都护府记官仇元吉，前观察判官徐良崎见之，用金一饼购去，仍各题一绝於左。其仇元吉题菊庄词云：“中朝寄得菊庄词。读罢烟霞照海湄。北宋风流何处是，一声铁向起相思。”徐良崎题弹指、侧帽二词云：“使车昨渡海东偏。携得新词二妙传。谁料晓风残月后，而今重见柳屯田。”以高丽纸书之，仍令骁骑带回中国，遂盛传之。新城王侍郎阮亭有“新传春雪咏，蛮檄织弓衣”之句。今载渔洋山人续集中。[叶舒璐记]

○高小湖瑶华词高小湖瑶华词自序云：“梦中作此，不省何指，又不知何调。起视床头，有州渔笛谱，倚声得之。一笑出门，又见雪飞满院也。”“寻山去也。何处残红，趁寒泉轻泻。图峰西转，闻笑语、渐入烟楼霄榭。盘空云影，渐低覆、微黄罗帕。更闲看、檐外阴连，屋里霁光翻射。联盟洗净尊前，笑两两金刀，青女犹耍。平铺细糝驰不到，人世纷纷车马。瞥然回首，只我亦江南游者。认千林、光福梅花，一片冷风吹下。”[罗裙草]

○汪森忆秦娥休宁汪晋贤森，居桐乡县治东偏，筑裘杼楼，积书万卷其上。哲

昆周士，治别业於鸥波亭北。令弟季青居雉城，往来酬和。四方名流企其风尚，舟至者，户外履满。有西溪小筑，忆秦娥词云：“城隅嫩柳浮烟色。桥一带花遮宅。花遮宅。峭寒风雨，最难禁得。半篙新涨沙痕碧。篙根细糝苍苔迹。苍苔迹。春泥藜杖，到来吴客。”颇有宋元遗响。〔暴书亭集〕

○顾倚平顾素心癸巳释褐后，以教习留京。一夕，杜庶常紫纶偕一客笼灯过余曰：“我友读君词至‘年华草长，心事花飞’数语，潸然泪下，曰：‘今安得有此作乎，殊移我情。因以君告，愿素心。’”问其姓名，则顾子倚平，明端文公涇阳先生曾孙也。白须飘然，累欷长叹，后竟以不遇没於京，故人之感，聊志於此。〔幻花庵集〕

○题西溪壁词杭之法华山后，地名西溪，梅花最盛。予昔赁一庄於邵氏，后为富家赎去。阅七年，戊戌冬复过之，见堂已圯坏，花竹摧残殆半。书丑奴儿一词於壁云：“园林兴废堪惆怅，缅想当年。风月留连。匝岩梅花泊画船。而今谁是园林主，满目凄然。蔓草荒烟。人在梅花那一边。”〔同上〕

○鹤舞洞天曲余往在仲氏西溪山庄，援琴鼓鹤舞洞天一曲，二鹤交舞。翌日又鼓之，又舞，皆事之偶然耳。我友紫纶，好奇士也，赋洞仙歌纪之，推奖逾分，感其意亦赋斯阕。“一身寒骨，笑只宜邱壑。相配孤琴与双鹤。向琼楼玉宇，潦倒闲眠，那不怕、洞府群真嘲谑。西溪松竹畔，偶寄游踪，三叠冰弦兴聊。恰鼓动霜毛，空际回翔，直舞个、天花狂落。又还被仙郎谱新声，待吹上罡风，定闻仙乐。”紫纶原唱云：“幻花居士，要簪花何用。同咏霓裳别仙众。便翩然遐举，吸露餐霞，风尘外、流水桃花深洞。西溪来别墅，邃阁虚亭，手抚瑶琴自调弄。有蹁跹双鹤，恰应琴声，低昂共、烟云飞动。却不遇林逋，有谁知、待看过梅花，叫醒香梦。”〔同上〕

○水南半隐吊词郑菊山翁讳起，即所南之父，有水南半隐，在清波门外长桥。予偕紫珊同赋蓦山溪吊之云：“湖南深曲，元是渔樵社。欹壑架长桥，绿阴中、几缘秀野。今来怊怅，不见岸乌巾，衣砧没，钓船空，牧监收羊马。风兰几叶，应看佳儿写。古月坠空山，似飞来、冬青树罅。无多半隐，幽意自乾坤，休凭吊，半闲堂，萤火明秋夜。”徐词云：“西风野水，认得长桥路。乱竹小围墙，是高人、当年流寓。满城车马，从不到门前，春一度。秋一度。白首随朝暮。水南半隐，妙有柴桑趣。沧海忽扬尘，问谁知、画兰人父。草鞋藤杖，今日我来寻，东又雨。西又雨。几处牛羊渡。”〔秋林琴雅〕

○和续乐府补题龙威有和予续乐府补题五阕，其天香赋薛镜云：“粉洁休磨，尘轻不染，识取夜来名字。”深有感于余怀也。题二绝句其后云：“踪迹江湖燕尾船。一回相见一流连。新词合付兜娘唱，可惜红牙久寂然。”“乐笑翁今不可回。补题五阕属清才。薛家镜子尘昏后，凄绝何人唤夜来。”〔厉樊榭

]

○朱冷于蝶梦词乙亥之春，客游吴门，寓居郑丈竹泉之蝴蝶秋斋。时风雨夹旬，杜门不出，主客鲜欢，日成小令数阙，以相娱嬉。一日，有客笠屐叩门，冒雨入室，则朱冷于先生也。竹泉为两家驿骑，谈谐甚吹。翌日，至冷于斋中，罄读其生平所作蝶梦词全帙。时天宇新霁，庭花乱开，命酒狂饮至日下。两少君各出贱屣索句，与冷于相订，秋风买棹作林屋之游。后余客御儿，遂不克果此约。又数年再过之，则冷于已归道山，两嗣君亦以事他出，彳亍门庭，怅然而返。每於灯昏月堕，客怀寥闲之时，未尝不追忆曩游，忽忽如梦。〔金棕亭〕

○游西崦词冬日同梦觚游西崦，北望茅峰，南望髻岭，连冈起伏，转而愈幽。叹曰：“此景须以澹园五字写之。”梦觚曰：“归即邀淡园续此游也。”至山村，有石如伏虎坐其背，为高阳台词云：“三径枯蓬，双沟浅水，避人聊共徘徊。陋巷闲门，风旋叶聚成堆。野田惊起鸦群乱，带夕阳、闪闪飞来。望山腰，饮火穿林，烧尽寒柴。垄头宿莽堪哀。有青青细草，禁得霜摧。冻蕊含香，梅根葱翠生苔。澹园竹老桑枝瘦，想故人、晓步谁陪。梦魂中、昨夜相逢，今夜难猜。”〔西青散记〕

○游南山词后旬日，与梦觚人南山访阮翁。山甚深，问居人，无有知者。陟其巅，望洮湖若盂水，遥指谓梦觚曰：“湖之东远树如苔，乃五叶村故人之所隐也。”为丁香结词云：“鸦闹长林，雀喧深筱，漠漠山村烟市，更渺茫兼雾。断雁外、霞色枯黄如土。连冈痕尚黑，残燎在、石棱尽露。柴门还有，未掩破屋，茅茨新补。仙路。直挂在峰头，一线纡回难度。碧水东连，幽人四五，定添诗赋。长是寒夜醉醒，更觉离情苦。须春回重见，心与梅花并吐。”〔同上〕

○宿戴叟家词顾西麓茅舍存焉，就之庵也求宿，僧弗应。遇戴叟，宿其家。有女美，新嫁，憎其夫陋，弃之归。予告之曰：“夫妇梦也，美丑幻也，业花不谢，福果难生，化火坑为清凉界，只在一忍字耳。”女悦而谢。蔬饮芳洁，是夜卧山楼，松月满窗，凭槛久之。为水调词云：“楼静无灯夜，霜月一方斜。江南江北庭院，拜处是谁家。飞入洞房如画，只恐萧娘新嫁，不管印窗纱。又照伤心事，彩凤配乌鸦。人梦里，君海上，我天涯。误偷灵药，素娥应悔那时差。但说归来容易，不信归来迢递，仙泪滴成花。今夕是何夕，未忍算年华。”明日访阮翁，得其处。翁与妇人入山采术，不得见而还。〔同上〕

○游耦耕书院词耦耕书院对早梅洗砚，而玉函至，时十一月二十七也。有词二首，其一浣溪沙曰：“古树寒鸦集复惊。北风凉透薄罗层。小塘残水渐成冰。日色淡来花意散，雁声孤处客愁凝。那时离别此时情。”其二山花子，即摊破



浣溪沙也。曰：“衰柳风前叶已稀。晚烟横界远山齐。日落寒云影白，燕单飞。秋月春花存旧句，板桥流水换新题。总是不堪重见处，认柴扉。” [同上]

○双卿摸鱼儿邻女韩西新嫁而归，性颇慧，见双卿独春汲，恒助之。虐时坐於床，为双卿泣。不识字，然爱双卿书，乞双卿写心经，且教之诵。是时将返其夫家，父母饯之，召双卿，虐弗能往，韩西亦弗食，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遗双卿。双卿泣为摸鱼儿词云：“喜初晴，晚霞西现，寒山烟外青浅。苔纹乾处容香履，尖印紫泥犹软。人语乱。忙去倚柴扉，空负深深愿。相思一线。向新月搓圆，穿愁贯恨，珠泪总成串。黄昏后，残热谁怜细喘。小窗风射如箭。春红秋白无情艳。一朵似依难选。重见远。听说道伤心，已受殷勤饯。斜阳刺眼。休更望天涯，天涯只是，几片冷云展。”以淡墨细书芦叶。 [同上]

○双卿咏虐词双卿为咏虐词云：“依依孤影。浑似梦、凭谁唤醒。受多少、蝶嗔蜂怒，有药难医花证。最忙时、那得工夫，凄凉自整红炉等。总诉尽浓愁，滴乾清泪，冤煞蛾眉不省。去过酉，来先午，偏放却、更深宵永。正千回万转，欲眠仍起，断鸿叫破残阳冷。晚山如镜。小柴扉烟锁，佳人翠袖恹恹病。春归望早，只恐东风未肯。”调寄薄幸，以芦叶书之。叹曰：“诚不如化作彩云飞也。” [同上]

○咏黄芽菜词黄芽菜北产剧佳，来自安肃者，尤为绝品。暇与密香先生述寓斋及途次胜赏，命以小词纪之。爰成柳梢青一阙云：“菜把毵毵。天街唤买，车载肩担。雪压全松，雨滋最滑，霜打能甜。盐花米汗教添。胜酪乳、羹调玉纤。拚挡僧厨，咄嗟山店，此味依谗。” [白蕉词]

○青溪邀笛图题词戊辰七月，留滞秦淮，友人将入蜀，携酒取别，遂作夜。移船过丁字帘前，宝意尚未就寝，为吹笛作梅花三弄。碧天无云，凉月在水，清溪十里，渺渺兮予怀也。痛饮达曙而别。明年夏，重客上，追摹前景，如堕烟雾。长洲黄君方川为余写青溪邀笛图，旧雨前尘，一时在目。山谷老人所谓作梦中梦，见身外身也。怅然成忆旧游一阙云：“记长桥古步，买酒徵歌，啸侣呼船。捺拨关山恨，正凄凉蜀道，低唱离筵。兔华暗生锺阜，飞上寥天。奈一片西风，玉龙怨彻，丁字帘前。凄然。故人去，恁雪貌珠喉，不到愁边。何限销魂意，只倩他周，图入砚笺。世上几回离合，青鬓换华颠。算六代风流，消磨也只同去年。” [丁辛老屋词]

○筱园纳凉词六月十日，由古渡头放舟至筱园纳凉。吟侣三四人，茶枪果，侵晨而往，抵夜而归。是日东风凉甚，荷香吹来，清沁肌骨。是外画船，徵歌运酒，暑气如甌。午后环集柳下，看我辈行吟坐啸，未尝不渺隔瀛洲也。因填梦横塘一阙以纪之。词曰：“背城唤艇，隔水招鸥，夜潮犹自喧闹。径向桥西，看十里、红云环匝。萍际风微，树头云暗，晓光离合。任短篙宛转，旋拨风

裳，翻花鸣。飞轩冷压波心，笑冰莹浸透，白芷翻怯。酒艳歌浓，和几许、画船阗杂。又何似、茶瓜镇日，砚满香云静相狎。拍遍低阑，问花无语，有鸣蝉如答。” [梅鹤词]

○约游邓尉词竹屿别业近邓尉，梅花之盛，甲於吴会。曩时相逢萧寺，有入山之约。会竹屿宦游未果。戊辰冬杪，κ怀书来，言将以献岁扁舟载酒，期我於铜坑香雪中，爰成摸鱼子一阕以寄之。山中人去，殊叹息坏之消沉也。词云：“记当年，破窗风雨，相逢清话连夕。吴侬家近东西崦，绕屋老梅三百。清兴剧，算载酒携琴，花发期来覩。枯筇短屐。叹此意沉吟，山中人去，极目暮云隔。沧江卧，闻道芜城赋客。扁舟几度游历。天寒倚树微吟好，莫弄旧时横笛。丸月白。想独醉苍苔，翠羽纷啾唧。迢迢水驿。纵盼断琼枝，梦魂飞去，踏遍五湖碧。” [雅堂词]

○墨兰冰梅题词蒋蟠猗工墨兰，尝画小幅藏篋衍中，其配李夫人为缀冰梅於上。洵双绝也。升枚出以相示，与企晋策时同填此阕。词云：“湘弦弹怨秋波冷，幽人写入冰绡。粉奁吟赏思迢迢。更怜芳信晚，匀墨缀冰条。想见明窗同点染，鸥波旧日风标。双鸳乘月上清霄。玉鸦叉挂处，一样暗香飘。” [述庵文钞]

○题张忆娘簪花小照吴中张忆娘为北里名流，曩昔往来蒋秀谷家，因为写簪花小照。忆娘没后，是图亦飘泊不省所在矣。秀谷令嗣蟠漪得於竹西市肆，携归重付装池。缣素犹新，了采兰拢鬓时态也。因赋鬢雪松令以题之。词云：“理云梳，均石黛。闹扫将成，小折芳兰戴。杏雨梨烟浑不爱。一缕幽情，合与幽香配。酒场荒，歌榭改。江北江南，风貌崔徽在。展玉鸦叉悬竹廡。浅碧哥窑，好插湘花对。” [同上]

○博晰斋词罗红本京雒歌伶，飘流大理，博晰斋观察以词赠之，属余为和，未见其人也。词为浪淘沙云：“罗幕篆灯红。玉颊春融。京华回首万山重。谁分酒旗歌扇底，掺袂相逢。苍雪照帘栊。远半眉峰。使君见惯尚惺忪。撩起羁人无限意，梦里愁中。” [同上]

○许垞友词许秀才垞友行三，才情清绮，惜稿多散佚。犹记其春闺蝶恋花词有云：“唤到侍儿何处使。秋千架下寻梅子。”其风调可概见矣。负才不偶，竟以愁死。予有感旧诗云：“博局负多逃地下，词场名重盖江南。今宵客馆沉沉雨，绕柱徵吟忆许三。” [粤风]

○游里湖词秋宇澄霁，远近无烟，湖上山光动摇，凉翠万状。古廉邀余出钱塘门，将之孤山，遇黄相辅模、姚春漪思勤、宋筠洲永、黄玉阶基，拉入舟中，循苏是入西冷桥，泊於里湖幽处。山水既佳，饮酒极醉，因用梦窗西子妆自度腔，以写其胜。“人外秋清，鸥连水远，藕叶藕花无数。渔樵野局凭招我

，酹西风、判论证宾主。狂歌醉舞。愿身在琼壶常住。看凉波、带年年山色，何曾流去。菱讴暮。一霎垂杨，暗了桥横路。能知千古几斜晖，照诗人、共寻烟语。衣香旧句。且休向、西冷重赋。怕回头，冷绿沉沉万树。” [有正味斋集]

○吴人梦横塘春暮，同舒古廉、黄相圃、姚春漪舟湖上，时飞絮掠波，散漫如雪。因忆壬辰三月，与黄玉阶坐跨红桥上，东风甚紧，柳色渡湖而来。玉阶得句云：“一年春事又杨花。”余味其意，似甚有凄惋者。明年玉阶竟以病死，殆诗讖欤。此游今昔虽异，风景宛然，旧感新情，悲吟成调。调寄梦横塘云：“卷还似雪，滚不成球，晚风吹向流水。旧路，早隔断、斜阳千里。已转宛馀，才啼鹃后，一年春事。付湖心镜影，搅碧摇寒，相思恨、和萍碎。横桥凭处阑干，清愁难画，絮语空记。蝶趁鸥迷，叹只似、飘零身世。念前度、青衫缀好，不道晴云易飞坠。待认离痕，未教成梦，定先教成泪。” [同上]

○张翎步月戊午六月既望，予与泰州宫芸栏诏、元和张淥卿翎为夜之游。自金沙港策骑过十里松涛，月色皓洁，深林无人，夜鸟相应，至冷泉将二更矣。泉声冷然，塔影自直。宿补梅轩，听扬州偶然上人弹琴，接榻小梦，东方达曙而归。淥卿填步月一阕以记之。词曰：“碧雕云，玉壶卷暑，老蟾梦醒瑶阙。露华泼翠，浅广寒冰屑。俯流泉、一掬秋心，移晚镜、满林晴雪。松阴静，蟹眼乍翻，素瓷凝滑。朱丝清弄发，疑唤起娥，环叶叶。田万顷，更新凉万叠。问装就、七宝楼台，记留我桂丛香窟。徜徉处休裊醉乡倦蝶。” [定香亭笔谈]

○游严江词辛亥之秋，余游严江，一片孤帆，山没天际。烟水亘岸，拒霜作花，此境殊不多得。眷我良友，溯洄无从，因作风流子一阕，寄赵白亭振盈、李澹畦绍城。“峭帆吹不落，秋江上、飘泪认狂踪。看斜逗竹间，一痕青嶂，远排沙觜，几个乌蓬。晚来好，荻花徐弄暝，蟹火暗生红。断雁不归，水天空阔，野鸥初去，凉梦惺忪。孤愁凭消遣，澹烟清镜里，活画芙蓉。翻叹故人千里，云岫重重。任胭脂冷落，渔歌乍歇，棹歌又断，月堕波空。有一双红豆，寄与西风。” [梦隐庵词]

○游宁邦寺词宁邦，寺在穹窿山后，精蓝数椽，山径旋折。从黄叶中拾级而入，涧瀑作声，人籁俱绝。门前鸭脚四株，参天蔽日，数百年物也。老僧扫叶煮泉水饷客。且云：“此地幽寂，虽春时，游踪亦罕至者。”古人云“山静如太古”，默坐良久，益悟其妙。因作满庭芳一阕云：“坠叶封，乱峰绕屋，穿云境换幽深。香茅十笏，一半隐秋林。不独喧踪远绝，钟鱼寂、冷到禅心。消凝久，寒泉细咽，清韵戛瑶琴。高柯留旧荫，石阑层折，都笼凉阴。笑人问游客，谁复解相寻。弥勒龕如借与，蒲团坐、圆破尘襟。山中静，真疑太古，并少斧樵音。” [香影庵词]

○南湖感旧词南湖在武林门东二里，樊榭徵君与姬人月上偕隐处也。暇日，偕友人步过此，古柳萧疏，潭水寒碧，词仙老去，揽景凄然。即用秋林琴雅中台城路南湖感旧原韵，追和一阙。“湾环古水添深冷，绕门几重烟树。桃浆花移，镜奁尘化，消得双栖诗句。吟魂应住。认晕透遥山，一痕眉妩。照影春空，白云点点自来去。清漪还洗词笔，玉田和石帚，标格差许。鹤老闲庭，苔荒废馆，月好不知何处。移宫换羽。叹卅载迟来，雅音非故。谁炷心香，古琴林外抚。” [红豆树馆词]

○叶小鸾眉子研题词叶小鸾眉子研背有二诗，署己巳寒食，题云：“天宝繁华事已陈。成都画手样能新。如今只学初三月，怕有诗人说小鬟。”“素袖轻笼金鸭烟。明窗小几展长笺。开奁一研樱桃雨，润到湘琴第几弦”。梦华拓铭索题，因填南楼令一阙云：“滴露润微添。琉璃展一奁。引春愁、飞上眉尖。洗遍墨痕香不褪，带多少，旧情黏。过雨卷湘帘。樱桃秀句拈。认玲珑、小印新钤。惆怅碧天鸾去远，空留得，月纤纤。” [同上]

### ●卷十九音韵

○沈氏词韵略 [沈谦去矜著。毛先舒稚黄括略并注。] 东董韵平上去三声 [先舒按：填词之韵，大略平声独押，上去通押。然间有三声通押者，如西江月、少年心之类。故沈氏于每部韵俱总统三声，而中又明分平仄，凡十四部。至于入声，无与平上去通押之法，故后又别为五部云。又按唐人作词，多从诗韵。宋词亦有谨守诗韵不旁通者，盖用韵自恶流滥，不嫌谨严也。] [平]一东二冬通用 [东冬即今诗韵，后俱仿此。] [仄]一董二肿 [去]一送二宋通用江讲韵平上去三声

◎三江七阳通用 ■ □三讲二十二养△三绛二十二漾通用支纸韵平上去三声

◎四支五微八齐十灰半通用 [十灰半，如回梅催杯之类。] ■ □四纸五尾八荠十贿半△四五味八霁九泰半十队半通用 [十贿半，如悔蕾腿馁之类。九泰半，如沛会最沫之类。十队半，如妹碎废吠之类。] 鱼语韵平上去三声

◎六鱼七虞通用。 ■ □六语七虞△六御七遇通用。街蟹韵平上去三声 [街属九佳，因佳字入麻，故用街字作领韵。而括略仍称九佳半者，本其旧也。]

◎九佳半十灰半通用 [九佳半，如鞋牌乖怀之类。十灰半，如开才来猜之类。] ■ □九蟹半十贿半△九泰半十队半通用 [九蟹半，如买骇之类。十贿半，如海宰改采之类。九泰半，如奈蔡卖怪之类。十队半，如代再赛在之类。] 真轸韵平上去三声

◎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 [十三元半，如魂昆门尊之类。] ■ □十一轸十二吻十三阮半△十一震十二问十三顾半通用 [十三阮半，如付本损狠之类。十三愿半。如顿逊嫩恨类。] 元阮韵平上去三声

◎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删一先通用 [十三元半，如袁半烦暄鸳之类。]

◎■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潜十六铣△十三顾半十四翰十五谏十六霰通用 [十三阮半，如远蹇晚反之类。十四愿半，如怨贩饭建之类。] 萧筱韵平上去三声

◎二萧三肴四豪通用■□十七筱十八巧十九皓△十七啸十八效十九号通用歌哿韵平上去三声

◎五歌独用■□九蟹半二十哿△二十个通用 [九蟹半，如夥之类。] 佳马韵平上去三声

◎九佳半六麻通用 [九佳半，如媮蛙查义之类。■□九蟹半二十一马△九泰半二十一通用 [九蟹半，如罢之类。九泰半，如卦话之类。] 庚梗韵平上去三声

◎八庚九青十蒸通用■□二十三梗二十四回二十五拯△二十三映二十四径二十五证通用。尤有韵平上去三声

◎十一尤独用■□二十六宥△二十六宥通用。侵寢韵平上去三声

◎十二侵独用■□二十七寢△二十七沁通用覃感韵平上去三声

◎十二覃十四盐十五厂通用■□二十八感二十九★三十★△二十八勘二十九艳三十陷通用屋沃韵入声

◎一屋二沃通用觉药韵入声

◎三觉十药通用质陌韵入声

◎四质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通用物月韵入声

◎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叶通用合洽韵入声

◎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[先舒按：此本是括略，未暇条悉。然作者先具诗韵而用此谱按之，亦可以无谬矣。但沈氏著此谱，取证三词，考据甚博。然详而反约，唯以名手雅篇，灼然无弊者为准。至于滥通取便者，古来自多，不为训也。]

○沈氏词韵精确去矜手辑韵一编，旁罗曲证，尤极精确。谓近古无词韵，周德清所编，曲韵也。故以入声作平上去者，约什二三。而支思单用，唐宋诸词家概无是例。谢天瑞暨胡文焕所录韵，虽稍取正韵附益之，而终乖古奏。索宋元旧本又渺不可得。于是博考旧词，裁成独断，使古近胪列，作者知趋，众著为令，目同画一焉。 [毛稚黄]

○沈氏词韵间有牾予读有宋诸公作，虽雅号名家，篇盈什百，若秦观秋闺，幔暗累押。仲淹怀旧，外泪莫辨。邦颜美人，心云并陈。少隐禁烟，南天杂押。弃疾诸作，歌麻通用。李景春恨词，本支纸韵，而中阑入来字，其他固未易阖数。故知当时便已纵逸，徒以世无通韵之人，故传说迄今，莫能弹射。而謏才劣手，苦于按谱，更利其疏漏，借以自文。其为流荡，可胜道哉。则去矜此书，不徒开绝学于将来，且上订数百年之谬矣。然卒读之际，亦间有牾。予为附

注数条，比于贾、孔疏经之例焉。〔同上〕

○宋词多有越韵去矜词韵例，取范希文苏幕遮词地外二字相叶，又取蒋胜欲探春令词处翅住指四字相叶，疑於支纸鱼语佳蟹三部韵可以互通。先舒按：宋词此类仅目数首。如辛弃疾南歌子新开河词，本佳蟹韵，而起韵用时字。欧阳修踏莎行离别词，本支纸韵，而末韵用外字。姜夔疏影咏梅词，本屋沃韵，而中用北字。柳耆卿送征衣词，本江讲韵，而末用遥字。当是古人误处，未宜遽用为例。又如辛弃疾满江红咏春晚词，十七筱与二十六有合用。此独毛诗有其法，如陈风月出，皎皓纠卞刘受相叶。豳风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之类。及他书仅见数条，然止数字，未必全韵俱通也。又在骚赋则宜，施之填词，尤属创异。盖宋词多有越韵者，至南渡又甚。此如李杜诸诗，间有杂韵，晚唐律体，首句出韵。古人堕法护前，类复尔尔，未足遽以为式也。〔同上〕

○词韵不同於古诗韵沈氏词韵按云：古诗韵五歌可以通六麻，十一尤可以通六鱼七虞，于填词则未尝见，岂敢泥古而误今邪。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，则诗词并见合并，故从之。又引古乐府娇女诗：“北游临河海，遥望中菰菱。芙蓉发盛华，绿水清且澄。弦歌奏音节，仿佛有馀音。”及毛泽民于飞乐词，云惊瓶心★相叶作据。先舒按：歌麻二韵，鱼虞尤三韵，古诗骚乐府俱通。而相和曲、陌上桑、张华轻薄篇尤为可徵。至侵韵单用，在古亦严。即毛诗、楚辞，止数字叶入，如绿衣鼓钟之末章，涉江“𠄎秋冬之绪风，邸余车兮方林”之类。而真文合韵，庚青合韵，汉魏以来自多。十蒸间通庚青，自晋后亦颇单叶。尤可异者，此韵校庚青声吻，亦不甚差别。六经中若螽斯、天保、无羊、繁霜等章，以及易“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”，记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皆暗同沈韵，一字不讹。足徵此韵在古严，其通入者，不过数字耳。概之他字，未必尽通。大略古诗辞，真文自为一韵，侵自为一韵，蒸则自为一韵，而稍离合于庚青之间。今词韵以蒸合庚青，又以歌麻互通，鱼虞尤互通，正可施于古诗，而不可施于填词，其说当已。至于侵与真文庚青蒸诸韵，不但古当慎之，填词亦未宜遽通也。又真文之於庚青蒸，宋代名手作词，亦多区别。去矜云云，此但举一隅，未为通训，予故备论其全矣。〔同上〕

○考韵当以唐韵为正诗韵唯孙卞面唐韵一书，稽载详明，考韵详明，考韵者当据为正。如灰韵一部中亦自别，而孙本肱分最清楚。如回枚之类，自以灰字领韵为一段。开哀之类，自以勿字领韵为一段。又如元韵一部中亦自别，孙本如袁烦之类，以元字领韵为一段。昆门之类，以魂字领韵为一段。又如队韵一部中亦自别，孙本如佩妹之类，以队字领韵为一段。赛戴之类，以代字领韵为一段。稊吠之类，以废字领韵为一段。今词韵有某韵半通之例，览者但按孙氏本而考之，亦庶几矣。〔同上〕

○李唐一代韵递变沈约韵虽有其书，世实未尝遵用之。今之所遵，唐孙愬面韵，非沈氏韵也。盖沈氏之韵，最为烦苛，总四声凡分二百零六部，唐人因而合之为一百七部，曰唐韵。陈州司马孙愬面差次之，今所遵承，皆是物也，若沈氏则废阁久矣。岂惟唐人为然，即梁、陈、隋人亦未尝用之也。刘孝威行行且游猎篇，阳唐合矣。阴铿新成安乐宫，灰勿合矣。王七夕诗，歌戈合矣。不假多证，聊举明之耳。且岂徒梁、陈、隋人乎，即约亦不能自遵之。其昭君词，歌与戈合者也。酬谢宣城诗，元与魂合者也。新安江诗，真与淳合者也。故曰，沈约虽有其书，实未尝有遵用之者也。若孙愬面唐韵凡一百一十四部，而今考唐诗用韵，止一百七部，是唐人作诗止取裁于一百七部，愬面韵虽多其七，时人亦未尝肯遵之。至于中晚用韵渐杂，而词韵开矣。是李唐一代之中，韵亦递变。甚矣，文人之物，不易画一，而韵学之难齐如此。〔毛稚黄韵问〕

○诗词曲各有韵古韵之差等，殆不可分，故柴绍炳浑一之为柴氏古韵通。近体韵则梁有沈韵，唐有唐韵，宋有中州音韵。填词则有沈氏词韵。北曲则元有中原音韵，周德清作。明洪武正韵，宋濂诸臣撰。先舒谨原洪武正韵而撰南曲正韵。明吴人范善溱又撰中州全韵，瞿仙撰琼林雅韵。然梁沈韵、宋中州音韵、明洪武正韵、中州全韵、琼林雅韵，世有其书，而诗词曲诸家多不承用。〔同上〕

○古人用韵法古文用韵有二字成两韵者。子桑琴引“父邪母邪，天乎人乎”，父音甫，母音门补反，只二字相叶成韵。天音梯因反，与人亦二字相成韵。邪乎四字，则余声耳。此即一言诗也。四字两韵，则老子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。韩非“名正物定，名倚物徙”。史记“瓠笊满沟，汗邪满车”。然潜龙勿用句，实为滥觞。其虚其邪，亦又继作。刘彦和谓断竹黄歌，一一言之，始陋矣。前汉书“燕燕尾涎涎”，燕涎相叶。“木门仓琅根”，门根相叶，是五字两叶，亦见古人用韵之法。〔毛稚黄韵问〕

○句中藏韵予论句中藏韵之法，如四字二韵，五字二韵者详矣。至七字两韵，则后汉书“天下规矩房伯武。因师获凶周仲进”。然皆七言之中，以第四字起韵者也。又有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韵者，列女传秋胡子谓妻“力田不如逢丰年，力桑不如见国卿”。古人仅见。自是而下，变为填词，为南北曲，则法益繁矣。〔同上〕

○韵有全通有不全通予尝论韵学之合离，有全族通谱，一人通谱之喻。如东冬江三韵，通为一韵，譬如三族同姓，悉举其族，联为一家者也。一人通谱者，如风字入侵，舒字入支之类，止此一字，或数字通入耳。考之东鱼全部，不必尽通，正如此族一人，与彼族通谱，其合族之人，仍未尝联为一家也。自后世浅学，考古不详，见两韵中有一字之互通，遂以为据，而遽举全韵而合之。

於是谓江通阳，谓鱼虞通歌，谓真文庚青蒸侵之悉通，谓寒删之通覃盐咸，其纒缪悖忤，不一而足，剗流布，世滋或焉。〔同上〕

○诗词曲韵多不可为准晚唐及宋人之於时韵，元人词之於词韵，明人曲之於曲韵，多不复可为标准。作者既以讹传讹，而注韵者辄复引之为证，益眩惑矣。

〔毛稚黄声韵丛说〕

○南曲韵与词韵合南曲系本填词而来，词家元备有四声，而平上去韵可以通用。入声韵则独用，不溷三声。而单押入声，正与填词家法吻合，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。〔毛稚黄南曲入声客问〕

○古韵三等今韵四等古韵之差等有三，今韵之差等有四。古韵自上世以及先秦，其韵最疏而最纯，此一等也。汉魏用韵，稍密而驳，此一等也。晋宋齐梁之间韵益密，而亦渐杂，此一等也。是古韵之差等三也。自唐而下，则一百七韵之较然，此一等也。宋人填词，韵渐疏而驳，此一等也。元北曲，韵密矣而实偏，故四声不备，此一等也。明南曲，韵杂驳间出，而略在宋词元曲之间，有如四声咸备，此宋韵也，如韵有车遮，此元韵也，此一等也。所谓今韵之差等四也。〔韵问〕

○声音韵三说须明夫人欲明韵理者，先须晓识声音韵三说。盖一字之成，必有首有腹有尾。声者，出声也，是字之首。孟子云：“金声而玉振之。”声之为名，盖始事也。音者，度音也，是字之腹，字至成音，而其字始正矣。韵者，收韵也，是字之尾，故曰馀韵。然三者之中，韵居其殿，而最为要。凡字之有韵，如水之趋海，其势始定。如画之点睛，其神始完。故古来律学之士，于声与音固未尝置于弗讲，而唯审韵尤兢兢。所以沈约、孙愐而下，所著之书，即声音之理未尝弗贯，而以韵名书也。然韵理精微，而法烦苛。又古今诗骚词曲体制不同，因造损益，相沿亦异。拟为指示，益增眩惑。今余姑以唐人诗韵为准，而约以六条，简之有以统韵之繁，精之有以悉韵之变，标位明白，庶便通晓。一曰穿鼻，二曰展辅，三曰敛唇，四曰抵★，五曰直喉，六曰闭口。穿鼻者，口中得字之后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韵也，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韵是也。展辅者，口之两傍角为辅，凡字出口之后，必展开两辅如笑状作收韵也，支微齐佳灰五韵是也。敛唇者，口半启半闭，聚敛其唇作收韵也，鱼虞萧肴豪尤六韵是也。抵★者，其字将终时，以舌抵著上★作收韵也，真文元寒删先六韵是也。直喉者，收韵直如本音者也，歌麻二韵是也。闭口者，却闭其口作收韵也，侵覃盐咸四韵是也。凡三十，平生已尽于此。上去即可缘是推之。唯入声有异，余别著唐人四声表以钩稽之，斯理尽矣。凡是六条，其本条之内，往往可通。出其外者，即不相假借。或有通者，必竟作别读，乃相通耳。古今韵学离合递变，原其大略，不外于斯。能缘是六条，极求精诣，一贯之悟



，于是乎在。夫自有生人，即有此道，元音既散，舛讹实多。余故略繁举最，以相觉悟。金石或泐，斯谈不渝。谓予弗信，请质诸神瞽云。〔毛氏声音韵统论〕

○声有七部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阴去、阳去、阳入之七声，其音易晓而鲜成谱。周德清但分平声阴阳，范善溱中州全韵兼分去入，而作者不甚承用，故鲜见之。于今略举其例，每部以四字为准。谐声寻理，连类可通。初涉之士，庶无迷缪。计凡七部，惟上声无阴阳云。叙次先阴而后阳，亦姑袭周氏之旧尔。

〔毛氏中声略例〕阴平声 种该笈腰 阳平声 篷陪全潮上声 无阴阳阴去声 贡霰  
鈞 阳去声 凤卖电庙阴入声 七妾鸭 阳入声 孰亦

○词韵宽于诗韵阮亭尝与予论韵，谓周梈斋中原音韵为曲韵，则范善溱中州全韵当为词韵。至洪武正韵斟酌诸书而成，其於诗韵，有独用并为通用者，〔东冬清青之属。〕有一韵拆为二韵者，〔虞横麻遮之属。〕如冬钟并入东韵，江并入阳韵，挑出元字等入先韵，翻字残字等入删韵，俱与宋词暗合，填词者所当援据。议极简核。但愚按中州之比中原，止省阴阳之别，及所收字微宽耳。其减入声作三声，及分连遮等韵，则一本中原，尚与词韵有别。即阮亭旧作如南乡子、卜算子、念奴娇、贺新郎诸阙，所用鱼模仄叶，有将入声转叶者，俱用中州韵故耳。揆诸宋人，韵脚所拘，借用一二，亦转本音，竟尔通叶，昔人少覩。至毛氏南曲韵十九则，乃全依正韵分部。而又云，沈氏词韵，中原音韵，可以通用。大约词韵宽于诗韵，合诸书参伍以尽变，则了如指掌矣。〔邹程村〕

○沈谦词韵为填词指南曲韵近于词韵，而支纸上下分作支思齐微两韵，麻马上下分作家麻车遮两韵，及减去入声，故曲韵不可为词韵。胡文焕词韵，三声用曲韵，而入声而诗韵，居然大盲。将词韵不亡于无，而亡于有，深可叹也。今有去矜词韵，考据该洽，部分秩如，可为填词之指南。但内中如支纸佳蟹二部，与周韵齐微皆来近。元阮一部，与周韵寒山桓欢先天殊。周韵平上去声十九部，而沈韵平上去声止十四部，故通用处较宽。然四支竟全通十灰半，元寒删先全通用，虽宋词苏柳间然，毕竟稍滥，不如周韵之有别。且上去二声，宋词上如纸尾语御芥，去如未遇御霁，多有通用，近词亦然。而平韵如支微鱼虞齐，则断无合理，似又未能概以平贯去入。盖词韵本无萧画，作者遽难曹随，分合之间，辨极铢黍，苟能多引古籍，参以神明，源流自见。〔沈天羽〕

○用韵须遵成法宋人词韵有通用至数韵者，有忽然出一韵者，有数人如一辙者，有一首而仅见者。后人不察，利为轻便，一韵偶侵，遂延他部，数字相引，竟及全文。此毛氏一人通谱全族通谱之喻为不易也。学者但遵成法，举习见者为绳尺，自鲜蹉跌。〔同上〕

○宋词多上去通用宋词多上去通用，其来已久。考乐府杂录云：“平声羽七调，上声角七调，去声宫七调，入声商七调。”又元和韵谱云：“平声者哀而安，上声者厉而举，去声者清而远，入声者直而促。”则昔人歌筵舞袖间，何以使红牙毕协，其理固不可解。〔同上〕

○宋人入声亦错综不齐入声最难分别，即宋人亦错综不齐。沈氏词韵当已。近柴虎臣古韵，则一屋二沃通，而三觉半通。〔三觉半如岳浊角数之类。〕四质五物通，而九屑半通。〔九屑半如耄拙谄结之类。〕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，十药十一陌通，而三觉半通。〔三觉半如{羽高}惧邈朔之类。〕十二锡十三职通，而十一陌半通。〔十一陌半如辟革易麦之类。十四缉独用。十五合十六叶十七洽通。毛驰黄曲韵则准洪武正韵，而一屋单用，二质七陌八缉通用，三曷六药通用，四辖九合通用，五屑六叶通用。又屑叶可单用，因南曲入声单押而设也。与词韵俱可参证。〔同上〕

○用韵当以近韵为法方子谦韵会小补所载有一字而数音者，有一字而古读与古叶各殊者。古人用韵参错必有援据，今人孟浪引用，借以自文，惑已。如辛稼轩歌麻通用，鲜不疑之。毛驰黄云：“古六麻一部，入鱼虞歌三部。盖车读如居，邪读如徐，花读如敷，家瓜读如姑，麻读如磨，他读如拖之类是也。填词与骚赋异体，自当断以近韵为法。〔同上〕

○北曲四声不备为别统沈休文四声韵中，如朋与蒸、靴与戈、车与麻、打与等、卦画与怪坏之类，挺斋、升庵俱驳为舌。而宋词中，至张仲宗呼否为府，以叶主舞。林外呼琐为扫，以叶老。俞克成呼我为袄，以叶好。词品皆指为闽音，其说甚当。而毛驰黄谓沈韵本属同文，非江淮间偏音，挺斋诋之缪已。盖自三百篇楚词以迄南曲，一系相承，俱属为韵统。而北曲偏音，四声不备为别统。故金元人作诗亦用沈韵，作词亦不专用周韵。从无以入声分吐平上去者，又安得以曲韵废词韵，且上格诗韵乎。〔同上〕

○唐词多守诗韵唐词多守诗韵，然亦有通别韵用之。略如宋词韵者。偶睹数阙，漫记之以备考证。东冬通用，温庭筠定西番云：“一枝春艳浓。楼上月明三五，琐窗中。”按此词，则上之董肿通用，去之送宋通用，俱可类推。他韵上去例亦仿此。支微齐及十灰前段通用，白乐天长相思云：“深画眉。深画眉。蝉鬓{髟曾}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巫山高，巫山低。暮雨潇潇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”真文及十三元后段通用，韦庄小重山云：“一闭昭阳春又春。夜寒宫漏永，梦君恩。”又温庭筠清平乐云：“凤帐鸳被徒熏。寂寞花锁千门。竞把长门买赋，为妾将上明君。”寒删通用，顾虞美人云：“小屏屈曲掩青山。翠帟香粉玉垆寒。两眉攒。”又按十三元，后段既通入真文，则前段应与此韵通用。庚青通用，李白菩萨蛮云：“何处是归程。长亭更短亭。”覃咸通用，薛

昭蕴女冠子云：“去住岛经三。正遇刘郎使，启瑶缄。”语{鹿吴}通用，牛峤玉楼春云：“小玉窗前啖燕语。红泪滴穿金线缕。”按此词则鱼虞通用，可类推也。筱皓通用，牛希济生查子云：“语已多，情未了。回首犹重道。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”又，尹鹖满宫花云：“月沈沈，人悄悄。一炷后庭香袅。风流帝子不归来，满地禁花慵扫。离恨多，相见少。何处醉迷三岛。漏清宫树子规啼，愁锁碧窗春晓。”按此二词，则萧豪通用，可类推也。〔毛氏唐词通韵说〕

○唐宋词韵互通唐白乐天长相思云：“深画眉。浅画眉。蝉鬓{髟曾}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”支与微与十灰半通用，是宋词韵也。宋秦太虚千秋岁用队韵，辛稼轩沁园春用灰韵，皆浑用唐韵。由是观之，唐词亦可用宋韵，宋词亦可用唐韵，自不必过判区畛耳。〔毛氏唐宋词韵互通说〕

○唐宋词韵不两溷客问唐词既多用唐人诗韵，而又可用宋人词韵，宋词既用宋人词韵，而又可用唐人诗韵，若然，则作者通可以并总唐诗宋词两韵，而无或间然者邪。余曰：“否也。两韵虽唐宋词人交用之，而作者仍须专按一谱。如用唐韵，则不得更通入宋韵。用宋韵者，亦不得更通入唐韵。倘云直可溷通，则用及灰韵者，既可藉口唐韵而不划开灰勿两段，且又将假手宋韵而并通支齐微街矣。用及元韵者，既可藉口唐韵而不划开元魂两段，且又将假手宋韵而并通真文寒删先矣。不其流易已甚，而太夷疆畛欤。且考古词亦罕此滥通法。然则词家直是有两样用韵法，一唐诗韵也，一宋词韵也。”客曰：“若然，则沈氏词韵何不两载之。”曰：“沈氏止著宋法，以词则大盛于宋，而且欲守唐诗韵者，其谱人所共晓，故不必更烦笔墨耳。”〔毛氏词韵不两溷说〕

○沈谦创为词韵反失古意词本无韵，故宋人不制韵，任意取押。虽与时韵相通不远，然要是无限度者。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，而家稚黄取刻之，虽有功於词甚明，然反失古意。假如三十韵中，惟尤是独用，若东冬、江阳、鱼虞、皆灰、支微齐、寒删先、萧肴豪、覃盐咸，则皆是通用，此虽不知词者亦晓之。何也。独用之外无嫌韵，通韵之外更无犯韵，则虽不分为独为通，而其为独为通者自了也。然尝记旧词，尚有无名氏鱼游春水一词：“秦楼东风里。轻拂黄金缕。”通纸於语。张仲宗之渔家傲：“短梦今宵远到否。荒村四望知何处。”通语於有者。若以平上去三声通转例之，则支通於鱼，鱼通於尤，必以支纸一韵、鱼语一韵限之，未为无漏也。至若真文元之相通，而不通於庚青蒸。庚青蒸之相通，而不通於侵。此在诗韵则然，若词则无不通者也。他不具论，只据阮郎归一调，有洪叔屿、王山樵二作中云：“晴光开五云。扶春来远林。相呼试看灯。何曾一字真。今朝第几程。”则已该真文元庚青蒸侵有之。其在上去，则只据朱希真词：“人情薄似秋云。不须计较苦劳心。尤事原来有命。更

逢一朵花新。片时欢笑且相亲。明日阴晴未定。”其无不通转可知。而谓真轸一韵，庚梗一韵，侵寢一韵。是各自为说也。其他歌之与麻，未必不通。寒之与盐，未必不转。但为发端，尚俟踵事。至如入韵，则循口揣合方音俚响，皆许入押。而限以屋沃一韵，觉药一韵，质陌职锡一韵，物月曷黠屑叶一韵，合洽一韵，凡五韵。则试以旧词张安国满江红词有“高邱乔木。望京华、迷南北”句，则通屋於职。晏叔原春情，有“飞絮绕香阁。意浅愁离答。韵险还慵押。月在庭花旧阑角”。则又通觉与药与合与洽。孙光宪谒金门有云：“留不得。留得也应无益。扬州初去日。”又云：“却羡鸳鸯三十六。孤鸾还一只。”则又通质陌锡职於屋。若苏长公赤壁怀古念奴娇调，其云：“千古风流人物。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卷作千堆雪。雄姿英发。一樽还酹江月。”鲜于伯机亦有是词云：“双剑千年初合。放出群龙头角。极目春潮阔。年年多病如削。”张于湖是调有云：“更无一点风色。着我扁舟一叶。妙处难与君说。稳泛沧空阔。万象为宾客。不知今夕何夕。”则是既通物月与屑与锡，又通觉药与曷与合，而又合通陌职与曷与屑与叶与缉，是一入声，而一十七韵，展转杂通，无有定纪。至于高宾王霜天晓角之通陌锡质缉，詹天游霓裳序中第一之通月曷职缉，王昭仪满江红之通月屑锡职，皆属寻常，可无论已。且夫否之音俯，向仅见之陈琳赋中。凡广韵、切韵、集韵诸书，俱无此音。若北之音卜，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，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切。此吴越间乡音误呼，竟以入韵，此何谓也。且昔有称闽人林外题垂虹桥词，初不知谁氏，流传入宫禁，孝宗读之笑曰：“锁与老押，则锁当读扫，此闽音也。”后访之，果然。向使宋有定韵，则此词不宜流传人间。而孝宗以同文之主，韵例不遵，反为曲释。且未闻韵书无此押，字书无此音，自上古迄今，偶一见之乡音之林外，公然读押，传为故事，则是词韵之了无依据，而不足推求，亦可验已。况词盛於宋，盛时不作，则勿论，今不必作。万一作之，而与古未同，则揣度之胸，多所兀臬，从之者不安，而刺之者有间，亦何必然。〔毛奇龄〕

○宋词用韵有出入词走腔，诗落韵，皆不得为善。岂惟诗词，虽古文亦必有音节。音节谐从，诵之始能感人。然凝习之久，大抵自得之，不待告语而知，实非茧丝牛毛之谓也。今之为词韵者，规摹韵度，命意范辞，无失其为词可矣。若丝铢毫芒之违合，则孰从而辨之。而言谱者纷纷凿凿，起而相绳，亦安能质宋人於异代，而信其必然也。盖宋人之词，可以言音律。而今人之词，可以言辞章。宋之词兼尚耳，而今之词惟寓目，似可不必过为抨击也。即宋人长短句用韵之出入，今亦不得其故。近人有以诗韵为词者，虽诗通用之韵，亦不敢假借。此亦求其说而不得，自为之程或可耳。设取以律他人，则非也。〔先迁甫〕

○诗曲用韵有别古体诗词以及南北曲，虽以时递迁，一系相承。然畦畛既分，用韵自别。善乎陈其年之言曰：“使拟赠妇述祖之篇，而必家押为姑。作吴越艳之体，而乃激此成乱。染指花间，而预为车遮劝进。耽情南曲，而仍为关郑残客。实大雅之罪人，抑亦闺之别录也。”〔菊庄偶笔〕

○词韵可变通沈约之韵，未必自合声律，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条。此无他，今之诗学李杜，李杜学六朝，往往用沈韵，故相袭不能革也。若填词自可变通，如朋与蒸同押，打与等同押，卦字画字与怪坏同押，乃是舌之病，岂可以为法邪。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，一以中原之韵为正，伟矣。然予观人填词，亦已有开先者，盖真见在人心，不约而同耳。试举数词于右。东坡一斛珠云：“洛城春晚。垂杨乱掩红楼半。小池轻浪纹如篆。烛下花前，曾醉离歌宴。自惜风流云雨散。关山有限情无限。待君重见寻芳伴。为说相思，目断西楼燕。”篆字，沈约在上韵，本属舌，坡特正之也。蒋捷七夕女冠子云：“蕙花香也。雪晴池馆如画。春风飞到，宝钗楼上，一片笙箫，琉璃光射。而今灯漫挂。不是暗尘明月，那时元夜。况年来、心懒意怯，羞与闹蛾儿争耍。江城人悄初更打。问繁华谁解，再向天公借。剔钱红么。但梦里隐隐，钿车罗帕。吴笺银粉砑。待把旧家景，写成闲话。笑绿鬟邻女，倚窗犹唱，夕阳初下。”是驳正沈韵画及挂话及打字之谬也。吕圣求惜分钗云：“重帘下。微灯挂。背阑同说春风话。”用韵亦与蒋捷同意。晁叔膺感皇恩云：“寒食不多时，牡丹初卖。小院重帘燕飞碍。昨宵风雨，尚有一分春在。今朝犹自得，阴明快。熟睡起来，宿醒微带。不惜罗襟眉黛。日长梳洗，看看花影移改。笑指双杏子，连枝带。”此词连用数韵，酌古斟今尤妙。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：“落了辛夷，风雨顿催，庭院潇洒。春来长恁，乐章懒按，酒筹慵把。辞莺谢燕，十年梦断青楼，情随柳絮犹萦惹。难见旧知音，把琴心重写。天冶。忆曾携手，斗草阑连，买花帘下。看辘轳低转，秋千高打。如今何处，总有团扇轻衫，与谁共走章台马。回首暮山青，又离愁来也。”诸公数词，可为用韵之式，不独绮语之工而已。〔同上〕

## ●卷二十辨证一

○唐词纪多收伪词唐词纪为郭茂倩所辑，杨、董御多收伪词以广之。有以其名同而滥收之者。今取刘禹锡纥那曲云：“踏曲兴无穷。调同词不同。愿郎千万寿，长作主人翁。”按词品，阿那、纥那皆当时曲名。刘禹锡言变南调为北曲，盖随方音而转也。刘采春罗曲云：“莫作商人妇，金钗当卜钱。朝朝江口望，错认几人船。”按曲有三解，一名望夫歌，取其一以存调。无名氏一片子云：“柳色青山映，梨花雪鸟藏。绿窗桃李下，闲坐叹春芳。”按教坊记有此名。乐府解题所不详者，更有琴曲，名千金意。始分前后段，起句三字一音，如

音音音三字。起句后接心心心三字，起句而下，俱指法，未能格之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诗句词调同名今以五七言之别见者汇校之。如何满子已收六言六句矣，兹考薛逢之何满子云：“系马宫槐老，持杯店菊黄。故交今不见，流恨满山光。”

”如三台令已收六言四句矣，兹考李后主之三台令云：“不寐倦长更。披衣出户行。月寒秋竹冷，风切夜窗声。”如杨柳枝已收七言四句矣，兹考李商隐之杨柳枝云：“画屏秀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。”

如醉公子已收无名氏之五言八句矣，兹考无名氏之醉公子云：“昨日春园饮，今朝倒接。谁人扶上马，不省下楼时。”如长命女已收长短句矣，兹考无名氏之长命女云：“云送关西雨，风传渭北秋。孤灯然客梦，寒杵捣乡愁。”

如乌作啼已收长短句矣，兹考聂夷中之乌夜啼云：“众鸟各归枝。乌乌尔不栖。还应知妾恨，故向绿窗啼。”如长相思已收琴调之长短句矣，兹考张继之仄韵长相思云：“辽阳望河县。白首无由见。海上珊瑚枝，年年寄春燕。”

又令狐楚之平韵长相思云：“君行登陇上，妾梦在关中。玉箸千行落，银床一夕空。”如江南春既列长短句矣，兹考刘禹锡之江南春云：“新妆宜面下朱楼。深锁春光一院愁。行到中庭数花朵，蜻蜓飞上玉搔头。”

如步虚词，已列长短句之双调矣，兹考陈羽之步虚词云：“楼阁层层阿母家。昆仑山顶驻红霞。笙歌往见穆天子，相引笑看琪树花。”

如渔歌子已列长短句之单调双调矣，兹考李梦符之渔父词二首云：“村市钟声度远滩。半轮残月落前山。徐徐拨棹却归去，浪叠朝霞碎锦翻。”

“渔弟渔兄喜到来。婆官赛却坐江隈。椰榆杓子瘤杯酒，烂煮★鲈鱼满盎堆。”如凤归云已列林钟商之长调矣，兹考滕潜之凤归云二首云：“金井阑边见羽仪。梧桐树上宿寒枝。五陵公子怜文彩，画与佳人刺秀衣。”

“饮啄蓬山最上头。和烟飞下禁城秋。曾将弄玉归云去，金斜翻十二楼。”他如离别难、金缕曲、水调歌、白苎各有七绝，杂以虚声，亦多可歌者。后之集谱者，无以诗句而乱词调也。〔同上〕

○词名原起说词名原起之说，起於杨用修及都元敬，而沈天羽掩杨论为己说。如蝶恋花，取梁元帝“翻阶蛺蝶恋花情”。满庭芳，取吴融“满庭芳草易黄昏”。

点绛唇，取江淹“白雪凝琼貌，明珠点绛唇”。鹧鸪天，取郑“春游鸡鹿塞，家在鹧鸪天”。惜馀春取太白赋语。浣溪纱取杜陵诗意。青玉案取四愁诗语。踏莎行，取韩诗“踏莎行草过青溪”。西江月，取卫万诗“只今惟有西江月”。

菩萨蛮，西域妇髻也。苏幕遮，〔高昌女子所载油帽〕西域妇帽也。尉迟杯，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也。兰陵王，王每入阵必先歌其勇也。生查子，查古槎字，张骞乘槎事也。潇湘逢故人，柳浑诗句也。此升庵词品也。〔即沈天羽所载疏名。〕

又如满庭芳，取柳柳州“满庭芳草积”。取白乐天诗“玉

- 174 -

楼宴罢醉和春”。丁香结，取古诗“丁香结恨新”。霜叶飞，取杜诗“清霜洞庭叶，故欲别时飞”。清都宴，取沈隐侯“朝上闾阖宫，夜宴清都阙”。又云，风流子，出文选。刘良文选注曰：“风流言其风美之声，流於天下。子者，男子之通称也。”荔枝香，出唐书。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，进荔枝至，因名荔枝香。解语花，出天宝遗事，亦明皇称贵妃语。解连环，出庄子连环可解也。华胥引，出列子，黄帝昼寝，梦游华胥之国。塞垣春，塞垣二字出后汉书鲜卑传。玉烛新，玉烛二字出尔雅。此元敬南濠诗话也。卓珂月又云：“多丽，张均妓名，善琵琶者也。念奴娇，唐明皇宫人念奴也。”愚按宋人词调，不下千馀，新度者即本词取何命名，馀俱按谱填缀。若一一推凿，何能尽符原指。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，其原词不已失传乎。且僻调甚多，安能一一传会载籍，自命稽古。学者宁失阙疑，毋使后人徒资弹射可耳。[词衷]

○胡元瑞驳杨慎论词调名胡元瑞笔丛驳用修处最多，其辨词调尤极★缕。如辨词名之本诗者，点绛唇、青玉案等，杨说或协，馀俱偶合，未必尽是。诗中“满庭芳草易黄昏”，唐人本形容凄寂，词名满庭芳，岂应出此。生查子谓查即古槎字，合之博望，意义不通。菩萨蛮谓蛮国之人，危髻金冠，璎络被体，故名，非专指妇髻也。兰陵王入阵曲，见北齐史。尉迟大杯，正史无考，乃误认元人杂剧。鹧鸪天谓本郑诗，则鸡鹿塞当入何调。曲中有黄莺儿、水底鱼、斗鹌鹑、混江龙等，又本何谓耶。元瑞此论，可谓词品董狐矣。愚按用修、元敬俱号综博，而过于求新作好，遂多琐漏。如一满庭芳，而用修谓本吴融，元敬谓本柳州，果何所原起欤。风流子二字一解，尤为可笑。词中如赞浦子、竹马子之类极多，亦男子通称耶。则儿字又属何解。荔枝香、解语花与安公子等类相近，似乎可据，若连环、华胥本之庄、列，塞垣、玉烛本之后汉书、尔雅，遥遥华胥，探河宿海，毋乃太远。此俱穿凿附会之过也。然元瑞考据精详，而於词理未尽研涉。毛驰黄诗辨坻驳胡元瑞云：“词人以所长入诗，其七言律非平韵玉楼春，则衬字鹧鸪天。而玉楼春无平韵者，鹧鸪天无衬字者，是不知有瑞鹧鸪而以臆说附会也。此数调本在眉睫，而持论或误，信乎博而且精之为难矣。”[同上]

○曲调与词调同者沈天羽云：“词名多本乐府，然去乐府远矣。南北剧名又本填词，然去填词更远。为按南北剧与填词同者。青杏儿[中调]即北剧小石调。忆王孙[小令]即北剧仙吕调。小令之捣练子、生查子、点绛唇、霜天晓角、卜算子、谒金门、忆秦娥、海棠春、秋蕊香、燕归梁、浪淘沙、鹧鸪天、虞美人、步蟾宫、鹊桥仙、夜行船、梅花引，中调之唐多令、一翦梅、破阵子、行香子、青玉案、天仙子、传言玉女、风入松、剔银灯、祝英台近、满路花、恋芳春、意难忘，长调之满江红、尾犯、满庭芳、烛影摇红、绛都春、念奴娇

、高阳台、喜迁莺、东风第一枝、真珠帘、齐天乐、二郎神、花心动、宝鼎现，皆南剧之引子。小令之柳梢青、贺圣朝，中调之醉春风、红林擒近、蓦山溪，长调之声声慢、八声甘州、桂枝香、永遇乐、解连环、沁园春、贺新郎、集贤宝、哨遍，皆南剧慢词。外此鲜有相同者，更有南北曲与诗余同名而调实不同者，又不能尽数。胡元瑞云：“宋人黄莺儿、桂枝香、二郎神、高阳台、好事近、醉花阴、八声甘州之类，与元人毫无相似。若菩萨蛮、西江月、鹧鸪天、一剪梅，元人所用，悉不可按腔矣。”愚按此等九宫谱中悉载，然有全体俱似者，又有不用换头者。至词曲之界，本有畦畛，不得谓调同而词意悉同，竟至儒墨无辨也。〔俞少卿〕

○隋炀帝望江南阙乃伪作海山记云：“隋炀帝东湖，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阙。”按段安节乐府杂录云：“望江南，李德裕镇浙日，为亡伎谢秋娘所撰，本名谢秋娘，今改此名，亦曰梦江南。”据此，则隋时初无此调也。且曲词略不类隋人语，因留此一阙以后人之惑云。词曰：“湖上柳，烟里不胜摧。宿雾洗开明媚眼，东风摇弄好腰肢，烟雨更相宜。环曲岸，阴覆画桥低。线拂行人春晚后，絮飞晴雪暖风时。幽意更依依。”〔青琐高议〕

○望江南宋人方加后叠忆江南又名梦江南，隋炀帝有八阙，但白香山二词，晓唐袭之，皆系单调。至宋方加后叠，故知隋词乃贗作者无疑。李后主“多少恨”及“多少泪”，本是二首，啸余合之为—，大谬。此调作者甚多，何乃取李词二首牵合，以作五十四字格，致后人疑前后可用两韵耶。〔万红友〕

○河传有二体河传，唐词存者二，其一属南吕宫，凡前段平韵后仄韵。其一乃怨王孙曲，属无射宫。以此知炀帝所制河传不传已久。然欧阳永叔所集词内河传附越调，亦怨王孙曲，今河传乃仙吕调，皆令也。〔碧鸡漫志〕〔按：据此则河传、怨王孙只有二体，词律所收，殊为庞杂。〕

○清平乐非太白作杨用修所载太白清平乐二阙，识者谓非太白作，以其卑浅也。按太白清平调本三绝句则已，不应复有词也。〔王凤洲〕

○石刻太白词“仙女下，董双成。汉殿夜凉吹玉笙。曲终却从仙官去，万户千门惟月明。”李太白词也。得於石刻，而无其腔，刘无言自倚其声歌之。东皋杂录又以为范德孺谪均州，偶游武当山石室极深处，有题此曲於崖上，未知孰是。〔词苑〕

○菩萨蛮乃晚唐人词嫁名太白今诗余名望江南外，菩萨蛮、忆秦娥称最古，以草堂二词出太白也。近世文人学士或以为实然。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，即近体盛行，七言律鄙不肯为，宁屑事此。且二词虽工丽，而气衰飒，于太白超然之致，不啻穹坏。藉令真出青莲，必不作如是语。详其意调，绝类温方城辈。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。杜阳杂编云：“大中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、明



霞锦，其国人危鬢金冠，璎珞被体，故谓之菩萨蛮。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词。”南部新书亦载此事。则太白之世，唐尚未有斯题，何得预置其曲耶。又北梦琐言云：“宣宗爱唱菩萨蛮词，令狐丞相假飞卿新撰密进之，戒以勿泄，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”按大中即宣宗年号，此词新播，故人喜歌之，予疑屡近飞卿，至是释然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桂殿秋非李白词唐词载李德裕步虚词，即双调捣练子。唐词本无换头，捣练子本无双调，近刻列为李白桂殿秋二首。李集之考者多矣，不闻菩萨蛮、忆秦娥而外，别有桂殿秋也。吴虎臣得於石刻而无其腔，刘无言倚其声歌之，其说亦未足信。刘禹锡作潇湘神，起处叠三字一句，亦即捣练子，但为迎神送神词耳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李白小曲小曲有“咸阳沽酒宝钗空”之句，云李白作。花间集云张泌所为，莫知孰是。〔梦溪笔谈〕

○西塞山两说西吴记云：“湖州磁湖镇道士矶，即张志和所谓西塞山前也。”今武昌府志，记大冶县东九十里为道士γ，即西塞山。塞音涩。水经云：“壁立千仞，东北对黄公九矶，故名西塞。横截江流，旋涡沸激，舟人过之，每为失色。”张耒诗云：“已逢妩媚散花峡，不怕危亡道士矶。”以为即志和所游西塞山，未知孰是。〔词苑〕

○王建霓裳词王建霓裳词云：“弟子部中留一色，听风听水作霓裳。”今教坊尚存其声，而其舞则废不传矣。近世有望瀛府、献仙音二曲，乃其遗声也。霓裳曲，前世传记论说颇详，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。白乐天有霓裳羽衣歌甚详，亦无风水之说，第记之，必有知音尔。〔六一诗话〕

○听风水声均节成音欧阳永叔以不晓听风听水作霓裳为疑。按唐人西域记，龟兹国王与其臣庶之知乐者，於大山间听风水声均节成音，后翻入中国，如伊州、甘州、凉州等曲，皆自龟兹所致。虽未及霓裳，而其制曲亦用其法。此说近之。〔蔡条诗话〕

○霓裳羽衣属黄钟商唐明皇改婆罗门引为霓裳羽衣，属黄钟商，时号越调。白乐天嵩阳观夜奏霓裳诗云：“开元遗曲自凄凉，况近秋天调是商。”知其为黄钟商无疑。欧阳永叔知霓裳羽衣为法曲，而以望瀛府、献仙音为其遗声，不明宫调，亦太疏矣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元白论河满子少异河满子，白乐天诗云：“世传满子是人名。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叠，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自注云：“开元中，沧州歌者姓名，临刑，进此曲以赎死，上竟不免。”元微之何满子歌云：“何满能歌声宛转，天宝年中世称罕。婴刑系在圜圜间，下调哀者歌愤懣。梨园弟子奏玄宗，一唱承恩羈网缓。便将何满为曲名，御府亲题乐府纂。”甚矣，帝王不可妄有嗜

好也。明皇喜音律，而罪人遂欲进曲赎死。然元白平生交友闻见率同，独纪此事少异。〔同上〕

○水调异名明皇杂录云：“禄山犯顺，议欲迁幸。帝置酒楼上，命作乐，有进水调歌者曰：“山川满目泪沾衣。富贵荣华能几时。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秋雁飞。”上问谁为此曲。曰：‘李峤。’上曰：‘真才子。’不终饮而罢。”此水调一句七字曲也。白乐天听水调诗云：“五言一遍最殷勤，调少情多似有因。不会当时翻曲意，此声肠断为何人。”脞说亦云：“水调第五遍五言调，声最愁苦。”此水调中一句五字曲，又有多遍，似是大曲也。乐天诗又云：“时唱一声新水调，漫人道是采菱歌。”此水调中新腔也。南唐近事云：“玄宗留心内宠，宴私击鞠无虚日。尝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，花飞惟唱‘南朝天子好风流’一句，如是数四。上悟，覆怀赐金帛。”此又一句七字。然既曰命奏水调，则是令杨花飞水调中撰词也。外史机云：“王衍泛舟巡阆中，舟子皆衣锦秀，自制水调银汉曲。”此水调中制银汉曲也。今世所唱中吕调水调歌，乃是谷呼音调异名者名曲，虽首尾亦有五言两句，决非乐天所闻之曲。〔同上〕

○何满子字句不同甘露事后，文宗便殿观牡丹，诵舒元舆牡丹赋，叹息泣下，命乐情。宫人沈翘翘舞何满子词云：“浮云蔽白日。”上曰：“汝知书耶。”乃赐金臂环。又薛逢何满子词云：“系马宫槐老，持杯店菊黄。故交今不见，流恨满川光。”五字四句。乐天所谓一曲四词，庶几是也。歌八叠，疑有和声，如渔父、小秦王之类。今词属双调，两段各六句，内五句各六字，一句七字。五代时尹鹖、李亦同此，其他诸公所作，往往只一段，而六句各六字，皆无复有五字者。字句既异，即知非奋曲。〔同上〕

○柳宗元 $\text{ㄅ}$ 乃曲“渔翁夜傍西岩宿。晓汲清湘燃楚竹。烟消日出不见人， $\text{ㄅ}$ 乃一声山水绿。”此柳宗元 $\text{ㄅ}$ 乃曲也，见本集。有误作晚唐人词者，非也，当以音调辨之。犹徐昌图以词名而误入宋词。唐宋之音尚不能辨，况中晚乎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如梦令传说不一如梦令，小石调曲，有传自庄宗者，有传自吕仙者。庄宗於宫中掘得石刻，名曰古记，复取调中二字为名，曰如梦令。所谓“如梦。如梦。残月落花烟重”是也。不知先曾有一阕云：“尝记溪亭日暮。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欲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。争渡。惊起一行鸥鹭。”传是吕仙之曲。别刻又云无名氏作，非吕仙也。张宗端寓以新词曰：比梅。近选以庄宗曾宴桃源深洞，又名曰宴桃源。〔古今词谱〕

○解红非吕洞宾作曲名有解红者，今俗传为吕洞宾作，见物外清音，其名未晓。近阅和凝集有解红歌云：“百戏罢，五音清。解红一曲新教成。两个瑶池小

仙字，此时夺却柘枝名。”乐书云：“优童解红，舞衣紫绯，秀银带，花凤冠。”盖五代时人也，焉有吕洞宾在唐世预填此腔耶。〔物外清音〕

○巫山一段云两首不同唐昭宗宫人作巫山一段云二首，或以为昭宗作。二首各一体，此旧调用六字句换头，而第二首结句换韵。〔尊前集〕

○徐昌图非宋人尊前集有徐昌图临江仙、河传二首，俱唐音也。按昌图为肃宗时进士，至宋太宗时，世次遥遥，而必欲屈之为博士，以列於宋人，不可解也。或云是两人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花蕊夫人词蜀亡，花蕊夫人随孟昶行至葭萌驿，题壁云：“初离蜀道心将碎，离恨绵绵。春日如年。马上时时闻杜鹃。”书未竟，为军骑促行，只二十二字，点点是鲛人泪也。及见宋祖，有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”之句，足愧须眉矣。乃有无名子戏续之云：“三千宫女如花貌，妾最婵娟。此去朝天。只恐君王恩爱偏。”不惟虚空架桥，亦且狗尾续貂也。〔太平清话〕

○两花蕊夫人花蕊夫人，蜀王建妾，号小徐妃者也。后主王衍归唐，半涂遇害。及孟氏再有蜀，传至昶，又有一花蕊夫人费氏，作宫词者是也。后随昶归宋，一日，召花蕊入宫，而昶遂死。〔铁围山丛录〕

○李煜捣练子李重光“深院静”小令，词名捣练子，即咏捣练也。复有“云鬓乱”一篇，其词亦同众刻无异。尝见一旧本则俱系鹧鸪天，二词之前，各有半阕。其“云鬓乱”一阕云：“节气虽佳景渐阑。吴绫已暖越罗寒。朱扉日暮随风掩，一树藤花独自看。云鬓乱，晚妆残。带恨眉儿远岫攒。斜托香腮春笋嫩，为谁和泪倚阑干。”其“深院静”一阕云：“塘水初澄似玉容。所思还在别离中。谁知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珍珠月似弓。深院静，小庭空。断续寒砧断续风。无奈夜长人不寐，数声和月到帘栊。”〔升庵〕

○后主词本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云：“别易会难，古人所重，江南饯送，下泣言离。北方风俗，不屑此事，岐路言别，欢笑分首。”李后主长短句盖用此耳。故云：“别时容易会时难。”又云：“别易会难无可奈。”颜说又本文选陆士衡答贾谧诗云：“分索则易，携手实难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张泌江城子二首张泌，南唐人，有江城子二阕。其一云：“碧阑干外小中庭。雨初晴。晓莺声。飞絮落花时节，近清明。睡起卷帘无一事，匀了面，没心情。”其二云：“浣花溪上见卿卿。眼波明。黛眉轻。高绾绿云，低簇小蜻蜓。好是问他来得么，和笑道，莫多情。”黄叔云：“唐词多无换头，如此词自是二首，故重押两情字，两明字。今人不知，合为一首，则误矣。”〔词苑〕

○陶风光好陶使江南，遇秦弱兰，作风光好词。见宋人小说。或有以为曹翰者，翰能作老将诗，其才固有之，终非武人本色。沈达云巢编谓陶使吴越，惑倡女任社娘，因作此词。任大得陶贖后，用以创仁王院，落发为尼。李唐吴越未

审孰是，要之近陶所为耳。〔艺苑卮言〕

○风光好三说小说记事率多舛误，岂复可信，虽事之小者，如一诗一词，盖亦尔。淮阴侯庙诗“筑坛拜日恩虽重”之句，青箱杂记谓是钱昆作，桐江诗话谓是黄好谦作，是一诗而有二说也。小词春光好，“待得鸾胶续断弦，是何年”之句，江南野录谓是曹翰使江南赠娼妓词，本事曲谓是陶使钱塘赠驿女词，冷斋夜话谓是陶使江南赠韩熙载歌姬词，是一词而有三说也。其他类此者甚众，殆不可遍举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牛峤词用王诗南史王诗：“日暮当归去，鱼鸟见留连。”俗本改暮作暮，浅矣。孟蜀牛峤词“日暮天空波浪急”，正用语。〔词品〕

○潘阆忆余杭潘逍遥自制忆余杭词曰：“长忆西湖湖水上。尽日凭栏湖上望。三三两两钓鱼舟。岛屿正清秋。笛声依约芦花里。白鸟成行忽飞起。别来闲想整纶竿。思入水云寒。”又，“长忆孤山山影独。山在湖心如黛簇。僧房四面向湖开。轻棹去还来。芰荷香细连云阁。阁上清声檐下铎。别来尘土浣人衣。空役梦魂飞。”又，“长忆西湖添碧溜。灵隐寺前天竺后。冷泉亭上旧曾游。三伏似清秋。白猿时见攀高树。长啸一声何处去。别来几向画图看。终是欠峰峦。”旧刻或云虞美人，或云酒泉子，皆误。更有失去第二首山影独字，第三者添碧溜字者，不成词矣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晏殊不作妇人语晏叔原谓蒲传正曰：“先君一生小词，未尝作妇人语。”传正曰：“‘绿杨芳草长亭路，年少抛人容易去’，岂非妇人语。”叔原曰：“公谓年少为所欢乎。因公言，乃解得乐天诗‘欲留所欢待富贵，富贵不来所欢去。’”传正笑而悟其言之矣。〔诗眼〕

○六一词胜石曼卿六一居士踏莎行离别云：“候馆梅残，溪桥柳细。草薰风暖摇征辔。离愁渐远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。寸寸柔肠，盈盈粉泪。楼高莫近危栏倚。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”王阮亭曰：“升庵以平芜句拟石曼卿‘水尽天不尽，人在天尽头’，未免河汉，盖意近而工拙悬殊也。”

〔词苑〕

○欧词本王维诗晁无咎评欧阳永叔浣溪沙云：“‘绿杨楼外出秋千’，只一出字，自是后人道不到处。”予按王摩诘诗“秋千竞出垂杨里”，欧公词意本此，晁偶忘之耶。〔李君宝〕

○望江南非欧词王年 至默记，载欧阳公望江南双调云：“江南柳，叶小未成阴。人为丝轻那忍折，莺怜枝嫩不胜吟。留取待春深。十四五，闲抱琵琶寻。堂上簸钱堂下走，恁时相见已留心。何况到如今。”初，奸党诬公盗甥，公上表自白云：“丧厥夫而无托，携孤女以来归。”张氏此时年方十岁，钱穆父素恨公，笑曰：“此正学簸钱时也。”欧知贡举下第，举人复作醉蓬莱议之。按欧

公此词出钱私志，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吴越，故丑底之。其词之猥弱，必非公作，不足信也。〔词苑〕

○欧词中有无名子所为欧公小词，间见诸词刻陈氏书录一卷，其间多有与阳春、花间相混者，亦有鄙褻之语一二厕其中，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。近有醉翁琴趣外篇，凡六卷二百馀首，所谓鄙褻之语，往往而是，不止一二也。前题东坡序八九语，词气卑陋，不类坡作，益可以证词之伪。〔同上〕

○欧公咏平山堂“山色有无中”，欧阳公咏平山堂句也。或谓平山堂望江南诸山甚近，公短视故耳。东坡为公解嘲乃赋快哉亭词云：“记得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，杳杳没孤鸿。认得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”盖山色有无，非烟雨不能也。然公词起句是“平山阑槛倚晴空”，安得烟雨，恐东坡终不能为公解矣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垂螺双螺张子野减字木兰花云：“垂螺近额。走上红茵初趁拍。只恐惊飞。拟倩游丝惹住伊。文鸳绣履。去似风流尘不起。舞彻梁州。头上宫花颤未休。”又晏小山词云：“垂螺拂黛青楼女。”又云：“双螺未学同心绾，已占歌名。月白风清。长倚昭华笛里声。”又云：“红窗碧玉新名旧，犹绾双螺。一寸秋波。千斛明珠觉未多。”按垂螺、双螺，盖宋时角妓未破瓜时发饰之名，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，犹有此制。〔词苑〕

○胡宿诗张先词相类胡宿诗：“风花飞有态，烟絮坠无痕。”张先词：“柳径无人，坠飞絮无影。”二人诗词颇相类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莺莺燕燕张子野晚年多畜姬侍，东坡有诗云：“诗人老去莺莺在，公子归来燕燕忙。”盖均用张家故事也。按唐有张君瑞，遇崔氏女於蒲，崔小名莺莺，元稹与李绅语其事，作莺莺歌。汉童谣曰：“燕燕尾涎涎。张公子、时相见。”又张祜妾名燕燕，其事迹与对偶皆精切如此。然莺莺对燕燕，已见于杜牧之诗曰：“绿树莺莺语，平沙燕燕飞。”前辈用字必有所祖。鲁直作苏翰林出游诗曰：“人间化鹤三千岁，海上看羊十九年。”亦皆用本家故事，而不失之偏枯，可以为法也。〔野客丛谈〕

## ●卷二十一辨证二

○苏词与柳词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，有铜将军铁绰板之讥。柳七“晓风残月”，谓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檀板歌之。此袁语也。后人遂奉为美谈。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，固是英雄本色。柳纤艳处，亦丽以淫耳。况“杨柳外”句，又本魏承班渔歌子“窗外晓莺残月”，改二字增一字，焉得独擅千古。今取二词并志於后。苏念奴娇赤壁怀古云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云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

，谈笑间、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、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柳雨霖铃秋别云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方留恋处、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咽。念去去、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。更那堪、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、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、千种风流，待与何人说。” [词苑]

○词综本赤壁词东坡赤壁词“浪声沉”，他本作“浪淘尽”，与调未协。“孙吴”作“周郎”，犯下“公瑾”字。“崩云”作“穿空”，“掠岸”作“拍岸”，又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”，“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”，益非。今从容斋随笔所载黄鲁直手书本更正。至於“小乔初嫁”宜句绝，“了”字属下句乃合。 [朱竹] [按：是词当以词综本为善。]

○苏词非以诗为词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，子瞻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余谓后山之言误矣。坡佳词最多，其间杰出者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赤壁词。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中秋词。“落日绣帘卷，庭下水连空”快哉亭词。“乳燕飞华屋，悄无人、桐阴转午”初夏词。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”夜登燕子楼词。“楚山修竹如云，异材秀出千林表”咏笛词。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肌自有仙风”咏梅词。“东武南城新是固，涟漪初溢”宴流杯亭词。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夏夜词。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”别参寥词。“缺月挂疏桐，漏尽人初静”秋夜词。“霜降水痕收。浅碧鳞鳞露远洲”重九词。凡此十馀词，皆绝去笔墨畦径，直造古人不到处，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。若谓以诗为词，是大不然。 [苕溪渔隐]

○苏黄词评陈后山云：“子瞻以诗为词，虽工非本色。今代词手，唯秦七、黄九耳。”予谓后山以子瞻词如诗似矣，而以山谷为得体，复不可晓。晁无咎云：“东坡小词，不谐律吕，盖横放杰出，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其评山谷则曰：“词固高妙，然不是当行家语，乃著腔子唱好诗耳。”此言得之。 [溇南诗话]

○苏词非不及于情晁无咎云：“眉山公之词短於情，盖不更此境耳。”陈后山曰“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”，岂待更而后知，是直以公为不及於情也。呜呼，风韵如东坡，而谓不及於情，可乎。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，其溢为小词而闲及於脂粉之间，所谓滑稽玩戏，聊复尔尔者也。若乃纤艳淫，入人骨髓，如田中行、柳耆卿辈，岂公之雅趣也哉。 [同上]

○谓苏轼以诗为词大是妄论陈后山谓东坡以诗为词，大是妄论，而世皆信之。独茆荆产辨其不然。谓公词为古今第一。今翰林赵公亦云，此与人意暗同。盖

诗词只是一理，不容异观。自世之末作，习为纤艳柔脆，以投流俗之好，高人胜士，亦或以是相胜，而日趋於委靡，遂谓其艳当然，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。文伯起曰：“先生虑其不幸而溺於彼，故援而止之，特立新意，寓以诗人句法。”是亦不然。公雄文大手，乐府乃其游戏，顾岂与流俗争胜哉。盖其天资不凡，辞气迈往，故落笔皆绝尘耳。〔同上〕

○苏轼西江月古今词话云：“东坡在黄州，中秋夜对月独酌，作西江月词云：‘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。夜来风月已鸣廊。看取眉间鬓上。酒贱长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对孤光。把戈凄然北望。’坡以谗言谪居黄州，郁郁不得志，凡赋诗缀词，必写其所怀，然一日不忘朝廷，其怀君之心，末句可见矣。”按聚兰集载此词注云：“寄子由。”故后句云：“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戈凄然北望。”则兄弟之情，见於句意之间矣。疑是钱塘时作，子由时为睢阳幕客，若词话所云则非也。〔茗溪渔隐〕

○苏轼戚氏程子山舍人跋东坡满庭芳词云：“予闻之苏仲虎云，一日，有传此词以为先生作。东坡笑曰：‘吾文章肯以藻绘一香篆盘子。’然观间如‘画堂别是风光’及‘十指露’之语，诚非先生所云。”子山所说，固人所共晓。予尝怪李端叔谓东坡在中山，歌者欲试东坡仓卒之才，於其侧歌戚氏。公笑而颔之，邂逅方论穆天子事，颇摘其虚诞，遂资以应之。随声随写，歌竟篇就，才点定五六字。座中随声击节，终席不间他词，亦不容别进一语。临分曰：“足以为中山一时艳事。”然予观其词有曰：“玉龟山、东皇灵媿统群仙。”又云：“争解玉勒香存。”又云：“莺辂驻蹕。”又云：“肆华筵，间作吹管鸣弦，宛若帝所钧天。”又云：“倒尽琼壶酒，献金鼎、乐固大椿年。”又云：“浩歌畅饮，回首尘寰。烂熳游、玉辇东还。”东坡御风骑气，下笔真神仙语。此等鄙俚猥亵之词，殆是教坊倡优所为，虽东坡灶下老婢，亦不作此语。而顾称誉若此，岂果端叔之言耶。恐疑误后人，是不可以不辨。〔梁溪漫志〕

○苏词用王昌龄诗“高情已逐晓云空。不与梨花同梦。”东坡句也。后见王昌龄梅花诗云：“落落寞寞路不分。梦中唤作梨花云。”方知东坡引用此诗。

〔高斋诗话〕

○苏轼卜算子野客丛书云：“东坡在惠州白鹤观，惠有温都监女，颇有姿色，年及笄，不肯字人。闻坡至，喜曰：‘此吾婿也。’一夜，坡吟咏间，其女徘徊窗外，坡觉而推窗，则女逾墙而去。坡物色得其详，正呼王郎为媒，有过海之事，此议遂寝。其女不久卒，葬於沙汀之侧。坡回，为之怅然，故作卜算子词也。”梨庄曰：“此言似亦忌公者以此谤之，如阶下簸钱之类耳。小说纒缪，不足凭也。”〔词苑丛谈〕〔裴按：词为咏雁，当别有寄，不得以俗情附会。〕

○苏词不可限以绳墨山谷云：“东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，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。”或云：“鸿雁未尝栖宿树枝，惟在田野苇丛间，此亦语病也。”此词本咏夜景，至换头但说雁。正如贺新郎词“乳燕飞华屋”，本咏夏景，至换头但说榴花。盖其文章之妙，语意到处即为之，不可限以绳墨也。〔渔隐丛话〕

○苏轼卜算子真迹赵右史云：“余顷於郑公实处，见东坡真迹书卜算子词。断句乃云：‘寂寞沙汀冷。’刊本作‘枫落吴江冷’，词意全不相属也。”〔耆旧绩闻〕

○苏轼别参寥词东坡别参寥长短句云：“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向钱塘江上，西兴渡口，几度斜晖。不用思量今古，俯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，白首忘机。记取西湖西畔，正暮山好处，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，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，愿谢公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，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。”按羊昙为谢安所爱重，安葬后，辄弥年不行西州路。尝因大醉，不觉至州门。左右曰：“此西州门也。”昙悲感，以马策扣扉，诵曹子建诗曰：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邱。”因恸哭而去。东坡用此故事，若世俗之论，必以为成讖矣。然其词石刻后，东坡自题云：“元六年三月六日。”余以东坡年谱考之，元四年知杭州，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。自后复守颖徙扬，入长礼曹，出帅定武。至绍圣元年方南迁岭表，建中靖国元年北归，至常，乃薨。凡十一载。则世俗成讖之论，安可信耶。

○苏轼贺新郎苏子瞻守钱塘，有官妓秀兰，天性黠慧，善於应对。一日，湖中有宴会，群伎毕集，惟秀兰不至。督之良久，方来。问其故，对以沐浴倦睡，忽闻叩户甚急，起而问之，乃乐营将催督也。谨以实告。子瞻已恕之，坐中一，怒其晚至，诘之不己。时榴花盛开，秀兰折一枝，藉手告，愈怒。子瞻因作贺新凉，令歌以送酒。怒顿止。词曰：“乳燕飞华屋。悄无人、庭阴转午，晚凉新浴。手弄生绡白团扇，扇手一时似玉。渐困倚、孤眠清熟。门外谁来推秀户，枉教人、梦断瑶台曲。又却是，风敲竹。石榴半吐红巾蹙。待浮花、浪蕊俱尽，伴君幽独。浓艳一枝细看取，芳意千重似束。又恐被、西风惊绿。若待得君来，向此花前，对酒不忍触。共粉泪，两簌簌。”子瞻之词，皆纪前事，取其沐浴新凉，故曲名贺新凉也。后人不知，误作贺新郎，盖不得子瞻之意。子瞻真可谓风流太守，岂可与俗吏同日语哉。野哉杨之言，真可入笑林矣。东坡此词，冠绝古今，意高远，宁为一妓而发耶。“帘外谁来推秀户，可却是、风敲竹”等语，固唐人“帘开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变化入妙。今乃云：“为乐营将催督”，可笑者一。“石榴半吐红巾蹙”至“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”等句，因初夏时，花事将阑，榴花独吐，因以红巾拂取，写其幽闲之意。今乃云：“榴花盛开，折奉府”，可笑者二。贺新郎乐府旧调，今乃



云取其新沐，后人讹为贺新郎，此可笑者三。东坡此词，不幸横遭点污。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，谓之讠令痴符。杨之类是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黄庭坚书荆公集句鲁直书荆公集句菩萨蛮词本云：“数间茅屋闲临水。窄衫短帽垂杨里。花是去年红。吹开一夜风。娟娟新月偃。午醉醒来晚。何许最关情。黄鹂三两声。”因阅临川集，乃云：“今日是何朝。看余度石桥。”余谓不若“花是去年红，吹开一夜风”为胜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莫少虚词旧传水调歌一曲，其首章云：“瑶草一何碧，春入武陵溪。溪上桃花无数，花上有黄鹂。”以为黄鲁直所作。蜀人石耆翁言，此莫少虚壮气词也。少虚又有浣溪沙词云：“宝钏湘裙上玉梯。云重应恨翠楼低。愁同芳草两萋萋。”又云：“归梦悠扬见未真。绣衣恰有暗香薰。五更分得楚台春。”皆造语新隽。但晚岁心醉富贵，不复事文章，今人鲜有知其作者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秦观满庭芳秦少游满庭芳“山抹微云，天黏衰草”，今改本黏作连，非也。韩文“洞庭汗漫，黏天无壁”，张祜诗“草色黏天恨”，山谷诗“远水黏天吞钓舟”，邵博诗“老滩声殷地，平浪势黏天”，赵文词“玉关芳草黏天碧”，严次山词“黏云江影伤千古”，叶梦得词“浪黏天、蒲桃涨绿”，刘行简词“山翠欲黏天”，刘叔安词“暮烟细草黏天远”，黏字极工，且有出处。若作连天，是小儿语也。〔词品〕

○秦观用隋炀帝诗“寒鸦万点，流水绕孤村”之句，人皆以为少游自造此语。殊不知亦有所本。予在临安，见平江梅知录云：“隋炀帝诗云：‘寒鸦千万点，流水绕孤村。’少游用此语也。”又余尝读李义山效徐陵体赠更衣诗云：“轻寒衣省夜，金半熨沉香。”乃知少游词“玉笼金斗，时熨沉香袖”与“睡起熨沉香，玉腕不胜金斗”，其语亦有来处。〔（艺苑雌黄）〕

○杜安世词杜安世词“烧残绛蜡泪成痕，街鼓报黄昏”，或议其黄昏未到，那得烧残绛蜡。或云：“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。”有人以此问之。答曰：“重帘邃屋，帘幕密排，盖不到夜已燃烛矣。”其全章云：“烧残绛烛泪成痕。街鼓报黄昏。碧云又阻来信，廊上月侵门。愁永夜，拂香不。待谁温。梦兰憔悴，掷果凄凉，两处销魂。”〔（晁以道）〕

○好词未易弹改古人好词，即一定未易弹改。子瞻“绿水人家绕”，别本绕作晓，为古今词话所赏。愚谓绕字难平，然是实境，晓字无归著，试通咏全章便见。少游“斜阳暮”，有人亲在郴州见石刻，是“斜阳树”，树字甚佳，犹未若暮字。至若苕溪渔隐记耆卿“鳌山彩结”，结改作缔益佳，不知何佳也。若子瞻“低绣户”，低改窥，则善矣。〔周长卿〕

○词句不当重叠老杜谢严武诗云：“雨映行宫辱赠诗。”山谷云：“只此雨映两字，写出一时景物。此句便雅健。”余然后晓句中当无虚字。后诵淮海小词

云：“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”公曰：“此词高绝，但既云斜阳，又云暮，则重出也，欲改斜阳作帘栊。”余曰：“既言孤馆闭春寒，似无帘栊。”公曰：“停传虽未必有帘栊，有亦无害。”余曰：“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。若曰帘栊，恐损初意。”先生曰：“极难得好字，当徐思之。”然余因此晓句法不当重叠。

[苕溪渔隐]

○斜阳暮不得谓之重山谷惜少游踏莎行词“斜阳暮”意重，欲易之未得其字。今郴志遂作“斜阳度”。愚谓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。李太白诗“卷彼落日暮”，即“斜阳暮”也。刘禹锡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，杜工部“山木苍苍落日曛”，皆此意。别如韩文公纪梦诗“中有一人壮非少”，石鼓歌“安置妥帖平不颇”之类尤多，岂可亦谓之重耶。山谷当无此言，即诚出山谷，亦岂足为定论耶。〔（王直方诗话）〕

○高唐事乃楚怀王漫叟诗话云：“高唐事乃楚怀王，非襄王也。若古人云：‘莫道无心便无事，也应愁杀楚襄王。’少游词云：‘不应容易下巫阳，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。’皆误用也。”按高唐赋云：“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，望高唐之观，其上独有云气。王问玉曰：‘此何气也。’玉对曰：‘所谓朝云者也。昔者先王尝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曰：‘妾巫山之女也。’”李善注云：“楚怀王游於高唐，梦与神遇。”则漫叟诗话之言是也。然神女赋复云：“楚襄王志宋玉游於云梦，王使玉赋高唐之事，其后王寝，梦与神女遇，其状甚丽。”以此考之，则楚襄王亦梦与神女遇，但楚怀王是游高唐，楚襄王是游云梦，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秦观千秋岁秦少游谪处州日，作千秋岁词云：“水连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乱，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，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，碧云暮合空相对。忆昔西池会。鸳鸯同飞盖。携手处，今谁在。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落红万点愁如海。”今郡治有莺花亭，因此词取名。宋吴虎臣云：“少游千秋岁词，在衡阳与孔毅甫作也。词云‘忆惜西池会’，言在京师与毅甫同朝，叙其为金明池之游耳。今言处州非也。”〔词苑丛谈〕〔裴按：山谷和少游词亦谓在衡阳，见其稿本。惟范石湖则以为在处州耳，黄词见馀编。〕

○俞紫芝词俞紫之秀老，弟澹清老，名字见王介甫、黄鲁直集中。诗词传世虽少，亦间见文蕴等编。叶石林诗话误以为扬州人。鲁直答清老寒夜三诗，其一引牧羊金华山皇初平事言之，盖黄上世亦出金华也。近览智者草堂所藏张公诩青溪图，有秀老手题临江仙一阕，后书金华俞紫芝，不知石林何故误也。此词世少知之，录于后。“弄水亭前千万景，登临不忍空回。水轻墨澹写蓬莱。莫教世眼，容易洗尘埃。收去雨昏都不见，展时还似云开。先生高趣更多才。人人尽道，小杜却重来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词中用字之难徐臣“雁足不来，马蹄难驻，门掩一庭芳景”，驻字当作去字，语意乃佳。周美成“水亭小。浮萍破处，帘花帘影颠倒”。按杜少陵诗“灯前细雨帘花落”，美成用此帘花二字，金与出处意不相合，乃知用字之难矣。赵德麟“重门不锁相思梦，随意绕天涯”，徐师川“柳外重重叠叠山，遮不断愁来路”，二词造语虽不同，其意绝相类。董武子“畴昔寻芳秘殿西，日压金铺，宫柳垂垂”，秘殿岂寻芳之处，非所当言也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周晴川十六字令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：“眠。月影穿窗白玉钱。无人弄，移过枕函边。”朱竹云：“按十六字令，即苍梧谣也。张安国集中三首，蔡伸道集中一首，其首俱以一字句断。今本讹眠字为明，遂作三字句断，非也。是词见天机馀锦，系周晴川作，今相沿刻美成，然片玉集无此，其不系美成明矣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俗本改字之非小词如周美成“坊曲人家”，俗改曲为陌。张仲宗“东风如许恶”，俗改“妒花恶”。东坡“玉如纤手嗅梅花”，俗改“玉奴”。孙夫人“日边消息空沉沉”，俗改“耳边”。所以书贵旧本。〔升庵〕

○贺词本王勃滕王阁赋贺方回晚景云：“鹜外红绡一缕霞。淡黄杨柳带栖鸦。玉人和月折梅花。笑粉香归绣户，半垂罗幕护窗纱。东风寒似夜来些。”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阁赋，此子可云善盗。〔丹铅续录〕

○朱翌乐府待制公十八岁时尝作乐府云：“流水泠泠，断桥斜路横枝亚。雪花飞下。金胜江南画。白壁青钱，欲买真无价。归来也。风吹平野。一点香随马。”朱希真访司农公不值，於几案间见此词，惊赏不已，遂书于扇而去。初不知何人作也。一日，洪览范见之，扣其所从来，朱具以告。二人因同往谒司农公问之，公亦愕然。客退，从容询及待制公，公始不敢对，既而以实告。司农公责之曰：“儿曹读书，正当留意经史，何用作此等语耶。”然心实喜之，以为此儿他日必以文名于世。今诸家词集及渔隐丛话皆以为孙和仲或朱希真作，非也。正如咏摺骨扇词云：“宫纱蜂赶梅，宝扇鸾开翅。数摺聚清风，一捻生秋意。摇摇云母轻，裊裊琼枝细。莫解玉连环，怕作飞花坠。”余尝亲见稿本於公家，今于湖集乃载此词，盖张安国尝为人题此词於扇故也。〔耆旧续闻〕〔裴按：曾纁曾为司农少卿，待制乃其子卞造也。〕

○乐府雅词有误曾端伯卞造编乐府雅词，以秋月词念奴娇，为徐师川作。梅词点绛唇，为洪觉范作，皆误也。秋月词乃李汉老，梅词乃孙和仲，和仲即正言谔之子也。又世传江城子、青玉案二词皆东坡所作。然西清诗话谓江城子乃叶少蕴作，桐江诗话谓青玉案乃姚进道作，四词皆佳。汉老念奴娇词中有“满天霜晓，叫云吹断横玉”之句。乃用崔鲁华清宫诗“银河漾漾月辉辉。楼碍天连织女机。横玉叫云清似水，满空霜逐一声飞。”或云，叫云乃笛名，非也。

[苕溪渔隐]

○晁冲之梅词端伯所编乐府雅词中有汉宫春梅词，云是李汉老作，非也，乃晁冲之叔用作。政和间作此词献蔡攸，是时朝廷方兴大晟府，蔡攸携此词呈其父云：“今日於乐府中得一人。”京览其词，喜之，即除大晟府丞。词中有“清浅小溪如练，问玉堂、何似茅舍疏篱”，此用玉堂事，乃唐人诗云：“白玉堂前一树梅。今朝忽见数枝开。几家门户重重闭，春色因何得入来。”或云，玉堂乃翰苑之玉堂，非也。[同上]

○张芸叟词用乐天诗张芸叟词云：“回首夕阳红尽处，应是长安。”人喜诵之。乐天题岳阳楼诗云：“春岸绿时连梦泽，夕阳红处近长安。”盖芸叟由此换骨也。[梁溪漫志]

○苏过点绛唇苏叔党有“新月娟娟”“高柳蝉嘶”二首，皆点绛唇也。时禁苏氏文章，故隐其名以为汪彦章作。[古今词话]

○汪彦章点绛唇苏叔党点绛唇词，能改斋漫录谓为汪彦章作。彦章在翰苑屡致言者，作此词。或问曰：“归梦浓於酒，何以在晓鸦啼后。”公曰：“无奈此一队畜生何。”按晓鸦，草堂改作乱鸦，归梦改作归兴，今从吴虎臣能改斋漫录正之。[词衷]

○仲殊柳梢青柳梢青“岸草平沙”一首，僧仲殊也。今刻本往往失其名，故特著之。宋人小词僧徒惟二人最佳，觉范之作类山谷，仲殊之作似花间。祖可、如晦俱不及也。[草堂词话]

○葛鲁卿蓦山溪葛鲁卿有蓦山溪一曲，咏天穿节效射也。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，相传云，女娲以是日补天，俗以煎饼置屋上，名曰补天穿，今其俗废久矣。词云：“春风野外，卯色天如水。鱼戏舞绡纹，似出听、新声北里。追风骏足，千骑卷高门，一箭过，万人呼，雁落寒空里。天穿过了，此日名穿地。横石俯清波，竞追随、新年乐事。谁怜老子，使得纵遨游，争捧手，共凭肩，夹路游人醉。”词不甚工而事奇，故拈出之。“卯色天”用唐诗“残霞蹙水鱼鳞浪，薄日烘云卯色天”之句。东坡诗亦云：“笑把鸱夷一尊酒，相逢卯色五湖天。”今刻苏诗者，不知出处，改卯色为柳色，非也。花间词“一方卯色楚南天”，注以卯为卯，亦非。[词口品]

○曹组望月婆罗门曹元宠本善作词，特以红容身喧戏词盛行於世，遂掩其名。如望月婆罗门词，亦岂不佳。词云：“涨云暮卷，漏声不到小帘栊。银河淡扫澄空。皓月当轩高挂，秋入广寒宫。正金波不动，桂影朦胧。佳人未逢。叹此夕与谁同。望远伤怀，对景霜满愁红。南楼何处，想人在长笛一声中。凝泪眼，立尽西风。”此词病在霜满愁红之句，时太早耳。曾端伯编雅词乃以此词为杨如晦作，非也。[苕溪渔隐]

○张元渔家傲张仲宗有渔家傲一词云：“钓笠披云青嶂绕。绿蓑雨细春江渺。白鸟飞来风满棹。收纶了。渔童拍手樵青笑。明月太虚同一照。浮家泛宅忘昏晓。醉眼冷看城闹市闹。烟波老。谁能省得闲烦恼。”余往岁在钱塘，与仲宗从游甚久，仲宗手写此词相示，云旧所作也。其词第二句，元是“撇头雨细春江渺”，余谓仲宗曰：“撇头虽是船名，今以雨衬之，语晦而病，因为改作绿蓑雨细。”仲宗笑以为然。〔同上〕

○张元翰夜游宫张仲宗夜游宫辞云：“半吐寒梅未拆。双鱼洗、冰<sub>7</sub>斯初结。户外明帘风任揭。拥红炉，酒窗间听稷雪。此日去年时节。这心事、有人欢悦。半帐重薰鸳被叠。酒微醺，管灯花，今夜别。”双鱼洗，盥手之器，见博古图。稷雪，霰也，形如米粒，能穿瓦透窗，见毛诗疏。〔坚瓠集〕

○小词用毛诗高文惠妻与夫书曰：“今来织成袜一量，愿著之动与福并。”量，当作两，诗“葛履五两”是也。无名氏踏莎行词末云：“夜深著辆小鞋儿，靠著屏风立地。”辆、两盖古今字也，小词用毛诗字亦佳。〔词品〕〔裴按：无名氏词并非踏莎行，说详馀编中。〕

○银蒜押帘欧阳永叔仿玉台体诗“银蒜押帘宛地垂”，苏东坡哨遍词“睡起画堂，银蒜珠幕云垂地”，蒋捷白词“早是东风作恶，旋安排、一双银蒜镇罗幕”，银蒜盖捣银为蒜形，以押帘也。宋元亲王纳妃，公主下降，皆有银蒜帘押数百双。〔同上〕

○张先归朝欢张子野归朝欢词云：“声转辘轳闻露井。晓汲银瓶牵素绠。西园人语夜来风，丛英飘坠红成径。宝猊烟未冷。莲台香烛残痕凝。等身金，谁能得意，买此好光景。粉落轻妆红玉莹。月枕横钗云坠领。有情无物不双栖，文禽只合长交劲。昼长欢岂定。争如翻做春宵永。日，娇柔懒起，帘押卷花影。”“等身金”三字甚新，本贾黄中传。贾黄中幼日聪悟过人，父取书与其身相等，令诵之，谓之“等身书”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葛鲁卿西江月，国名，古肃慎地，产宝石大如巨粟，中国谓之。文与可朱樱歌，有“翡翠一盘红”句。葛鲁卿西江月词：“斜红带柳，琉璃涨绿平桥。人间花月正新妖。不数江南苏小。恨寄飞花簌簌，情随流水迢迢。鲤鱼风送木兰桡。回棹荒鸡报晓。”诗词中事甚多，人罕知者，故录之。〔同上〕

○坊曲改作坊陌非是唐制妓友所居曰坊曲，北里志有南北曲，如明两京之南院北院也。宋陈敬叟词“窈窕青门紫曲”，周美成词“小曲幽坊月暗”，又“坊曲人家”，草堂诗馀改作坊陌，非也。谢皋羽天地间气集，载孟夔南京诗“坊曲傍深春，活活河流过雨浑。花鸟几时充贡赋，牛羊今日上邱原。犹传柳七工词翰，不见朱三有子孙。我亦前生梁楚士，独持心事过夷门。”〔同上〕

○诗词用泥子俗谓柔言索物曰泥，乃计切，谚所谓软缠也。杜子美诗“忽忽穷

愁泥杀人”，元微之忆内诗“顾我无衣搜画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钗”，杜牧之登九华楼诗“为郡异乡徒泥酒”，皇甫非烟传诗“郎心应似琴心怨，脉脉春情更泥谁”，杨乘诗“昼泥琴声夜泥书”，元邓文原赠妓诗“银灯影里泥人娇”，柳耆卿词“泥欢邀宠最难禁”，字又作泥，花间集顾词“黄莺娇转泥芳妍”，又“记得泥人微敛黛”，字又作妮，王能叟词“十三妮子绿窗中”，今山东目婢曰小妮子，其语亦古矣。〔词品〕

○无名氏呈红词无名氏呈红词云：“粉香尤嫩，霜寒可惯。怎奈向、春心已转。玉容别是，一般闲婉。悄不管、桃红杏浅。月影玲珑，金堤波面。渐细细、香风满院。一枝折寄，故人虽远。莫辄使、江南信断。”按呈红乃牡丹名。放翁桃源忆故人词“一朵呈红凝露”，东坡西江月词“蓬莱殿后呈红”，呈音汀，带革也。西厢“带角傲呈红”，宋待制服红呈犀带，盖以花色如带呈带，盖以花色如带呈之红耳。今所系亦曰呈带，而字书音为丁，误也。〔万红友〕

○孟婆俗谓风曰孟婆，蒋捷词云：“春雨如丝，绣出花枝红裊。怎禁他孟婆合早。”江南七八月间，有大风甚於舶棹，野人相传，以为孟婆发怒。按北齐李余聘陈，问陆士秀，江南有孟婆，是何神也。士秀曰：“山海经云：‘帝之二女，游於江中，出入必以风雨自随，以帝女故曰孟婆。’犹郊祀志以地神为泰媪。”此言虽鄙俚，亦有自来矣。〔词品〕

○心字香蒋捷有一剪梅词云：“一片春愁带酒浇。江上舟摇。楼上帘招。秋娘容与泰娘娇。风又飘飘。雨又潇潇。何日云帆卸浦桥。银字箏调。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。绿了芭蕉。”按心字香，外国以花酿香，作心字焚之。〔坚瓠集〕

○ㄩ乃曲元结有ㄩ乃曲，按ㄩ乃俗讹款乃，非。字书作款乃，亦非。ㄩ乃，棹船戛轧之声，柳诗“ㄩ乃一声山水绿”，严次山集名清江ㄩ乃，是也。ㄩ字与唉字同，是叹恨发声之辞。通雅曰：“唉，乌开切，又於解、於亥、於皆三切。”楚辞“唉秋冬之绪风”。亚父曰：“唉，竖子不足於谋。”此ㄩ乃之ㄩ，正当作埃字，上声，读为乌蟹切，盖船声如人声耳。刘蛻湖中歌作霫乃，刘言史潇湘诗作暖乃，皆ㄩ字之借字。山谷以为字异音同。阴氏谓紫阳韵及韵会皆然，而梅氏字汇谓数处当各如其音，不必比而同之，甚谬。升庵云：“ㄩ，亚改切。柳诗本作霫袄，后人误倒读作袄霫。”近江右张尔公作正字通，以为宜读作矮霫。然正韵於上声六解内收，乃字作依亥切，去声六泰内收乃字作於盖切，皆引ㄩ乃为证，是乃有霫爱二音。而ㄩ则音袄，是ㄩ之音袄，向来相传亦必有所本。魏校六书精蕴云：“语辞之乃，转为ㄩ乃之乃，音乌皓切”，正作袄音，是则ㄩ字之为埃上声无疑，而乃字则或作霫，或作袄，未确然耳。又陈氏谓当如乃字本音，奈上声，则必不然。而冷斋夜话载洪驹父云

：“柳诗本是{𠃉乃}霫，俗误分{𠃉乃}为二字。”则其说新而无可考据也。

[万红友]

○朝夭紫朝夭紫本蜀牡丹花名，其色正紫，如金紫大夫服色，故名。后人以为曲名，今以紫作子，非也。见陆游牡丹谱。[词苑丛谈]

○檀郎诗词中多用檀郎字，不知所谓。解者曰，檀喻其香也。后阅曾谦益李长吉诗注云：“潘安小字檀奴，故妇人呼所欢为檀郎。”然未知何据。[顾茂伦]

○乐府补题乐府补题，宛委山房赋龙涎香，调天香。浮翠山房赋白莲，调水龙吟。紫云山房赋菡，调摸鱼儿。馀闲书院赋蝉，调齐天乐。天柱山房赋蟹，调桂枝香。倡和者为玉笋王沂孙圣与、洲周密公谨、天柱天易简理得、友竹冯应瑞祥父、瑶翠唐艺孙英发、紫云吕同老和父、房李彭老商隐、宛委陈恕可行之、菊山唐珏玉潜、月洲赵汝钠真卿、五松李居仁师吕、玉田张炎叔夏、山村仇远杜近，皆宋遗民也。按陈恕可别本作练，非。陈旅安雅堂集有陈行之墓志云：“会稽陈恕可，古灵先生述古之后，有乐府补题一卷。”其为姓陈无疑。

[词笺]

○蔡党咏茶词蔡松年小词：“喜银屏小语，私分麝月，春心一点。”麝月，茶名，麝言香，月言图也。或说麝月是画眉香煤，亦通。但下不得分字。又党怀英茶词：“红莎绿春风饼。趁梅驿，来云岭。”金自明昌、大定时，文物已埽中国，而制茶之精如此，风味亦何减宋人。[词品][裴按：蔡松年，字伯坚，自号萧闲老人。仕金至尚书太丞相，封卫国公，卒谥文简。]

○梦雨萧闲云：“风头梦，吹无迹。”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，谓之梦，田夫野妇皆道之。而雷溪注以为梦中云雨，又曰云梦泽之雨，谬矣。贺方回有“风头梦雨吹成雪”之句。又云：“长廊碧瓦，梦雨时飘洒。”岂亦如雷溪之说乎。[溇南诗话]

○蔡松年赏荷词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云：“胭脂肤瘦薰沉水，翡翠盘高走夜光。”世多称之。此句诚佳，然莲体实肥，不宜言瘦。予友彭子升尝易赋子，此似差胜。若乃走珠之状，唯雨露中然后见之，据辞意当时不应有雨也。山黛月波之类，盖总述所见之景。而雷溪注云：“言此花以山为眉，波为眼，云为衣。”不亦异乎。至“一枝梅绿横冰萼，淡云新月炯疏星”之句，亦如此说，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，宜其谬之多也。[同上]

○高观国咏苏堤芙蓉有菩萨蛮咏苏堤芙蓉云“红云半压秋波急。艳妆泣露娇啼色。佳梦入仙城。风流石曼卿。宫袍呼醉醒。休卷西风景。明月粉香残。六桥烟水寒。”世谓高季迪之词也。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，其词云：“如此红妆。不见春光。向菊前、莲后才芳。雁来时节，寒沁罗裳。正一番风，一番雨，一

番霜。兰舟不采，寂寞横塘。强相依、暮柳同行。湘江路远，吴苑池荒。奈月朦胧，人杳杳，水茫茫。”以优劣论之，前则不如后也。昨偶得杂录一册，前词乃宋人高竹屋著也，岂非因姓同而讹之耶。〔词苑〕

○赵德庄眼儿媚杨升庵少与恒忱二弟赏梅世耕堂，悬挂灯於梅枝上，赋诗云：“疏梅悬高灯，照此花下酌。只疑梅枝然，不觉灯火落。”王浚川延相见而赏之曰：“此奇事奇句，古今未有也。”后阅赵德庄眼儿媚词云：“黄昏小宴到君家。梅粉试春华。暗垂素蕊，横枝疏影，月淡风斜。更烧红烛枝头挂，粉蜡斗香奢。元宵近也，小园先试，火树银花。”则昔人已有此事矣。〔宜斋野乘〕

○明代词不被管弦教坊李节箏歌，何元朗品为第一。金陵全盛时，顾东桥必用箏琶侑觞。相传武宗南巡，乐工顿仁随驾，学得金元杂剧，何元郎家小鬟，尽得其曲而用之。比得词调，犹作引子过曲。今供筵所唱，类具时曲，并无人问及词调。则倚声之被管弦者，歿未百年，而竟成广陵散矣。〔词统〕

○唐寅佳词少子畏吴下才人，而佳词绝少。踏莎行四时闺词，脍炙当世。及读陈白阳集，知俱系陈作。陈集编於其从孙明卿者，谅无传疑。余欲改正，友人曰：“倩陈山人彩毫为唐解元点染风流也可，何必认真。”乃不果改。〔兰皋集〕

○俞仲茅小词俞仲茅小词云：“轮到相思没处辞，眉间露一丝。”视易安“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”，可谓此儿善盗。然易安亦从范希文“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”语脱胎，特更工耳。〔花草蒙拾〕

## ●卷二十二谐谑

○回波词沈期回波词云：“回波尔时期。流向岭外生归。身名已蒙齿录，袍笏未复牙绯。”裴谈回波词云：“回波尔时栲栳。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连有裴谈，内里无过李老。”一用平韵，一用仄韵，乃律词之祖也。〔词苑〕

○裴温歌曲裴郎中II，晋国公次弟子也。善谈谑，与温岐为友，好作歌曲。既入台，为三院所谑曰：“能为淫艳之歌，有异洁清之士。”其南歌子云：“不是厨中串，争知炙里心。井连银钏落，展转恨还深。”又曰：“不信长相忆，抬头问取天。风流荷叶动，无夜不摇莲。”二人又为新声杨柳枝词，裴云：“思量大似恶因缘。只得相看不得怜。愿作琵琶槽那畔，美人长抱在胸前。”又云：“独房莲子没人看。偷得莲时命也拼。若有所由来借问，但道偷莲是下官。”温词云：“一尺红深朦麴尘。旧物天生如此新。合欢桃核终堪恨，里许元来别有人。”又云：“井底点灯深烛伊。共郎长行莫围棋。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”〔同上〕〔裴按：温庭筠原名岐。〕

○曲子相公晋宰相和凝，少年好为曲子，契丹入彝门，号为“曲子相公”。有



何满子词曰：“正题破瓜年纪，含情惯得人饶。桃李精神鹦鹉舌，可堪虚度良宵。却看蓝罗裙子，羞他长束纤腰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伊用昌咏鼓词伊用昌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其妻有殊色，音律女工，皆曲尽其妙。夫虽饥寒，丐食，终无愧意。或豪富子弟调笑，常有不可犯之色。用昌狂逸善饮，人呼为“伊风子”。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郡，爱和望江南词，夫妻唱和。或宿於古寺废庙，间遇物即有所咏，其词皆有旨。咏鼓词云：“江南鼓，梭肚两头乐。钉著不知侵骨髓，打来只是没心肝。空腹被人漫。” [十国春秋拾遗]

○仲殊和苏词东坡守钱塘，无一日不在西湖。尝携伎谒大通禅师，师愠形于色。东坡作长短句令伎歌之曰：“师唱谁家曲，宗风嗣阿谁。借君拍版与门槌。我也逢场作戏，不须疑。溪女方偷眼，山僧莫皱眉。却嫌弥勒下生迟。不见阿婆三五，少年时。”时有僧仲殊在苏州，闻而和之曰：“解舞清平乐，如今说合谁。红炉片雪上钳锤。打就金毛狮子，也堪疑。木女明开眼，泥人暗皱眉。蟠桃已是看花迟。不向东风一笑，待何时。” [冷斋夜话]

○苏词书郑高脱藉林希子中知润州，东坡自钱塘赴召，有官伎郑容、高莹求脱籍。东坡为一词书牒尾云：“郑庄好客。容我尊前时堕帻。落笔风生。籍籍声名满帝京。高山白早。莹骨冰肌那解老。从此南徐。良夜清风月满湖。”林判曰：“郑容落籍，高莹从良。”盖取句端八字云。 [东皋杂录]

○苏轼如梦令东坡云：“余尝浴泗洲雍熙塔下，戏作如梦令两阙云：‘水垢何曾相受。细看两俱无有。寄语揩背人，尽日劳君挥肘。轻手。轻手。居士本来无垢。’又云‘自净方能洗彼。我自汗流呀气。寄语浴澡人，且共肉身游戏。但洗。但洗。俯为世间一切。’” [苕溪渔隐]

○王彦龄嘲监司词王彦龄高才不羁，为太原掾官，尝作青玉案、望江南词以潮帅与监司。监司闻之，大怒，责之，彦龄敛版向前曰：“居下位，常恐被人谗。只是曾填青玉案，如何敢做望江南。请问马都监。”诗马都监者，与彦龄并坐，惶恐亟自辩诉。既退，尤彦龄曰：“某初不知，何乃以某为证。”彦龄笑曰：“乃借公真韵，幸勿多怪。” [轩渠录]

○侯蒙临江仙侯蒙少游场屋，年三十有一，始得乡贡。人以其年长貌寝，不之敬。有轻薄子画其形於纸鸢上，引线放之。蒙见而大笑，作临江仙词，题其上曰：“未遇行藏谁肯信，如今方表名踪。无端良匠画形容。当风轻借力，一举入高空。才得吹嘘身渐稳，只疑远赴蟾宫。雨晴时候夕阳红。几人平地上，看我碧霄中。”竟一举登第，年未四十，遂为执政。 [夷坚志]

○陈亚药名词宋陈亚，性滑稽，尝用药名作闺情生查子三首。其一曰：“相思意已深，白纸书难足。字字苦参商，故要檀郎读。分明记得约当归，远至樱桃

熟。何事菊花时，犹未回乡曲。”其二曰：“小院雨馀凉，石竹风生砌。罢扇尽从容，半夏纱厨睡。起来闲坐北亭中，滴尽珍珠泪。为念婿辛勤，去折蟾宫桂。”其三曰：“泪荡去远来，踟躕花频换。可惜石榴裙，兰麝香将半。琵琶闲后理相思，必拨朱弦断。拟续断朱弦，待这冤家面。”予谓此等词，偶一为之可耳，毕竟不雅。〔苕溪渔隐〕

○曹东亩红窗迥曹东亩赴试步行，戏作红窗迥慰其足云：“春闱期近也，望帝乡迢迢，犹在天际。懊恨一双脚底。一日厮赶上，五六十里。争气。扶持我去，博得宫归，凭时赏你。穿对朝靴，安排你在轿儿里。更选对宫样鞋儿，夜间伴你。”〔词品〕

○康与之望江南建炎中，驾驻维扬，康伯可上中兴十策，名振一时。后秦桧当国，伯可乃附会求进，为十客中之狎客，专应制为歌词。重九遇雨，奉敕口占望江南云：“重阳日，阴雨四郊垂。戏马台前泥拍肚，龙山会上水平脐。直浸到东篱。茱萸胖，菊蕊湿滋滋。落帽孟嘉寻箬笠。休官陶令觅蓑衣。两个一身泥。”上大笑。〔词苑〕

○小词戏曹勋使金东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诗末句云：“单于若问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”用李揆事也。绍兴中，曹勋功显使金国，好事者戏作小词，其后关云：“单于若问君家世，说与教知。便是红窗迥底儿。”谓功显之父元宠，昔以此曲著名也。〔同上〕

○周邦彦红窗过周邦彦亦有红窗迥词云：“几日来，真个醉，不知道窗外，乱红已深半指。花影被风摇碎。拥春醒乍起。有个人人，生得济楚，来向耳畔问道，今朝醒未。情性儿慢腾腾地。恼得人又醉。”此亦词中俳体，而尚饶情趣，迥异柳七、黄九诸阕。〔客亭类稿〕〔裴按：此词亦名红窗过，而与曹东亩作绝不相同。〕

○无名子讥范觉民词绍兴初，范觉民为相。以自崇宁以来，创立法度，例有赏，建议讨论，又行下吏部参酌追夺，有至夺十五官者。虽公论当然，而失职者胥造谤，浮议峰起。无名子因改坡语云：“清要无因。举选艰辛。系书钱、须要十分。浮名浮利，虚若劳神。叹旅中愁，心中闷，部中身。虽抱文章，苦苦推寻。更休说、谁假谁真。不如归去，作个齐民。免一回来，一回讨，一回论。”大字书写帖於墙上，逻者得之以闻。朝论虑或摇人心，罢讨论之举。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。〔容斋随笔〕

○文及翁西湖词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游西湖，一同年戏之曰：“西蜀有此景否。”及翁即席赋贺新郎云：“一勺西湖水。渡江来，百年歌舞，百年酣醉。回首洛阳花世界，烟渺黍离之地。更不复、新亭堕泪。簇乐红妆摇画舫，问中流，击楫何人是。千古恨，几时洗。余生自负澄清志。更有谁、溪未遇，传岩未

起。国事如今谁倚仗，衣带一江而已。便都道、波神堪恃。试问孤山林处士，但掉头、笑指梅花蕊。天下事，可知矣。” [古杭杂记]

○辛弃疾止酒词辛幼安止酒沁园春云：“杯汝前来。老子今朝，点检形骸。甚长年消渴，咽如焦釜，于今喜溢，气似奔雷。漫说刘伶，古今达者，醉后何妨死便埋。如此叹，汝於知己，真少恩哉。更凭歌舞为媒。莫合作、平居鸩毒猜。况怨无大小，生於所爱，物无美恶，过则为灾。与汝成言，勿留急去，吾力犹能肆汝杯。杯再拜，道麾之则去，招则须来。”此又如宾戏、解嘲等作，乃是把做古文手段，寓之於词赋。 [陈子宏]

○辛弃疾遣姬词稼轩有姬名钱钱，辛年老遣去，赋临江仙与之云：“一自酒情诗兴懒，舞裙歌扇阑珊。好天良夜月团圆。杜陵真好事，留得一文看。岁晚人欺程不识，怎教阿堵流连。杨花榆荚任漫天。从今花影下，只看绿苔圆。” [词苑]

○辛弃疾好事近稼轩在上饶，属其室病，呼医对脉。吹笛婢整整者侍侧，乃指以谓医曰“老妻病安，以此人为赠。”不数日，果勿药，乃践前约。整整去，因口占好事近云：“医者索酬劳，那得许多钱帛。只有一个整整，也合盘盛得。下官歌舞转凄凉，得几枝笛。觑著者般火色，告妈妈将息。”一时戏谑，风调不群。 [清波别志]

○陈藏一咏雪词史弥远之比周於杨后也，出入宫禁，外议甚哗。有人作咏云词议之云：“往来与月为俦，舒卷和天也蔽。”贾似道当国日，陈藏一亦作咏雪词以讥之曰：“没巴没鼻，霎时间做出，漫天漫地。不论高低并上下，平白都教一例。鼓弄滕六，招摇巽二，直恁张威势。识他不破，至今道是祥瑞。最是鹅鸭池边，三更半夜，误了吴元济。东郭先生都不管，关上门儿稳睡。一夜东风，三竿红日，万事随流水。东皇笑道，山河原是我的。”词寄念奴娇。 [钱塘遗事]

○方岳生日词新安方秋崖，除夕大书生日词曰：“今朝廿九，明朝初一。怎欠个、秋崖生日。客中情绪，老天知道，这月不消三十。春盘缕翠，春缸摇碧。便泥做、梅花消息。雪连试问是耶非，笑今夕、不知何夕。” [坚瓠集]

○嘲参政词嘉定更化，收召故老，一名公拜参政，虽好士而力不能援。谓客曰：“赞而来见者吾皆倒屣，未尝敢失一士，外议如何。”客素滑稽，曰：“自公大用，外间盛唱烛影摇红之词。”参政问何故。客曰：“几回见了，见了还休，争如不见。”宾主相视一笑。 [后村诗话]

○李好义望江南宋理宗时，李好义为某郡总管，作词名望江南云：“思往事，白尽少年头。曾帅三军平蜀难，沿边四郡一齐收。逆党反封侯。元宵夜，灯火闹啾啾。厅上一员闲总管，门前几个纸灯球。箫鼓胜皇州。” [江湖纪闻]

○蜀伎词蜀倡类能文，盖薛涛遗风也。有客自蜀挟一伎归，蓄之别室，率数日一往。偶以病少疏，伎颇疑之，客作词自解。伎用韵以答之云：“说盟说誓，说情说意。动便春愁满纸。多应念得脱空经，是那个、先生教的。不茶不饭，不言不语。一味供他憔悴。相思已是不曾闲，又那得、工夫咒你。”〔词苑丛谈〕

○马琼琼词营伎马琼琼归朱廷之，延之因辟二阁，东阁正室居之，琼琼居西阁。延之之任南昌，琼以梅雪扇题辞寄之云：“雪梅妒色。雪把梅花相抑勒。梅性温柔。雪压梅花怎起头。芳心欲诉。全仗东君来作主。传与东君。早与梅花作主人。”延之详词意，知西阁为东阁摧挫，遂休官归家。置酒会二阁曰：“昨见西阁所寄雪梅词，使人不遑寝食。”东阁乃曰：“君今仕矣，试为判断此事，据西阁所云，梅雪孰是也。”延之遂作浣溪纱一阙，以示二阁云：“梅正开时雪正狂。两般幽韵孰优长。且宜持酒细瑞详。梅花雪花输一出，雪如梅蕊少些香。东君非是不思量。”自后二阁欢会如初。〔同上〕

○赵管倡和词赵承旨与管夫人伉俪相得，倡和甚多。一日赵欲纳姬，以一曲调管夫人云：“我为学士，你做夫人。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，苏学士有朝云暮云。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，何过分。你年纪也过四旬，只管占住玉棠春。”管亦以一曲答之云：“你侬我侬，忒煞情多。情多处热似火。把一块泥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将他来齐打破，用水调和。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我和你生同一个衾，死同一个椁。”调笑甚工。〔同上〕

○王特起贺人生第三子词王特起贺人生第三子，叠用三字作喜迁莺词云：“古今三绝，惟郑国三良，汉家三杰。三俊才名，三儒文学，更有三君清节。争似一门三秀，三子三孙奇崛。人总道、赛蜀郡三苏，河东三薛。欢悒。况正是三月风光好，倾杯三百。子并三贤，孙齐三少，俱笃三馀事业。文既三冬足用，名节三元高揭。亲朋庆看，宠加三锡，礼膺三接。”此等语意，即福唐体之变调也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贯云石赋诗贯云石隐居钱塘。一日，郡中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，饮间赋诗，以泉为韵。中一人但哦泉泉泉，久不能就。忽一叟曳杖而至，问其故，应声曰：“泉泉泉。乱迸珍珠个个圆。玉斧斫开顽石髓，金钩搭出老龙涎。”众惊问曰：“公非贯酸斋乎。”曰：“然然然。”邀同饮，尽醉而去。〔西湖游览志〕

○瞿宗吉募缘词杭伎朱观奴颇通文义，尝欲构一室而募缘於人，求题词於瞿宗吉。宗吉援笔戏书云：“倾国倾城美貌，为云为雨芳年。金沙滩上旧因缘。重到人间示现。欲构云窗雾阁，奈悭宝钞金钱。诸公有意与周旋。请看桃花好面

。”人以宗吉故，喜捐费焉。〔坚瓠集〕

○卓珂月独韵词卓珂月作独韵词云：“娘问为何不去。爹问为何不去。背地问檀郎，难道今朝真去。郎去。郎去。打叠离魂随去。”又，“今日问郎来麽。明日问郎来麽。向晚问还频，有个梦儿来麽。痴麽。痴麽。好梦可知真麽。

”〔兰皋集〕

○沈宣除夕元旦词庠彦沈明德宣，尝赋吾杭除夕、元旦蝶恋花二词，道尽中人以下之家俗，诚足解颐，录以遗好事者。除夕云：“锣鼓儿童声聒耳。傍早关门，挂起新帘子。炮杖满街惊耗鬼。松柴烧在乌盆里。写就神荼并郁垒。细马送神，多著同兴纸。分岁酒兰扶醉起。阖门一夜齐欢喜。”元旦云：“接得灶神天未晓。炮杖喧喧，催要开门早。新画钟馗先挂了。大红春帖销金好。炉烧苍术香缭绕。黄纸神牌，上写天尊号。烧得纸灰都不扫。斜日半街人醉倒。

”〔郎仁宝〕

○明妓催乾词明末一妓善监酒，席间作调笑令，以催乾为韵。“闻道才郎高量。休让。酒到莫停杯。笑拔金钗敲玉台。催麽催。催麽催。已是三催将绝。该罚。不揣作监官。要取杯心颠倒看。乾麽乾。乾麽乾。”一座笑赏。〔艮斋杂说〕

○李容斋贺优人新婚词朝霞李尚书容斋，戏为优人新婚贺新郎词云：“夫子门楣异。却赢来、娇羞事业，风流经济。一向乔妆身是妾，此举差强人意。指山海、香盟粉誓。笑煞逢场花烛假，喜今尝、花烛真滋味。贪美酒，恣尤。个依休作男儿觑。料无非、铅华侣伴，裙簪班辈。正自难分姑与嫂，谩道燕如兄弟。恐还是，赵家姊妹。儿女温存原自惯，顾卿卿、怜妇如怜婿。今何夕，三生会。”长安中盛传此词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宋琬西江月林铁崖嗣环使君口吃，有小史名絮铁，尝共患难，绝怜爱之，不使轻见一人。一日，宋观察琬在坐，呼之不至。观察戏为西江月词云：“阅尽古今侠女，肝肠谁得如他。几家郎罢太心多。金屋何须重锁。羞说馀桃往事，怜卿勇过庞娥。千呼万唤出来麽。君曰期期不可。”众皆大笑。〔续轩渠录〕

○曹溶满庭芳曹秋岳先生溶赋满庭芳词，赠沙校书，即赋沙字。“艳似淘金，清还碾玉，怕人唤作风尘。溪边迭约，落雁故频频。漫说愁来醉卧，趁坡陁、高下铺匀。疏狂处、量他一斛，捏就小腰身。羞随轻浪滚，莲花步爱，踏尽无痕。怪当年叱利，假借堪嗔。今日谁能拘管，算恒河、自有仙真。情何限，千堆白雪，占断凤楼香。”钱塘朱若干为之序。〔同上〕

○曹溶浪淘沙孔子威坠马，曹秋岳咏浪淘沙词以戏之。“野岸石桥滨。雪色初匀。扬鞭一试紫骝新。记取黄沙沉戟地，不是花茵。旨酒酌芳辰。年少腰身。

罗衣代拂五陵尘。回首微闻相痛惜，楼上佳人。” [坚瓠集]

○万年冰题词钱塘陆云士大令家有万年冰一块，长安诸公赋之者甚众。尤悔庵云：“几时海上凌波去。碧云宫里偷冰柱。携向玉台中。光争琥珀红。长安多热客。把玩清心骨。若问是何名。多年一老兵。”昔刘原父在署，隔舍君武弁，玩一水晶器，不识何名。原父遥谓之曰：“诸公勿讶，此乃多年一老冰耳。”今读悔庵此词，不觉绝倒。 [词苑丛谈]

○尤侗新嫁娘词尤悔庵侗有新嫁娘词，调寄西江月。“月下云翘早卸，灯前罗帐眠迟。今宵犹是女孩儿，明日居然娘子。小婢偷翻翠被。新郎初试蛾眉。最怜妆罢见人时。尽道一声恭喜。” [坚瓠集]

○云郎小照题词广陵冒巢民家青童紫云，僮巧善歌，与阳羨陈其年狎。其年为画云郎小照，遍索题句。新城王阮亭曰：“黄金屈膝玉交杯。坐炉银荷叶上灰。法曲自从天上得，人间那识紫云回。”武进陈椒峰曰：“忆脱春衫花底眼。新声爱杀李延年。只今展卷人犹在，何处相看不可怜。”长洲尤悔庵曰：“西园公子绮筵开。璧月琼枝夜夜来。小部音声谁第一，玉箫先奏紫云回。”於是和者几数十人。一日，云郎合卺，其年赋贺新郎赠之云：“小酌醪酿。喜今朝、钗光篔影，灯前漾。隔著屏风喧笑语，报道雀翘初上。又悄把、檀奴偷相。扑朔雌雄浑不辨，但临风、私取春弓量。送尔云，揭鸳帐。六年孤馆相依傍。最难忘，红苏枕畔，泪花轻。了尔一生花烛事，宛转妇随夫唱。努力做藁砧模样。只我罗衾浑似铁，拥桃笙、难得纱窗亮。休为我，再惆怅。”人传“努力做藁砧模样”句，无不绝倒。 [词苑丛谈]

○陈其年翠楼吟一伎将落籍，阳羨生於上席赋翠楼吟赠之云：“银甲捭秦，殊条络鼓，清歌屈柘如缕。人到离筵里，尽眉黛、愁将碧聚。综横玉著，似绿柳萦烟，红兰著露。歌雁柱。一场春梦，没些情绪。他日踪过侯门，只光延坊畔，樱桃一树。奈铜兴催上，更糝遍、一街丝雨。横波重注。看斜侧帽檐，销魂无语。红蜡底，新官旧主，一般胡觑。”王司勋西樵见之，朗吟一绝句云：“新人桥上著春衫。旧主江头侧帽檐。愿得化为锦绶带，许教双凤一时衔。” [陈检讨集]

○吴寿潜你我词广陵吴寿潜字彤本，号西瀛，其妻贺氏，名字，字乃文，吴与之情好甚笃，常戏作你我词赠之，调一七令曰：“我。情理，愁里。无奈事，如何可。薄幸些些，痴顽颇颇。眼下总成空，心中全未妥。堪嗟泣慰牛衣，难负书乾萤火。慢言枕上枉封侯，还怜有梦卿同我。你。前来，语子。夸弄玉，随萧史。视我何如，怜卿乃尔。时事笑秋云，韶光悲逝水。难忘孔雀屏前，常记樱桃帐底。一生苦乐任天公，白头惟愿我和你。”按此调有平仄二韵，始终唐人送白乐天，即席指物为赋，作者颇多。然诸谱中不载，惟杨升庵有

风花雪月四作，形本尽偶与其妇为之耳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董文友善梅兰陵董文友善梅一调，以七字为韵。词云：“奴年两七，比陶家八八，李家七七。风情仙韵知难并，息思量、可及十分之七。却似天孙，几望断、新秋初七。正闲看、北半遥挂，阑干云连横七。空有琴丝五七。更词名八六，歌名一七。奈唱回、残月晓风，难说与、韦曲才人柳七。简点春风，已花信、今番六七。怕年华都似，顷刻开花殷七”。虽具慧心巧舌，然此体亦不必效顰也。〔菊庄偶笔〕

○董文友善为情语董文友以宁善为情语，常有词云：“倘若负情。来生左太冲。”人多传之。又赋忆萝月一调云：“已将身许。敢比风中絮。可奈檀郎疑又虑。未肯信依言语。便将一缕心烟。花间敛衽告天。若负小窗欢约，来生丑似无盐。”予谓此无于正堪与太冲作匹。〔渔洋山人〕

○毛序始临江仙毛序始於康熙庚辰夏日，为邻人不戒於火，室庐被焚。其平时所藏书籍，俱成煨烬。因作临江仙词自叹云：“数本残书何足忌，祝融忽学秦皇。一朝一炬尽消亡。岂能重购索，空自费思量。焚砚虽然当发愤，并书焚去堪伤。从今遣闷更无方。将何来下酒，一斗竟荒唐。”〔坚瓠集〕

○毛序始赠歌者词歌者周明娘，犹浔阳江头之裴兴奴也，时侍予辈饮。毛序始赠白香词曰：“雅量不辞杯酌，慧心巧合人情。最宜小字自称明。无目之明明甚。一座觥筹佐史，四筵倾倒宾朋。笑他粉面蠢红裙。空有双眸炯炯。”〔同上〕

○周稚谦咏门神云间周冰持稚廉，吾友鹰鹰垂之子也。喜为词曲，常有咏门神春风袅娜词云：“羨耻图鹄，懒绘麒麟。随北富，任南贫，总相亲。解惜香封粉裹，窥园忘禁，窃药随人。月黑齐眉，日高对面，赏遍檐花不久伸。衫薄怕沾梅后雨，命轻难看隔年春。颇怪天公忒蒙懂，雌雄未配，两相看、俱是孤身。支薄俸，有椒尊。犬同值夜，鸡伴司晨。尽一样身材，难兄难弟，两般性格，宜喜宜嗔。借问题门旧字，至今可剩馀痕。”长老见之，无不称绝。〔续轩渠录〕

○乞须免须词桃源薛怀号小凤，苇间居士连髯之甥也。才气清恬，诗词书画皆酷似其舅，而须则童然不如，乃为乞须词以自祷。余因反其旨，转其语，为免须词，命小伶歌以贺之。乞须词云：“松窗棘院消磨处。无端卅年虚度。七尺休夸，二毛已赋。不道须偏迟暮。笈天乞与。便几缕风前，代将吟尘。曲径时，应添多少好诗句。于思不敢瞞耳，但臣之壮也，一婆堪惧。漫把菱花，寸田尺宅，盼断浑无头绪。山妻笑语。问於意云何，躁心如许。且制罗囊，异时留满贮。”免须词云：“青衫彩管风流处。几曾卅年虎度。七尺堪夸、二毛虽赋。犹喜须偏迟暮。愿天忽兴。恐髯愧群羊，尾惭仙尘。断休烦，自添多少好诗

句。于思徒取消耳，有婆心一片，婆颜何惧。最厌蓬松，寸长尺短，欲理竟无头绪。佳人笑语。免双梦同时，刺人如许。省却罗囊，睡时难尽贮。” [华阳散稿]

### ●卷二十三 馀编一

○温庭筠菩萨蛮唐宣宗爱唱菩萨蛮，令狐丞相温飞卿撰进，宣宗使宫嫔歌之。词云：“玉纤弹处真珠落。流多暗湿铅华薄。春露朝花。秋波浸晚霞。风流心上物。本为风流出。看取薄情人。罗衣无比痕。”又云：“南园满地堆轻絮。愁闻一霎清明雨。雨后却斜阳。杏花零落香。无言弹睡脸。枕上屏山掩。时节欲黄昏。无彳独倚门。”又云：“夜来皓月才当午。重帘悄悄无人语。深处麝烟长。卧时留薄妆。当年还自惜。往事那堪忆。花露月明残。锦衾知晓寒。”又云：“雨晴夜合玲珑月。万枝香袅红丝拂。闲梦忆金堂。满庭萱草长。绣帘垂{鹿}Λ。眉黛远山绿。春水渡溪桥。凭栏魂欲消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五代乐章可喜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，独乐章可喜，虽乏高韵，而一种奇巧，各自立格，不相沿袭。在士大夫犹有可言，若昭宗“野烟生碧树，陌上行人去”，岂非作者。诸国僭主中，李重光、王衍、孟昶、霸主钱<sub>乙</sub>，习於富贵，以歌酒自如。而庄宗同文兴代北，生长戎马间，百战之馀，亦造语有思臻。 [碧鸡漫志]

○温庭筠造语绮丽温庭筠湖阴曲警句云：“吴波不动楚山远，花压栏干春昼长。”庭筠工於造语，极为绮靡，花间集可见矣。更漏子一词尤佳。其词云：“玉炉香，红蜡泪。偏照画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鬓云残。夜长衾枕寒。梧桐树。三更雨。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。空阶滴到明。” [苕溪渔隐]

○宋开创之主知词词盛於宋，而国初宸翰无闻。然观钱<sub>乙</sub>之“金凤欲飞遭制掇”，为艺祖所赏。李煜之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为太宗所忌。开创之主，非不知词，不以词见耳。嗣则有金珠乞诗之宫嫔，有提举大晟之官僚，按月律进词，承宣命珥笔宠诸词人，良云盛事。奚必宸翰之远播哉。 [古今词话]

○吴越王词吴越后王来朝，太祖为置宴，出内伎弹琵琶。王献词曰：“金凤欲飞遭制掇。情脉脉。行即玉楼云雨隔。”太祖起，拊其背曰：“誓不杀钱王。” [后山诗话]

○吴人缓缓歌吴越王妃每岁归临安，王以书遗之云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吴人用其语为缓缓歌。后苏东坡为易其词歌之，“陌上山花无数开，路人争看翠来”，即古清平调也。 [古今词话]

○李煜围成中作词南唐后主在围城中作临江仙词，未就而城破。尝见其列稿，点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不在书耳。艺祖曰：“李煜若以作词工夫治国家，岂为吾所俘也。” [西清诗话]



○李驸马滴滴金“帝城五夜宴游歇。残灯外，看残月。都人犹在醉乡中，听更漏初彻。行乐已成闲话说。如春梦，觉时节。大家重约探春行，问甚花先发。”李驸马所撰正月十九滴滴金词也。京师上元初放灯止三夕，时钱氏纳士进钱置两夜，故云五夜。〔同上〕

○司马光锦堂春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，今复得锦堂春云：“红日迟迟，虚廊转影，槐阴迢迢西斜。彩笔工夫，难状晓景烟霞。蝶尚不知春去，漫绕幽砌寻花。桃李狂风过后，综有残红，飞向谁家。始知青鬓无价，叹飘蓬宦路，荏苒年华。今日笙歌丛里，特地咨嗟。度上青衫湿透，抚弄旧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，多少离愁，散在天涯。”〔东皋杂录〕

○晏几道乐府补亡晏叔原歌词初号乐府补亡。自序曰：“往与二三忘名之士，浮沉酒中，病世之歌词不足以自娱，不皆叙所怀，亦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，同游者意中事。尝思感物之情，古今不异。窃谓篇中之意，昔人定已不遗，第今无传耳。故今所制，通以补亡名之。始时沈十二廉叔，陈十君龙家有莲鸿、云，工以清讴娱客，每得一解，即以草授诸儿，吾三人听之，为一笑乐。”其大致如此。叔原於悲欢离合，写众作之所不能，而嫌於夸，故云昔人定已不遗，第今无传。莲鸿、鸿、云，皆篇中数见，而世多不知为两家歌儿也，其后目为小山集。〔碧鸡漫志〕

○晏几道鹧鸪天叔原年未至乞身，退居京城赐第，不践诸贵之门。蔡京重九冬至日，遣客求长短句，欣然而作，为鹧鸪天云：“九日悲秋不到心。凤城歌管有新音。风碧柳愁眉淡，露染黄花笑靥深。初过雁，已闻砧。绮罗丛里胜登临。须教月户纤纤玉，细捧霞觞艳艳金。”“晓日翻长岁岁同。太平箫鼓间歌钟。云高未有前村雪，梅小初开昨夜风。罗幕翠，锦筵红。钗头罗胜写宜冬。从今屈指春期近，莫使金樽对月空。”竟无一语及蔡者。〔同上〕

○苏易简越江吟世传琴曲宫声十小调，皆隋贺若弼所制，最为绝妙。一不博金，二不换玉，三峡泛，四越溪吟，五越江吟，六孤猿吟，七清夜吟，八叶下闻蝉，九三清，十亡其名，琴家但名贺若而已。太宗尤爱之，为之改不博金曰楚泽涵秋，不换玉曰塞门积雪，仍命词臣各探调制词。时北门学士苏易简探得越江吟，其词曰：“非云非烟瑶池宴。片片。碧桃零落黄金殿。虾须半卷。天香散。春云和，孤竹清婉。入霄汉。红颜醉态烂漫。金与转。霓旌影乱。箫声远。”〔冷斋夜话〕

○改琴曲作闺怨琴曲有瑶池燕，其词既不佳，而声亦怨咽。或改其词作闺怨云：“飞花成阵。春心困。寸寸。别肠多愁闷。无人问。偷啼自。残妆粉。抱瑶琴。寻出新韵。玉纤趁。南风未解幽愠。低云鬓。眉峰敛晕。娇和恨。”〔苏东坡〕

○苏轼行香子淮北之地平夷，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，惟隔淮方有南山。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。有诗云：“京洛风尘千里还。船头出没翠屏间。莫能衡霍撞星斗，且是东南第一山。”此诗刻在南山石崖上，石崖之侧，有东坡行香子词，后题云“与泗守游南山作”，字画是东坡所书小字，但无姓名。崇观间，禁元文字，遂镌去之。余顷居泗上，打得此二碑，至今尚存。其词云：“北望平川。野水荒湾。共寻春、飞步孱颜。和风弄袖，香雾萦鬟。正酒酣，人语笑，白云间。飞鸿落照，相将归去，淡娟娟、玉宇清闲。何人无事，晏坐空山。望长桥上，灯火乱，使君还。”[苕溪渔隐]

○苏轼咏瑞香复斋漫录云：庐山瑞香花，古所未有，亦不产他处。天圣中，始称传。东坡诸公，继有诗咏，岂灵草异芳，俟时乃出，故记序篇什，悉作瑞字。讷禅师云：“山中瑞采一朝出，天下名香独见知。”张祠部图之，强名佳客，以瑞为睡焉。其诗曰：“曾向庐山睡里闲，香风占断世间春。窃花莫扑枝头蝶，惊觉南轲半梦人。”余观元群公集，并无咏瑞香花诗，惟东坡次韵曹子方龙山真觉院瑞香花云：“幽香结浅紫，来自孤云岑。骨香不自知，浅色意殊深。移栽青莲宇，遂冠檐卜林。结为楚臣佩，散落天女襟。”又有西江月词二首，其一云：“领巾飘下瑞香风。惊起谪仙春梦。”其二云：“更看微月转光风。归去春云入梦。”东坡词意，亦与张祠部诗意相类，但能含蓄之耳。[同上]

○苏轼贺人洗儿词漫叟诗话云：东坡最善用事，既显而易读，又切当。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：“却忆呼卢袁彦道，难邀骂坐灌将军。”柳氏求字答云：“君家自有元和脚，莫厌家鸡更问人。”天然奇作。贺人洗儿词云：“犀钱玉果。利市平分 r 四座。深愧无功。此事如何到得侬。”南唐时，宫中尝赐洗儿果，有近臣谢表云：“猥蒙宠数，深愧无功。”李主曰：“此事卿安得有功。”尤为亲切。按世说元帝生子，普赐群臣，殷羡谢曰：“皇子诞育，普天同庆。臣无勋焉，而猥颁赉。”中宗曰：“此事岂可使卿有功耶。”二事相类，聊录於此。但深愧无功此语，东坡乃用南唐事也。[同上]

○黄庭坚渔家傲黄鲁直少时喜造纤淫之句，法秀诃曰：“应堕犁舌地狱。”鲁直答云：“空中语耳。”晚年戏效宝宁勇禅师咏古德灵云遗事作渔家傲云：“三十年来无孔窥。几回得眼还迷照。一见桃花参学了。呈法要。无弦琴上单于调。摘叶寻枝虚半老。枯死特地重年少。今后水云人欲晓。非元妙。灵云合被桃花笑。”会得此意，直是临去秋波那一转，应许老僧共参也。[同上]

○黄庭坚茶词山谷少时尝作茶词，寄调满庭芳云：“北苑龙团，江南鹰爪，万里名勋京关。碾轻罗细，琼蕊暖生烟。一种风流气味，如甘露、不染尘烦。纤纤捧，冰瓷莹玉，金缕鹧鸪斑。相如方病酒，银瓶蟹眼，涛怒波翻。为扶起尊

前，醉玉颓山。饮罢风生两腋，醒魂到、明月轮边。归来晚，文君未寝，相对晚妆残。”其后增损前词，止咏建茶云：“北苑春风，方圭圆璧，万里名动天关。粉身碎骨，功业上凌烟。尊俎风流战胜，降春睡、开拓愁边。纤纤捧，香泉浅孔，金缕鹧鸪斑。相如虽病渴，一觴一咏，宾有群贤。便扶起灯前，醉玉颓山。搜揽胸中万卷，还倾动、三峡词源。归来晚，文君未寝，相对小窗前。”辞意益工也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秦观梦中作词少游得谪后，尝梦中作词云：“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。”竟以元符庚辰卒於藤州光华亭上。崇宁甲申，庭坚窜宜州，道过衡阳，览其遗墨，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：“苑莲花外。记得同朝退。飞骑轧，鸣珂碎。齐歌云绕扇，赵舞风回带。严鼓断，杯盘狼藉犹相对。洒泪谁以会。醉卧藤阴盖。人已去，词空在。兔园高宴俏，虎视英游改。重感慨。波涛万顷珠沉海。”〔山谷集〕

○黄庭坚弟兄倡和词自贺方回为青玉案词，山谷尤爱之，故作小诗以纪之。及谪宜州，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：“千峰百嶂宜州路。天黯淡，知人去。晓别吾家黄叔度。弟兄华发，远山修水，异日同归处。尊饮散长亭暮。别语丁宁不成句。已断离肠知几许。水村山馆，酒醒无寐，滴尽空阶雨。”山谷和云：“烟中一线来如路。极目送，归鸿去。一曲阳关云外度。山胡声转，子规言语，正是愁人处。别恨朝朝连暮暮。忆我当筵醉时句。度水穿云心已许。晚年光景，小窗南浦，共卷西山雨。”〔复斋漫录〕

○咏愁诗词诗人有以山水喻愁者，杜少陵云：“忧端如山来，厄洞不可掇。”赵嘏云：“夕阳楼上山重叠，未抵春愁一倍多。”李颀云：“请量东海水，看取浅深愁。”李后主云：“问君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秦少游云：“落红万点愁如海。”贺方回云：“试问闲愁知几许。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。梅子黄时雨。”盖以三者比愁之多，尤为新奇。兴中有比，意味深长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黄载万歌词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，学富才赡，意深思远，直与唐名辈相角逐。又辅以高明之韵，未易求也。吾每对之太息，诵东坡先生语曰：“彼尝从事於此，然后知其难，不知者以为苟然而已。”〔碧鸡漫志〕

○黄载万用事工予少时戏作清平乐曲赠伎卢姓者云：“卢家白玉为堂。于飞多少鸳鸯。纵使东墙隔断，莫愁应念王昌。”黄载万亦有更漏子曲云：“怜宋玉，许王昌。东西邻短墙。”予每戏谓人曰：载万似曾经界两家来。盖宋玉好色赋称东邻之子，即宋玉为西邻也。东家王即东邻也。载万用事如此之工。〔同上〕〔按：李义山诗：“本来银汉是红墙，隔得卢家白玉堂。谁与王昌报消息，尽知三十六鸳鸯。”晦叔词本此。〕

○一伎能记欧词永叔闲居汝阴时，一伎能尽记公所为歌词。公戏云：“他日当来作守。”后自维阳移汝州，其人已不复见，题撷芳亭云：“柳絮已将春去远，海棠应恨我来迟。”后二十年东坡来作守，见之曰：“此乃杜牧之‘绿叶成阴’之句也。”[侯鯖录]

○欧词咏荔子诗咏荔子之咏，作者既少，遂无擅长。独欧阳公浪淘沙一首，稍存感慨悲凉耳。词云：“五岭麦秋残。荔子初丹。绛纱囊里水晶丸。可惜天教生处远，不近长安。往事忆开元。妃子偏怜。一从魂散马嵬关。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。”[林宾王]

○放郑声不若远佞人王介甫初参大政，偶阅晏元献小词，因曰：“为相何须作词。”平甫曰：“偶然自喜而为之，顾其事业，亦不止此。”时吕惠卿为馆职，在坐，遽曰：“为政必先放郑声，况自为之乎。”平甫正色曰：“放郑声不若远佞人。”吕大惭。[复斋漫录]

○王安国词平甫熙宁中判官造院，忽於秋日作宫词点绛唇一解，以示魏泰。泰曰：“断章有流离之思，何也。”明年，果得罪废归金陵。其词曰：“秋气微凉，梦回明月穿帘幕。碧梧萧索。正绕南枝鹊。宝瑟尘生，金雁空零落。情无。鬓云慵掠。不似君恩薄。”[倦游杂录]

○陈参政木兰花慢陈石泉自北行，有北人陈参政者饯之，作木兰花慢云：“北归人未老，喜依旧著南冠。正雪暗滹沱，云迷芒砀，梦落邯郸。乡心促，日行万里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。多少秦烟陇雾，西湖净洗征衫。燕山。望不见吴山。回首一征鞍。慨故宫离黍，故家乔木，那忍重看。钧天紫微何处，问瑶池，八骏时几时还。谁在天津桥上，杜鹃声里阑干。”[词苑]

○曾觌金人捧露盘曾纯甫及见汴都之盛者，庚寅春奉使过汴，作金人捧露盘词云：“记神京、繁华地，旧游踪。正御沟、春水溶溶。平康巷陌，绣鞍金勒跃青。解衣沽酒醉弦管，柳绿花红。到如今、余霜鬓，嗟前事、梦魂中。但寒烟、满目飞蓬。雕阑玉砌，空余三十六离宫。塞笳惊起暮天雁，寂寞东风。”[同上]

○宇文叔通迎春乐宇文叙通久留金国不得归，立春日，作迎春乐曲云：“宝幡采胜堆金缕。双燕钗头舞。人间要识春来处。天际雁，江连树。故国莺花又谁主。念憔悴几年羁旅。把酒祝东风，吹取人归去。”[碧鸡漫志]

○阎苍舒水龙吟蜀人阎侍郎苍舒使北，过汴京，赋水龙吟云：“少年闻说京华，上元景色烘晴昼。朱轮画毂，雕鞍玉勒，九衢争骤。春满鳌山，夜沉陆海，一天星斗。正红球过了，鸣鞘声断，回鸾驭，钧天奏。谁料此生亲到，十五年、都城如旧。而今但有，伤心烟雾，荣愁杨柳。宝录宫前，绛霄楼下，不堪回首。愿皇图早复，端门灯火，照人还又。”[芦浦笔记]

○杜酹江月杜，金华人，吕成公门下士也。陈同甫尝云：“仲高两句，如：‘半落半开花有恨，一晴一雨春无力’，使人眉动。”其石头城酹江月词亦佳，词云：“江山如此，是天开万古，东南王气。一自髯孙横短策，坐使英雄鹄起。玉树声销，金莲影散，多少伤心事。千年辽鹤，并疑城郭非是。当日万驷云屯，潮生潮落处，石头孤峙。人笑褚渊今齿冷，只有袁公不死。斜日荒烟，神州何在，欲坠新亭泪。元龙老矣。世间何限馀子。”〔百明珠〕

○刘仙伦乐章黄叔云：叔子疑有招山诗集，乐章尤为人所脍炙。予录其送张明之赴京西幕一词尤佳，曰：“ゴサ东下，望西江千里，苍茫烟水。试问襄州何处是，雉蝶连云天际。叔子残碑，卧龙陈迹，馀恨斜阳。后来人物，如君瑰玮能几。其肯为我来耶，河阳下士，正是强人意。勿谓时平无事也，便以言兵为讳。眼底山河，楼头鼓角，都是英雄泪。功名机会，要须闲暇先备。”〔同上〕

○魏了翁浪淘沙刘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，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，魏了翁赋浪淘沙寄之：“鹤外倚楼看。云晴天。天高鸡犬碍云关。掉臂双仙留不彻，还住人间。客佩振珊珊。来贺平安。年年直待卷灯还。似是天公偏著意，占破春闲。”〔鹤山集〕

○黄铢渔家傲朱晦翁示黄铢以欧阳永叔子词，盖所以讽之也。铢赋渔家傲云：“永日离忧千万绪。霜舟远泛清漳浦。珍重故人寒玉语。挥玉尘。沉沉画阁凝香雾。风砌落花留不住。红蜂翠蝶间飞舞。明日柳阴江上路。云起处。苍山万叠人归去。”〔草窗词选〕

○胡寅钓台词朱文公云：“顷年过七里滩，见壁间有胡明仲题词刻，指出子陵怀仁辅义之语，以励往来士大夫，为之摩娑太息。后舟遇石不复桴，或有恶闻而毁之也。独一老僧能诵其词，为予道之，俾书之册。词曰：‘不见严夫子，寂寞富春山。空留千丈危石，高出暮云端。想象羊裘披了，一笑两忘身世，来插钓鱼竿。肯似林间翮，飞倦始知还。中兴主，功业就，鬓毛斑。驰驱一世人物，相与济时艰。独委狂奴心事，未羨痴儿鼎足，放去任疏顽。爽气动星斗，终古照林峦。’”或云此词实先生所作也。〔坚瓠集〕

○辛弃疾减字木兰花辛稼轩过长沙道中，壁上见妇人题字若有恨者，因用其意成减字木兰花云：“盈盈泪眼。往日青楼天样远。秋月春花。输与寻常姊妹家。水村山驿。日暮行云无气力。锦字偷裁。立尽西风雁不来。”〔词苑〕

○张辑赋东仙冯可迁，号予为东仙，故赋东仙寓沁园春云：“东泽先生，谁说能诗，兴到偶然。但平生心事，落花啼鸟，多年盟好，白石清泉。家近宫亭，眼中庐阜，九叠屏开云锦边。出门去，且掀髯大笑，有钓鱼船。一丝风里婣娟。爱月在沧浪上下天。更丛书观遍，笔床静昼，篷窗睡起，茶灶疏烟。黄鹤

来迟，丹砂成未，何日风流葛稚川。人间世，听江湖等友，号我东仙。” [东泽绮语债]

○罗椅词罗椅，庐陵人，富家子。壮年捐金结客，后为饶双峰高第。又以荐登贾师宪之门。丙辰第进士，以秉义郎为江陵教，改潭教，及宁赣之信丰，迁提辖榷货。其柳梢青词云：“萼绿华身，小桃花扇，安石榴裙。子野闻歌，周郎顾曲，曾恼夫君。悠悠羁旅愁人，似零落、青天断云。何处销魂，初三夜月，第四桥春。” [癸辛杂识]

○许词许满宫春云：“懒搏香，慵弄粉。犹带浅醒微困。金鞍何处掠新欢，倩燕莺寻问。柳供愁，花献恨。袞絮猎红成阵。碧楼能有几番春，又是一番春尽。” 虞美人云：“杏花窗底人中酒。花与人相守。帘衣不肯护春寒。一声娇嚏两眉攒。拥衾眠。明朝又有秋千约。恐未夕梳掠。倩谁传语画楼风。略吹丝雨湿春红。绊游踪。” 山花子云：“柳揉花旋染衣。丝丝红翠扑春辉。罗绮丛中无比艳，小西施。腰细最便围舞帕，袖寒时复罩香。误点一痕残粉泪，怕人知。” [梅屋诗余]

○吴文英古香慢吴文英手书词稿古香慢自度腔，夷则商贩无射宫，赋沧浪看桂云：“怨娥坠柳，离佩摇々，霜讯南浦。漫忆桥扉倚竹，袖寒桥暮。还问月中游，梦飞过、金风翠羽。把残云剩水万顷，暗熏冷麝凄苦。渐浩渺，凌山高处，秋淡无光，残照谁主。露粟侵肌，夜约羽林轻误。剪碎惜秋心，更肠断、珠尘藓路。怕重阳，又催近、满城细雨。” [铁网珊瑚]

○沈伯时论作词之法沈伯时云：“余自幼好诗，壬寅秋，始识静翁於泽滨。癸卯识梦窗，暇日相与倡酬，率多填词。因讲论作词之法，然后知词之和难於诗。盖音律欲其协，不协则成长短之诗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则近平缠令之体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。发意不可太高，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则知所以为难。” [乐府指迷]

○周密瑞鹤仙周密瑞鹤仙湖上绘幅堂云：“翠屏围画锦。正柳织烟绡，花明春镜。层栏几回凭。看六桥烟晓，两堤鸥暝。晴岚隐隐。映金碧、楼台远近。漫曾夸、万幅丹青，画幅画应难尽。那更波涵月彩，露莲妆，水描梅影。调朱弄粉，凭谁写，四时景。问玉奁四子，山眉波盼，多少浓施淡晕。算何如，付与吟翁，缓吟细品。” 按弁阳词绘幅堂在湖上，考武林旧事诸书不载，始末未详。 [洲渔笛谱]

○张炎题梦窗词张炎声声慢，题梦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后云：“烟堤小舫，雨屋深灯。春衫惯染京尘。舞柳歌桃心事，暗恼东邻。浑疑夜窗梦蝶，到如今、犹宿花深。待唤起，甚江蓠摇落，化作秋声。回首曲终人远，黯销魂。忍看朵朵芳云。润墨空题，惆怅醉魄难醒。独怜水楼赋笔，有斜阳、还怕登临。愁未了

，听残莺、啼过柳阴。” [山中白云集]

○黄孝迈湘春夜月黄孝迈湘春夜月词云：“近清明，翠禽枝上销魂。可惜一片清歌，都会与黄昏。欲共柳花低诉，怕柳花轻薄，不解伤春。念楚乡旅宿，柔情别绪，谁与温存。空樽夜泣，青山不语，残月当门。翠玉楼前，惟是有、一陂湘水，摇荡湘云。天长梦短，问甚时、重见桃根。这次第，算人间没个并刀，剪断心上愁痕。” [雪舟词]

○储泳齐天乐储泳有齐天乐词云：“东风一夜吹寒食，红片枝头犹恋。宿酒初醒，新吟未稳，凭久栏干留暖。将春买断。恨苔径榆阶，翠钱难贯。陌上秋千，相逢难认旧时伴。轻衫粉痕褪了，丝缘馀梦在，良宵偏短。柳线穿烟，莺梭织雾，一片旧愁新怨。慵拈象管。待寄与深情，怎凭双燕。不似杨花，解随人去远。” [草窗词选] [按：此词为吾乡华谷先生作，周草窗选入绝妙好词。御纂历朝词选亦蒙采录，惟竹以绝妙好词为词综补编而独遗是阙，乃所不解。]

○杨恢游浯溪词眉山杨恢游浯溪词云：“碧崖倒影，浸一片、寒江如练。正岸岸梅花，村村修行，唤醒春风笔砚。沂水舟轻轻如叶，只消得、溪风一箭。看水部雄文，太师健笔，月寒波卷。游倦。片云孤鹤，江湖都遍。慨金屋藏妖，绣屏包祸，欲与三郎痛辨。回首前朝，断魂残照，几度山花崖藓。无限。都付お尊，漠漠水天远。”按此词甚佳，惜不著姓名。 [浯溪集]

○扬无咎梅词汤正仲，字叔雅，扬补之甥。写梅法补之，楷法遵整。尝书补之所作梅词柳梢青十首。词亦工丽，今录其二。词云：“雪艳烟痕。又要春色，来到芳尊。忆得年时，月称清影，人立黄昏。一番幽思谁论。但永夜、空迷梦魂。绕遍江南，缭墙淡院，水郭山村。”又云：“玉骨冰肌。为谁偏好，特地相宜。一段风流，广平休赋，和靖无时。绮窗睡起春迟。因无力、菱花笑窥。嚼蕊吹香，眉心贴处，鬓畔簪时。” [珊瑚网]

○刘叔安词刘叔安名镇，号随如，元夕庆春泽一首，入草堂选。又有阮郎归云：“寒阴漠漠夜来霜。阶庭枫叶黄。归鸦数点带斜阳。谁家砧杵忙。灯弄幌，月侵廊。熏笼添宝香。小屏低枕怯更长。和云入醉乡。”亦清丽可诵。 [词苑]

○杨舜举词杨舜举观我，金华人。栗里翁本然之子，隐居不仕，父子一门，自为师友。栗里善说经，观我精考史，均出王深宁尚书之门，他文辞亦工。观我於填词尤妙，其钱唐有感浣溪沙云：“残照西风一片愁。疏杨画出六桥秋。游人不上十三楼。有泪金仙还泣汉，无心玉马已朝周。平湖寂寂水空流。”玉马朝周，盖议赵氏宗室入仕本朝者。 [江村诗词语]

○五百名中第一仙昔人唱“五百名中第一仙”鹧鸪天词，第二句便云“花如罗

绮柳如绵”，最无意义，疑是错误，当以第二句与第七句对换，义理方通。合云：“五百名中第一仙。等闲平步上青天。绿袍年著君恩重，黄榜初开御墨鲜。龙作马，玉为鞭。花如罗绮柳如绵。时人莫讶登科早，自是嫦娥爱少年。

” [宜斋野乘]

○李水龙吟宋人尚词，天南地北一调，载之词品，是绿林之豪，亦知柔翰也。又李全之子有水龙吟云：“腰刀帕首从军，戍楼独倚闲凝眺。中原气象，狐居兔穴，暮烟残照。投笔书怀，枕戈待旦，陇西年少。叹光阴制电，易生髀肉，不如易腔改调。世变沧海成田，奈群生、几番惊扰。干戈烂漫，无时休息，凭谁驱扫。眼底山河，胸中事业，一声长啸。太平时、相将近也，稳稳百年燕赵。”语虽粗豪，亦自伉爽。全虽叛逆跋扈，尽力于宋，其意于此词已微露矣。 [词苑丛谈]

○仇远咏雪仇山村瑶华慢咏雪云：“疏疏密密。纷纷漠漠，乍舞风无力。残砖断础，转眼化作，方圆璧。非花非絮，似逞巧、先投窗隙。立小楼，不见青山，万里鸟飞无迹。休怜冻梗冰胎，但飞入平林，都是春色。年华婉婉，谁信道、老却梁园词客。踏青近也，且一白、何须三白。把一白、分与梅花，要点寿阳妆额。” [花草萃编]

○张翥寿仇远词张翥最高楼为山村仇先生寿云：“方寸地，七十四年春。世事几浮云。躬行斋内蒲团稳，耆英会里酒杯频。日追游，时啸咏，任天真。喜女嫁男婚今已毕，便束帛安车那肯出，无一事，挂闲身。西湖鸥鹭长为侣，北山猿鹤莫移文。愿年年汤饼会，乐情亲。” [蜕庵词]

○张伯雨浪淘沙周晋仙浪淘沙词，鲜于困学每爱书之。百年后，方外士张伯雨追和一章，以为笑乐。惜因学公不能为我赏音。“挑下杖头钱。取次高眠。玉梅金缕孟家蝉。说著钱塘都是梦，懒问游船。谁信酒炉边。别有仙缘。自家天地一陶然。醉写桃符都不记，明日新。” [贞居词]

○詹正古镜词詹正至元间，监醮长春宫，见羽士丈室古镜，状似秋叶，背有金刚宣和御宝四字，有感，因赋霓裳中序第一词：“一规古蟾魄。瞥过宣和几春色。知那个柳松花怯。曾搓玉团香，涂云林月。龙章凤刻。是如何、儿女消得。便孤了、翠鸾何限，人更在天北。磨灭。古今离别。幸相从、蓟门仙客。萧然林下秋叶。对云淡星疏，眉青影白。佳人已倾国。谩赢得、痴铜旧画，兴亡事，道人知否，见了也华发。” [词真]

○周晴川词予於近世诸家乐府，惟清真词犁然有当於心，晴川殊有宗风。雨坐空山，试阅一解，便如轻衫骏骑，上下五陵，花发莺啼，垂杨拂面时也。 [程钜夫]

○田艺蘅竹枝古今竹枝，皆泛咏风土。惟田艺蘅云：“阿娘拘束好心痴。白玉



阑干护竹枝。春色到来抽乱笋，石头缝里迸穿儿。”“若个郎来讨竹秧。雌雄须得要成双。明年此日春雷发，管取婴儿脱锦腔。”其四首皆赋本意，盖仿杨枝采莲曲体也。卓珂月以为正格，要亦不必。〔花草蒙拾〕

○徐延徽竹枝杨廉夫竹枝词一时和者五十馀人，词百十馀首。予最爱徐延徽一首云：“尽说卢家好莫愁。不知天上有牵牛。抛万斛胭脂水，泻向银河一色秋。”〔词品〕

○萨都刺竹枝元萨都刺西湖竹枝词云：“湖上美人弹玉笋。小莺飞度绿窗楞。沈郎虽病多情在，倦倚屏山不厌听。”一时伎女多歌之。〔词苑〕

○人影诗词明夏忠靖公有人影诗云：“不言不语过平生。步步相随似有情。长向灯前同青坐，每於月下共闲行。昨朝离去在将暝。今日归来雨又晴。最是行藏堪爱处，颈身领要待时明。”虽脍炙一时，然未免有粘皮带骨之诮。词学筌蹄载杨阴樵云人影尤佳。“只道空花，又疑流水，依依却是行云。孑然相对，又是梦纷纷。半面春风图画，黄金在、难铸昭君。溪桥断、梅花晴雪，端的白三分。真真。难唤醒，三年抽藕，织得榴裙。甚徘徊窥镜，交翼鸾文。一片飞花来去，并刀快、剪取晴纹。无情处，分明著眼，强半带春醺。”〔坚瓠集〕

○王元祜补老状元词宋人有小状元词，王元祜补老状元词云：“三百名中第一人。宫花斜插二毛侵。丹墀独封三千字，闾阖惊看五色云。袍簇锦，带横金。引领群仙谢紫宸。时人莫讶登科晚，自古龙头属老成。”〔同上〕

○范文光赠杨姬词范文光续花间集，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。有赠金陵杨姬捣练子云：“曲儿高，月儿斜。春风场上说杨家。自是调高难得和，误将人面比桃花。”又赠金陵刘姬桂殿秋云：“不在艳，不烦多。尊前一掷与横波。梨花著雨春容洽，应唤金陵小素娥。”二词程村载倚声集，情致昵人，不减前辈风流，志之可当东京梦华录也。〔词苑丛谈〕

○西湖竹枝辛丑夏，留湖上昭庆僧舍，时曹洁躬、周元亮、施尚白诸先生先后来游，杭人有持西湖竹枝请先生甲乙者。先生谓曰：“和者虽多，要不如老铁。”次日，群公泛舟於湖，曹先生引杯曰：“铁原倡之外，谁为擅场，各举一诗，不当者罚。”周先生举陆仁作云：“山下有湖湖有湾。山上有山郎未还。记得解依金络索，系郎腰下玉连环。”施先生举张简作云：“鸳鸯蝴蝶尽双飞。杨柳青青郎未归。第六桥连寒食雨，催郎白苧作春秋。”南昌王猷定于一举严恭景安作云：“湖上女儿不解愁。三五荡桨百花洲。贪看花间双蛱蝶，不知飞上玉搔头。”吴袁于令令昭举强且作云：“湖上女儿学琵琶。满头都插闹妆花。自从弹得阳关曲，只在湖船不在家。”武进邹谟许士举申屠衡作云：“白苧衫儿双髻丫。望湖楼子是侬家。红船撑入柳阴去，买得双头茉莉花。”钱塘

吴介彦远举徐梦吉作云：“雷峰港口晚凉天。相唤相呼出采莲。莫为采莲忘却藕，月明风定好回船。”萧山张衫南士举缪侃作云：“初三月子似弯弓。照见花开月月红。月里蟾蜍花上蝶，怜渠不到断桥东。”山阴祁班孙奕喜举释道元作云：“湖西日脚欲没湖，山东月出牙梳弯。南北两峰峰上看，恰似阿侬双髻鬟。”钱塘诸九鼎骏男举马琬作云：“湖头女儿二十多。春山两点明秋波。自从湖上送郎去，至今不唱江南歌。”予曰：“诸公所举皆当，然未若吴兴沈性之作也。其词云：‘侬住西湖日日愁。郎船只在东江头。凭谁移得湖山去，湖水江波一处流。’不独寄悠远，且合竹枝缥缈之音。”曹先生曰：“然。”於是诸公皆饮，予亦浮一大白。〔静志居诗话〕

○梦与东坡唱和辛酉九月六日，余从洪州回虔，泊庐陵张家渡。万籁鸣秋，孤灯照梦，仿佛身在全州，补被作买舟他状。苏公东坡追送江浒赋诗赠别，维时烟雨溟，柳条绾恨，殊有黯然可怜之色。余迫欲踵和，竟不能成一语，盖心知苏公为千古词人，未可轻持布鼓。而在全州握别，若有人尤难为怀者，因勉填小令一阕奉酬。醒后朦胧追忆，不遗一字，急呼童烛书之，其词为平昔倚声所未及。按之乐府雅词，仍不失分寸，惜苏公一律，不复记忆，惋叹久之。余何人斯，曷敢冀公之旷代相接，而粤中全州，尤非缘想所至，幻境迷离，姑述之以纪异。词云：“烟雨微茫二月天。水连山。征人晓立瘴江边。默无言。十里长亭新柳色，旅情牵。客中为客最堪怜。别坡仙。”〔紫云词〕

○叶寻源染指尖词名物通载染指尖诗云：“金凤花开血色鲜。佳人染得指尖丹。弹箏乱落桃花片，把酒轻浮玳瑁斑。拂镜火星流夜月，画眉红雨逐春山。有时谩香腮想，疑是胭脂点玉颜。”云间叶砚孙寻源亦有醉蓬莱词云：“步桐阴苔砌，凤子舒英，殷痕狼藉。玉盒盛来，向银盆碎磔。漫捣元霜，似敲素练，酿出胭脂液。点点轻濡，纤纤频染，珊瑚晕亦。日告别琵琶，夜深弦索，流水声中，小红飞积。莫笑妆浓，胜绿眉黄额。腻粉偷匀，香腮斜，花片鱼鳞迹。臂上守宫，袖连绀唾，一般怜惜。”〔坚瓠集〕

○徐灿小词徐湘才锋道丽，生平著小词绝佳。盖南宋以来，闺房之秀，一人而已。其词娣视淑真，姒畜清照，至“道是愁心春带来，春又来何处”，及“衰杨霜遍灞陵桥，何处是前朝”等语，缠绵辛苦，兼撮屯田、淮海诸胜。〔陈其年妇人集〕

○徐灿拙政园诗徐湘名灿，海宁陈相国夫人也，著拙政园诗徐。初集西江月云：“剪烛闲思往事，看花尚记春游。侯门东去小红楼。曾共翠娥杯酒。闻说倾城尚在，可如旧日风流。弹指十三秋。怎不教人白首。”水龙吟云：“合欢花下流连，当时曾向君家道。悲欢转瞬，花还如梦，那能长好。真个而今，台空花尽，乱烟荒草。算一番风月，一番花柳，各自斗，春风巧。休叹花神去杳。”

有题花、锦笺香稿。红英舒卷，绿阴浓淡，对人犹笑。把酒微吟，譬如旧侣，梦中重到。请从今、秉烛看花，切莫符，花枝老。” [徐菊庄]

●卷二十四馀编二

○吴二娘长相思吴二娘长相思云：“深画眉。浅画眉。蝉鬓{髟曾}云满衣。阳台行雨过。巫山高，巫山低。暮雨萧萧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”白乐天诗：“吴娘暮雨潇潇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。”盖指此词也。 [乐府纪闻]

○无名氏菩萨蛮无名氏菩萨蛮云：“牡丹带露真珠颗。佳人折向庭前过。含笑问檀郎。花强妾貌强。檀郎故相恼。只道花枝好。一面发娇嗔。碎ソ花打人。”唐宣宗尝称之，时有妇人断夫两足者，宣宗戏曰：“此亦碎ソ花打人耶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妖女词太平广记载妖女一词云：“五原分袂真吴越。燕拆莺离芳草歇。年少烟花处处春，北邙空恨清秋月。”其词亦佳。 [词品]

○吕仙词后周末，汴京民石氏开茶肆，有丐者索饮，其幼女敬而予之。如是月馀，父怒笞女，女供奉益谨。乞谓女曰：“汝能啜我残茶否。”女颇嫌之，少覆於地，即闻异香，亟饮之，便觉神体清健。乞者曰：“我吕仙也，汝虽无缘尽饮我茶，亦可随汝所愿。”女只求长寿，不乏财物。吕仙遗词曰：“子午当餐日月精。元关门户启还扃。长似此，过平生。且把阴阳仔细烹。”遂不复见。宣和中，又遗吴兴倡女张珍奴词曰：“坎离坤况分子午。须认取、自家宗祖。地雷震动两山头，渐洗濯、黄芽出土。捉得金精牢闭固。炼庚申、要生龙虎。待他问汝甚人传，但只道、先生姓吕。”步蟾宫词也。 [词苑丛谈]

○回仙词复斋漫录云：“异闻集载沈既济作枕中记云：‘开元中，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，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。’此之吕翁，非洞宾也。盖洞宾尝自序以为吕渭之孙，仕德宗朝，今云开元，则吕翁非洞宾，无可疑者。”按回仙尝有词云：“黄粱犹未熟，梦惊残。”尚用枕中记故事，可见其非吕翁也。灵怪集载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事绝相类。 [苕溪渔隐] [按：洞宾，京兆人，咸通中进士，两为县令，值黄巢乱，携家入终南山，不知所终。]

○鬼仙柳梢青鬼仙柳梢青词云：“晓星明灭。白露点秋，西风落叶。故址颓垣，冷烟衰草，前朝宫阙。长安道上行客。依旧是、名深利切。改变容颜，消磨今古，陇头残月。”意此鬼亦太白、长吉之亚耶。 [五代新说]

○孔大娘歌晏词昔年陈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，每昏夜於鼓腔中与人语言，尤知未来事。时晏元献守陈，方制小词一阙，修改未定，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，亦可怪也。 [文昌杂录]

○妙香歌北邙月郑继超遇田参军赠伎曰妙香，数年告别，歌北邙月一阙送酒辞云：“劝君酒莫辞。花落抛旧枝。只有北邙山下月，清光到死也相随。”翌日

，同至北邙上下，化狐而去。〔词苑〕

○卢氏题壁蜀路泥溪驿，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，随父往汉州作县令，归题於驿舍之壁。其序略云：“登山临水，不废讴吟，易羽移商，聊纾羁思，因成凤栖梧一曲，书之驿壁。”词云：“蜀道青天烟霭医。帝里繁华，迢递何时至。回望锦川挥粉泪。凤钗斜乌云腻。钿带双垂金缕细。玉珠，露滴寒如水。从此蛮妆添远意。画眉学得遥山翠。”〔乐府纪闻〕

○梅圣俞词吕士隆知宣州，好笞伎，杭伎到，喜之。一日，欲笞宣伎，伎曰：“不敢辞，但恐杭伎不安。”士隆宥之。梅圣俞为词曰：“莫打鸭，打鸭惊鸳鸯。鸳鸯新向池中浴，不比孤洲老鹅。”若增一句，即谢秋娘也。〔温叟诗话〕

○杜大中妾词杜大中自行伍为将，与物无情，西人呼为杜大虫。虽妻有过，亦公杖杖之。有爱妾才色俱美，大中笺表，皆此妾所为。一日，大中方寝，妆至，见几间有纸笔颇佳，因书一阕寄临江仙，有“彩凤随鸦”之语。大中觉而视之云：“鸦且打凤。”於是掌其面，至项折而毙。〔今是堂手录〕

○西湖<sup>へ</sup>改秦词韵西湖有一<sup>へ</sup>，唱少游满庭芳，误举一韵云：“画角声断斜阳。”伎琴操在侧云：“谯门非斜阳也。”<sup>へ</sup>因戏之曰：“尔可改韵否。”即改作阳字韵云：“山抹微云，天黏衰草，画角声断斜阳。暂停征辔，聊共饮离觞。多少蓬莱旧侣，空回首、烟霭茫茫。孤村里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低墙。魂伤。当此际，轻分罗带，暗解香囊。漫赢得、青楼薄幸名狂。此去何时见也，襟袖上、空惹馀香。伤心处，高城望断，灯火已昏黄。”东坡闻而称赏之。后东坡在西湖献琴曰：“我作长老，尔试参问。”琴曰：“何谓湖中景。”东坡答曰：“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落霞与孤惊齐飞。”又曰：“何谓景中人。”东坡云：“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段云。”又云：“何谓人中意。”东坡曰：“惜他杨学士，慙杀鲍参军。”琴又云：“如此究竟如何。”坡云：“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琴大悟，遂削发为尼。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苏小小歌词苏小小者，钱塘名娟也。盖南齐时人，其墓或云湖曲，或云江干。古词云：“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今西陵在钱塘江之西，则云江干者近是。宋时司马才仲，初在洛下昼寝，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：“妾本钱唐江上住。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。纱窗几阵黄梅雨。”才仲爱其词，因询曲名，云是黄金缕。后五年，才仲以苏子瞻荐作钱塘幕官，为秦少章道其事，少章为续其后。词云：“斜插犀梳云半吐。檀板轻敲，唱彻黄金缕。梦断彩云无觉处。夜凉明月生南浦。”明夕，复梦美姝迎笑曰：“夙愿谐矣。”遂与同寝。自是每夕必来，才仲为寮き谈之。咸曰：“公廨后有苏小小墓，得无妖乎。”不逾年，才仲得疾。所乘游舫舩湖塘柁工

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，即前喏之。声断，火起舟尾，仓皇走报其衙，则才仲已死矣。〔西湖词话〕

○范仲允妻词范仲允为相州录事，久不归，其妻寄伊川令一阙云：“西风昨夜穿帘幕。闺院添萧索。最是梧桐零落。迢迢秋光过却。人情音信难。教奴独自守空房，泪珠与灯花共落。”伊字误作尹字，仲允答词嘲之有“料想伊家不要人”之句。妻复答云：“闲将小书作尹字，情人不解其中意。共伊问别几多时，身边少个人儿睡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韩玉番枪子宋女子韩玉，李易安教以作词，有番枪子词云：“莫把团扇双鸾隔。要看玉溪头，春风客。妙处风格萧闲，翠罗金缕，瘦宜窄。转面两眉攒，青山色。到此月想精神，花生秀质。待与不清狂，如何得。奈何难驻朝云，易成春梦，恨又积。送上七香车，春草碧。”〔江树楼选〕

○仲殊踏莎行僧仲殊一日造郡，方接坐间，见庭下有妇人投牒立雨中，郡守命咏之。仲殊口就踏莎行云：“浓润侵衣，暗香飘砌。雨中花色添憔悴。楷杷树下立多时，不言不语厌厌地。眉上新愁，手中文字。因何不倩鳞鸿寄。想伊只诉薄情人，官中谁管闲公事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施酒监与杭伎唱和杭伎乐宛与施酒监善，施尝赠以词云：“相逢情更深，恨不相逢早。识尽千千万万人，终不以、伊家好。别尔登长道。转觉添烦恼。楼外朱楼独倚阑，满目围芳草。”宛答云：“相思似海深，旧事如天远。泪滴千千万万行，使我愁肠断。要见无由见。见了终难才弃。若是前生未有缘，重结来生愿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僧儿满庭芳广汉营伎小名僧儿，秀外惠中，善填词。有姓戴者忘其名，两作汉守，宠之。既而得请玉局之祠以归，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云：“团菊苞金，丛兰减翠，画成秋暮风烟。使君归去，千里倍潸然。两度朱幡雁水，全胜得、陶侃当年。如何见，一时盛事，都在送行篇。愁烦。梳洗懒，寻思陪宴，待月湖边。有多少、风流往事萦牵。闻道霓旌羽驾，看看是、玉局神仙。应相许，冲云破雾，一到洞中天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惠洪赠一女真词临川城南一里有观曰魏坛，盖魏夫人经游之地，具颜鲁公诸碑。以故女真嗣续不绝，而守戒者亦鲜。洪觉范赠一女真西江月词云：“十指嫩抽春笋，纤纤玉软红柔。人前欲展强娇羞。微露云衣霓袖。最好洞天春晚，黄庭卷罢清幽。凡心无计奈闲愁。试花枝频嗅。”〔复斋漫录〕

○张玉莲小词名姬张玉莲喜延士夫，复挥金不惜。后入乐籍，班彦功与之狎，班司儒秩满北上，张作小词赠之，有“朝夕思君，泪点成斑”之句。又云“侧耳听门前过马，和泪看帘外飞花”，尤脍炙人口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一士人玉楼春有名妓侍燕开府，一士人访之，相候良久，遂赋玉楼春一词投

诸开府。词曰：“东风捻就腰儿细。系六幅，裙儿不起。看来只惯掌中行，怎教在、烛花影里。酒红应是铅华褪，暗蹙损，眉峰双翠。夜深著辆小鞋儿，靠那个、屏风立地。”开府见此词，喜其纤丽，呼士人以妓与之。〔词苑〕〔按：此词为步蟾宫，又名折月桂，八句皆七字，一三五七如诗句，二四六八上三下四，若玉楼春则八句皆七字直下，无上三下四句也。〕

○紫竹工词大观中，有紫竹者工词，善谐谑。一日手李后主集，父问何处最佳，答曰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耳。”有秀才方乔与紫竹野遇，昼夜思之，见卖美人图者，辄取视，冀有似者。有句云：“若使画工图软障，何妨终日唤真真。”一日，遇一道士持古镜谓曰：“子之用心，诚通神明，吾有纯阳古镜，今以奉赠。一触至阴之气，留影不散，试使一人照此女，即得其貌矣。当急请画工图之，勿令散去。”又戒乔不可照日，恐飞入日宫。乔如言达意，紫竹忻受。长夏紫竹遗书云：“欲结赤绳，应须素节。泣珠成泪，久比鲛人。流水为期，聊同织女。春风鸳帐里，不妨雁语惊寒。暮雨雀屏中，一任鸡声唱晓。”又赋生查子词云：“思郎无见期，独坐离情惨。门户约花开，花落轻风。生怕是黄昏，庭竹和烟黯。敛翠恨无涯，强把兰缸点。”自此私谐缱绻，其父稍闻，召乔以女妻之。〔同上〕

○赵才卿燕归梁成都官伎赵才卿，性慧黠，能词。值帅府作会送都钤，辖帅令才卿作词，应命立赋燕归梁云：“细柳营中有亚夫。华宴簇名姝。雅歌长许佐投壶。无一日、不欢如。汉王拓境思名将，捧飞诏、欲登途。从前密约尽成虚。空赢得、泪如珠。”帅大赏其才，尽以饮器遗之。〔古今词话〕

○邱氏烛影摇红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，子弟群处。有一舒於灯下忽见女子，自称邱氏，举手代拍。歌烛影摇红云：“绿净湖光，浅寒先到芙蓉岛。谢池幽梦属才郎，几度生春草。尘世多情易老。更那堪、秋风袅袅。晓来羞对，香汀洲，枯荷池沼。恨锁横波，远山浅黛无人扫。湘江人去叹无依，此意从谁表。喜趁良宵月皎。况难逢、人间两好。莫辞沉醉，醉入屏山，只愁天晓。”遂相从。月馀，家人验其妖怪，请法师治之，乃池中大白鳖也。〔乐府纪闻〕

○贾云华词贾云华之母与魏鹏母有指腹之约。鹏谒贾，贾命女结为兄妹，不及前盟，两人遂相与私。未几，鹏以母丧归，云华赋踏莎行与诀别云：“随水落花，离弦飞箭。今生无处能相见。长江纵使向西流，也应不尽千年怨。盟誓无凭，情缘有限。愿魂化作衔泥燕。一年一度一归来，孤雌独入郎庭院。”遂郁郁死。二年后，有长安丞宋子璧女暴卒复苏，自言云华借尸还魂。丞以告贾，遂归鹏焉。〔同上〕

○周邦彦词宣和中，李师师以能歌舞称。时周邦彦为太学生，每游其家。一夕，值陵临幸，仓卒隐去。既而赋小词，所谓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”者，盖纪

此夕事也。未几，李被宣唤，遂歌於上前。问谁所为，则以邦彦对，於是遂与解褐，自此通显。既而朝廷赐，师师又歌大、六丑二解，上顾教坊使袁，问曰：“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。”问六丑之义，莫能对。急召邦彦问之，对曰：“此犯六调，皆声之美者，然绝难歌。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，故以比之。”上喜，意将留行。且以近者祥瑞沓至，将使播之乐府，命蔡元长微叩之。邦彦云：“某老矣，颇悔少作。”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，廉知邦彦尝於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，为蔡道其事。上知之，由是得罪。师师后入宫中，封瀛国夫人。朱希真有诗云：“解唱阳关别调声，前朝惟有李夫人。”即其人也。[周密浩然斋雅谭]

○周邦彦风流子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，主簿之室有色而慧，美成每款洽於尊席之间。世所传风流子，盖所寓意焉。词云：“新绿小池塘，风帘动、碎影舞斜阳。羨金屋去来，旧时巢燕，土花缭绕，前度莓墙。绣阁里，凤帏深几许，听得理丝簧。欲说又休，虑乖芳信，未歌先噎，愁转清商。暗想新妆了，开朱户，应自待月西厢。最苦梦魂，今宵不到伊行。问甚时，说与佳音密耗，拟将秦镜，偷换韩香。天便教人，霎时厮见何妨。”新绿、待月，皆簿听亭轩之名也。[挥尘录]

○王娇娘词宣和中，蜀人王通判女娇娘，与中表申纯字厚卿者私通，酬和甚多。有寄申生满庭芳词云：“帘影摇花，簾纹浮水，绿阴亭院清幽。夜长人静，赢得许多愁。空忆当时月色，小窗外、情话绸缪。临风泪，抛成暮雨，犹向楚山头。殷勤红一叶，传来密意，佳好新求。奈百端间阻，恩爱休休。应是红颜薄命，难消受、俊雅风流。须相念，重寻旧约，休忘杜家秋。”父纳帅子之聘，娇娘竟以忧卒。申生痛念之，亦死。[词苑]

○飞红词宋宣和中，有王通判妾飞红者，貌美能写染，有词云：“花低莺踏红英乱。春心重、顿成慵懒。杨花梦断楚云平，空惹起、情无限。伤心渐觉成牵绊。奈愁绪、寸心难绾。深诚无计寄天涯，几欲问、梁间燕。”[词品]

○窃杯女子词宣和间，上元张灯，许士女纵观，各赐酒一杯。一女窃所饮金杯，卫士见之，押至御前。女诵鹧鸪天词云：“月满蓬壶灿烂灯。与郎携手至端门。贪观鹤阵笙箫举，不觉鸳鸯失却群。天渐晓，感皇恩。传宣赐酒饮杯巡。归家惟恐公姑责，窃取金杯作照凭。”道君大喜，遂以杯赐之，令卫士送归。[宣和遗事]

○郑义娘好事近郑义娘宣政间杨思厚妻，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之，不辱而死。魂常出游，思厚奉使燕山，访其瘞处，与之相见。有好事近词云：“往事与谁论，无语暗弹清血。何处最堪肠断，是黄昏时节。倚楼凝望又徘徊，谁解此情切。何计可同归，雁趁江南春色。”[乐府纪闻]

○一士人玉珑璁近有士人常於钱塘江涨桥为狭邪之游，作乐府名玉珑璁云：“城南路。桥南路。玉钩帘卷香横雾。新相识。旧相识。浅颦低拍，嫩红轻碧。惜、惜、惜。刘郎去。阮郎住。为云为雨朝还暮。心相忆。空相忆。露荷心性，柳花踪迹。得、得、得。”其后朝廷复收河南，士人者陷而不返。其友作诗寄之，且附以龙涎香。诗云：“江涨桥连花发时。故人曾共著征衣。请君莫唱桥南曲，花已飘零人不归。”士人在河南得诗，酬之云：“认得吴家心字香。玉窗春梦紫罗囊。馀薰未歇人何许，洗被征衣更断肠。”〔能改斋漫录〕

○一士人鞠花新思陵朝，掖庭有鞠夫人者，善歌舞，妙音律，为仙韶院之冠，宫中号为鞠部头。然颇以不获际幸为恨。既而称疾告归，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，蓄於西湖之安园。一日，德寿按梁州曲舞，屡不称旨。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，因从容春天曰：“此事非鞠部头不可。”上遂令宣唤，於是再入九禁，陈遂感怆成疾。有某士者，颇知其事，演而为曲，名曰鞠花新以献之。陈大喜，酬以田宅金帛甚厚。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度也。陈每闻歌咏，泪下不胜情，未几物故。〔癸辛杂志〕

○蔡真人词陈东靖康间，尝饮於京师酒楼，有倡向座而歌，东不之顾。乃去倚阑独立，歌望江南词，音调清越，东不觉倾听。视其衣服故敝，时以手揭衣爬搔，肌肤绰约如雪。乃复召使前再歌之。其词曰：“阑干曲，红绣帘旌。花嫩不禁织手捻，被风吹去意还惊。眉黛蹙山青。铿铁版，间引步虚声。尘世无人知比曲，却骑黄鹤上瑶京。风冷月华清。”东问何人所制，曰：“上清蔡真人词也。”歌罢，得数钱即下楼，亟追之，已失所在矣。〔夷坚志〕

○蔡真君法驾导引绍兴间，都下有乌衣椎髻女子歌云：“朝元路，朝元路，同驾玉华君。千乘载花红一色，人间遥指是祥云。回望海光新。”“东风起，东风起，海上百花摇。十八风鬟云半动，飞花和雨著轻绡。归路碧迢迢。”“烟漠漠，烟漠漠，天淡一帘秋。自洗玉舟斟白酒，月华微映是空舟。歌罢海西流。”凡九阙，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以问一道士，道士惊曰：“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群法驾导引也。乌衣女子疑龙云。”〔古今词话〕

○渭城三叠绍兴初，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，西楼南瓦皆歌之，谓之渭城三叠。以周词凡三换头，至末段声尤激越。惟教坊老笛师，能倚之以节歌者，其谱传自赵忠简家。忠简於建炎丁未九日南渡，泊舟仪真江口，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，叩获九重故谱，因令家伎习之，遂流传於外。未几，忠简有吉阳军之谪，殆先兆欤。〔毛开樵隐笔录〕

○铅山题壁予绍兴戊辰至信州铅山，见驿壁有题玉楼春云：“东风杨柳门前路。毕竟雕鞍留不住。柔情胜似岭头云，别泪多如花上雨。青楼画幕无重数。听得楼边轻马去。若将眉黛染情深，真到丹青难画处。”词甚佳，未知何人作也



。 [吴虎臣漫录]

○望海潮吊杨谢词绍兴庚午，台之黄岩伎有姓谢者，与杨芳情好甚笃。为姬所制，相约投之江。好事者为望海潮以吊之云：“彩筒角黍，兰桡画舫。佳节竞吊沅湘。古意未收，新愁又起，断魂流水茫茫。堪笑又堪伤。有临皋仙子，连璧檀郎。暗约同归，远烟深处弄沧浪。倚楼魂已飞扬。共偷挥玉箸，痛饮霞觞。烟水无情，揉花碎玉，空馀怨柳凄凉。杨谢旧遗芳。算世间纵有，不恁非常。但看芙蓉并蒂，他日一双双。” [同上]

○紫姑词吴兴周叔选伯，乾道五年云：衢州西安县招郡士沈延年为馆生。沈能邀紫姑神，谈未来事多验，尤善属文，清新敏捷，出人意表。通判方宴客，就郡借伎，周邀仙，因求赋一词往侑席。指瓶内一捻红牡丹令咏之，名瑞鹤仙，用捻字为韵，意欲以险困之，不思而就云：“睹娇红细捻，似西子、当日留心千叶。西都竞栽接。赏园林台榭，何妨日涉。轻罗慢褶，费多少、阳和调变。向晚来、露芳苞，一点醉红潮颊。双压姚黄国艳，魏紫天香，倚风羞怯。云鬓试插，便引动、狂风蜂蝶。况东君开宴，赏心乐事，莫惜献酬频叠。看相将、红叶翻阶，尚馀侍妾。”既成，略不加点。 [同上]

○朱某玉楼春乾道六年，吴明可芾守豫章。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某来见，得摄新建尉。值府中葺吴城龙王庙，命之董役。忽忆荆州词，以为语意愤抑凄断，殆非龙宫娴雅出尘之度，为赋玉楼春一阕。书於女祠壁云：“玉阶琼室冰壹帐。任他水晶帘不上。儿家住处隔红尘，云气悠扬风淡荡。有时闲把兰舟放。雾鬓霜鬟乘翠浪。夜深满载月明归，画破琉璃千万丈。”是夜，梦旌幢羽葆，仪卫甚盛，传言龙女来谒。宴罢，寝昵如经一日夜，言谈潇洒，风仪穆然。将别，谓朱曰：“君前身本南海广利王幼子，行游江湖，为吾家婿，妾实得奉箕帚。今君虽以宿缘来生朱氏，然吴城之念，正尔不忘，以故得禄多在豫章之分。须君官南海，阳禄且尽，当复谐佳偶。”言讫，怆然而别。既觉，亟书其事识之，特未悟南海语尔。后浸淫病瘠，家人疑其祟，挽使罢归。明年，丁艰服阙，调袁州分宜主簿，须次家居。县之士子昔从为学者相率来谒，因话袁州风土，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庙。朱恍然自失，明日抱疾，遂不起，竟未尝得至官。 [冷斋夜话]

○琴精天仙子刘改之得一妾，爱甚。淳熙甲午，预秋荐赴省试，在道赋天仙子。每夜饮旅舍，辄使小童歌之。到建昌游麻姑山，屡歌至於堕泪。二更后，有美人执拍板来，愿唱一曲劝酒，即赓前韵云：“别酒未斟心已醉。忍听阳关辞故里。扬鞭勒马到皇都，三题尽，当际会。稳跳龙门三级水。天意令吾先送喜。不审君侯得知未。蔡邕博识爨桐声，君抱负、却如是，酒满金杯来劝你。”

刘喜与之偕东，果擢第。调荆门教授，遇临江道士熊若水谓之曰：“窃疑随

车娘子非人也。”刘具以告。曰：“是矣，今夕与并枕时，吾於门外作法。教授紧紧抱之，勿令窜逸。”刘如所戒，乃拥一琴耳。顿悟昔日蔡邕之语，携至麻姑访之，知是赵知军所瘞坏琴也，焚之。〔词苑〕

○慕容卿妻词平江雍熙寺，月夜有妇人歌曰：“满目江山忆旧游。汀花汀草弄春柔。长亭舣住木兰舟。好梦易随流水去，芳心犹逐晓云愁。行人莫上望京楼。”客有传之姑苏者，慕容卿惊曰：“此余亡妻词也。”询所由来，正其妻旅棹处。〔竹坡诗话〕

○孙夫人风中柳孙夫人寄外风中柳词云：“销减芳容，端的为郎烦恼。鬓慵梳、宫妆草草。别离情绪，待归来都告。怕伤郎、又还休道。利锁名缰，几阻当年欢笑。更那堪、鳞鸿信杳。蟾枝高折，愿从今须早。莫辜负、镜中人老。”〔词苑〕〔裴按：此孙夫人，即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妻，有寄外忆秦娥词，见卷五。〕

○刘彤词江宁章文虎，其妻刘氏名彤，文美其字也，工诗词。尝有词寄文虎云：“千里长安名利客，轻离轻散寻常。难禁三月好风光。满阶芳草绿，一片杏花香。记得年时临上马，看人眼泪汪汪。如今不忍更思量。恨无千日酒，空断九回肠。”〔苕溪渔隐〕

○刘鼎臣妻词婺州刘鼎臣就试行都，其妻制彩花一枝赠之，并侑以鹧鸪天词云：“金屋无人夜剪缯。宝钗翻过齿痕轻。临行执手殷勤送，衬与萧郎两鬓青。听属付，好看承。千金不氏一时情。明年宴罢琼林晚，酒面微红相映明。”〔乐府纪闻〕

○赵秋官妻词赵秋官妻书岐阳邮亭武陵春云：“人道有情还有梦，无梦岂无情。夜夜思量直到明。有梦怎教成。昨夜偶然来梦里，邻笛又还惊。笛韵凄凄不忍听。总是断肠声。”〔词苑〕

○郑云娘寄张生词郑云娘寄张生西江月词云：“一片冰轮皎洁，十分桂魄婆娑。不施方便是如何。莫是娥妒我。虽则清光可爱，奈缘好事多磨。仗谁传与片云呵。遮取霎时则个。”〔同上〕

○朱秋娘菩萨蛮朱希真名秋娘，徐必用。徐久客不归，朱赋菩萨蛮词云：“湿云不渡溪桥冷。嫩寒初透东风景。桥下水声长。一枝和雪香。人怜花似旧。花比人应瘦。莫凭小兰干。夜深花正寒。”〔名媛集〕

○金淑柔浪淘沙丰城道中有诗妇金淑柔，题浪淘沙词云：“雨溜和风铃。滴滴丁丁。酿成一枕别离情。可惜当年陶学士，孤负邮亭。边雁带秋声。音信难凭。花须偷数卜归程。料得到家秋正晚，菊满寒城。”〔郎仁宝〕

○聂胜琼鹧鸪天长安伎聂胜琼归李之问，其寄李鹧鸪天词云：“玉惨花愁出凤城。莲花楼下柳青青。尊前一唱阳关曲，别个人人第五程。寻好梦，梦难成。

有谁知我此时情。枕前泪共阶前雨，隔个窗儿滴到明。” [词苑]

○珍娘浣溪沙 珍娘有浣溪沙一阕云：“溪雾溪烟溪景新。溶溶春水浸春云。碧琉璃底静无尘。风游丝垂蝶翅，雨飘飞絮湿莺唇。桃花片片送残春。”珍娘或以为宋时女鬼也。 [林下词选]

○薛涛独夜曲诗 余载独夜曲云：“玉漏声玉灯耿耿。东墙西墙时见影。月明窗外子规啼，忍使孤魂愁夜永。”进士杨蕴中下狱成都，梦一妇人自称薛涛，赠杨此词。 [词苑]

○杨冠卿词 江陵杨冠卿自序云：岁癸丑季秋二十六日，夜梦至一亭子，榜曰朝云。见二少年云：“久诵公乐章，愿得从容笑语。”因举似离筵旧作，称赞久之，余谢不能。公子弗然不乐，命小吏呼姝丽十数辈至，围一方台而立，相与群唱，声甚凄楚。俄顷，歌者取金花青笺所书词展於台上，熟视字画，乃余作也。读未竟，一歌者从旁摄取词置袖中，举酒相劳苦云：“钗分金半股之句，朝夕诵之，胡为念不及此耶。”公子云：“左验如此，奚事多逊。”抵掌一笑而寤，恍然不晓所谓。戏用其语缀东坡引歌之。“绿波芳草路。别离记南浦。香云剪赠青丝缕。钗分金半股。钗分金半股。阳关一曲声凄楚。惹起离筵愁绪。梦魂拟逐征鸿去。行云无定据。行云无定据。” [客亭类稿]

○蔡州瓜陂铺词 蔡州瓜陂铺，有用篔簹刀刻青泥为浣溪沙词云：“翦碎香罗泪痕。鹧鸪声断不堪闻。马嘶人去近黄昏。整整斜斜杨柳陌，疏疏密密杏花村。一番风雨更消魂。”不知何人作也。 [古今词话]

○无名氏女郎玉蝴蝶 无名氏女郎玉蝴蝶词云：“为甚夜来添病，强临宝镜，憔悴娇慵。一任钗横鬓乱，永日薰风。恼脂消、榴红径里，羞玉减、蝶粉丛中。思悠悠，垂帘独坐，倚遍薰笼。朦胧。玉人不见，罗裁囊寄，锦写笺封。约在春归，夏来依旧各西东。粉墙花影来疑是，罗帐雨、梦断成空。最难忘，屏连瞥见，野外相逢。” [林下词选]

○汪元量水龙吟 汪水云淮河舟中，夜闻宫人弹琴，水龙吟词云：“鼓★惊破霓裳，海棠亭北多风雨。歌兰酒罢，玉啼金泣，此行良苦。驼背模糊，马头苍匝，朝朝暮暮。自都门燕别，龙艘锦缆，空载得、春归去。目断东南半壁，怅长淮、已非吾土。受降城下，草如霜白，凄凉酸楚。粉阵红围，夜深人静，谁宾谁主。对渔灯一点，羁愁一榻，谱琴中语。”水云南归，又有亡宋旧宫人章丽贞赠之词曰：“吴山秋。越山秋。吴越两山相对愁。长江不尽流。风飕飕。雨飕飕。万里归人空白头。南冠泣楚囚。”袁正卿词曰：“南高峰。北高峰。南北高峰云淡浓。湖山图画中。采芙蓉。赏芙蓉。小小红船西复东。相思无路通。” [湖山类稿] [按：宋琴士汪元量，号水云，从谢后北迁，尝教宫人作诗，另有章邱李生一段，见金元纪事。]

○罗志仁虞美人净慈尼，宋旧宫人也。罗志仁赋虞美人赠之云：“君王曾惜如花面。往事多恩怨。霓裳和泪换袈裟。又送銮舆北去，听琵琶。当年未削青螺髻。知是归期未。天花交室万缘空。结绮临春何处，泪痕中。”〔杨缵紫霞偶笔〕

○元之梦游仙词元之梦游仙词序云：“夏夜倦寝，神游异境，榜曰元妙洞天。见少女独立，朗然歌谒金门词云：‘真堪惜。锦帐夜长虚掷。挑尽银灯情脉脉。绣花无气力。女伴声停刀尺。蟋蟀争啼四壁。自起卷帘窥夜色。天清星欲滴。’歌竟，命侍儿传语曰：‘与君有缘，今时未至，请辞。’遂翻然而醒。”〔词苑〕

○紫姑神词正宫白苧曲赋雪者，世传紫姑神作。写至“追昔燕然画角，宝钥珊瑚，是时丞相，虚作银城换得”，或问出处，答云：“天上文字，汝那得知。”末后句云：“又恐东君，暗遣花神，先行南国。昨夜江梅，漏泄春消息。”殊可喜也。予旧同僚郝宗文，尝春初请紫姑神，既降，自称蓬莱仙人玉英，书浪淘沙曲云：“塞上早春时。暖律犹微。柳舒金线拂回堤。料得江乡应更好，开尽梅溪。画漏渐迟迟。愁损仙肌。几回无语敛双眉。凭遍阑干十二曲，月下楼西。”〔同上〕

○姚月华阿那曲姚氏月华随父寓扬子江，与邻舟书生杨达相遇。见达昭君怨诗，爱其“匣中纵有菱花镜，羞向单于照旧颜”之句。私命侍儿乞其稿，遂相往来。一日，杨偶爽约不至，姚作阿那曲云：“银烛清尊久延伫。出门入门天欲曙。月落星稀竟不来，烟柳瞳龙鹊飞去。”〔同上〕

○酒肆四诗词至顺中，有王生者居金陵，尝趁租船往松江。泊舟渭塘，入肆沽酒，一女於帘幕间窥之，姿态独绝。彼此注视，怏怏登舟。是夕忽梦至肆中，见壁上花笺效东坡体题四时词。其一云：“春风吹花落红雪。杨柳阴浓啼百舌。东家蝴蝶西家飞，前岁樱桃今岁结。秋千蹴罢鬓{髟沙}。粉汗凝香沁绿纱。侍女亦知心内事，银瓶汲水煮新茶。”其二云：“芭蕉叶展青鸾尾。萱草花含金凤嘴。一双乳燕出雕梁，数点新荷浮绿水。困人天气日长时。针线慵拈午漏迟。起向石榴阴畔立，戏将梅子打莺儿。”其三云：“铁马声喧风力紧。云窗梦破鸳鸯冷。玉炉烟麝有馀香，罗扇扑萤无定影。洞箫一曲是谁家。河汉西流月半斜。要染纤纤红指甲，金盆夜捣凤仙花。”其四云：“山茶未开梅半吐。风动帘旌雪花舞。金盘冒冷塑狻猊，绣幕围春护鹦鹉。倩人呵笔画双眉。脂水凝寒上脸迟。妆罢扶头重照镜，凤钗斜亚瑞香枝。”后女终归於生，然是词未知何人作也。〔同上〕

○杨立斋鹧鸪天赵真真善唱诸宫调，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新编，作鹧鸪天以咏之云：“烟柳风花锦作园。霜芽露叶玉为船。谁知皓齿纤腰会，只在轻衫短帽

连。啼玉靨，咽冰弦。五牛身去更无传。词人老笔佳人口，再唤春风到眼前。” [古今词话]

○陈凤仪一络索陈凤仪成都乐伎也，有一络索词送人云：“蜀江春色浓如雾。拥双旌归去。海棠也似别君难，一点点、啼红雨。此去马蹄何处。向沙堤新路。禁林赐宴赏花时，还忆著、西楼否。” [同上]

○郑婉娥歌念奴娇洪武中，吴江沈韶游襄汉归，舟次九江，登琵琶亭，月下仿佛闻歌声。明日复往，徙倚亭中，一丽人冉冉来，二小姬前导。韶德行问之，曰：“汉主陈友谅之婕妤郑婉娥也。年二十而死，殡此亭旁。二侍女一名钿蝉，一名金雁，亦当时殉葬者。”命取酒共饮，歌念奴娇一阙。曰：“即昨夕郎所闻也。”词云：“离离禾黍。叹江山依旧，英雄尘土。石马铜驼荆棘里，阅遍几番寒暑。剑戟灰飞，旌旗鸟散，底处寻楼榭。喑哑叱咤，只今犹说西楚。憔悴玉帐虞兮，灯前掩面，双泪飞红雨。凤辇羊车行不返，九曲愁肠漫苦。梅瓣凝妆，杨花翻雪，回首成终古。翠螺青黛，绛仙佣画眉妩。”又口占一律赠韶云：“凤舰龙舟事已空。银屏金屋梦魂中。黄芦晚日烘残垒，碧草寒烟锁故宫。隧道鱼灯油欲烬，妆台鸾镜匣长封。凭君莫话兴亡事，泪湿胭脂损旧容。”与韶谈元末群雄兴废及伪汉宫中事，历历如见。临别以金条脱为赠。同游梁生作琵琶佳遇歌。 [乐府纪闻]

○翠微忆秦娥嘉靖初，清河邱生泊舟江陵，有一女子，自称两淮运使何公之妾翠微。引生至一亭就枕，临别赋忆秦娥云：“杨支裊。恩情无限天将晓。天将晓。漏穷难唤，教人烦恼。邮亭一夜风流少。后会应难保。应难保。最伤情处，残云风扫。”又诗云：“不断尘缘露本真。翠薇花下绕香魂。如今了却风流债，一任东风啼鸟声。”次日访之，乃其墓也。 [词苑丛谈]

○王十八娘歌菩萨蛮王十八娘，天宝间宫人，与太真宠相亚。马嵬埋玉，十八娘亦归晋安故里。明万历年，与闽人东海生冥会，歌菩萨蛮词云：“妾身本是琅琅种。当年曾得君王宠。倾国斗红妆。人称十八娘。绛绡笼玉质。纤手金盘擘。驿路起尘埃。骊山一骑来。”见幔亭集。按东坡咏荔枝词，有“细骨肌香，恰是当年十八娘”之句。或以为十八娘，即荔枝也。 [同上]

○谢五娘赋柳枝谢五娘，万历中潮州女子，有读月居词一卷，多怀人寄友之作。其风怀放诞，固可知也。赋柳枝词一阙云：“近水千条拂画桡。六桥风雨正潇潇。枝枝叶叶皆离思，添得莺啼更寂寥。” [同上]

○郑僖与吴氏女词吴氏女爱吟咏，邻有郑僖，雅擅长华，女常令姬索词於生，生赋木兰花词与之。因从其母求婚，不允。女密寄词与生云：“看红笺写恨，人醉倚、夕阳楼。故里梅花，才传春信，又付东流。此生料应皆浅，绮窗下，雨怨云愁。楼外杏枝绽也，珠帘懒上银钩。丝萝乔木欲依投。此景两悠悠。

恐莺老花残，翠嫣红减，辜负春游。蜂媒问人情思，总无言、应只低头。梦断东风路远，柔情犹为迟留。”女竟以忧恨而卒。〔诗话类编〕

○虬仙秋波媚虬仙王氏秋波媚词云：“流水东回忆故秋。疏雨滴更愁。雁来楚峡，风凄江渚，瘦损轻柔。谁怜绝世娇姿在，斜倚小妆楼。镜窥宝泪，愁县情眼，恨锁眉头。”自言宋时人，年二十卒。又有诗云：“儿家夫婿太轻狂。锦瑟春风泪万行。孤枕伴人夜雨，翠娥蹙损五更长。”〔沈宛君伊人思〕

○何氏鹧鸪天瑶宫花史何氏，小名月儿，山阳人。早夭，为王母散花女。岁癸未，降虬赋鹧鸪天词云：“整束簪环下碧霄。教人肠断念奴娇。曲房空剩残香粉，独对潇湘忆翠翘。斟别话，酌情醪。盈徐送小红桥。从今不伴烟霞客，爱向风前斗柳腰。”〔悔庵沙语〕

○楚红和花史词花史侍儿名楚江，甲申三月降生赵地，有和花史鹧鸪天半阙云：“情犹恋，意如醪。依依不舍旧蓝桥。东君可许归囊伴，暂向尘封学楚腰。”〔同上2〕

○沈静筠鹧鸪天吴江士女沈静筠，字玉霞，山人吕元洲室。没后降虬，作鹧鸪天词云：“一片春光遍九霄。这回风月也全消。重来绣阁吟残句，不数缙山弄玉箫。身外事，等闲抛。万层云路碧迢迢。香南雪北何由见真比人间午梦遥。”〔林下词选〕

○朱淑真降虬顺治辛卯，有云间客扶虬於片石居。一士以休咎问，虬曰：“非余所知。”士问仙来何处。书曰：“儿家原住古钱塘。曾有诗篇号断肠。”士问仙为何氏。书曰：“犹传小字在词场。”士不知断肠集谁氏作也，乃曰：“儿家意其女郎也。”曰：“仙得非苏小小乎。”书曰：“漫把若兰方淑女。”士曰：“然则李易安乎。”书曰：“须知清照异真娘，朱颜说与任君详。”士方悟为朱淑真。故随问随答，即成浣沙一阙。随复拜祝，再求珠玉。虬又书曰：“转眼已无桃李。又见荼コ绽蕊。偶尔话三生，不觉日移阶晷。去矣。去矣。叹惜春光似水。”虬遂不动。〔湖舻杂记〕

○李后主后身会稽金煜，字子藏，一目有重瞳子。其母弟马玉超挟粤东一扶虬客来，见煜，惊曰：“此南唐李后主后身也。后主见马太君词而喜之，愿为之儿，其遭逢不能远过后主，得乎戍，失乎戍，识之识之。”乃呼玉起，命缚虬以笔书一词去。煜祖太常公笑曰：“彼知后主亦名煜，故妄言耳。”及阅陆游南唐书曰“煜一目重瞳子”，乃大惊。后煜年十九，中顺治戊戌进士，授郟城知县，康熙庚戌罢官，甲戌死。考后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，至开宝七年甲戌，而国亡身殒，得失果皆同。〔旷园杂志〕